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防骗经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写在前面

在中国积淀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专讲骗人与防骗的奇书，这部奇书，就是明代万历年间张应俞编著的《杜骗新书）。该书原名（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共四卷，下分二十四类八十四则，每一则都讲述了一个行骗的故事。说是“故事”，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是真正的虚构想象之作，而是根据当时的传闻加工润色而成的，所以它不仅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也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①]实际上，此书不啻是为我们提供了八十四则生动而又真实的行骗与防骗的事例，防骗的一方，大多是“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的商人，[②]既包括财大气粗的富商，也包括小本经营的小贩；行骗的一方，则既有专靠行骗为生的专业骗子，也有偶起歹心的奸夫淫妇、恶僧妖道，妓女小偷、贪官污吏、船工挑夫……，真是鬼域伎俩，无所不包。至于其具体骗术，仅依照原书的分类，即有所谓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奸情骗、妇人骗、引嫖骗等二十几类。用我们今天的话讲，那是掉包计、美人计、苦肉计、连环计等等数不胜数，真是诡计多端，无奇不有。看这部书，会不由自主地为当时弊端丛生、人欲横流的现象所吸引；会发自内心地为当时尔虞我诈、六亲不认的人们所叹息，一点也不会觉得这是部三百多年前的书。

中国传统文比是厌恶行骗，只讲防骗的。其实，在那些商品经济更发达的民族的文化中，行骗未必就含有贬意。行骗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行骗的事未必就一定是坏事。比如英语里不就有所谓“white lie”的说法吗？直译是白色的谎言，意思是无害的骗局。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无害的骗局自然还是少数，大多数骗局，还是害人的。过去一说起资本主义社会，就少不了要用上“尔虞我诈”这四个字。今天看来，这虽有失片面，但并没有说错。商品经济愈发达，人与人的关系，似乎也愈来愈成了一种行骗与防骗的关系——不是你骗我，就是我骗你；你得防着我，我也得防着你。因而只会被动地防骗，从不主动地行骗的人，是难以生存的——人们理应去骗那些无耻小人，理应去回敬那些骗子。用中国的老话讲，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相反，倒是那些以德报怨，忍让退却的道学先生，说好听了，是洁身自好；说不好听了，那是姑息养奸——至少也是给骗子们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些人已没有良心，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良心发现。事实上，如果暂且抛开道德立场，行骗与防骗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胜者往往是那些更富智慧，更有胆略的人。

在这一意义上来看《杜骗新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三百多年前的这部书，和我们今天的这本书，虽说相距久远，然论其宗旨，却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一脉相承的——原书的序跋即明确指出，编刻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反面披露社会的阴暗险恶，从正面引导人们律己防身。可见，编著者并未满足于仅仅为读者提供一堆“江湖奇闻”，而是真心想为社会提供一部“杜骗新书”。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挖掘此书的意义和目的——明了行骗的伎俩，学会防骗的秘诀。

[①] 孟昭连，“整理后记”，载点校本《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百花文艺出版 社，1992。

[②] （明）李贽语。

当然、对于这么一部三百多年前与号称为“第一奇书”——《金瓶梅》同时代的作品，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肯定会有一些困难。这恐怕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上的障碍，二是理解上的隔阂。

《杜骗新书》的语言，属比较浅显的白话，应该说并不难懂。不过明代的白话，毕竟尚属近代汉语的范畴，与清初以后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等，自有不同。为此我们将此书译成了今天的白话。此即本书的“今译”部分。

《杜骗新书》的时代，为明代万历的后期，应该说并不遥远。不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大概还是生疏了一些，“而且在今天社会上各种法规尚不健全，市场经济的机制尚不完全规范的情况下，商业活动中的假、冒、骗屡见不鲜，如商业洽谈中酒色金钱撮合现象也不少，骗术比明代更为复杂多样高明，”[1]为此我们增加了一些今天的事例，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此即本书的“今解”部分。

综上所述，把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今天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把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与理论性较强的阐述结合起来，这便是我们的追求。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丁晓山

---

[1] 陈学文，“明中叶以后的商业社会百态——《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评 述”，载《货殖》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防骗经

张应俞

一类　脱剥骗

假马脱缎

江西有陈姓庆名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时有一匹银合好马，价约值四十金。忽有一棍，擎好伞，穿色衣，翩然而来，仁立瞻顾，不忍舍去。遂问曰：“此马价卖几许？”庆曰：“四十两。”棍曰：“我买，但要归家作契对银。”庆问：”何住？”棍曰：“居洪武门。”棍遂骑银合马往，庆亦骑马随后。

行至半途，棍见一缎铺，即下马，放伞于酒坊边，嘱庆曰：“代看住，待我买缎几匹，少顷与尔同归。”庆忖：“此人想是富翁，马谅买得成矣。”棍入缎铺，故意与之争价。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遂佯曰：“我把与一相知者看，即来还价何如？”缎客曰：“有此好物，凭伊与人看，但不可远去。”棍曰：“我有马与伙在，更何虑乎？”将缎拿过手，出门便逃去。缎客见马与“伙”尚在，心中安然。

庆待至午，杳不见来，意必棍徒也。遂舍其伞，骑银合马，又牵一马回店。缎客忙奔前，扯住庆曰：“你伙拿吾缎去，你将焉往？”庆曰：“何人是我伙？”缎客曰：“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你何佯推？定要问你取。”庆曰：“那人不知何方鬼，只是问我买马，令我同到他家接银，故与之同来矣。他说在你店买缎，少顷与我同去。我待久不见来，故骑自马回店。你何得妄缠我乎？”缎客曰：“若不是你伙，何叫你看伞与马？我因见你与马在，始以缎与他。你何通同装套脱我缎去？”二人争辩不服，扭在应天府理论。缎客以前情直告。庆诉曰：“庆籍江西，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何尝作棍？缘遇一人，问我买马，必要到他家还银，是以同行。彼中途下马，在他店拿缎逃去，我亦不知，怎说我是棍之伙？”府尹曰：“不必言，拘店家来问，即见明白。”其店家曰：“庆常贩马，安歇吾家，乃老实本分人也。”缎客曰：“既是老实人，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此我明白听见，况他应诺。”庆曰：“叫我看伞，多因为他买马故也，岂与之同伙？”府尹曰：“那人去，伞亦拿去否？”缎客曰：“未曾拿去。”府尹曰：“此真是棍了。欲脱你缎，故托买马，以陈庆为质。以他人之马，赚你之缎，是假道灭虢术也。此你自遭骗，何可罪庆？”各逐出免供。

吾观作棍亦多术矣。言买马，非买马，实欲假马作四，为脱缎之术。故先以色服章身，令人信其为真豪富；既而仁立相马，令人信其为真作家；迨入缎铺，诳言有马与伙，令人信其为真实言；至脱缎而走，以一伞贻庆，与缎客争讼；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若非府尹明察，断其为假道灭虢，则行人得牛，不几邑人之灾乎？虽然庆未至混迹于缧绁，缎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小人之计甚诡，君子之防宜密。庶棍术虽多，亦不能愚弄我也。[今译]　江西有个姓陈叫陈庆的马贩子，常常到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做买卖。当时他手上有一匹银色好马，大约值四十两银子。一天，忽然来了个混混，打着把好伞，穿着鲜艳的衣裳，神气活现地走了过来，站在那看着这匹好马，左看右看，不肯走了。并问道：“这匹马卖多少银子？”陈庆说，“四十两。”那混混说：“我买了。但得回到家去订约兑银子。”陈庆问道：“您住在哪儿？”那混混说：“就住在洪武门。”于是，那混混就骑上那匹银色宝马，陈庆也骑着马跟在后面。

走到半道，那混混见到一缎子铺，就下了马，把伞放在一家酒店前头，叮嘱陈庆说：“麻烦您帮忙看一下，等我去买上几匹缎子，一会咱们就走。”

陈庆心想：“想来此人必定是个有钱人，这笔买卖想必是能成的。”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混混步入缎子铺，故意与伙计讨价还价，等到卖缎子的伙计讥讽他不识货时，那混混立刻装出一付气恼的样子、说：“我去找个识货的看看，回来再跟你说价钱，怎么样？”

缎铺的伙计说：“我这货绝对是好货，你拿给谁看我都不怕，但不能走远了。”那混混说：“我的马和伙计不就在酒店那待着么？有什么可担心的？”说着，把缎子拿过来，出门就逃之夭夭了。缎铺的伙计一看那人的马和“伙计”还在，心里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再说陈庆，等到都快到正午时分了，还不见个人影。心想肯定是上当了，这人哪里是个富翁，肯定是个混混。便丢下那人的伞，自己骑上那匹银色宝马，又牵上自己骑来的那匹马，准备打道回府。

缎铺的伙计一看陈庆要走，忙三步并成二步奔过来。一把扯往陈庆的衣服，说：“你的同伴拿了我的缎子去了，你要去哪里？”陈庆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异道：“谁是我同伴？”缎铺的伙计说，“刚才和你一块骑马来的不是你同伴？你装什么蒜？那缎子钱一定得找你要。”陈庆说：“我知道那人是哪里的鬼？他只是要买我的马，叫我和他一起去他家兑银子，这才一起来的。走到这他说要在你店里买缎子，待会就和我一起走。我待了半天不见他回来，这才骑上马要回自己的店里，你胡缠着我干嘛？”缎铺的伙计说，“要不是你同伙，怎么会叫你看着伞和马？我是因为看见你和马都在，才给他缎子的。你还想和他串通一气，骗走我的货？”

两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争执不下，遂扭成一团，来到应天府大堂。那缎铺的伙计先把事情诉说了一遍，并告陈庆欠了他缎子钱。陈庆申辩道：“我是江西人，靠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做生意。怎么会干这种事？只是碰上了这人，要买我的马，但一定要到他家里兑银子。这才走在一块。那人半道下马。列他店里拿了缎子跑了。我这还一点不知道，怎么就说我与那混混是一伙的呢？”

应天府府尹听了，道：“也不必多说，先把你说的什么翁春店的老板叫来问问，自会见分晓。”于是捕快去把翁春店的老板拘了来，那老板证实说：“陈庆经常贩马，常在我店里歇脚，是个老实本份的人。”那缎铺的伙计听了，问道：”你说他是老实人，那为什么要替那混混看着伞和马？这我可是亲耳听见的，他可是一口就答应了。”陈庆解释说：“叫我看着伞不假，可我答应，是因为他要买我的马的缘故，总不能说因为我帮他看着伞。就说我和他是一伙的吧？”官员问道：“那人走时，拿伞没有？”缎铺的伙计说：“没拿。”官员说：“那此人肯定是个骗子无疑了。他想骗你的缎子，并故意装着要买马，先把陈庆骗来给他做人质，以别人的马，来骗你的货，这是三十六计中‘假道灭虢’的把戏。这是你自己上当受骗，怪罪不到人家陈庆。”说毕把两人都赶出了衙门，宣布结案。

编书的人说：我观察这些骗子也实在是足谋多智，骗人有术。就说这买马的骗子，他实际上不是为了买马，而是要借买马之名，行骗钱之实。所以先是满身绸缎，让人看了觉得他是个大富翁，接着又站在那装模作样地相马，使人觉得他是真想买马；等到了缎铺，又假称有马与同伴在外，令人信以为真，以至拿了缎子席卷而逃，达到了目的。至于给陈庆丢下把伞，与缎铺的伙计讨价还价，这也都是他骗术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府尹大人明察秋毫，断

定这是骗子使的假道灭虢的把戏，岂不要连累清白好人？虽说陈庆还总算没落到吃官司的地步，但那缎铺的伙计可是实实在在地被骗了一次。小人的骗术，真是诡计多端，正人君子应该严加防范。如此骗子的骗术再多，也不能愚弄到我的头上。[今解] 这骗子实际上玩的是“借花献佛”的把戏，让别人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误认为是属于他的，并借此行骗。这套骗术的关键有二：

其一，制造错觉，如上面这个骗子，让缎铺伙计误以为卖马的陈庆是自已的“伙计”；

其二，迅速脱身，这是制造错觉的目的。如脱不了身，仅是制造个错觉，也达不到骗子的目的。

据史书记载，清代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清朝的时候，北京骡马市大街上净是开骡马店、鞍鞯铺的。一天，一个穿着极阔绰的买主来到一家鞍鞯铺，让伙计给挑上一副最好的马鞍，讲定价钱 15 两银子，但买主叫伙计扛着鞍子跟他去买马，合适了再给钱。于是伙计扛着鞍子跟着这买主到了一家骡马店，这人叫店里的伙计挑匹好马，又转过身对鞍鞯店的伙计说：“你把鞍子装上试试。”伙计便把鞍子装上。这人又说：“我得骑上试试，就回来。”

那骡马店的伙计寻思给他扛着鞍子的人一定是他的仆人，他虽然把马骑走了，有他仆人在也错不了。便点头答应了。这鞍鞯铺的伙计，见他跟骡马店的伙计又说又笑的，那马能值几百两银子，都叫他骑走了，一定是熟客人，也点点头。在他们彼此误会之际，那骗子骑了马飞也似去了。这儿等了半日没见回来，两下一问，方知上当。

八十年代上海市发生的另一起案子，骗术就更加高明了：

黄埔江江边，华灯初照，一位头上有道刀疤的男青年，快步走近观察已久的一位摩登女郎。

“小姐，能请你帮个忙吗？”

“帮什么忙？”摩登女郎莫名其妙地问道。

“给我做情妇，2 小时 2000 元，不用陪睡觉，只是陪我到 A 宾馆大厅坐一会儿，会个朋友就行。你看怎么样？”“刀疤脸”开门见山他说道。

那摩登女郎脸色开始是阴，一听到如此这般就能得到 2000 元，早已由阴转晴，嬉笑颜开，不过她还挺有心眼，说：“说话得算数，先交钱，我才去。”

“刀疤脸”倒是挺痛快，也没多说，就抽出 2000 元递给那摩登女郎。

此后不久，“刀疤脸”己带着“情人”坐在 A 宾馆大厅中、与一位外国男人轻声交谈起来。

“美金带来没有？”“刀疤脸”小声用中文问道。

“两万元，全在这，你要不要点一点？”外国人拍了拍身边的皮包，回答说。

“不用了、贵国的人是最讲信誉的。”

“人民币呢？”外国人焦急地问道。

“刀疤脸”马上说：“别急，钱在我叔叔那里，他在底楼房间等候多时了。”

外国人正欲起身，“刀疤脸”又按住他，改用英语说，“还是我自己去吧、你在这等着，我妻子陪着你。”说罢又转身对摩登女郎说：“夫人，你留在这里陪陪这位外国朋友，我去去就来。”边说边提着装有两万美元的皮

包走了。

摩登女郎边娇滴滴地答道：“拜拜！”边来了个飞吻，那外国人见了，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在这里数钱也是太不方便，等就等一会吧。

“刀疤脸”一去不归，摩登女郎频频看表，一看两小时已到，立即站起身来，冲那外国人说声：”时间到了，拜拜！”就要走人。那外国人一把将她拽住，说：“你丈夫拿了我两万美元，你要去哪里？”

“什么丈夫？”摩登女郎急了，“我还没结婚呢，不过是陪他来坐一坐。”“什么，他不是你丈夫？”外国人一听也急了。

在公安局里，私自倒汇的外国人和贪图便宜的摩登女郎，都低下了头。

要防止这类骗局，就应牢牢记住一条：

底细不清，决不给货。

先寄银而后拐逃

通州有姓苏名广者，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布银入手，回至半途，遇一人姓纪名胜，自称同府异具，乡语相同，亦在福建卖布而归。胜乃雏家，途中认广为亲乡里，见广财本更多，乃以己银贰拾余两寄藏于苏广箱内。一路小心代劳，浑如同伴。

后至日久，胜见利而生奸。一夜，佯称泻病，连起开门出去数次。不知广乃老客也，见其开门往返，疑彼有诈谋；且其来历不明，“彼虽有银贰拾余两寄我箱内，今夜似有歹意。”乘其出，即潜起来，将己银与纪胜银并实落衣物另藏别包袱，置在己身边；仍以旧衣被包数片砖石放在原箱内，佯作熟睡。胜察广父子部睡去，将广银箱夤夜逃走。广在床听胜动静，出门不归，曰：“此果棍也，非我险遭此脱逃矣。”

次日，广起，故惊讶胜窃他银本，将店主扭打，说他“通同将我银偷去”。其子弗知父之谋，尤怒殴不已。父密谓曰：“此事我已如此如此。”方止。早饭后，广曰：”我往县告，若捕得那棍，你来作证；不然、定要问你取矣。”广知胜反中己术，径从小路潜归。

胜自幸窃得广银，茫茫然行至午，路将巨里。开其箱，内乃砖石、旧衣也。顿足大恨，复回原店。却被店主扭打一场，大骂曰：“这贼！你偷人银，致我被累！”将绳系颈，欲要送官。只得吐出真情，叩头恳免。时胜与广己隔数日程途，追之不及，徒自悔恨而已。

按：纪胜非雏客，乃雏棍也。先将己银托寄于广，令其不疑；后以诈泻开门，候其熟睡，即连彼银共窃而逃。彼之为什，亦甚巧矣。盖此乃“欲取姑与”，棍局中一甜术也。孰知广乃老客，见出其上，察其动静，已照其肝胆。故因机乘机，将计就计，胜已入厥算中而不自知矣。夫胜欲利人之有，反自丧其有，雏家光棍，又不如老年江湖也。待后回店，被其扭打，捻颈哀告以求免，是自贻伊戚，又谁咎也？天理昭昭，此足为鉴。[今译]　通州有个姓苏叫苏广的商人，和一个儿子一起。从松江买了松江产的梭布，到福建去卖。卖布的银子到手后，便打道回府。在半路上，遇上一个姓纪叫纪胜的，自称是同乡，虽说不是一个县的，但都在一个府，乡音相同，而且也是到福建卖完了布回家。这纪胜看上去像个雏儿，似乎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既认了苏广为同乡，又见苏广钱财颇多，就把自己的银子二十余两也寄存在苏广的箱子里。一路上小心照管，十分殷勤。

日子久了，这纪胜见利忘义，遂起歹心。一天晚上，他佯称拉肚子，一会起来，开门出去，反复数次。岂不知那苏广也是老走江湖的人了。见他出

出进进，十分反常，心里已怀疑到这其中有诈。心想：此人来历不明，底细不知，虽说有银子贰拾余两存放在我箱里，可今天晚上看上去似乎是起了歹心。于是趁他外出时，立即悄悄爬起来，把自己的银子、纪胜存放的银子以及几件好衣裳，都另外包作一包，藏在自己身边。再拿件旧衣裳，包上几片破砖头、烂瓦片，放在原先放银子的箱子里。然后倒头装睡。那纪胜看到苏广父子都已熟睡，便偷了苏广的银箱，连夜逃去。

苏广在床上听到纪胜捉神弄鬼的，接着又出门不归，不由在心里自言自语道：“ 这家伙果真是个骗子，要不是我，肯定要落入这家伙的圈套。 ”

第二天一早，苏广起床，收拾行李，故意装出一付惊讶万分的样子，说是纪胜把他的银子本钱都偷走了.弄和店主扭打成一团,说这店主与纪胜是一路的。“ 串通一气，把我的银子都偷走了。 ”苏广的儿子不知真相，尤其愤恨，怒气冲天。抓住店主打个不停。苏广忙悄悄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别打了，此事我已如此如此。 ”这才算完。

吃罢早饭，苏广父子准备上路，临走前苏广对那店主说。“ 我去县里告官，如果抓住了那无赖，你得来作证人；不然，这钱就得找你来偿还。 ”苏广知道纪胜已反中了自己的计谋，遂从小路悄悄安全返回了家乡。

再说那纪胜，自以为得手，背着银箱，昏头昏脑一夜狂奔，一气走到正午时分。走了将近百十里路程。打开箱子一看，里头却都是些石头瓦片和一堆破旧衣裳。才知中了苏广的移花接木之计，跺着脚后悔不已，只得再返回原先住的旅店，想看看动静。不料那店主白受了一场冤枉，吃了一顿拳脚，一见是他，忙一把扭住、口中大骂道，“ 你这个贼！你偷了人家的银子、倒连累我受气！ ”用绳子套住脖子，就要往官府送。那纪性连连叩头讨饶。并说出真情。店主一听，知道纪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骗人不成反被骗，也就算了。这时纪胜与苏广已隔了几天的路程，追是追不上的了，只有独自悔恨自认倒霉罢了。

编书的人说，这纪胜不是个初出茅庐的商人，而是个刚刚入道的骗子。他先是把自己的银两寄放在苏广那里，好让苏广不起疑心；然后又伪装成泻肚的样子，出出进进，等到苏广睡入梦乡，再连苏广的银子和自己寄存的银子一起偷走，席卷而逃。他这套骗术，也真是十分精巧。这乃是所谓“ 欲先取之，必先与之 ”的路子，是一种先给点甜头的骗术。谁知道这苏广是老闯江湖的人了。一见他出出进，再看他的动作眼色，心里已明白此人心术不正。便将计就计，反客为主。纪胜反落入苏广的计谋。自己还不知道。他原想捞上一把，没想到不但没捞着，反把自己原有的贰拾几两银子赔进去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看来这初上这的骗子，还是赶不上老走江湖的老客老辣。等到他返回店里，被店主抓住踢打，转着头求饶，也是他自找苦吃，哪里又怪着了旁人呢？天理昭昭，这件事，是足以引以为鉴的。[今解]　　这类骗术，正如编书者张应俞所总结的，玩弄的是“ 欲先取之，必先与之 ”的所谓“ 甜术 ”。具体到这个案子，就是“ 先寄银 ”， ”后拐逃 ”。现在玩弄这类甜术的骗子，也仍是大有人在。

过去玩弄这套骗术的，多为诈骗团伙。行骗时，他们分成两班，一班人装成阔人，住在有名的大旅馆里，行话叫 ”挑啃 ”；另一班人，则住在不起眼的小旅店里，行话叫“ 托儿 ”，分头行事。

“ 挑啃 ”的先粗辆车，带上他们自己炮制的 ”戒烟药 ”一类的假药，运到各大药店，车一停，“ 挑啃 ”的一下车，店里的掌柜的还以为来了阔主顾，

忙过来张罗。谁知人家说他不是来买药的，而是来送药的。并派头十足地自我介绍，是某某“戒毒委员会”的委员，说是这些药奉指令放在你们铺里寄卖，他本人住在何处，卖完再来结帐等等，交待得清清楚楚。掌柜的一来见来人极有派头，不敢得罪；二来寄卖药品，也是坐收其利的事，没有不答应的。于是那骗子叫伙计从车上搬下箱药，又坐上车，上别的药店行骗去了。

“挑啃”的戏演完了，“托儿”的戏就该开场了。他们从各个小客栈钻出来，专门去买他们同伙送去的假药。药店见接常不短地有人来买这药，料定销路一定不错。于是，当某一天有人来开口就要 300 元的戒烟药时，也自然是不会想到是骗子上去。只是面有难色他说，店里没这么多存货，明天行不行？那“托儿”装模作样地迟疑一会几，答应了下来，并留下 40 元定金，说请你们费心，一定把货办到。

等这”托儿”一走，掌柜的和伙计一合计，就算三分利，300 元也能赚 90 元。于是赶着叫跑外的伙计没命地赶到“挑啃”住的旅馆取货。不料那“挑啃”的说货没了。伙计不甘心空手而归，东瞧瞧，西看看，忽见那屋角角上还堆着几百元的货、便说：“那不是有货吗？”那“挑啃”的爱理不理他说：“这货有主了，人还没来取。”伙计恳求道：“那就先让给我们吧，我们先交钱。”别的骗子也纷纷帮伙计说话。那“挑啃”的假作怒容道：“不行不行，人家来了没货怎么办？”乱嚷了一阵，最后自然还是答应了下来。伙计欢天喜地交了钱，取了货，静候着明天主顾来拿货。不料第二天从早等到晚，也没见个人影。还以为人家有事，再等几天，因为人家毕竟是交了 40 元定金的啊！一连等了几天，才省悟到是上当了。合算下来，至少损失一、二百元。如果有个 10 家药店上当，就是一、二千元。

如今玩弄这套“先与后取”的骗术的，手法要更加诡秘。

前不久，在重庆市某招待所，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上午，一位西装革履，手持大哥大，一副“大款”派头的年青人，走进招待所，租下一间高档客房。这人是个“自来熟”。闲谈中，得知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姓徐，便亲热地叫道：“徐姐，我叫徐彬，咱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接着，大款又吹他要进一批地砖，得去联系运货的车，得找经理联系等等。特别忙。说着说着，掏出 4000 元现金，说麻烦大姐帮我在楼下银行存个活期。我太忙顾不上。说着便出门去了。

等“大款”回来，大姐交给他 4000 元的存折，那大款接过来，又递了回去，说就请您帮我保存吧。又说刚打了传呼，有人来找：麻烦你告诉他，我房已租好云云。

下午，果真有个 30 多岁的人来到招待所，问是否有个姓徐的住这。大姐负责地转告说，是有，出门了。那人说那就请大姐转告吧，就说他汇来的 6 万元钱我已收到，我欠他的一万多块钱，让他开个户我汇过来。说完此人就走了。

下午 6 点来钟，那“大款”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一见大姐，就问“有人来找我没有？”大姐如实回答。“大款”又急问：“他没送钱过来？”大姐说那人说让你开个户汇过来。“大款”一听，装出一付气恼的样子，说：“这可完了，我们拉货的车坏了。得修去，现在银行也关门了，这龟孙又没送现金来，怎么办？要不这样吧，大姐你借我 2000 元，反正明天你从我那张存折上取 2000 就行了。”好心的大姐心想反正他存折在我这，就一口答应了。”大款”拿着 2000 元，千恩万谢地走了。

过了几天，也不见“大款”回来。大姐这才起了疑心，拿出那张存折一看，啊，原来是由 10 元的存折涂改的，那张 4000 元的存折，早已被骗子调包取走了。

就在 1996 年 4 月，北京还出过这么一档子事：这天，马小姐在迪厅认识了一位英文名字叫“皮特”的小伙子。此人派头十足，又十分“深沉”。马小姐以为他是香港人。二人认识后开始约会。相识后的第三天，二人相约来到 JJ 迪厅。“皮特”将自己“的手包放进马小姐的手提袋内，让马小姐一同交给存包处。然后两人一起共入舞池。跳了一会，“皮特”已是满头大汗，说是衣服穿多了，向马小姐要过存包牌，说是去存衣服。这边马小姐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跑去一问才知，东西己被“皮特”取走了。这么着马小姐不但没抓住这位“香港”人，反倒搭进去几百元钱和手持电话一部。

最近还有一种新的“寄存骗术”，就是骗子把偷来的赃物“寄存”，这样骗子既销了赃，又得了钱。而受骗的人，既损失了钱财，又白白背上窝赃的罪名。

下面，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石老先生是位为人善良的离休教师，这天他正在书房看书，忽然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打断了。

“找谁？”开门一看，是两位陌生的小伙子，石老先生不由一愣。

“老大爷，行行好吧。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位大娘给车幢了。送到医院没押金人家不收。我们又没带那么多现金。能不能把这台刚买的录相机押您这，借点现金，救人要紧。”

“这……。”石老先生稍一犹豫，转念又想，人家是助人为乐，又有价值几千元的录相机在，怕什么？便回身拿了 1000 元钱出来。

“谢谢！”两个小伙子接过钱，慌慌张张地走了。

石老先生也怕上当，回到屋里仔细看了看那台录相机，的确是真货。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心想，大不了是花 1000 块钱买个录相机，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便宜。

过了几天，那两年轻人再也没来，倒是警察找上门来了。

“您说的情况我们相信，但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在法律上。赃物在您家，就已构成窝赃罪。对了，录相机我们先带走，回头您先写个证实材料，等抓到罪犯，您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警察对石老先生说。

“什么？”石老先生目瞪口呆，老实了一辈子。到头还闹了个窝赃？气得大病了一场。

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辆红色的幸福摩托，飞一般驶入农贸市场，转了一圈，在一个肉铺前停了下来。

“多少钱一斤？”车手头盔没脱，车也没下，就急急问道：

“批发 6 块。”卖主答道。

“好，我全包了。你快给称好，一共多少钱。”车手倒也不讨价。

“一共是 1105，取个整， 1100 块。”卖主把电子计算器递给车手看。

“行，就这么定了。”车手根本没看，转身一招，一辆出租开了过来，货装上了车。

“唉，出来太急，钱拉家了。你别慌，大白天没人敢骗你。这么着，我这摩托先搁你这，10 分钟我就拿钱来。”卖肉的一想，有这价值近万的大幸

福在，还怕你欠我那千把块的肉钱，便一口答应了。

车手一去不归，公安倒是来了，这辆摩托是赃物，依法没收。卖肉的白由丢了 1000 多块钱的肉。

记住：不管是什么情况，都不要轻易接受“寄存”的东西。

明骗贩猪

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常以挑贩为生。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行至马安岭上，遇一棍问他买猪。宝意此山径僻冷，无人往来，人家又远，何此人在路上买猪？疑之，因问其何住。棍曰：“即前马安坪也。”曰：“既要买，我同你家去。”棍曰：“我要往县。你出与我看，若合吾意，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不然，恐程途矣。”此棍言之近理，宝即然之，遂拿一猪与看。接过手，拿住猪尾放地上细看，乃故放手，致猪便走。作惊恐状曰，“差矣，差矣！”即忙赶捉——不知赶之正之也。宝见猪远走，猛心奔前追捉，岂知已堕其术也。见宝赶猪，约离笼二三百步，即旋于宠内拿一猪在手，又倒二笼，猪俱逃出，大声曰：“多谢你！慢慢寻！”宝赶棍，三猪出笼逃走，恐因此而失彼；况棍走远难追，咒骂一场。幸得三猪成聚，收拾入笼，抱恨而去。

吾观棍之脱猪也，一邂逅相逢之顷，贼念即生。乃以诡言相哄，致宝深信，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者也。乃始也放猪佯逐，以误其远赶之于前；继擒猪踢笼，以制其不赶之于后：使人明堕其术而不知。仓卒装套，抑何谲也！商者鉴之！勿谓暗机械，宜为慎防：即明圈显套，尤当加谨。

[今译]　福建建阳有个叫邓招宝的，平时挑个担子，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活。一天，他挑着四头小猪，到崇安、大安一带去卖。走到一个叫马安岭的地方，遇见一个混混。拦住要买猪。邓招宝心里琢磨，这地方山区小道，冷落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忽然冒出个人来要买猪？心里起了疑心，就问那人在什么地方住？那人说：“就在前边马安坪住。”邓招宝说：“既然你真心要买，我就同你到作家去吧。”那人眼珠一转说：“我要到县城去，你把猪仔拿出来，给我看看，要是合我的意，咱们商量好价钱也好回家秤银子；要不然，我跟你先回家，又没看中、不是白跑路吗？”

邓招宝一听、这人说得也有道理、就从笼子里抓出一只猪仔拿给那人看。那人接过猪仔，抓住猪仔的尾巴，把猪仔放在地上，似乎是在细细观看，接着故意松开手，把猪仔放跑。又装出一付惊恐万状的样子叫道：“糟了，糟了！”并忙起身去捉——其实他表面是追、实际是赶。

邓招宝一见猪仔跑远了，也忙跑去捉赶，岂不知如此正中那混混的调虎离山计。那混混见邓招宝越跑越远，大约已离开猪笼有二三百步远时，又迅速从笼子里拿过一头猪仔，又一脚踢翻两个猪笼。猪笼里的猪仔都跑了出来。那混混遂大声冲着邓招宝叫道：“多谢你了，你慢慢找吧！”说罢转身逃去。邓招宝想去追那骗子，可又看到这头三只猪仔都已逃出笼子，恐怕会顾此失彼。再说那混混越跑越远，也难以追上。只得咒骂一场算了。所幸的是这边三头猪都找了回来，捉入笼中，挑上担子，怀恨而去。

编书的人说：我看这个骗子骗猪，是在一遇到邓招宝的时候。便起了歹心。先是鬼话连篇，哄得邓招宝真地相信他要买猪仔，要不怎么说，正人君子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自己为人正直，想不到有的人会这么坏。这骗子先把猪仔放跑，第一步，先骗得邓招宝去追猪；第二步.又拿猪踢笼，让邓招宝无法追赶自己。让人自己上了当还不知道。仓促之间，这骗子就能想出这么

一套骗术，也是真够诡计多端的。做生意的人真得小心才是。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不要说暗箭难防，就是明枪，也很难躲的。一定要小心提防，大意不得。

［今解］ 这个骗子名曰骗、实同抢。不过与硬抢稍有不同的是，这骗子略施调虎离山之计，让事主顾此失彼，自顾不暇，他则拿着抢来的东西、乘机逃之夭夭。

当今社会，此类骗术仍在上演：

某日，北京丰台区东高地农贸市场一长溜卖花生米的摊位前，来了一位大买主，这是个小伙子，穿着身深色西服，架着付宽大的墨镜，手里还拎着只公文包，一付很有派头的样子。

“你有多少货？”小伙子问一位四十多岁老实巴交的农民。

“您想要多少货？”那农民反问道。

“要个几千斤吧，我叫李松海，是京广大厦的采购。”小伙子神气十足他说道。

卖花生米的衣民一听，不由惊喜地睁大双眼：“有，有，我这有 17 包，每包 200 斤，一共是 3000 多斤，您要都要，价钱好商量。”

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 2 块钱一斤。“不过，你这个体户又没法给支票，你跟我一起把货拉到京广大厦，然后到财务室结帐，给你现金。”小伙子说。

“行，行，就这么着。”那农民一则觉得人家说得入情入理，二则一想起一转眼就挣个几千元，真是太叫人高兴了、也没细琢磨就答应了下来。

于是，小伙子到农贸市场外头，招来两辆“面的”、两人又是一通忙活，把 17 包花生米分别装进车中。那农民坐在装有 8 包花生米的车走在前，小伙子坐在装有 9 包花生米的车行在后，两辆车在那些卖花生米的摊主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中，开出农贸市场，朝京广大厦的方向开去。

不一会，京广大厦到了，农民下车后，仰头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建筑，心想，这楼里得住多少人？这一人吃一两，不得要个几千斤？怪不得人家要这么多货。

那农民坐在路边，耐心地等待后一辆车。左等右等不来，这才急了。一头闯进京广大厦，见人就问认不认识李松海，最后问到保卫处，才得知京广大厦既没有人叫李松海，也没有人买花生米。那农民一听，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他哪里知道，这个“李松海”不过是丰台区一家设备安装工程公司的普通工人，他在建国门立交桥，即与第一辆车分道扬镳，驾往红庙农贸市场，将那几包花生米以 1.8 元一斤的价格卖了出去。短短二十几天，这个骗子就用这个骗术，先后几次骗得花生米 6000 多斤。卖得赃款一万余元。直至再次行骗时，被当场抓获。

防备这类骗局的招数是：在拿到货款前，人、货决不能分离，那怕是部分分离也不行。试想，如果这位农民坚持同车前往，那么这骗子还能金蝉脱壳吗？

此外，这类骗术，往往是利用精心设计的“突如其来”的骗术，使人不能冷静思考，遂中其计。

请看下面一组镜头：

镜头一，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有人高叫“我的钱包丢了！”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钱包在不在，岂不知如此正中了骗子的奸计，暴露了钱

在什么地方。

镜头二、水面上忽然传来“救命”的呼喊声，人们的注意为不由被那个在水中沉浮“挣扎”的骗子吸引，这边骗子的同伙开始偷窃。

镜头三，“下车！”，一位检查人员严厉他说。司机和押货的人只得下车。检查人员接过证件胡乱翻了翻，说，“走，跟我到那边去解决问题。”司机等人也只得跟了过去。货离开了人，人离开了货。等他们“问题”解决了，开车走时，才发现车上的货已少了许多，再找那“检查人员”，早就没影了。

记住：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虎就离不了山，虎不离山，骗子也就无计可施。

遇里长反脱茶壶

赵通，延平府南平县人也。家世积善，钱粮颇多，差当七图一甲里役。其甲首林钱一者，机智过人，不务生理，第饮赌宿娼，后来家业萧条，无处栖身，只得逃外。赵通亦不知其何往。

一日，通与仆往杭贸易，经过浦城，憩息于亭，适见钱一。通遂骂之曰：“这奴才！你逃外数年，户丁不纳，粮差累赔，是何理也？今你见我，你何以说？”钱一被骂不甘，心生一计，向前赔笑曰，“我每欲回，送条编与里长，奈我家中欠人财物甚多。难以抵偿，故不敢回矣。今幸遇里长，如天降下，敢再推辞？况这几年赖里长福庇，开店西关码头，家中稍裕。新娶邑人徐某之妾为妻，被人欺奸。我乃孤身一人，出外独居，无奈伊何！今幸遇里长，则有主矣。里长往杭州，亦经门处过，即到我家暂歇，自当算还编银；又烦代我作主。”通听其言，私心喜曰：“今日得此，可作往杭盘费，诚可谓出门招财也。”遂与同行。

至一店所，钱一曰：“里长今朝起早，又路行半日，肚又饥矣，上店沽酒湿口何如？”应曰：“可。”遂入店，叫店主暖酒、切豆腐，与通食。更问店主曰，“这里有好红酒、猪肉否？”店主曰：“市前游店肉酒俱有。”钱一曰：“可借壶、秤一用。”店主拿壶、秤出，钱一接过手，直望游店转弯抹角潜躲而去。通与仆吃酒，一壶将尽，乃对仆曰：“钱一去许久不来，莫非与人争斗？不然，此时当来矣。汝往看之。”仆即往酒肉店去问，说并无钱一。待欲寻他，又不知他去向，只得秤银还酒。店主收银，索取壶、秤。通怒曰：“酒是我吃，我还你犹可；壶、秤是你自交钱一，何干我事？”店主曰：“人同你来，你在我店饮酒，故把壶、秤惜他。不然，我晓得甚么钱一？”言来言去，两下角口大闹。众人来劝，问其来历，始知甲首骗里长入店，更脱店主壶、秤。众大笑曰：“是他自错，赔他也罢。”不得已代赔，呕气抱忿而按，林钱一始说家颇充裕，妻被棍奸，欲投里长作主、致人不疑，继也入店，借壶、秤沽酒肉，以叙间阔之情，使人不备：玩通于股掌之中，术亦巧矣。然钱一狡猾有素，通亦知之，乃一卒遇之，通遂信其言而入店饮酒；更欲沽红买肉，皆非款待之真情。在通当烛其伪而止之曰：“店中不便，有酒有肉，到家食之未晚也。”则钱一好无所施。将道旁脱走不暇，何至腊壶、秤而受呕气也？故钱一狡也，而通亦欠检点焉。嘻！

[今译]　赵通，是延平府南平县人。家道殷实，世代行善，因而被官府委派了一个负责征收钱粮的差役，叫“里长”，这个差事也不好干，征收不上来，是要包赔的。（在明代，一里管一百一十户人家。这一百一十户又分十甲，每甲又设一甲长。）他属下有个甲长，名叫林钱一，此人机智过人，

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吃喝嫖赌。闹得家徒四壁，无处栖身，只得一走了之。赵通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有一天，赵通带着仆人到杭州去跑买卖，经过浦城，正在亭中休息，忽然看见了杯钱一，赵通遂大骂道：“你这狗奴才！你一跑了之，你名下的钱粮也不交，害得我赔了多少，这是什么道理？如今你见了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讲？”林钱一被骂得狗血喷头，心想这么被白骂一场，也太让人不甘心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上前赔笑着说，“我也老想着回去，把名下的钱粮给您送去。可您也知道，我欠人的钱财太多，还也还不清，所以想来想去，还是不敢回去。如今幸巧碰上您，您真是如同神仙一样从天而降，我哪敢再推辞？再说这几年托您的福，我在西关码头开了家店子，家里稍稍宽裕了些。新娶了原先同乡徐某的小老婆为妻，只是近日我老婆被人欺负奸淫了。如今我还是孤身一人，在外独居。正是走投无路，今天却多亏遇见了您，可有人为我做主了。您到杭州去，正好从我门前过，就请列我家里安歇，我自当还清欠下的钱粮。我还得烦请您代我做主呢。”赵通听了，心中暗喜，心想：“得了这笔钱财，正好可以当作去杭州的盘费，这才真叫出门招财呢。”于是便与林钱一一起赶路。

到了一家店铺门口，林钱一说：“您今天起得早，又赶了半日路程。肚子饿了吧？到店里喝点酒润润口如何？”赵通说：“好吧。”于是一起走入店中，叫店主暖酒。又叫切豆腐给赵通吃。林钱一又问店主：“这里有好的红酒和猪肉吗？”店主回答说。“市场前头有家店子，你要的肉、酒都有。”杯钱一说：“可以借酒壶和秤使使吗？”店主答应了，把酒壶、秤递给林钱一，钱一接了过来，直奔市场，七拐八拐，悄悄跑了。这边赵通与仆人喝酒，一壶酒都快喝干了，还不见林钱一回来，便对仆人说，“钱一去了这么半天不回来，别是和人家打架了？要不然这会也该来了。你去找找看。”仆人即到市场上，各家酒肉店都问遍了.都说没见过这么个人。想到别的地方去找他，可又不知他去向。怎么找？只得回来告诉赵通没找到。赵通也没办法，只有自己秤银子算辽酒钱。店主收了酒钱，又索要酒壶和秤。赵通发怒道：“酒是我吃的，我还你酒钱就行了；酒壶和秤是你自己交给林钱一的，关我什么事？”店主说：“他人是和你一起来的.你在我店里吃酒，我才把酒壶和秤借给他。要不然，我晓得什么林钱一？”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两人就大吵起来。大家过来劝解，问起来龙去脉，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众人都大笑起来。说：“是这里长自己的锗，就赔给店主也罢。”赵通不得已，只好掏钱代林钱一赔了酒壶和秤，气呼呼地抱恨而去。

编书的人说，林钱一开始讲自己家里颇有几个钱。妻子又被流氓奸淫，想投靠里长，让里长为他做主；这都是为了让人不起疑心。继而自己也跟着到店里，借酒壶、秤去打酒买肉，以叙说离别之情，这都是使人不去提防他。玩弄赵通于掌上，骗术也真够奇巧的。然而林钱一这个人为人狡诈，这赵通也不是不知道。怎么仓促之间遇上了，就相信了他那套鬼话，到店里吃酒；更没看透此人打酒买肉，都不是出自款待同乡的真情，那时候赵通要是看透了他的伪装，制止他说：“店里不方便，有酒有肉，到家再吃也不晚么。”如此林钱一的奸计自然就无从施展。在半道上逃走还来不及，何至于会闹到赔酒壶、秤而呕气受累呢？所以林钱一这骗子固然是狡猾，可赵通似乎也太欠缺点警惕性了。哈哈！[今解] 这位“里长”，等于是窝窝囊囊给骗子当了一回“抵押”、“保人”。在现代社会，这类抵押借贷骗局也实在不少。骗

子们的招数一般是：

其一，一物多次抵押。即贷款人用同一财物向几家金融部门设定抵押。如某市居民冯军元,从 1992 年 2 月至 6 月,以价值 3.2 万元的 4 间私房抵押，先后向个人借款 2.8 万元，向两家城市信用社分别贷款 3 万元和 2.5 万元。然后溜之大吉，当债权人和信用社均要行使对房产的所有权时，方知上当受骗；

其二，利用租赁物作抵押。即贷款人假称租赁物归己所有。并以此与金融部门签定抵押贷款合同，骗取贷款。如罪犯段某，以自己承租的东风货车为抵押，向一城市信用社申请贷款 2.3 万元，期限一年。到期后无法偿还，信用社决定拍卖这辆货车时。遭到该车实际主人某运输公司反对，方知受骗；

其三，私自将几人共有的财产作抵押。如某市一个体饭馆老板高某，以其兄弟三人共有的私房为抵押，向某专业银行的一个区级办事处申请贷款 2.9 万元。其行为实际上未征得其兄。弟而人的同意。当银行决定行使房产权力时，方知上当。

其四，伪造金融票据骗贷。1995 年 8 月，中国工商银行夹江县支行工作人员李斌，利用自己当班之机，用假名存入 50 元钱，又拿真正的空白的工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与支行微机网脱网，伪造了一张存入 2.2 万元的存单，并盖上真正的公章，然后以此作抵押，骗贷 2 万元。

要想防止这类骗局，其实也不难，只要扎扎实实按有关信贷业务操作程序办事即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正是在经历了多次上当受骗的基础上一次次修订完善的，只要真正按制度走，一般不至受骗。而上述各上当单位，都存在不按制度办事，或工作不扎实走过场的情况。

这种以人为质行骗的闹剧，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

请朝末年、柳城府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

门老汉是个乞丐，这天忽然迎面走来一位穿绸戴缎的公子哥，走到门老汉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就叫爹。门老汉慌了；忙说：“这位公子，你可是认错人了？”

“爹，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昨晚上做梦，梦中的爹跟您老人家一模一样，天下没这么巧的事，一定是菩萨显灵，您就跟我回家吧。”

“这？”门老汉半信半疑，跟着公子回到家，破衣烂衫换成绩罗绸缎，冷汤剩饭也换成了鸡鸭鱼肉，半月过后，门老汉便换了个人似的，怎么看怎么像个富家翁。

“爹，今儿咱们到外头去散散心。”公子还挺孝顺。

到了一家大商铺，公子让门老汉坐在堂屋等着，他和老板就小声商议什么。

过了很长时间，才见老板一人走来， 门老汉忙问：“老板，我儿呢？”

“您家公子装走了五车货，一共是 2000 多两银子，这是帐单。”老板双手递过帐单。

“什么？”门老汉一听急了，“我一个要饭的，哪有那么多银子？”

“你，你不是他爹？”老板也急了。

弄清了真相，两人全傻了。

“快，你领我到他家去，拿他家的房子顶也行。”还是老板脑子快，想出这么个弥补办法。

一行人风风火火来到“公子”家，一问才知道，这房是出租的，公子只

租了 20 几天，已退房走人了。

据说在解放不久的上海市，曾发生过一起“借婴骗金”的事情：

穿着入时的一男一女，步入一家首饰店，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用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婴儿，并不时拍哄着。　这一男一女挑好了贵重的金银首饰，男的说钱不够，得回家取，又说这首饰是给妹妹结婚用的，想先拿回去给妹妹看看。老板心想，有夫人和孩子在此，还怕你骗我不成？便一口答应了。左等右等，也不见那男的回来，女的急了，埋怨说：“办什么事都这么拖拉，我去催催。”说着，把“孩子”放在柜台上，请老板帮忙照看一下，转身急步走出首饰店。

老板又等了半天，不仅那男的不见回转，那女的也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了。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赶紧抱起那“孩子”一看，啊，原来被子紧紧捂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婴儿，而是一个绣花枕头。这两个事例，一例是押“爹”，一例是押“子”，受骗者认为儿子怎么会抛下“父亲”，母亲怎么会丢下“儿子”，习惯思维的惯性，使他们上当受骗。

乘闹明窃店中布

吴胜理，徽州府休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收买各样色布，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十两银交易。外开铺面，里藏各货。

一日，有几伙客人凑集买布，皆在内堂作帐对银。一棍乘其丛杂，亦在铺叫买布。胜理出与施礼，将茶毕，安顿外铺少坐。胜理复入内，与前客对银。其棍蓦其铺无守者，故近门边，诈拱揖相辞状，遂近铺边拿布一捆，拖在肩上，缓步行去。虽对铺者，亦不觉其盗。后内堂诸商交易毕，胜理送客出外，忽不见铺上布，问对门店人曰：“我铺里一捆布是何人拿去？”对门店人曰：“你适间后来那客人，与你拱手作辞，方拖布去，众皆见之，你何佯失布？”胜理曰：“因内忙，故安他在外铺坐，候前客事毕，然后与他作帐。何曾卖布与他？”邻人讶曰，“狡哉，此棍！彼佯拱手相辞，令我辈不敢说他是贼，缓步而行，明白脱去矣！将奈何？”胜理只得懊恨一场而罢。

按：棍之窃斯布也，初须乘其丛杂，入其店中，尚未定其骗局之所出也。至胜理待其茶而安之外铺少坐，左顾右盼而奸谋遂决矣。故拱揖而辞，而明拖其布，如荆州之暗袭，不甚费力，真可谓高手矣。在胜理，店积货物，宜不离看守，方可保无虞。关防不密，安知无棍徒混人行奸乎？待布既失而后扼腕，何益哉？大凡坐铺者，当知此而谨慎之可也。

[今译] 吴胜理，是徽州府休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子，买卖各种色布，一开张生意最红火，四面八方来买布的人非常多，每日算起来有几十两银子的交易。铺子外头是铺面，里头是仓库，放着各种各样的货物。

一天，有几伙客人赶到一块同时来买布。都在里屋对帐兑银。一个混混乘着乱劲。亦到铺中叫着说要买布。吴胜理出来与他施礼，等到吃毕茶，吴胜理请他在外间屋先坐一坐，自己又回到里屋、与前面那几伙客人对帐。

那混混一见铺子里无人看守，便故意走到通里屋的门旁，装出朝里拱手做揖告辞的样子，然后在铺中拿了一捆布，扛在肩上，不紧不慢地走了。对面店铺的伙计见了.也没觉出他是在偷布。

等到里屋几伙商人的交易都处理完了，吴胜理送他们出来，忽然看见店里的布少了一匹，忙问对面店里的伙计：“我铺里一捆布是什么人拿走了？”对门店里的人说：“你店里后来的那位客官，不是和你拱手告辞后，才拿布走的？大家都见到了，你怎么装不知道，说是丢失了布？”吴胜理急了，说：

“刚才是里头忙。只得安顿他在外面先坐一生，等前面这些生意都谈完了，再和他做生意。什么时候卖过布给他？”邻居们听了，都惊讶道：“这个骗子，真够狡猾的。他刚才装出一付拱手告辞的样子，让我们大家都不怀疑他是个贼，接着又不紧不忙迈着四方步走了，大摇大摆就把布给骗走了！真是让人没话可说。”吴胜理也只得懊悔一场作罢。

编书的人说：这骗子偷窃这店里的布匹，刚开始一定是看到店中杂乱，才乘机来到店中，但具体如何行骗，还未定下来。等到吴胜理请他吃茶并请他在外屋稍坐一生时，这骗子左右一看，计谋便来了。这寸拱手做揖，公开拖走了一捆布匹。这就如同“三国”上讲的暗袭荆州，没费多少力气却大功告成，也真可以说是个高手了。而再看吴胜理，店里放满了货物，就不应该无人看守，有人在才可保证无事。防范就不严密，怎么就知道不会有骗子混入店中，大行奸术呢？等到布丢失了再扼腕长叹，又有什么益处呢？大凡开店看摊的人。都应借鉴此事，小心谨慎才好。

诈称偷鹅脱青布

有一大铺，布匹极多，交易丛杂，只自己一人看店。其店之对门人，养一圈鹅，鸣声嘈杂。开铺者恶其聒耳，尝曰：“此恶物何无盗之者？与我耳头得沉静些。”忽棍闻之。一日，乘其店中闲寂，遂入店拱手，以手按柜头一捆青布，轻轻言曰，“不敢相瞒，我实是一小偷，爱得对门店下一只鹅吃，只大街面难下手。我有一小术，只要一个人赞成。”店主曰，“如何赞成？”小偷曰：“我在这边问曰：”可拿去否？’汝在内高声应曰：‘可。’又再问曰，‘我真拿去？’汝再应曰：‘说定了，任从拿去，’我便去拿，方掩得路人耳目。托你赞成，后日你家不须闭门，亦无贼人矣。但你须在内去，莫得窃视，视则法不灵。你直听鹅声息，我事方毕，你可出来。”店王然之。小偷高声问曰：”我拿去否？”内高声应曰，”凭你拿去。”又再高声问曰：“我真拿去？”内又高声应曰，“说定了，任你拿夫。”两旁店人皆闻其问答之语，小偷遂负其柜上一捆青布而去——人以为借去也。其店主在内，听得鹅声猊猊，不敢出来。其盗布者匆匆行之久矣。待之多时，鹅声不绝。

其店主恐店内久无人守，只得外出。看鹅尚在，自己柜头反失一捆青布。顾问两旁店曰：“适才谁上我店，拿我一捆布去？”左右店皆答曰：“是那个问你买的，你再三应声，叫他只管拿去。今拿去已久矣。”店主抚心自悔曰：“我明被此人骗了！只是自己皆死。说不得也。”事久，众邻觉之，始笑此人之痴，而深服此棍贼之高手矣。

按：若子仁民爱物，而仁之先施者，莫如邻；物之爱者，即鹅亦居其一。何对邻人养鹅，晋在嘈杂之声，必欲盗之者以杀之，爱物之谓何哉？利失对邻之鹅，而赞成棍贼以盗之，仁心安在？是以致使棍闻其言，乘机而行窃，反赞成其愉，亦是鼠辈也。欲去人之鹅，而反自失其布，是自贻祸也，将谁怨哉？若能仁以处邻，而量足以容物，何至有此失也！[今译] 有一家大铺子，店里布匹极多，每日交易繁忙，但只有店主自己一人张罗。这家店子对门，养了一群鹅，一天到晚叫个不停。店主人十分厌恶，曾说：“这些讨厌的东西怎么就没人来偷？偷走了我耳朵跟前也好清静些。”

这话一日传到一个混混耳中。一天，这混混乘店中清静的时候，来到店中，对店主拱手示意，又拿手按着柜台上一捆青布，小声说，“实不相瞒，我实际上是个小偷，想偷你对门一只鹅吃，只是在这闹市之中，很难下手。我有一个小小的计谋，只是要得到一个人的赞成。”店主忙问道：“怎么个

赞成法？”小偷说：“我在这边问道，‘可以拿去吗？’你就在店里高声回答一声：‘可以。’我又再问：‘我真拿走了？’你再应一声：‘说定了，任你拿去。’我便去拿，这才掩得过往行人的耳目。如拜托你赞同，后天你店里不要关门.不会有盗贼来的。只是你必须在里屋，也不能偷看，偷看我的法术就不灵了。你要直听到鹅叫声都没了，我的事才算完，那时你才可以出来。”店主一口答应了。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小偷来到店铺前，先高声问道，“我拿去可以吗？”店主在里屋高声应道：“你随便拿吧。”小偷又再高声问这，“我真拿去了？”店主在里屋又高声回答说：“说定了的事，任你拿去。”这一问一答，两旁店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小偷遂背起柜台上一捆青布，扬长而去——别人都以为是他借去的。那店主在内、听得鹅叫得越来越凶，也不敢出来。那偷布的贼匆匆忙忙早已走远了。店主在里屋等了又等，只是听见鹅叫声不绝。

过了许久，店主恐怕店里这么长时间无人看守会出问题，只得从里屋出来。一看对门的鹅还在，而自己店中反倒丢了一捆青布。忙问相邻店中的人，“刚才是谁跑到我店中拿走我一捆布去了？”左右相邻店中的人都回答说：“是哪个问你买的，你还不知道？不是你再三答应，叫他只管拿去的？如今已拿走多时了。”店主听了，抚着心口，悔恨不已， 心想：“我明明白白让这人骗了一次！只是这苦处就是到死，也说不出口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事情过去已很久了，他的邻居们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都笑那店主太傻，也都深服那骗子是个高手。

编书的人说：正人君子仁爱百姓，珍爱万物。而仁爱首先要涉及的，大多是邻居；至于珍爱万物，鹅也应算是其中之一。怎么对邻居家养的鹅，就因为讨厌鹅叫声，就想偷去杀死才好，这哪里有爱护万物的心呢？为了除去对门的鹅，就去赞同盗贼去偷窃，仁爱之心又在哪里呢？如此才会让骗子钻了空子，乘机行窃。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居然去赞同小偷的意见，可见这人也是个鼠辈。为了除去别人的鹅，反倒丢掉自家的布，这也是咎由自取，又能埋怨谁呢？如果能以仁爱之心与邻居相处，气量大些容纳万物，又怎么会有此失误呢？

[今解] 这个骗子，第一步，是利用布店老板的心理，实施了一套花言巧语的骗术；第二步，是以假当真，一问一答地蒙骗了不知内情的外人。这二个步骤，互相联系，可以说是个“连环计”。

东北有个小地方，叫五龙镇。这一阵子，镇上都传开了：醉仙居饭店许老板，用 20 块银元换来了一台进口原装彩电。“20 块光洋换台彩电，这真太便宜了。”人们纷纷议论，都想仿而效之。可上哪儿去找银元呢？

这天，镇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叫陈汉德， 50 来岁。西装革履，自称是广州光华实业公司业务经理。

这位业务经理用一口广东普通话，对旅店宫老板说起他的满腹心事：“不瞒宫老板说，我们公司被人坑了，赔了老本。宫老板你知道破产是什么滋味么？我们总裁为了避免破产，亮出了老底，他多年积蓄下 2000 块银元，都是花大价钱兑换来的。现在也没办法，只好把这些银元抛出去换回人民币再做生意啦！”

“啊，原来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在当地换？”宫老板毕竟也是生意人，也怕上当。

“我们那边管得严，这么干要抓人的了。你们小地方不怕的了。”陈某

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解释说。

“怎么个换法？”宫老板再无疑惑，兑换心切。

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鉴别真假的步骤，双方商定， 80 元人民币换一块银元。消息传出，不到两天， 1000 块银元以每块 80 元、75 元的价格全部兑出。银元兑完了，那位陈老板也就下辞而别了，什么时候走的，连宫老板都不知道。

五龙镇的人们有了银元，下一个问题便是用银元换彩电了。据醉仙居的老板说，他是在县城一家名叫“吉利”的个体旅店换的，于是人们纷纷涌至吉利旅店，不料店主说前几天这里确是往过一个换彩电的人，可只换了一台就走了。正当人们为自己来迟一步，未换到彩电而败兴的时候，又传来一件让人扫兴的消息：银元是铝合金做的假银元。五龙镇的人们，一下子白白搭进去 7 万多元。

请看这些骗子的伎俩：先是对症下套——《杜骗新书》中那个骗子是说他去偷鹅；现实生活中那个骗子则是真的抛出一台彩电；然后再施诡计，一环套一环、不怕人不上当。

识破此类骗术的关键，是在第一环就提高警惕。所谓不占小便宜，自不会上当。

借他人屋脱客布

聂道应，别号西湖，邵武六都人。家原富厚，住屋宏深。后因讼耗家，以裁缝为业。

忽一日往人家裁衣。有一光棍见客人卖布，知应出外，故领到应家前栋坐定，竟入内堂，私问应妻云：“汝丈夫在家否？”其妻曰：“往前村裁衣。”棍曰：“我要造数件衣服，今日归否？”对曰：“要明日归。”棍曰：“我有同伴在你前栋坐，口渴，求茶一杯吃。”应妻即讨茶二杯，放于斫凳上。棍将茶捧与布客饮。饮罢，接杯入，方出拣布四匹，还银壹两，只银不成色。客曰：“此价要换好银。”棍曰：“我儿子为人裁衣，待明日归换与你。”言未毕，棍预套一人来问：“针工在家否？”棍应曰：“要明日归。”其人即去。布容曰：“你收起布，明日换之与我。”客既出，少顷棍亦拖布逃去。

次早，布客到应家问曰：“针工归否？”应妻曰：“午后回。”

布客次早又问，“针工归否？”应妻又曰：“今午回。”布客午后又来问，应妻曰：“未归。”布客怒曰：“你公公前日拿布四匹，说要针工归来还银，何再三推托？你公公何去？”应妻道：“这客人好胡说！我家那有公公？谁人拿你布？”二人角口大闹。邻人辩曰：“他何曾有公公？况其丈夫又不在家，你布不知何人拿去，安可妄取？”布客无奈，状投署印同知钟爷。状准，即拘四邻来审。众云：”应不在家，况父已死。其布不知甚人脱去。”钟爷曰：“布在他家脱去，那日何人到他家下？着邻约为之穷究，必有着落矣。”邻约不能究，乃劝西湖曰：“令正不合被棍脱茶，致误客人以布付棍，当认一半；布客不合轻易以布忖人，亦当自认一半。”二家诺然，依此回报。钟爷以邻约处得明白，俱各免供。

按：布入人家卖，又饮人家之茶，则买主似有着落矣，谁不肯以布与之？讵料此棍借其屋，赚其茶，以为脱布之媒；又还其银，止争银色而许换，准知防之？今后交易，惟两相交付。彼虽许换银，布只抱去，明日重来，则无受脱之事矣。

[今译] 聂道应，别号西湖，邵武府六都县人。家里原本是富有人家，住

的宅园又大又深。后来因和人打官司弄得家道中落，只得以当裁缝为业。

一天，聂道应到别人家去裁衣服。有一骗子见有商人来卖布，他知道聂道应外出不在，遂心生一计。他故意领着那卖布的商人在聂家前房坐，然后自己竟来到后房，问聂道应的老婆：

“你丈失在家吗？”聂道应的妻子回答说，“要明日才能回来。”那骗子又说，“我有个同伴，正坐在你家前房，口渴，跟您讨口茶喝如何？”聂道应的妻子答应了，倒了两碗茶，放在椅凳上。那骗子遂把茶端出来给那卖布的商人喝。喝完茶，骗子又进内宅院还了杯子，这才出来与布商谈生意，最后商定买四匹布，布价银子一两。那骗子掏出银子来，份量虽说不少，只是成色太差。布商说：“这个价钱，还是请您换些成色好的银子吧。”骗子说：

“我儿子替别人裁衣服，等他明天回来再换与你如何？”一句话没说完，那骗子事先安排好的一人跑来问道，“聂裁缝在家吗？”骗子回答说：“不在，明天回来。”那人听了走了。布商听了，更认定这骗子就住在这里，便说，“布你先收着吧，明天再换银子给我就是了。”说罢告辞走了。那骗子过了不多一会也拖着骗来的布跑了。

次日一早，布商来到聂道应家，问道，“裁缝回来没有？”聂道应的妻子回答说：”今天午后回来。”布商第二天早上又来问：“裁缝回来没有？”聂道应的妻子回答道：“还没回来。”布商发火了，说：”你公公前天拿了我四匹布，说是要等你大夫回来才给钱，你怎么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公公到哪里去了？”聂道应的妻子说：”你这做生意的人怎么胡说八道？我家里哪有什么公公？谁拿了你的布？”两人越吵越厉害。邻居们也替聂家说话，都说：“她哪里有什么公公？何况人家丈夫又不在家，你的布不知是什么人拿去了，怎么好来向一位妇道人家强要？”布商没有办法，只好一纸状子告到官府钟老爷处。

钟老爷准许立案，并将四邻拘来审问。大家都说，”聂道应那天不在家，何况他父亲也早死了，没有公公一说、那天不知是什么人骗走了这人的布。”钟老爷听了，说：“布反正是在他家给骗走的，那天是什么人到了他家里？你们给我查找出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邻居们心想这上哪查去？只得回过头来劝聂道应说：“您夫人不小心让骗子骗去茶水、致使卖布的以为他是你们家里人，把布交给了骗子，就认下一半布钱吧。这卖布的本人不该轻易把布交给别人，亦当自认一半布钱。”聂道应和那布商两方都答应了。众人侵依此回报官府，钟老爷一见如此处理也还明白，便答应如此办理，并就此结案。

编书的人说：拿着布到住家家里去卖，又喝了人家的茶，买主似乎是有着落了，谁不肯把布交给买主？谁料想这骗子不过是借别人的房子，又骗来别人的茶水，来作为骗布的媒介；再说也不是不给布钱，只是银子的成色稍差一些，可也答应了可以换。如此谁又会提防有诈呢？今后做生意，一定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虽然答应可以换银子，布我只先抱走，明天换银时再抱来，如此就不会有上当受骗的事了。[今解]　这是借用别人的房子行骗的，如今比较多的，则是骗别人的房子：

1995 年 8 月的一天，内蒙古来京人员王女士，看了某小报刊登的租房信息，按报上的地址找到北京市某房地产咨询信息公司，请求租房。该公司李小姐热情地接待了她，并给了她官园附近一幢楼内一个一居室的地址。王女

士去了，见到出租者王先生。王先生说：“我这套房子刚装修好没多久，本想等爱人从国外回来一块住，可她偏偏让我出国，这一出去，少则半年，多则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租给您吧。”王女士一看这王先生是“实在人”，又是公司中介的、觉得没多大问题，粗粗看了看王先生递过来的房产证，就签了协议，并先交了半年房租 6000 元。

王女士迁入新居的第二天一早，房门突然打开了，大大咧咧地闯进一个小伙子。王女士颤声问道，“你找谁？”小伙子一楞、说：“这房子是王先生租给我的，你怎么在这？”“什么，租给你？我是昨天才租的。”两人各掏出协议，一看，一模一样。知道上当了，连忙去找那位王先生。

“王先生”没有找到，前来要求迁入的倒有十来个人、而且都拿着一样的协议，一样的房门钥匙。

经调查，此房是那位“王先生”租来的，然后又伪造房产证等，进行诈骗。

无独有偶，再看一个“换房”被骗的。

温女士想把房子换到重点小学附近，为了让儿子上个好学校，就是以好换次，以近换远，她也认了。

在换房站门外，温女士就被几个人团团围住了。当她怯生生地说明来意后，一位脸上有颗黑疙的中年男人说，“正好，我家附近就有所重点小学，我正想换到您家那个方向去。”

温女士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主了，十分高兴，只是不明白怎么办手续。那男人说：”这样，我们双方先互相看看房，只要双方满意，就订换房协议，具体手续，我来跑腿吧。”

温女士千恩万谢，先去男方——那人自我介绍叫阵平，看了看房，觉得条件不错，附近也的确有所好小学。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签完协议，陈平说他去跑换房手续，温女士不安地问陈平还有什么要求。陈平说，“实不相瞒，我搬家之前，想先把您现在住的房子装修一下。”

温女士答应先搬到单位去住几天，让陈平来“装修”。过了几天，想到小学校快要报名了，温女人又找到陈平的住处，准备收拾收拾搬过来。不料开门接待她的，不是陈平，而是几张陌生的面孔：

“你找谁呀？”

“找陈平。”

“谁叫陈平？”

“这房子原来的主人呀，已经换给我了。”

“这是我们单位的房，怎么会换给你？”

这么一对话，温女士头都大了，赶紧风风火火地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想找正在此“装修”的陈平。不料屋里并未装修，而是已住上了人家。一敲门，人家根本不认识陈平，只知道这房是他们买下的，花了十几万呢？

温女士差点没气晕了，自己两室一厅的房子，怎么就这么飞了？她抱着陈平给她的一大堆资料，找到换房站，人家略看了看，就说：“这是假的？”“假的？这契约、证明、单位、地址、电话、公章，都是假的？”温女士觉得难以置信，又追问道。“对，都是假的。”对方冷淡地回答说。

结果是，温女士的孩子没有上成重点小学不说。她却从此陷入找回自己原有住房的奔波之中。

诈匠修换钱桌厨

建宁府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午则归家食饭，晚则收起钱，以桌厨寄附近人家。明日复然。

有一人桌厨内约积有钱五六千，其桌破坏一角。旁有一棍。看此破桌厨内多钱，心生一计。待此人起身食午，即装做一木匠，以手巾缚腰，插一利斧于旁，手拿六尺，将此桌厨横量直量一次，高声自说自应曰：“这样破东西，当做一新的来换，反叫我修补，怎么修得？真是吝啬的人！”自说了一场。一手拿六尺。将桌厨钱轻轻侧倾作一边，将桌厨负在无人处，以斧砍开，取钱而逃。时旁人都道是换钱的叫木匠拿去修，那料大众人群中，有棍敢脱此也。

及午后，换钱者到，问旁人曰，“我桌厨那里去？”众合答曰：“你叫木匠拿去修，匠还说你吝啬，何不再做新的，乃修此破物？彼已负去修矣。”换钱者曰：“我并未叫匠来，此是光棍脱去。”急沿途而访问，见空僻处桌厨剖破，钱无一文，怅恨而归。

按：此棍装匠而来，大举大动，大志大言，人那知他是脱？只匠人修旧物，须在作场内，何须带斧带六尺而来？装为匠便非匠矣。但他人物件，他人为修，何人替他盘诘？此棍所以得行其诈也。然因此以推其余，凡来历不明而装情甚肖者、倍宜加察也。

[今译]　建宁府凡是做换制钱生意的人，都是拿把椅子，再拿张带抽屉的卓子，摆在大街上，把铜钱放在桌上，等人来拿银子换。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就锁好抽屉回家吃饭，到了晚上，则把钱收好，把桌椅寄存在附近人家里。第二天再摆出来，日日如此。

有个做这个生意的人，抽屉里堆了大约有五、六千铜钱，桌子有个角坏了。边上有个混混，看到这张破桌子的抽屉里有这么多钱，不由心生一计。等此人起身回家时，便装扮成木匠模样，用一块毛巾缚在腰部，毛巾边上插上把利斧，手里拿着木匠用的尺子，把那张破桌子横着量一次，又直着量一次，还故意大声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破桌子，应当做张新的才好，还叫我来修，怎么修法？真是个小气鬼。”自己说了一会。一手拿着尺子，将桌子抽屉里的钱轻轻倒向一侧，然后背起桌子就走，到了僻静无人之处，拿斧子砍开桌子，取出钱来，落荒而逃。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桌子的主人叫本匠来把桌子拿去修补，那会料到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竟有骗子敢如此胆大妄为。

到了午后，做换钱生意的人都吃完饭回来了，那人见自己的桌子没了，忙问周围的人：“我的桌子哪去了？”众人都回答说：

“你叫木匠拿去修，木匠还说你真小气，为什么不做张新的，偏要修这么张破桌子？他已背去修去了。”做换钱生意的人说：“我并没叫木匠来，这肯定是叫骗子骗去了。”急忙沿着骗子走的方向去寻找，到了一空阔冷僻的地方，见到那张桌子抽屉已被砍开。里头的钱是一文也没了。只得怅然怀恨而归。

编书的人说：这个骗子装成木匠走来，动静很大，调子很高，别人哪里想到他是来行骗？可是木匠修理旧家具，一般都应在作坊里，何须带着斧子、尺子而来？装扮成木匠，可终究不像个木匠。然而别人的东西，别人来修，又有谁会替别人来盘问呢？正因如此，这个骗子的骗术才会得手。由这件事推测别的事，凡是来历不明而又表情十分逼真的人，应该加倍小心观察才

二类　丢包骗

丢包于路行脱换

江贤，江西临川县人。钱本稀少，每年至七月割早谷之后，往福建崇安地方，以绱鞋为生。积至年冬，约有银一拾余两，收拾回家。

中途偶见一包，贤捡入手，约有银二三两，不胜喜悦。从前一人曰：“见者有分，不许独得。可藏在你箱中，待僻静处拿出来分。你捡者得二分，我见者得一分。”贤意亦肯，况银纳置彼箱，心中坦然无疑。行未数十步，忽一人忙赶到来，啼哭哀告曰：“我失银三两作一包，是措借纳官的。你客官若拾得者。愿体天心还我，阴功万代。”前见者故作怜悯之客，曰：“是此绱鞋财主拾得，要与我均分。既是你贫苦人的，我情愿不分，你可出些收赎与他，叫他把还你。”贤被此人证出，只得开箱叫失银者将原银包自己取去。但得其二钱收赎，亦自以幸；不知自银已被棍将伪包换去矣。至晚到乌石地方，出收赎银还酒，将剩者欲并入大包。打开只见铜铁，其银一毫也无，只得大哭而罢。

按：贤所赚银，必早被棍觑见，故先伪设银包套合。一棍在贤之先于荒僻处，俟贤来，投银包于地。彼必捡之，乃出而欲与之分，令藏彼箱，则与彼银共一处矣。其后棍妆情哀取，贤自应开箱还之，何自开箱使棍手亲取其原包？则棍得以伪包换贤之银，贤岂知防其脱换哉？故捡银之时，即以其捡者与前棍均分，勿人箱中、则彼穷于计矣。然二棍亦必于僻处再抢之矣。故客路不在虚得人之有，而在密藏己之有也，斯无所失矣。

[今译]　江贤，是江西临川县人。家里没有什么钱，每年七月割完早稻之后。便去福建崇安地区，靠给人绱鞋为生。这一年也仍是如此，干到冬天，积聚下约有十几两银子，遂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过年。

走到途中，忽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包袱。江贤捡起来打开一看，里头约有二、三两银子，不由满心喜悦。前头一个人说：“见者有份，不许独吞。这银子可以先藏在你箱子里，等到了僻静处再拿出来分。你是捡银子的人，可得三分之二，我是见银子的人，可得三分之一。”江贤心里也觉得这样也行，况且银子是放在自己的箱子里，　心中坦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走了没有几十步，忽然有一人匆匆忙忙赶来，哭着哀求道：“我丢失了一个包着三两银子的包袱，那是我借了来交纳官府的钱粮的。您要是捡到了，请您大发慈悲还给我，那是功德无量的。”前头要分银子的那人故意装出一付同情的样子，说：“是这位纳鞋的财主捡了你的钱，正要与我平分。既然你是个贫苦人，我情愿不分了，你就留一份钱给他，叫他把钱还给你吧。”江贤被人这么一说，也只得打开箱子，叫那丢银子的把自己的银包拿去。心想能得到一份“赎钱”，也算是走运了。哪里想到自己的银子已被骗子用调包计换去了。到了晚上走到乌石地区。取出丢钱人给的那份赎钱交还了酒钱，又准备把剩下的钱并入自己的大包中。谁料想一打开金是破铜烂铁，一毫银子也没了，只得大哭一场了事。

编书的人说：江贤所赚的银子，必定是早就被骗子偷偷看在眼里，所以才先设下调包计。一个骗子在江贤前头，躲在僻静之处，等到江贤走过来，把银包丢在地方。料定江贤一定会捡起来。然后再出来要求与江贤共分，并让江贤把捡到的银子藏在他箱子里，如此捡到的银子与江贤自己的银子就到了一处。接着又来一个骗子装出令人同情的样子哀求，如此又料定江贤肯定

会开箱还给那人，江贤为什么要自己打开箱子，并且为什么要让那骗子自己动手去取银包呢？如此骗子得以施调包计，换去江贤的银包，江贤真是不知道防范别人以假换真啊！如果在捡到银子的时候。就当场与先登场的骗子均分，不要装入箱中，那么骗子的调包计自会破产。不过真是如此，那么这两个骗子也必定去在僻静处公开行枪。所以出门在外、不在表面得到别人拥有的东西，而是在好好收藏好自己所有的东西，那么就会没有过失了。[今解]丢包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骗术。不过，如今的丢包计，手法更加高明，伎俩更为诡秘。

前儿年春运时节，从成都到郑州打工的刘军，拎着大包小包挤出火车站，走到行人稀少的一个胡同口，正说歇口气，问问路，突然一辆自行车擦身而过，“叭”地一声，落下一件东西。刘军忙捡起来一看，是用橡皮筋扎着的一个信封，便忙喊道：“喂，掉东西了。”可失主似乎没有听见，继续往前骑，不一会就没影了。

刘军无奈地摇摇头，打开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个精致的首饰盒，盒中放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金项链！里头还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李局长，王老板为表示感谢，特送上金项链一条，请笑纳。”

“还有发票！”刘军闻声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身后己站了一个人。这话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这人30多岁，高个，围着围巾，看不清面目。

“还没明白，这人是给当官的送贿赂去，不小心丢了，活该！妈的，净搞不正之风。老弟，我看你刚才还想还给他，这号人。值得你学雷锋吗？”高个子见刘军还愣在那便说了一大通话。

“是呀，再说想找失主也找不着了。”刘军也动心了。

“算咱哥俩交上好运了，干脆给分了算了”，高个子进一步建议。

“可只有一条金项链，怎么分呢？”刘军小声问，边说还边看看四周。

高个子想了一会，说：“这样吧，你从哪里来，带了多少钱？”

“我从成都来，只带了400块钱。”刘军如实回答说。

“我从河北来，身上只带了百十块钱。要是我留下东西给你100元，你太吃亏。要是你给我400元拿走东西，你又太占便宜——算了，就这样吧，谁叫东西是你先捡到的呢？”

“谢谢！谢谢！”刘军喜不自禁地掏出400元，递给那高个子，心想这项链可值1000多元呢。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刘军乐得嘴都合不拢，可没多久，他就咧着嘴哭上了。内行告诉他：那条“金项链”，是值不了几块钱的假项链。

中国古代有部古书《淮南子》，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无饵之钩，不可以得鱼。”另一部古书《三略》里也讲：“香饵之下，必有死鱼。”的确如此，鱼饵越香，就越能钓到大鱼。因此，要想不上当，就应小心些，别见了“香饵”就吞。

三类　换银骗

成锭假银换真银

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在沿山搭船，陡遇一棍名汪廷兰，诈称兴化府人，乡语略同，因与孙同船数日，甚欢。习知滔朴文人，的可骗也。因言他故，往芜湖起岸买货。舟中说他尚未倾银，有银一锭，细丝，十二两重，若有便银，打换为妙，意在就孙换之。孙因请看，汪欣然取出真银。孙接过手，曰：“果是金花细丝。”汪欲显真银，因转在孙子接出，遍与舟中客人看，问：”好否？”都道：“是细丝。”遂因舟上有笔砚在，汪微微冷笑、将此银写“十二两足在风窠底”。孙心中道：“此人轻薄，有银何必如此翻弄？”因潜对汪曰：“出来人，谨慎些。”汪曰，“无妨。”孙因问：“要换折多少？”汪曰：“弟只零买杂货，凭兄银色估折便是。”孙因取出小鐥八九钱重的，只九一二成色。汪看喜曰：”此银九四五倾来么？惧一样如此即好矣。”盖汪重估孙银水，使孙乐换。

孙取天平两对，估折明白。汪即箱中取出白绵纸，与孙面包作两包。汪因佯起，转身一回，故意误收原银入袖，曰：”此包是我的了。”孙曰：“不是，这包是你的。”汪即替出那假鐥，亦绵纸包，与真银一样，交与孙收。孙接过手，亦微开包紧，见银字无异，概不深省，即锁封笥筐中。汪须臾起岸分别。孙一向到南京，取出前银，乃是锡鐥，懊恨无及，始知被他替包骗去矣。

按：孙滔，朴实人也。其看银时，但称彼轻薄，不知此人轻薄处，正要如此：人方不疑，后方好用假。不然，待打换之后，或有人从旁取视，岂不败机？故尘舟冷笑，为书银模样，无非为眩视计耳，向后谁复细认哉？说者曰：“假令包银时，孙即取真银人手，后令汪取银，则汪不穷乎？”曰：“虽然，彼棍者变计百端，即令真银入手，彼又别有脱法。”但各守本分，各用己财。勿贪小可便宜，则不落圈套矣。

[今译]　泉州府商人孙滔，为人诚恳忠厚，有长者之风。一次，他带着百余两银子，去南京买布。在沿山搭船时，忽然遇上了一个名叫汪廷兰的混混，这混混诈称自己是兴化府人，口音与孙滔相近，因而与孙滔同船待了数天，十分快乐。了解到孙滔是个老实人，容易行骗的。因而说起其它事情，说要在芜湖上岸买些货物。在船中说他还未把银子倾灌或银锭，又说身边有一铰银子，细丝足色，十二两重，如果谁有手头方便，可帮他把这锭大银子换成小锭银子，意思是想和孙滔换一换。孙滔说那就先看你那锭银子，姓汪的欣然取出一锭真银子。孙滔接过来一看、说：“果真是金花细丝好银。”姓汪的为了显示这是锭真银子，又从孙滔手中拿过这锭银子，拿给船中各位乘客看，一边让人看还一边问：”怎么样，是好银子吧？”众人都说：“是细丝好银子。”正巧船上有笔砚，姓汪的微微冷笑着，拿起笔来。就在银子上写下“十二两足在风窠底”几个字。孙滔心想：”这人也真浅薄，有点银子，何至如此卖弄？”便悄悄对姓汪的说：“出门在外的人，还是小心谨慎点好。”姓汪的说：“也没事的。”孙滔又问：“你要换，怎么个换法？”姓汪的说：“小弟也只是为了换成小锭银子，买些零星杂货方便些，该怎么换就怎么换，听老兄的吩咐便是了。”孙滔听了，便取出八九钱重的小锭银子，成色大约只有九一二的样子。姓汪的见了，装出一付高兴的样子说，“这不是九四五成色的碎银子倾注成的么？就这样的银子就挺好。”其实姓汪的

是故意高估孙滔银子的成色，好让孙滔乐意与他换银子。

双方谈妥后，孙滔取出天平两对，一一称好。姓汪的就从箱中取出几张白绵纸，当着孙滔的面，把根子包成两包。姓汪的故意站起身来，并转过身去，同时故意把原先他那锭真银装入衣袖中，口中说：”这包是我的了。”孙滔忙说：“不对，这包才是你的。”姓汪的乘机取出一包假银子，亦同样是白绵纸包着，与那包真银子一模一样的，交给孙滔。孙滔接过来后、倒也多了个心眼，微微撕开包得紧紧的白绵纸，见到银子上姓注的写的那几个字，便深信不疑，拿回舱中锁入箱中。不久姓汪的即上岸，与孙滔分手。孙滔到了南京，取出与姓汪的交换的那包银子一看，却是一包假银，不由悔恨万分，这才知道自己的真银是被那骗子用调包计骗去了。

编书的人讲：孙滔，是个朴实老实的人。他看银子时，已看出姓汪的是个轻浮之人，可不知道此人的用意，正因如此，别人方不会怀疑，此后方好用假银调换真银。要不然、在双方交换之后，如果有人在一旁拿过来一瞧，这计谋岂不就露馅了？所以姓汪的坐在船中冷笑也好，装模作样在银上写字也好，无非都是为了炫耀他这是锭真银子。知此一来，谁还会再去把他的银子拿过来细看？或许有人会说：“假如在姓汪的拿纸包银子时，孙滔就把那锭真银子拿在手里，然后再让姓汪的把他那份拿走，那姓汪的岂不就无计可施了？”编书的人说：“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这帮骗子诡计多端，就算是你把真银拿到手，他也又会有别的花样。”只有各守本分，各用己财，不要贪图些微小便宜，才不会落入圈套。

[今解]　掉包之计，看来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骗术。不过现如今的掉包手法，那真是花样迭出.令人拍案叫绝。

先说一个骗买方的调包计：

张某到广州出差，在车站附近街上，碰上有人卖照像机，要价 180 元一部。张某对照像机还颇为懂行，拿过来一瞧，知道在商店 180 元绝对买不下来，就动了心。又经一番讨价还价，　120 元成交。张某十分高兴回到住他说再拿出来欣赏欣赏，不料打开盒子一看，里头哪有什么照像机？只有两块肥皂。不知什么时候，被人调了包。

再说一个骗卖方的调包计：

吉林省集安市一家不大不小的门市部里，走进一高一矮两个青年，告诉店主，他们要买些名烟送入：要 6 条良友、6 条阿诗玛，1 条健牌，一共是 13 条烟，价值一千余元。两位青年当着店主的面，将这些烟一一装人一个崭新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矮个子青年还掏出一把小锁，仔细锁好。高个子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沓子钱来，说：“你给我开个发票吧。”就在店主转身取发票本的那一瞬间，矮个子青年迅速将提包取下，又从另一个飘然而至的青年手中接过另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提包，放在柜台上。等店主转过身来，那个幽灵般的青年已拎着装满香烟的提包出了店门。

店主开好发票，准备收款。高个子青年一脸痛苦他说他们钱带少了，“这样吧，我们去找会计拿钱，提包先放这，等回来交

了钱再取。”店主一见上着锁的黑提包还在柜台上，自然放心地答应了。

这两个青年一去如黄鹤，杳无音讯。店主这才起了疑心，等把提包上的锁拧开一看，不由大吃一惊：里头全是些纸板、木片，一根香烟也没有。

再说一个骗子骗骗子的调包计：

1995 年 1 月，某地农民吴庆水怀里揣着 2000 来块钱，到县城来买结婚

用品。走到一偏僻处，突然一个 60 多岁的老妪冒了出来，一把鼻涕一把泪他说：“大兄弟，我是从四川来这里做银元生意的，设想到刚到钱包就给偷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行行好，多少给点钱吧！”吴庆水一听，理都不理，转身要走，却被那老妪一把拉住、说：”要不，我便宜点换你点银元吧，唉。

为了回家，只当破财了。”吴庆水听了不由心里一动，忙问，什么价？别是假的吧？“怎么会是假的呢？”那老妪生气地反问，颤抖着双手，好不容易从腰里取下一只小布口袋，又从布口袋里拿出一只小铁盒，上头还有把锁。

“你自己打开看吧，”老妪边说边递过钥匙。吴庆水打开一看，里头是 30 枚银元。他又敲又咬，确信是真银元，又与老妪商定， 30 元一枚。心里不由愉愉乐上了，——30 元，在当地，60 元一枚，都是很公道的价格，看来今儿要小发一笔。

发财心切的吴庆水刚要掏钱，心中不由又是一转：“她一个外地的老太婆，干吗不再捞一把。”于是，他故意摸摸口袋，然后说：“银元我全包了，但身上钱不够，稍等一下，我就回来。”

说着把盒子交还给老妪，又丢下一句：“钥匙我先拿着。”

吴庆水急匆匆跑进一家商店，买了些纸和一把剪刀。然后躲在厕所里，把纸裁成 10 元钱大小的一沓，上下各放一张真币。

拿橡皮筋一扎，又用报纸包好，然后又急匆匆赶了回来。

“这是 900 块钱。”吴庆水边说过打开报纸一角，让老妪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快点把银元给我、警察来了就麻烦了。”老妪点点头，说：“我心里有数，不怕的。”说着一手接过纸包，一手递过铁盒。成交后双万都匆匆离去。

当吴庆水兴冲冲地打开铁盒时，不由傻了眼：里头一块银元也没有，只有几块废铁！原来那老妪有两把钥匙。在吴庆水去调包之时，她也乘机做了手脚。这真是骗子遇上了骗子，调包计换回调了的包。

道士船中换转金

贲监生在南监，期满将归，欲换好金数十两，归遗妻妾，以将远敬。同乡邓监生阻之曰：“京城换金者，屡被棍以铜鐕脱去。金非急用，何必在此换为？”贲曰：“京城方有好金。若有棍能脱我者，亦服他好手段。”数日内换金十余两，皆照金色交易，都是好金。

后有一后生，以金锭十二两来换。贲生取看，几有足色金。问其换数，后生曰：“某乡官命换的，要作五换。”贲递与邓看，曰：“此金可有六换，若五换，价公道矣。”邓看曰：“果好。可将此金对明收起，勿过他手，然后对银六十两还之。”贲依言，先收入此金、然后还其银。后生不得展转，只得领银归，见其父，云，“两监生如此关防、不能再脱出。”父顿足曰：“一家生意在此，把本子送去了，何以为生？速去访此监生何时归？”回报：“已讨定船，某日刻期登舟矣。”体操已的。

至期，两监生到船坐定。老棍装为一道士，衣冠净洁，亦来搭船，舵工收之在船中。共谈处，道士言词雍容，或谈及京中官民事体，一一练熟。两监生及同船诸人，亦乐与谈。两日后，将近晚间，道士故提及辨珠玉宝贝之法，诸人闲谈一番。又说到辨金上去，道他更辨得真。贲监生因自夸彼在亨换一锭足色金，换数又便宜。诸人中有求看估色数者，贲生夸耀、取出与诸人递观、皆誇羡好金。遍观已讫，时天色渐晚，复付还贲生。将收入箱际，

道士亦曰：“ 愿借观。 ”接过一看，曰：“ 果好真金！ ”随手即付还讫，又道及别新话上去。贲监生收入金。晚饭已熟，各散而餐。次日，道土以船钱还舵工，与诸人别而登岸去。

及贲监生归，以金分赠妻妾。数日后，叫匠人来打钏钿。先以小锭金打，匠皆称金好。贲夸曰：“ 更换有一锭十二两的尤好。 ”匠曰：“ 大锭金京中光棍多以铜鐕脱人。 ”贲曰：“ 取与你看，有何棍能脱我乎？ ”匠接过手，笑曰：“ 正是铜鐕也。 ”贲怪之，急取回看曰：“ 果铜也。我与邓相公看定是上好金，又同船诸人看皆是好金，何都被瞒过？ ”忽猛省曰：“ 嗳，是也！最后是一道士看，付还时天色近晚，我未及再检视，即收藏箱中。是此时换去也！此道士何得一铜鐕如此相似，又早已在手，如此换得容易？想京中换金后生，即老棍之子，彼换时未能脱，故来搭船脱归也。 ”

按：老棍之脱贲生金也，人谓其棍真高手矣。吾曰不然。设若贲生韬藏不露，则老棍虽有诸葛神机，庄周妙智，安能得其金而窥之？何以脱为？故责在贲生矜夸炫耀，是自招其脱也。噫！【今译】　有位姓贲的读书人，在南京监学学习期满，准备返回故乡。临行前准备把手头的银钱换成成色较好的金子数十两，回去后留给妻、妾，以为长久之计。同乡一位姓邓的大学生劝阻说， ”在京城换金子的人，经常被骗子用铜做的假金子骗去。你又不是急等着用金子，何必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换呢？ ”姓贲的说：“ 只有京城才有好金子。再说如果有哪个骗子能把我都给骗了，我也服他好手段。 ”数日之内，换了十余两金子，都是照金子的成色交易，都是上好的金子。

后来。来了个年轻人。拿着一个十二两的金锭来换。姓贲的拿过来一看，差不多是十足成色的金子。问那年轻人怎么个换法，那年轻人说：“ 这是一位乡官拿命换来的，要按一比五的比价换。 ”贲某又递给邓某看，并对邓某说：“ 这样的金子按一比六的比价也是可以的，如果按一比五的比价换，价钱是相当公道的。 ”邓某看了，说：“ 好是果真好。你可以先把这锭金子当面秤明后收起来，不要让那年轻人过手，然后再依一比五的比价给他六十两银子就是了。 ”贲某依此办理，先把金子收好，然后再交给他银子。那年轻人没有机会过手、只得拿了银子回到家中，见到父亲，禀报说：“ 这两个太学生如此提防，假金我无法出手。 ”他父亲听了，跺着脚说：“ 一家老小都靠此为生的，如今你把本钱都给人家送去了，让人怎么活？快去查访这太学生什么时候回家？ ”他儿子领命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 已查访明白，某日某刻坐某船。 ”一一明确无误。

到了贲某、邓某归乡这天，两位太学生到船中坐定。老骗子装扮成一付道士摸样，衣服帽子都十分整洁，亦来要求搭船，船工同意后就也坐在船中，一路上与众人交谈，道士说起话来从容不迫，有人谈到京城中官府百姓种种事情，那道士都十分熟悉。两位太学生及同船的人，都很乐意与他交谈。船走了两天，这天天色已是黄昏时分，那道士故意说起辨别珠玉宝石的方法，大家闲聊了一会。又说到辨别真假金子上去，道士说他是会辨别真金假金。贲某听了， 心中按捺不住，就自我吹嘘他在京城曾换得一锭足色真金，换的比价又便宜。在座的人听了，有人就提出拿出来看看，贲某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就取出那锭金子，递给众人传看。大伙看了，都称赞这真是块好金子。大家都看完了、天色也渐渐黑了，金子交还给贲某，正要装入箱中的时候，那道士忽然开口说，“ 能拿来看看吗？ ”接过手一看，说：“ 果真是好金子！ ”说着随年还给贲某，又说到新的话题上去了。贲某收好金子，晚饭也熟了，

大家散开去吃饭。第二天一早，那道士交付了船钱。与诸位告别，上岸离去。

等到贲某回到家乡，把金子分赠给妻子，小妾。过了几天，又叫来金匠为妻妾打制金首饰。先是用小锭金子打。金匠都说这金子好。贲某夸口说，“这算什么，我还换得一锭十二两的大金锭更好。”金匠说：“京城里大锭的金子大多是骗子用铜做了骗人的。”贲某说：“我拿给你看，有哪个骗子能骗得了我？”金匠接过来一看，笑道：“这正是铜做的假金子。”贲某惊异不已，急忙取过来一看，说：“还真是假的。可那天我与邓相公都看过的，肯定是足色好金子。再说同船诸位也都看过，也都说是好金子，这些人不可能都没看出来吧？”说着贲某猛然省悟过来，说：“唉，对了！最后是一个道士看的，交还给我时天色已晚、我也没来得及再检查，就收藏进箱子里了。一定是那时给偷梁换柱了。不过这个道士怎么会碰巧有一块铜制假金子与我的真金如此相似，又早已准备在手头，如此天衣无缝？想来京城中那位来换金子的年轻人，一定就是这老骗子的儿子，那年轻的骗子当时未能调成包、这老骗子才来搭船行骗。”

编书的人说：老骗子能够把贲某的真金骗到手，有人会说这骗子真是高手。不过我不这么看。如果贲某深藏不露，那这老骗子就是有诸葛般的计谋，庄周般的智慧，又怎么能得手呢？又怎么能调包呢？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贲某自吹自擂，结果自招其祸，上当受骗。唉！[今解]　以真钱、假市、大面值钱、小面值钱来回倒手行骗，是目前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法。就如同上面这个故事中“道士”将真金与假金调换了一样，你不知他什么时候，便将真钱骗了去。

兰州市有位卖冰棍冷饮的老太大，每天都在街上出摊、这天地刚摆好摊位，就从对面铺子里过来一位 40 多岁，推着自行车的男子。他掏出一张折了三折的 100 元面值人民币，说买瓶汽水破开好花，老太太验过钱给了汽水，并找了 99 元钱。那男人一转身，忽然又说不买了，老太太也没说什么。接过钱和汽水，并把百元大票还给他。那男人接过钱放进口袋，似乎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买吧。老太太又找饯又给汽水。这人挎过来骑上车就跑了。老太太心里也起了疑虑，再细看那张百元大票，啊，不知怎么已变成一张 1980 年版的 10 元面值人民币（此年 10 元人民币偏蓝），忙大叫“抓骗子。”但已无济于事了。

还有些胆大妄为的骗子，竟敢上门行骗。1994 年 10 月 18 日中午，老王家来了两位姑娘。

“我们是证券交易所的，来登记一下购买国库券和债券的情况。”姑娘彬彬有礼他说：

“你们是……？”老俩口边把来人让进屋、边问。

“大爷，大妈，我们就是东南角那家证券交易所的，最近国库券和债券利息上调，我们是上门登记的，省得您二老跑腿了。”

“没听说国库券涨利息呀。”

“哎呀，昨天电视和报上都报道了，您没注意？”

老俩口的疑虑打消了，忙把 15000 元国库券找出来，请姑娘“登记”。两个姑娘“认认真真”地一张张“登记”，最后说“这些是现在就能兑换的，这些还不能，都给您放好了。”

老俩口千恩万谢，送走客人，还相互议论：”要说现在这服务态度，是进步多了。”回到屋准备把国库券收起来，忽然觉得薄厚不大对劲，再一瞧，

啊！怎么大面额的，都变成小面额的了。15000 元国库券，转眼之间，只剩下 1000 多元了。老们口这才知道，不是“ 服务态度 ”进步了，而是骗子骗术进步了。

有些骗子，会点魔术，竟能当着你的面“ 掉包 ”。

一位姓赵的小伙子，朴实能干，出国援外一年，挣了二千多美元。他想把这些钱统统换成人民币，可又怕上当受骗。

这天，他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尽管墙上刷着“ 与私人换汇必上当 ”等标语，但不少人还是照换不误。小赵从“ 倒汇 ”的贩子中，挑了二位面目和善，态度诚恳的，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去小赵干活的地方成交。

在包工队头头的小屋里，倒汇的提出先看看美元是真是假，小赵一想这也在情理之中，便拿出 24 张面值 100 美元的美钞递了过去，小赵、二个包工队头头，还有那个数钱的倒汇的，4 个人 8 只眼睛，叮着他一张张数完，然后又不知从哪儿找出根皮筋，将那沓美元一折为二，又一折为四，成一个卷，再用皮筋紧紧绕上，然后说：“ 都别动它，我们拿钱那位在外头，我去叫一几分钟过去了，那人还未回来，小赵忍耐不住，取下皮筋一看，啊， 24 张 100 元的美钞，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 24 张 1 元的美钞。其实，那骗子早在衣袖里藏匿好了，不过是手法快，当着面都敢掉包，魔术般的手法，也实在是天衣无缝，令人惊叹。

四类　诈哄骗

诈学道书报好梦

庚子年，福建乡科，上府所中诸士，多系沈宗师取在首列青。人皆服沈宗师为得人。

十二月初间，诸举人都上京矣。省城一棍，与本府一善书秀才谋，各诈为沈道一书，用小印图书，护封完密，分递于新春元家。每到一家，则云：“沈爷有书，专差小人来，口嘱咐[付]说，你家相公明年必有大捷。他得异梦，特令先来报知，但须谨密勿泄。更某某相公家，与尊府相近，恐他知有专使来，谓老爷厚此薄彼，故亦附有问安书在；特搭带耳，非专为彼来也。”及到他家，所言亦复如是，谓专为此来，余者都搭带也。及开书看，则字画精楷，书词玄妙，皆称彼得祥梦，其兆应在某，当得大魁。或借其名，或因其地取义，各做一梦语为由，以报他先兆之意。曾见写与举人熊绍祖之书云：“闽省多才，甲于天下，虽京、浙不多让也。特阅麟经诸卷，无如贤最者。以深沉浑厚之养，发以雄俊爽锐之锋，来者大捷南宫，不卜而决矣。子月念二日夜将半，梦一飞熊，手擎红春花，行红日之中，上有金字‘大魁’二字，看甚分明。醒而忆之、日者，建阳也；熊者，君姓也；春花者，君治《春秋》经也。红亦彩色之象，‘大魁’金字则明有吉兆矣。以君之才，叶我之梦，则际明时魁天下，确有明证。若得大魁出于吾门，喜不能寐，耑人驰报，幸谨之勿泄。”熊举人之家阅之大喜，赏使银三两。请益，复与二两，曰：“明年有大捷，再赏你十两。”及他所奉之书，大抵部述吉梦，都是此意。人赏之行，皆三五金以上。

至次年，都南翮而归，诸春元会时，各述沈道之书叙梦之事，各抚掌大笑曰：“真是好一场春梦也！”此棍真出奇绝巧矣。以此骗人，人谁不乐与之？算其所得，不止百金以上。聊述之以助一笑。

按：此棍骗新举人，骗亦不痛，呈赏他几两银，亦博得举家人肚中欢喜四个月。借此棍不再来，若再为之，人亦乐赏之矣。此骗局中最妙者。

[今译]　庚子这年，福建举行科举考试，高中的几位，大多是沈宗师平时看中的，大家都叹服沈宗师会看人。

十二月初，新考中的举人都去京城考进士去了。省城有一骗子，与本府一个善于书法的秀才同谋，各假冒沈某的字体、口气写了封信。用假的私章盖好，封好口，分别送往春天考中举人的家中。每到一家，就说：“沈爷有信，专门派小人送来。并亲口嘱咐说，你家相公明年必去高中。他还做了一个异梦，特令小的先来报信。但必须小心不要外传。其它某某相公家，与您府上交往甚密，恐怕他知道沈爷派有专人送信来，只给您家不给他家，会说沈老爷厚此薄彼，所以这里也附了封问安的书信，不过是顺路带来的，不是专门为他送来的。”等到了那一家，说的又是这一套，并会说是专程来的，其余的都是搭带的。

接到书信的人打开信一看，书法漂亮，言词玄妙，都说他做了一个吉祥的好梦，梦见某某大吉大利，当会高中。或者是借收信人的名字，或老是取当地某个地名的含义，各臆造一句梦语，来说明他断定某人必会高中的意思。曾有人见到骗子伪造的写给举人熊绍祖的信。是这么说的：

“福建多才士，甲于天下，就是京城，浙江，也赶不上我们福建的才子多。我特意阅览了考举人的文章，再没有比你写得好的了。你的文章，依靠深沉浑厚的修养，发出雄壮爽利的锋芒，来年春天考中进士，那是不用占卜

也可以断定的。上月二十二日晚上将近午夜时分、我梦见一只飞熊，手里拿着红春花，在红日中奔走，上边还有金色大字‘大魁’二字，看上去十分分明。醒来一回忆梦中的情景，红日，那不就说的是建阳这地方吗？熊，是您的姓氏；春花，是表示您研究《春秋》经。红色，那也是喜庆之象，‘大魁’金字，那更是明明白白说明是大吉之兆了。以您的才华，辅以我的奇梦，则您当名闻天下，那是确信无疑了。如果高中的进士都出自我的学生，那是多么令人兴奋。我高兴得不能入睡，特派人连夜驰往府上报喜，请千万不要泄露。”

熊举人一家看了这么一封信，自然是喜之不禁。当即赏给送信的人三两银子，送信的人请求再多给几两，就又加了二两，并说，“明年如果真的高中了，再赏你十两。”其它的书信，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述说做了吉祥的梦。家家看了都高兴，赏给送信的人的钱，都在三五两银子以上。

到了第二年，到京城考进士的一个个都回到福建，诸举人相会时，各各都说起曾接到沈先生这么封叙说吉梦的信，方知上当受骗。大伙都拍着手大笑起来，说：“这骗子真是让我们做了好一场春梦！”这骗子也真是出奇制胜。这么骗人，谁又不乐于赏他点钱呢？粗算一下，这骗子至少也骗得百两银子。记下这事，以助一笑。

编书的人说，这骗子骗了一帮新中举的举人，骗了人倒也不让人太痛苦，虽说赏了他几两银子，倒了换得全家人在肚里高兴了四个月。可惜这骗子再也不会来了.如果再来的话，人们亦会乐于再赏他点钱的。这是骗术中最妙的一种。

诈无常烧牒捕人

长源地方，人烟过千，亦一大市镇也。有一日者，推命人也。至其间推算甚精，断人死生寿夭，最是灵验，以故乡里之老幼男女，多以命与算。凡三年内有该病者、该死者，各问其姓名，暗登记之，以为后验。昼往于市卜命，夜则归宿于僧寺。

有一游方道士至寺，形容半槁，黄瘦黧黑，敬谒日昔曰：“闻先生推命极验，敢求此地老幼，有本年命运该死者、当有疾病者，悉以其姓名八字授我，我愿以游方经验药方几种奉换。”日者曰：“你不知命，要此何干？”道士曰：“我自有别用。”日者悉以推过之命，本年有该病者、该死者，尽录付之。

道士后乞食诸家，每逢痴愚样人，辄自称是生无常，奉阴司差，同鬼使捕拿此方某人某人等，限此一季到。痴人代之播传，人多未信。又私将黄纸写一牌文，未写“阴司”二大字，中间计开依日者所授之老幼命该死者，写于上半行。又向本僧寺问本地富家男女，及人家钟爱之子姓名，写于后上层。夜间故在社司前，将黄纸牌从下截无人名处焚化，其上半有人名处打灭存之。次日，人来社司祈告，见香炉上有黄纸字半截未焚者，取视之，都是乡人姓名，后有“阴司”字，大怪异之，持以传闻于乡。不一月间，此姓名内果死两人，遂相传谓“前瘦道士是生无常，此阴司黄纸牌彼必知之。”凡牌中有名者皆来问，无名者恐下截已焚处有，亦往问之。道士半吞半吐，认是己同鬼使焚的。由是畏死者问：“阴司牌可计免否？”道士曰：“阴司与阳间衙门则同，有银用者，计较免到；或必要再拿者，亦可挨延二三年。奈何不可用银也。”由是，富家男女多以银贿道士，兼以冥财金银，托其计较免到，亦赚得数十金去。其后牌中有名者乡不死，反以为得道士计免之力也，岂不

惑哉！

按：阴司拘人，何须纸牌？即有牌票，亦何必焚？即焚矣，何为故留残纸余字以扬于众？此必无之理也。观瘦无常一节，则惑世诬民昭昭矣。人之情鬼幻者，鉴此可以提醒。

【今译】　长源这地方，人家过千，也算是个大市镇了。有个算命的，算命算得很准，能推断人的生死寿数，很是灵验。七里八　乡的男女老幼，多跑来找他算命。凡是在三年内有病的、该死的，他都一一问知姓名，暗中记下，想看看以后灵不灵。白天，这个算命的就在市集上给人算命；晚上，就回到寺庙中安歇。

一天，有个四处游荡的道士，来到这算命先生安歇的庙寺。这道士又瘦又黑，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恭恭敬敬地去拜访算命先生，说：“听说您命算得根准很灵验，敢问本地百姓中。有哪些人本年命里该死，哪些人本年会得疾病？如果您把这些人的生辰八字和姓名都告诉我，我宁愿拿我赖以走遍天下的几种药方与你换。”算命先生说：“你又不给人算命，要这东西有什么用？”道士说，“我自有用处。”于是两人达成协议，算争先生把他暗中记下的本年该有病，会死去的人的名字、八字，都交给了那道士。

此后，这道士到各家化缘时，老是装病卖傻的，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什么“生无常”，奉了阎王的命，同阴间的鬼使来捉拿此地某人等，限于本年本季拿到。那些无知识的人到处传播这件事，不少人听了也是半信半疑。于是，那道士又私下用黄纸炮制了一个黄纸牌，牌尾写上“阴司”两个大字，牌上分成两部分。前头写上算命先生给他的那些本年命里注定会见的那些人的名字，后头写上他向和尚们打听来的本地有钱人家男女及那些寻常人家的掌上明珠的姓名。在一天晚上，在当地词庙门前，将黄纸牌从底下无人名处烧起，又故意留下上半截有人名的地方。到了第二天一早，有人来词庙祈祷，看见香炉里有半截没烧完的黄纸牌，拿出来一看，上头都是本地同乡人的名字，牌未尾还有“阴司”两个字，不觉大为惊奇，拿着传看，一传十，十传百，当地都传遍了。不到一个月。黄牌上有名的人果真死了两个，那些人你传我、我传你地说：“前头来过那个瘦道士，是阴间派来的鬼官生无常，那黄牌牌，是阴间的勾命牌，牌上都有谁，他肯定是知道的。”于是，牌上有名的人也来问他，牌上没名的人，怕己烧掉的下半截中有自己的名字，也来问他。那道士故意装出一付半推半就的样子，吞吞吐吐地承认那牌牌是他和阴间的鬼使一起烧的。于是就有那怕死的人来问：“怎么能不上这阴间的勾命牌？”那道士说：“阴间的阎王和阳间的衙门没什么两样，有银子就行。银子到了，名字自然就不会上；退一步说.就算是非上不可，拖延个二三年也是没问题的。可惜如今的人惜不得花钱啊。”于是乎，有钱人家的男男女女，多来贿赂这道士，有的送银子请他免除自己上勾命牌的命运，有的托他带银子给阴间的亲人用。这道士也赚了数十两金银，很是发了一笔。此后牌上有名的人并没死几个，这些人还以为是这道士出了力，真是糊涂啊！

编书的人说：阴间阎王来要人的命，哪里还用的看什么纸牌？就算是有纸牌,又何必烧它呢？既然是烧了,又为什么故意留下残纸余字张扬于众呢？这肯定是没有道理的。看了“瘦无常”这一节，此人行骗于世，愚弄百姓的言行是很明白的，那些信神拜鬼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清醒清醒。

诈以帚柄耍轿夫

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

减下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但先邀轿价入手，便五里一放。略有小坡，又放下不抬。大抵坐轿两分，步走一分。凡往来客旅，无不被其笼络者。或当考期，应试士子归家。轿价便增至二钱四分，至少者二钱。不先秤银不抬。若银揽到手，不抬上二十里，便转雇上路夫去，把好价尅减，只以一分一铺转雇他人抬之。其下手抬者，仍旧五里一放，动曰：”我未得时价。”士子不得已，又重加之。但士人往来简少，都无与较。

有一提控，不时往来于路，屡被轿夫刁蹬。一日，复要上县，先把两条纸，题四句嘲诗，以方纸包之，再用敝帚柄两个截齐，以绵纸封之，如两匹缎样。次日，自负上路，轿夫争来抬之。提控曰：“吾为一紧急事回家，身无现银。有能送我直到家者，议轿价二钱，又赏汝今晚明早酒饭。若要现银及转雇，则不能也。”内有二轿夫愿抬。遂以两封缎缚于轿，叮咛曰：“善安顿之，勿损坏！”才升轿，又曰：“我到回窑街，要寄一急信与人。你等到那里，慎勿忘也！”未半千后，已到回窑。提控曰：“你在此暂等，我去寄信便来。”其实抽身从小路归家。

一饭久不来，两轿夫曰：“他坐话不觉久、有此两匹绸缎在北，我与你奔回，何须等他！”二人疾行，近晚归家。一曰：“各执一匹去。”一曰：“倘有好歹，须相添贴。”两人扯开绵纸，只是两截敝帚柄，重重封裹。又各有一方包，疑是书信。开之，见有纸题大字云：“轿夫常骗人，今也被我骗。若非两帚柄，险失两匹缎。”二人在家大骂曰，“光棍精光棍！”邻家轿夫闻之，入问何故各骂光棍，二轿夫叙其缘由如此。邻轿夫大笑而出，将两帚柄半封半露挂于排栅边，以两纸诗贴于旁。见者诵其诗，又看其帚柄，无不大笑曰：“此提控甚善骗。只你二轿夫亦不合起歹心。早是敝帚柄，故敢扬言骂人；若果是绸缎，你尚恐人知，那相公能寻汝取乎？此是你不是，何骂相公为？”

后三日，提控回、见此诗尚贴在排栅，故问居旁人曰，“前日人寄我两匹缎，被两轿夫抬走，你们亦闻得乎？”人知是此提控弄轿夫，曰：“你也勿寻缎，那轿夫亦不敢出索轿钱矣。”提控亦大笑而去。

按：提控骗轿坐者非棍也，此两轿夫则棍耳。不然，何提控再回询问，而轿夫不敢出也？此谓借棍木，还驭棍徒，亦巧矣。然凡远出，若雇轿夫、挑夫，须从店主同雇。彼知役夫根脚，斯无拐逃失落之虞矣。

[今译]　城西驿站往上游走，至建溪，陆路是一百二十里，通常雇轿子的价钱仅需一钱六分银子。如果是行人稀少，还可减至一技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有人抬的。只是这些抬轿的轿夫要先付轿钱，轿钱一到手，便五里一放，三里一停。稍稍有点小坡，就要放下不抬。客人大抵是三分之二的路程坐轿，三分之一的路程自己走。凡是往来的客人，没有不吃这些轿失的亏的。要是到了科学考试的时候，应考的读书人回家，轿子的价钱便会一下涨到二钱四分，至少也得要二钱。并且不先给银子不抬。而只要银子一揽到手，抬不到二十里、就会转手雇给别人、自己得了高价，给别人却拼命往下压，至多只按一分银子一站路程给别人。这些人自然也不会好好抬轿，仍旧是五里一放，三里一停，动不动就说：”我又没按时价拿高价。”那些念书人没有办法，只好又重新掏出钱来。这些读书人从这条路走的机会毕竟不多，大多不与这些无赖计较。

有个任提控的小官吏。经常从这条路上走，常被这些轿夫刁难。窝了一肚子火，总想报复一下。一天，他又要到县上去，上路前先在两张纸上，写

了四句嘲讽诗，用方形的纸包好，再找来两个破扫帚把，把边截齐，用绵纸包上、封好，像是两匹绵缎的样子。第二天一早，他就自己背着这些东西上路了。轿夫们争着来抬他。提控说：“我有紧急事要回家，身上没带现钱。谁愿送我送到家门口，给轿钱二钱银子，并赏给你们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的酒饭。如果是要现钱或是转雇他人，就请免谈。”众人中有两个轿夫同意了。于是，提控先把那两封“锦缎”捆在轿子上，并千叮万嘱他说，“好好放好，别弄坏了。”叮嘱完了，这才起轿。上轿后又对轿夫说：“我在回窑街要给人寄个急信，到了那儿，你们等一等。千万别忘了。”不到午后时分，已到了回窑街。提控说：“你们在这稍等一等，我去寄了信就来。”说着下轿走了，其实是悄悄走小路溜回家去了。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那提控还未回来。那两个轿夫互相说：“他坐着说话不觉得长，这不有两匹绸缎在此，咱们跑吧，干嘛要等他？”于是两人快步如飞。到了傍晚时回到了自己家里。一个轿夫说：“咱俩各拿一匹缎子走。”另一个轿夫说：“如果这两匹缎子不一样，那还得调剂调剂。”两人撕开绵纸，一层又一层的，撕到最后，却是两截破扫帚把，又各有一个方包，像是书信，拆开一看，只见纸上用大字写着一首诗。

“轿夫常骗人，今也被我骗；

若非两帚柄，险失两匹缎。”

两人气得在家大骂道：“骗子真是个骗子！”住在附近的轿夫听见了，来问是怎么回事，什么骗子？这两个轿夫一五一十地叙说了一遍，那些轿夫都大笑着出了门。有人把那两截破条帚把一半用纸包着一半露着挂在院里栅杆上，又把那两张嘲讽诗贴在旁边。看见的人念了嘲讽诗，又看看破扫帚把。都大笑着说：“这个提控当然是善于行骗。只是你们这两个抬轿子的也不该起歹心。知道这是节破扫帚把，才敢这么张扬驾人；如果真是绸缎，你们恐怕是唯恐别人知道。那位相公还能找你们要不成？这是你们的不是了，怎么能骂人家呢？”

过了三天，提控返回时，看见那嘲讽诗还贴在栅杆上、就问住在边上的人说：“前天人托给我两匹绸缎，被两位斩夫抬走了。你们也听说了这事了？”别人一听，便知道他就是那位愚弄轿夫的提控，便说，“你也别找你的‘绸缎’了，那轿夫也不敢出面来找你讨轿钱了。”提控听了，大笑着走了。

编书的人说，提控骗了轿夫，但他并不是骗子。那两个轿夫才是骗子。要不然，为什么提控敢再回去询问，而那两个轿夫躲着不敢露面呢？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算是够高明的了。不过凡是走远道，如果要雇轿夫、挑夫，应该通过旅店老板来雇。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些轿夫、挑夫的底细的。如此则不会有拐跑财物，丢失东西的顾虑了。

巷门口诈买脱布

建城大街中，旁有一巷，路透后街。巷口为亭，旁列两凳，与人坐息，似人家门下一惮。亭旁两边，俱土城，似入人家之门路，稍转，则见前大路矣。

忽日，有一棍在亭坐，见客负布而来，认非本城之人，心知其可哄，即叫曰，”买布！客人入亭来。”棍取其布，反复拣择，拿六匹在手、曰：“要买三匹，我拿六匹入内去拣。”即转入巷路，从后大街逃矣。布客在巷凳坐许久，时有一二行路者过此，心疑之、因随其后而入。转一曲墙路，见两旁并无人家，直前则出大路，心方知是被棍脱出。只问街两旁人曰：“方才有

一人拿布六匹而来，兄曾见否？”旁人曰：“此巷往来极多，那知甚人拿布？”布客道其哄买之由，旁人曰：“此是棍明骗去矣。”布客只得大骂，懊恨而去。

按：卖物者虽入人门下，亦必跟至其家，见其人居止实落，方可以物付与。不然，虽公共之门，里面人烟丛杂，亦未可轻易信也。商者可以鉴此。

[今译]　建城大街上，有条小胡同，通往另一条街。胡同门口，有个亭子，亭子里放着两张凳子，供来往行人坐着休息，看上去就像是一户人家的大门似的。亭子两旁，都是土城，看上去又像是到一户人家的路径似的，过了土城稍一转弯，就看到前面的大路了。

一天，有个混混坐在亭里，瞧见有个小贩背着布走过来，他看出这小贩不是本城人，心想可以骗上一骗，便叫道：“我要买布！请到亭子里来。”这混混拿了小贩背来的布，左挑右挑，最后选定六匹，拿在手里，说：“我要三匹，拿这六匹回家挑挑。”说完转身入内，从胡同里一转，从后面的大街上跑了。卖布的小贩在巷口亭子里坐着，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影，又见有一、二个过路人模样的人，也从眼前走过，走入胡同中，心里怀疑这不是个人家，便跟着走了进去，转过一道墙，见两边并无人家，再往前走，便是又一条大道了。心里不免着慌，知道是被那混混骗了。急得直问街两旁的人：“刚才有个人拿着六匹布从这过，老兄您看见了吗？”人家说，“这巷子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谁知道什么人拿了布？”卖布的小贩述说了刚才的事情，众人都说：“这是被骗子明目张胆给骗去了。”小贩气得大骂，可也无计可施，只有悔恨而去。

编书的人说，卖东西的人就是到了别人家门口，也必须要跟到家里，家里主人居住院落都落到实处，才可把货物交给他。要不然，公共出入的大门，里头人员混杂，是不好轻易就信任的。经商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今解】　这种事情现在也有。比如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官厅的一幢居民楼，就有一个不易为外人看出的穿堂门。骗子通常是乘出租车到楼前，然后谎称自己要买计算机软件，带钱不够，向司机借几百元，让司机在门外等着。司机不知这是个穿堂门，往往答应，结果上当。

五类　伪交骗

哄饮嫖害其身名

石涓，湖广麻城人。富而多诈、负气好胜，与族兄石涧尝争买田宅致隙。涧男石孝，读书进学，人品俊秀，性敏能文，人多拟其可中。石涓尝怀妒忌，思“吾生平发财，被涧兄所压。今其子又居士列，是虎而辅翼也。”因思计暗伤涧、孝父子。

不数年，涧故。石孝居忧，无人检束。涓思孝年少不羁，或可诱以酒色。因伪相结纳，孝趋亦趋，幸诺亦诺，终日游戏相征逐，数以曲蘖为欢。或时有美妓，涓邀孝饮其邱；或有好戏妇，涓每搬戏邀孝饮，又令戏妇曲意奉承，务挑其淫荡之心。孝堕其术中而不觉，玩日愒月，荒废诗书。及服阕补考，竟列劣等。孝因发奋，往寺读书，涓辄拉友挟妓，载酒至寺欢饮。孝见妓，不觉有喜心，故态复萌。涓又劝孝娶美妾二人，朝夕纵淫。内荒于色，外湎于酒，手沾战疯，不能楷书。道考被黜，家业凋零。石涓抚掌大笑曰：“吾生平之恨泄矣，计亦遂矣！”乃呼其子而训之曰，“涧兄在日，家富于我。因生孝不肖，酷好饮酒宿娼，不事诗书，致令丧却前程，身如丧家之狗。尔辈宜以为鉴，慎勿踏其覆辙。”未几，其子亦被人引诱赌嫖，所费不訾。涓因年老，无如之何，唯付之长叹而已。

按：石涓奸巧百端，匿怨友人，使孝淫溺酒色，名利惧丧。彼虽自谓得计，足以快其宿忿，殊不思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安能保他人不袭彼故智，而子孙不蹈其覆辙乎？垂戒二子所繇，殆与义方之训异矣，又何怪其子之复然耶！然孝亦自愚也。使孝稍有心智，宜忖父在之时，与彼有怨，今父己即世，得彼不念足矣，顾安望深交乃尔！此其中情，叵侧可知。由是以怠情荒淫为戒、勤励不息自强，则石涓虽诈，安能中自立之士哉！

[今译]　石涓，湖北麻城人。家里有钱，为人狡诈，争强好胜，曾因与本族兄弟石涧争买田宅，闲下矛盾。石涧的儿子石孝，读书上进，人品俊秀。思维快敏，文章写得好，人们却说他科学考试是一定金中的。石涓心怀忌妒，心想：“我这辈子想发财，被石涧压了我一头。如今他儿子又算是读书人，这简直是如虎添翼。”国而一天到晚想怎么能暗中搞石涧父子一下。

过了没几年，石涧病故。石孝在家为父亲守制，无人管束。石涓想石孝年少又无人管，或许可以用酒色加以引诱。于是心怀鬼胎，接近石孝，石孝说东便说东，石孝指西便说西、一天到晚在一起你追我赶地玩闹，经常在一块唱些小曲、淫调来调笑。如果赶上有美色的妓女，石涓便要拉上石孝去妓女家喝酒；如果碰上有好戏子，石涓也总要借看戏为名拉石孝去看戏饮酒，又令戏于曲意侍奉石孝，一定要批动他的淫荡心思才算罢休。石孝果然中计，中了计还不知不觉。玩得乐不思蜀，学业也荒废了。等到为父亲穿孝期满，参加考试，竟被列为劣等。石孝打算发奋读书，特意报到寺庙中去住。石涓动不动就叫上一帮狐朋狗友，带上妓女和酒食，到石孝住的寺庙去饮酒寻乐。石孝见了妓女，不觉面露喜色，旧病复发。石涓又劝石孝娶下两房美妾，一天到晚淫乐无度。结果内荒于色，外沉于酒。手都发抖、连楷书都写不了。考试被刷了下来，家业也彻底败落。石涓不由拍着手大笑着说：”我生平之恨总算是了结了。这条计还真见效了。”又把自己的儿子叫来，教训说：“石涧在的时候，家里比咱们家有钱。只是因为石孝不长进，一味饮酒嫖娼，不读书不用功，结果断送了大好前程，自己也如同丧家之犬，无处栖身。你们

几个应以此为鉴，不要走石孝的老路。”然而没过多久，石涓的儿子也被人引诱，又赌又嫖，花钱如流水。石涓因年纪已大了，也无法管教，只有在家长叹而已。

编书的人说：石涓诡计多端、在心中忌恨友人，设下毒计，令友人之子沉溺于酒色之中，名利俱丧。他虽然自以为得计，足以实现自己生平的宿愿，却不想想杀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你的父亲；杀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来杀你的兄长，天网恢恢，报应来得是极快的，怎么能保证别人不会也沿袭你这套计谋，怎么能知道你的儿孙就不会重蹈覆辙呢？他教训两个儿子的那些话。已经背离了忠厚仁义之道，又怎么能怪自己的儿子不长进呢？不过。石孝这人也是怪他自己太傻。如果他稍有心计，就应该想一想父亲在时，与这石涓有矛盾，如今父亲不在了，他不念旧仇也就算了，怎么能想指望他与你深交呢？个中的情理，想一想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因此应当戒除懒惰、荒淫，勤奋学习，自强不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石涓再狡诈，又能把一个自主自强的读书人怎么样呢？

哄友犯奸谋其田

毕和，山西人。心术狡险，阴悍暗毒，乡人无不被其害者。族弟毕松，有田一段，价值五十余全，与和田毗连。和屡谋不遂，因诈与交好，屡席相款，旦夕游戏，即同胞不啻焉。

同乡有林远者，性刚而暴。其妻罗氏，貌美好淫，与夫反睦[目]。和乘机挑之，遂诵往来，情甚密。假意不令松知，实欲使之知之。故遮头露尾，为松觑破。松乃怪和曰：“枉自与你相知。有此美妇人，何不引我一宿，岂便夺你爱平？”和逊谢曰：“此妇极有情，若引你去，必深相怜爱。恐你往来无节，事机不密，其夫若知，有误身家不便矣。”松只疑其专宠，乃私往挑之，罗氏遂允。后来情更绸缪，每候其夫出外，非和在则松往，甚且三人同床，情如一体。

将及月余，和密报其夫曰：“松弟与我至知，今闻与令正有情，我屡谏不听。闻你欲捕之，若捕得，可轻打些。彼必叫我解交，我谕他多送你些银，以绝他后日妄为。慎勿害他性命。”林远闻言，怒气填胸。次日即托言外出，须三日后方归。松专瞰远去向，闻其出外，即往其家，搂罗氏入房调耍。林远从密处突出，打入房中，二人己解衣在床。远揪松于床下凶打，罗氏拼命拿住夫手，远不能多打。松求放曰：”愿以银赎免。”远曰：”要何人来保认？”松曰，“叫我和兄来。”远正合意，即遣人呼和至。和曰：“不行正路，以至于此。须召见你亲兄来。”松曰：“勿召我兄，只你代我出银与之，后日即还。”和曰：“我代议事，怎好出银？但今事急矣，我若不出银，此事无由解释。然必有实物相当方可。”松因写前毗连之田契卖之。和曰：“只可少作价，多则亦为林远所得。”遂止作价四十两。和归，取银三十两相付。远曰：“须六十两。”和曰：“奸情被获，合输妇价一半。纵令正美貌，可值六十金，此已一半矣。”远再三不肯。和曰：“彼田价四十两，我手中无现银，不如约一月后，再在我手接十两。”远要约批。和曰：“若他人议事，须加二抽头，我已该八两矣。今为你息字，何逼我的批乎？”遂无约批，放松同归。

数日后，松备本息四十四两赎前田，和不肯退。一月后，林远向和取约银。和曰，“指示你撰银三十两，二两谢我，岂为多乎？”远后对人说出和教捉奸之由，松方知为和所卖。然己堕其诡计，悔无及矣。

按：和欲谋松田，先引之好；欲诱其好，先与之友。且其好也，非彼明引，而令其自入。其要之田也，候其有急而为之解纷、以徐收之，计亦巧矣。向非赖后约银，则林远必不言其所由，彼和之深情厚毒，畴能测之？敌人而季行不端者，彼虽与我交密，亦须提防之者也。

[今译]毕和，山西人。攻于心计，狡诈阴险，为人狠毒，本地人没有没被他骗过的。本族兄弟毕松，有一块地，约值五十余两银子。这块地和毕和的地接着，毕和几次想搞到手都没能如愿，便心生一计，表面装成和毕松十分友好的样子，屡屡请毕松吃饭，一天到晚在一起游玩，表面好得就跟同胞兄弟似的，实际心中时时在想着害人。

当地有个叫林远的，性格刚烈，他老婆罗氏，长得很漂亮。性情又淫荡，两口子性格不合，反目为仇。毕和遂乘虚而入，和这淫荡女人打得火热。表面上装出瞒着毕松的样子，实际上却就是要让他知道。因而故意藏头露尾的，果然毕松“看破”了毕和的勾当。毕松责怪毕和说：“真是白和你交朋友了，有如此美貌的妇人，为什么不带我去待上一晚，我又不真和你抢她？”毕和装出一付不好意思的样子连连道歉说：“这妇人极有情意，我要是把你带了去，她肯定会深深爱上你。又怕你来来往往没有节制，事情做得不机密，闹得她丈夫知道了，身家性命都会出事的。”毕松听了这话，只怀疑是毕和想一人独占罗氏，便一个人私自前往挑逗罗氏，没承想罗氏居然答应了。此后情感一天比一天热。每逢罗氏丈夫外出，不是毕和去，就是毕松去，有时甚至三人同床，鬼混一气。

这么着过了一个多月，毕和悄悄告诉罗氏的丈夫，“毕松是我兄弟，是我的好朋友，最近听说他与您夫人打得火热，我多次好言相劝，他也不听。现在告诉你，可以去捉奸，如果抓到了。可轻打一顿。他必然会叫我来说情，我会叫他多给你些银子，如此也好绝了他往后的妄想。只是小心千万别打重了，要了他的性命。”林远听了，怒气填胸。第二天便找个借口，出门外出，说是得三天后才能回来。那毕松专门注意林远的去向的，一听说他又外出了，立即跑到罗氏那里，搂住罗氏，进房调笑。其实林远并未走远，他从藏身处突然返回，打入房中，二人已是解衣敞怀，在床上滚成一团。林远一把把毕松从床上揪下来，没命地往死里打，罗氏死命抱住丈夫的手，林远也无法再打。毕松乘机讨饶说，“愿意交银子赎罪。”林远说：“让谁来担保？”毕松说：“就叫我和哥来即可。”林远一听，正合己意。遂派人去把毕和叫来。毕和来后，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看看，不走正道，闹到这一步。这得让你亲哥哥来才行。”毕松忙拦住说：”千万别叫我哥来，你就先替我出钱给他，把这事了结了，回头我便还给你。”毕和说：“我替你办事，怎么好由我来出银子？但现在事情也是急茬，我要不出银子，这件事也无法交待。不过，你得用实物做抵押才行。”毕松只得把前面提到的那块地的地契，押与毕和。毕和说：“只能把价钱写低点，要不让林远知道了，还不便宜了他？”于是只写值银四十两。毕和回过头来，又只拿出三十两银子给林远。林远说，“怎么也得六十两。”毕和说：“这是通奸，女方怎么也得负担一半。就算你老婆长得漂亮，可以值上六十两，这不也有一半了。”林远怎么也不同意。毕和说：“他的地例是作价四十两，可我手里没现钱，这样吧，咱们不如约定一个月以后，你再从我手里拿十两银子了事。”林远要立字据。毕和说：“如果是其他人从中说合，怎么也得加二分抽头。算来我已该得八两银子了。如今我为你平息事态，还逼着我立什么字据？”于是便未立字据，林远便放

了毕松，两兄弟一同走了。

过了几天，毕松预备好本息共四十四两银子，找毕和赎回抵押的田产，不料毕和坚决不肯。一个月后，林远如约来找毕和要那十两银子，不料毕和也不认帐，说：“告诉你得银三十两、我只要二两谢礼，这还算多吗？”林远后来和别人说起捉奸是毕和教他的、毕松方如梦初醒、知道自己被毕和卖了。然而已是中了毕和的奸计，后悔也没有用了。

编书的人说：毕和想夺取毕松的田产，先去引诱他与人通奸；为了要引诱他与人通奸，又先与他交朋友。而且他的狡诈阴险之处在于：不是他自己公开去引诱毕松、而是让毕松自己落人圈套。虽说他想要那份田产，但直等到毕松出了事，出面调解时，才缓缓把毕松的田产纳入自己的口袋。这套计谋、也够周密的。如果不是他后来毁约赖帐。那林远也不会说出是他指示去捉好的。如此毕和的一套毒计，谁又能料想到呢？所以只要是素日行为不轨的人，他虽说与我亲密无比.我也须提防着他。

累算友财倾其家

金从字、洪起予，俱是应天府人。相隔一十余店，皆开大京铺，各有资本千余金。但从字狡猾奸险，起予温良朴实。时常贩买京货，累相会席，各有酒量，欢相劝酬。

从字思曰：“人言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我观起予慈善好义，诚直无智。何彼铺买卖与我相并也？当以智术笼络之。”以故伪相交密，时节以物相馈送，有庆贺礼，皆相请召。起予只以金为好意，皆薄来厚往以答之。从字曰，“此人好酒，须以酒误之。”乃时时饮月福、打平和、邀庆纲，招饮殆无虚日。有芳辰佳景。邀与同游；夜月清凉，私谈竟夕。起予果中其奸，日在醉乡，不事买卖。从宇虽日伴起予游饮、彼有弟济宇在店，凡事皆能代理。起予一向闲游，店中虚无人守。有客来店者，寻之不在，多往济宇铺买。由是金铺日盛，洪铺日替，起予渐穷于用。从宇随取随与之，每一半九成、一半七八成银；又等头轻少，不索其借批，但云“须明白记帐也”。不四五年间，陆续借上六百余两。乃使济宇往取之，起予别借二百两以还。后算过帐，尚欠四百余两。逼其写田宅为当，方思还债取田。起予一皆从言。再过两年，本息合四百五十余两矣。济宇力逼全收。起予求从宇稍宽。从宇曰：“吾银本与舍弟相共，彼在家尝怨我不合把银借你。今我不理，任你两下何如？”此时金宅有新立当契在手，起予推延不过，只得将产业尽数写契填还之。他债主知其落寞，都来逼取。千余金家，不两三载，一旦窑空。皆金从字倾陷累算之故也。

洪已破家之后，从宇全不瞅睬，虽求分文相借，一毫不与矣。从宇又用此术，再交杨店之子。有识者笑杨子曰：“汝是洪起予替身，何不取鉴前车乎？”杨乃渐疏绝之。

按：以银借人，收其子利，未为累算。特洪本富贾，从宇诱其游饮，不事生理，致资本消折，而以银借之。其间以八当十，加三算息，亏短田价，稍蚕食之。从宇之奸贪极矣！为富不仁，从宇其何说之辞？

[今译]　金从宇、洪起予，都是应天府人。两人都开着卖京货的大铺子，两人的铺面，大至相隔了那么十几家店子，各有资本千余两银子。只是金从宇为人狡猾奸诈，洪起予为人温厚朴实。两人时常一起贩卖京货，一起同席吃饭，都有些酒量，互敬互酬，倒也相安无事。

金从宇心想：”常言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我看洪起予这个人仁慈好

善，老实本分，没什么心计。何不想办法把他的店子给吞并了？得先想办法笼络住他。”有了这个心思后，金从宇便在表面上与洪起予愈来愈亲密，逢年过节，都送份礼过去。自己有什么好事，也必定要把洪起予请过来。洪起予只当金从宇是好意，总是加倍回报。金从宇观察了一段，心想：“此人好酒，就想办法从酒上入手。”于是时不时来请洪起予喝酒，有事没事，大事小事、总要喝上一顿。赶上好天气好景色，就邀请洪起予一同出游，夜色清凉，两人竟一谈即通宵过旦。一来二去，洪起予果然中了金从宇的好计，日日睡在醉乡，买卖是不管不问。姓金的虽说也一天到夜陪着洪起予游玩饮酒，可他有弟弟金济宇在店里，什么事都有人照应，没有关系的。而洪起予老是这么东游西荡，店里老是虚着无人照管。有客人来店来买东西，他老不在。就大多到金家的铺子里去买。于是金家的铺子一天比一天兴盛，而洪家的铺子一天比一天萧条。洪起予渐渐穷得连日常开支都难以维持。金从宇倒是很大方，叫洪起予缺什么随时过来拿，随来随取，借银子一半只给九成，一半仅给七、八成，且成色又次，份量也不足，也不要洪起予立借据，只是说：“得明明白白记好帐就行了。”不到四五年，陆陆续续，洪起予借了六百余两银子。这才派金济宇前去要债，洪起予没办法，只得从别的地方惜了二百两银子，还给金家。一算帐，还欠着四百余两。立逼着金起予写下字据，以田宅为抵押，限时还不上，则收田宅抵债。洪起予也都同意了。又过了两年，洪起予欠金家的钱，本息加在一块合四百五十多两银子。金济宇逼着洪起予一次还清。洪起予去找金从宇，请求稍稍宽限几天。金从宇说，“我的银钱，本来是我和我弟弟共同拥有的，他在家里经常埋怨我不应该把银子借给你。这事我不便干预，任由你们双方去办。”推了个一千二净。这会儿金家手里拿着新签的契约，洪起予也无法拖延，只得把家产尽数折成银钱还债。其它的债主得知这一消息，也纷纷涌上门来逼债。洪家千余金的家产，不到二二年，就被掏空了。这都是因为金从宇设计陷害的结果。

洪家破落以后，金从宇就再也懒得看洪起予一眼了，就是想借一个铜板，也是不会给的。后来，金从宇又想旧戏重演，又去结交杨家店铺的儿子。有见识的人笑着对杨氏之子说：”你想当第二个洪起予吗？为什么不从前人的经历中接受点教训呢？”杨氏之子听了，就渐渐与金从宇疏远了。

编书的人说：把银子借给别人，收取点利息，只要不是高利贷、是不致于把人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的。然而洪起予本是富有的商人，金从宇引诱他游玩饮酒，把生意丢在一边，致使资产一日比一日少，再借给他银子。而且是以八当十，再加上三分利息，价钱给得低、少，占尽便宜。金从宇真是又奸又贪，阴险狠毒极了。人都说“为富不仁”，金从宇正是这样的人，他又能有什么可说的呢？

激友讼奸以败家

马自鸣，浙江绍兴人。狷巧小人，柔媚多奸。族弟马应磷，轻浮愚昧，家更富于自鸣。其父素与鸣父不睦，两相图而未发。自鸣见应璘愚呆，性又嗜酒，故时时与之会饮；亦连引诸人，共打平和。唯此两人深相结纳，人多厌之，不与共饮。二人乃对斟对酌，此唱彼和，自号为莫逆交。应璘有事，多取决于自鸣；鸣亦时献小计，以效忠款。应璘素与亲兄不睦，数扬其短，欲状告之。自鸣假意功阻，实于当机处反言以激之，益深其怒。应璘遂先往告兄，经官断明，拟应璘殴[欧]兄之罪；又投分上解释。此为破家之始。又屡屡唆其与人争讼，家日破败。

后自鸣往小户人家取债，见其妇幼美，归家向应前夸曰：“我今往某家取债，其媳妇生甚美貌，女流中西施也。我以目挑之，俯首而过。其屋只一楹，数往来于前。我神魂飘荡，不能自禁。又以笑语挑之，此妇亦笑脸回答，似亦可图。只怕其夫姑有碍，未敢施为。至今挂恋在心，璘寐思服。”应璘曰：“此家是我甲首，又系佃户，图亦何难？我必先取之。”自鸣激之曰：“汝若能得，我输你一大东道。依我说，勿去惹此愚夫。若捉住，彼粗拳，真打死也。”应璘曰：“未闻佃客敢殴主人者。”

次日，即往其家收条编。一见其妇，即挑之，遣其婆出外曰：“可外出觅菜来作午。”婆方出，璘即强抱其妇入房，妇在从否之间。见隔壁一妇窥见躲开。妇指之曰：“某姆在隔壁窥见，你勿为此。”璘那肯休，只以为推托也。相缠已久，婆在外归。妇只得叫妈妈曰：“主人如此野意。”婆作色叱璘。璘怒，先往县呈其拖欠条编，反允殴里长。其佃人以强奸诉官拘审，邻妇窥见，亲姑捉获。其妇又貌美倾城，满堂聚观，啧啧叹赏。因审作强奸，应拟死罪。后投分上，改作戏奸未就。而家业尽倾，田宅皆卖与自鸣。（自鸣）反责璘曰：“我当初叫你勿为，你不听吾言，以至于此。”应璘曰，“你日虽叫我勿为，先己造桥，送我在桥中去矣，难回步也。今欲怪你，又怪不得。孟子谓‘非之无可举，刺之无可刺’，正你这样人也。”

璘田卖尽，自鸣绝不与往来。朝夕相借，璘惟于谒亲兄，方知亲者终是亲；彼酒肉朋友，真伪情也。

按，应璘被自鸣笼络，家破，产业尽被鸣收之，反与之莫逆之交，何其愚也！苟有心智人之处世，内而兄弟叔侄，外而朋友亲戚，皆不能无。与兄结讼而求呢于友，是其所厚者薄、而薄者反厚也。何不观孙荣之间革孙华而亦呢于友，使非杨氏贤德，后始有侮悟，而璘能以是而自新之，彼虽有百般巧计，安能中自新之士哉！

【今译】　　马自鸣，浙江绍兴人。是个人品很差的小人，表面看似顺从听话，内心实际阴险狡诈。本族兄弟马应。为人轻浮。脑子又笨，家里比马自鸣家有钱。他父亲向来与马自鸣的父亲不和，互相敌视，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只是矛盾尚未表面化罢了。马自鸣见马应璘又笨又呆，又好喝酒，就有意经常和他一起饮酒。亦邀请了许多别的人，一起做朋友。只是这两个气味相投、相交最深，别人都讨厌他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喝酒。这两个只得对斟对酌，互相吹捧，自称是莫逆之交。马应璘有事，大多是找马自鸣给拿主意。马自鸣有时也略献上几条小计谋。以表示自己对朋友的“忠诚”、”友谊”。马应璘向来与亲哥哥不和，和马自鸣在一起时常数落他哥哥的不是，想去告他哥哥一状。马自鸣假意劝阻，可在关键地方又往往点拨几句，激化他们亲兄弟之间的矛盾。马应璘在马自鸣的挑拨下，先去官府告了哥哥一状，不料经过官府审讯，反倒查明是马应璘的不是。准备判处马应璘殴打兄长的罪，马应璘只有托人送礼，才算了事。这是马应璘破家的开始。此后在马自鸣的挑拨下，又多次与人打官司，家境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有一天马自鸣到一家小户人家要债，看见那家的媳妇又年轻又漂亮，回来后有意在马应面前夸耀说，“我今天到某某家里去要债，那家的媳妇长得真漂亮，在女人中算得上西施一类的人物了。我以目光挑逗她，低着头走过去了。那家人只有一间屋，那媳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弄得我魂都没了，情不自禁。又跟那媳妇说笑，那媳妇也笑脸应答，似乎是可以勾引上手。只是碍着她婆婆、丈夫在，我没敢动。至今心里也忘不了，晚上想得我都睡

不着觉。”马应璘听了，说：“这家人归我们家管，又是个小小佃户人家，要想勾上手有什么难的？我一定要先勾到手。”马自鸣故意激他说，“你要能到手，我输你一个大东道。听我说，别去惹那莽汉。要是给捉住了，他那大手大脚的，不打死你？”马应璘说：“怕什么，我还没听说过奴才敢打主子的。”

第二天，马应璘便到那户人家去收租税。一见到那年轻媳妇，便风言风语地加以挑逗，又把那老婆婆打发出门，说：“到外头找点茶给我做午饭。”老婆婆刚出门，马应璘便强行抱住那年轻媳妇往房里拖，那媳妇正在半推半就，忽然瞧见隔壁有个妇人正在偷看，看到那媳妇正在看她，便迅速躲开。这媳妇指着那妇人，对马应璘说，“有人在隔壁偷看，你不要这样。”马应璘以为那媳妇在找借口推辞，那肯罢休。两人纠缠在一起，你推我揉地过了许久，老婆婆从外头回来了，那年轻媳妇只得叫婆婆，说：”你看主人如此无礼。”老婆婆正色训斥马应。马应又气又恼，恶人先告状，一纸状子递到县衙门，说是此户人家拖交官税不说，还殴打前去收税的里长。佃户也反告马应强奸罪。开庭审判，佃户一方有邻居的妇人作证，又有婆婆亲眼所见，再加上那年轻媳妇的确是倾国倾城的美貌，赢得满堂喝采，啧啧称赞。马应璘却黔驴技穷，拿不出证据。结果审判结果马应璘被判强奸罪，这按法典是要处死的。只得又花大价钱上下打点。才改成强奸未遂罪。命是保住了，可这么一折腾，家产也所剩无几，田产、宅院都卖给了马自鸣。这会马自鸣倒反过来责备马应璘说：“我当初叫你别这么干，你不听我的话，才闹成这个样子吧？”马应璘说：“你嘴里虽然叫我别这么干，可你却先造好了桥，铺好了路，还把我往桥上送，如今我已上了桥，你又抽桥板，弄得我连退路都没有了。如今我想怪你，也怪不了的。孟子说：‘有那么种人，要指摘他，却也举不出什么大毛病来：要责骂他，却也说不出什么可贵骂的，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似乎清廉方正、可他做的却与正道完全背离。’正是说的你这样的人。”

马应璘田产卖先后，马自鸣就再也不跟他来往了。马应璘穷得一天到晚靠借钱度日，最后求借无门，只得还去找自己的亲哥哥，事到临头，方才知道亲人终究是亲人，那些酒肉朋友，都是虚情假意，靠不住的。

编书的人说，马应璘受马自鸣的迷惑，闹得家道败落、田产几全落到马自鸣的手中，反还与这样的人成了莫逆之交，真是愚蠢啊！如果是有心计的人为人处世，家里得靠兄弟、叔叔、侄儿，在外得靠朋友，亲戚，都得维持。与兄长打官司而与所谓朋友亲近，是远近不分，亲疏不辨。马应■怎么就不看看。以前孙荣、孙华两兄弟，也是孙华什么都听朋友的，与孙荣闹别扭，要不是孙华的妻子杨氏贤德，一再劝说，始有悔改，也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如果马应璘也能迷途知返，那马自鸣就是有千百般计谋，又怎么骗得了金不换的回头浪子呢？

六类　牙行骗

狡牙脱纸以女偿

施守训，福建大安人。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余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纸五百余篓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帐者，复候半年。知受其笼络，施乃怒骂殴之。滨无言可应，当凭乡亲刘光前议，谕滨立过借批银八百两，劝施暂回。

次年，夏载纸到苏州，滨代现卖。只前帐难辽，施又坐待半年。见其女云英有貌，未曾许配，思此银难取，乃浼刘光前为媒，求其女为妾，抵还前帐。滨悦许之。其女年方十五，执不肯从。滨与妻入劝曰：“古有缇索愿没官为婢，以赎父罪。今父欠客人银八百两，以汝填还；况福建客家多巨富，若后日生子，分其家财，居此致富，享福非小。”女始允诺。时施己六十余矣。成婚近四载，施后回家身故。未及周期服，滨将女重嫁南京溧水县梁恩赐为妾，重收聘礼一百两。

守训男施钦知之为，本年亦装纸到苏州，往拜翁家，呼翁为“外祖”。翁不瞅睬他。请庶母出见，亦拒不出。众客伙皆怒而嗾曰：“你父以八百两聘礼，止成辛四载，未期服又重嫁他人。今一出见何害？情甚可恶！汝何不鸣官？”钦乃告于巡街蔡御史。时翁滨二得施为婿，复振家风，又发资金千余，见告，毫无惧意。两下各投分上，讦讼几二年。各司道皆纳分上，附会而判。后钦状告刑部，始获公断曰：“翁滨二以女抵偿八百两，几与绿珠同价矣。但守训自肯，其财礼勿论。今夫服未满重嫁梁客，兜重财物，是以女为货，不顾律法。合责三十饭，断身资银一百两，并守训为云英置衣资首饰银五十两，共与施钦领之。”因此积讼连年，滨二之家财尽倾，仍流落于贫矣。

按：脱骗之害，首侠棍，次狡侩。侠棍设局暗脱，窃盗也。狡侩骗货明卖，强盗也。二者当与盗同科。凡牙侩之弊，客货入店，彼皆作纲抵偿，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帐，此穷牙常态也。施守训在下早审牙家，致落此坑堑。只可小心逼取，或继以告，不当日其女为妾。夫以六旬上人，岁月几何，纳妾异地，能无后患乎？贻子后讼，所费不资。虽最终取胜，得不偿失矣。独恨翁滨二负心歹汉，以一女而还银八百两，得己过分、又得婿扶以成家；后女虽再嫁，当以身资还施之男，永可无患矣。乃贪心不满，再致倾家，真可为欺心负义之鉴。

[今译]　施守训，是福建大安人氏。家里有钱，常造纸运到外省去卖。一天，施守训自己带上千余篓价值八百余两的纸，来到苏州，住在中间商翁滨二的店中。翁滨二是商场老手，正为欠了别人不少债发愁，一见施守训初学乍练，便悄悄将施守训的货给了别人，抵了旧债。害得施守训白白等候了半年。这时施守训家中又运到苏州纸五百分篓，施守训委托翁滨二代卖。不料翁滨二卖了纸得了现款后，又托言是抵的旧债，无钱可付给施守训。害得施守训又白等了半年，施守训这才悟到是受了翁滨二的愚弄，怒气冲天，抓佐翁滨二打了一顿。翁滨二自知理亏，也无话可说。后由同乡刘光前从中调解，让翁滨二写下欠银八百两的字据，劝施守训暂且先回家乡。

第二年，施守训又带着纸来到苏州。仍由翁滨二代为发售。这次翁滨二再不敢私吞货款，只是以前欠下的那八百两银子难以偿还。施守训又坐等了半年，见翁滨二也的确无钱还债，又见翁滨二的女儿云英长得花容月貌，未

曾婚配，心里便打上了主意，心想这笔银子看来是很难讨回，干脆讨他女儿作个小妾也好。便托刘光前为媒人，求翁滨二的女儿为妾，如此此前欠下的钱款便一笔勾消。翁滨二听了挺高兴，一口答应下来。可他女儿年方十五，听说要嫁给一个老头做小老婆，死活不依。翁滨二夫妻到女儿的闺房苦心相劝道：“古时候有个叫缇萦的女子，为了替父亲赎罪，宁愿卖身到官府里当奴婢。如今为父欠下人家八百两银子，只好靠你来偿还。再说，福建的商人，很多是巨富，如果日后能生个儿子，分上一份家产。从此以后就有钱了，福份不浅的。”一劝二劝，女儿动了心，答应了下来。这时施守训已是六十多岁了。结婚近四年，施守训回到家乡，一病不起。这边翁滨二不等穿丧服期满，便又把女儿嫁给了南京溧水县一个叫梁恩赐的为妾，并又收取了一百两彩礼。

施守训的儿子施钦知道了翁滨二的所做所为，在这一年也带上纸到了苏州，前往拜见翁家，按辈份叫翁滨二为”外祖”，翁滨二根本不理睬他。又请求见上庶母一面，也拒之不理。店里住的商人们看不下去，都气愤地怂恿施钦说：“你父亲花了八百两银子的彩札，只过了四年，如今尸骨未寒，就又把女儿嫁给了别人。这也罢了，如今你千里迢迢来，见上一面又有什么害处？见都不见，实在可恶！你为什么不去告他？”于是施钦一纸状子递到巡街蔡御史处。而翁滨二自从有了施守训这么个大富商作他女婿，已是重振家风，今非昔比，手里已有千余两的银钱，见施钦告他，毫无惧色。翁家、施家各自托人送礼，官司一拖就近二年。各级衙门都收了礼，胡乱判处。

后来，施钦一纸状书遂到了中央刑部，才得到比较公道的判决：“翁滨二以女儿抵了八百两银子的债，他女儿的身份几乎与古时候的美女绿珠相等了。不过这是施守训自己愿意，也就不去说他。如今丈夫死了丧服未穿几天，就又改嫁给梁某，这是翁滨二只重财物，把女儿当成货物，不顾法律。审判结果，责打翁滨二三十大板，退赔彩礼一百两，及施守训为云英五买衣服、首饰的银子五十两，由施钦领回。”由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才算了结。翁滨二的家产也最后花得一干二净，又落入贫穷之中了。

编书的人说：欺诈的害处，首先是所谓“侠棍”，其次是所谓“狡侩”。侠棍设计骗局，暗中行事，就如同小偷偷东西一样。狡侩骗取货物，明买明卖，就如同强盗抢东西一样。这两种人，都与盗贼没什么两样。凡是中间商，最大的弊病就是，客人的货物一入到他店中，他就都拿去为他所用，又经常窃取供货一方的利益，常常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客人的货抵前头客人的货。这是那些穷困潦倒的中间商的常态。施守训开始不审视了解中间商。以致落入这么个无底洞中。银钱落到这种人手里。只可小心逼取，或者也可先要债，后告官，大不应该打他女儿的主意。六十开外的人，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在异乡它地娶这么个小老婆，不是后患无穷才怪呢。给子孙留下一大堆官司，花费不少。虽说最后施家总算是打赢了官司，但终归是得不偿失。尤其是翁滨二负心无耻之人，拿自己的女儿抵还了八百两银子，已是过份，得到女婿的资助，家里富有起来，女儿改嫁后，自当把施家的彩礼还给施守训的儿子，也就可永保无事。却仍要贪心不足，以致再次倾家荡产。这件事，真可以给那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人提供一面很好的镜子。

[今解]　如今的中介商，骗术更是神出鬼没，往大里说，有以下几类：

第一，在“约”上做手脚。

签约时的骗术，主要有四：　　其一，“单位单价错乱法”。

这个办法，一句话，就是用大单位，写小单价。比如说，单位用吨，单价用公斤。另外，不写货款总金额。这跟街上一些不法商贩卖西瓜，说是单价 2 块，顾客误以为是 2 块一块，实际是 2 块一克是一样的骗术，不过，这种骗术，只能骗初“下海”的人，一般是不灵的；

其二，“假定默认法”，这个法子，实际上就是制造经济纠纷，在签约后，谎称曾去电或去函告知对方某一合同要修改，未接到回音，于是视对方默认或赞同我方意见，然后追究对方责任，迫使对方让步。这种骗术，也只能骗骗土包子，否则，查电报、信件，一查骗术就会无效；　　其三，“赔偿转嫁法”。也叫“连环合同反咬法”，与对方签约时，故意把违约金等写高一点，然后又以此为据，与第三方签订假合向，然后以对方未能履约，造成我方与第三方合同不能履行为由，要求赔偿；　　其四，“违约责任含糊法”，把发货时间写早一点，把结算方法和违约责任写含糊点，以此为伏笔钻空子。　　第二，在“款”上做手脚。该付款时，不法商人往往有以下手段：

其一，“走人开溜术”，货到手后，迅速逃离，其他人则诡称不知，让讨债人一无所措；

其二，“谎称无款术”，要求缓期付款，其实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天天无了期。拖黄了算；

其三，“劣货抵债术”，声称无钱，只有以货抵款，其实所谓的货都是些卖不出去的东西；

其四，“舍命赖债术”，一付死猪不怕烫的样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第三，在“货”上做手脚。

请看下面一组镜头：

镜头一，某厂业务员风风火火地赶到一家客户所在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退货？”　　“为什么？我们请专人检查了货物，65%不合格。叫我们怎么办？”骗子倒一肚子火气。　　“不可能。”业务员说。

“事实胜于雄辩。你看，这是质量检验表，待会你再自己看看货。”骗子说。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除了退货还有什么解决办法。”业务员问道。“半价处理，可以商量。”骗子道出了他的真实目的。 镜头二，新疆某公司购买彩电的预付款已汇出，却迟迟收不到货，只得派人专程去上海查询。

“难呀！签约时价钱订得太抵，如今行情变了。”骗子搔着秃顶，愁眉苦脸地说。

“什么？哪有你们这么做生意的？拿了预付款，又不发货？退钱，这生意不做了。”来人火了。

“预付款是不会还的，货还得按我的价才发，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骗子倒不为所动。

最后，新疆人只好接受了这城下之约。

贫牙脱蜡还旧债

张霸，四川人。为人机关精密，身长力勇。一日，买蜡百余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此牙家贫彻骨，外张富态，欠前客货银极多。霸蜡到，即以光棍顶作鬼名来借蜡，约后还银。数日后，霸往街游玩，其蜡遍在诸铺。

及问其姓名，皆与帐名不同。霸心疑必有弊，故回店讯问牙人曰：“你脱我蜡去还前帐，可一一实报帐来。若不实言，你乘我几拳不得。”丘牙哑口无应。霸轮拳擒打，如鹰擒雀，如踢戏球。丘牙连忙求饶，曰：“公神人也。此蜡真还前客旧帐，并家用去矣，何能问各店重取？”张霸曰：“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都登上帐，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我将帐去告，取你硬作证，怕他各店不再还我？”丘牙依言，一一写成发货帐。

张霸即具状告府。署印梅爷看状，掷地不准。霸心伤失本，两眼自然垂泪。再三哀告，梅爷乃准其状。先差皂隶往查各店蜡。霸以银贿公差，回报曰：“各店果有张霸印号蜡。”梅爷曰：“那有揭借客蜡都不还银者！”即出牌拘审。

各店在外商量曰：“我店买张客蜡、俱已还银、牙家收讫。又牙人自用蜡还我者，是他所合抽得牙钱，何得今更重告？吾与汝等敛银共用，投一分上，先去讲明，然后对审。”敛银已毕，即将银一百两投梅爷乡亲。

梅爷刚正之官，弗听，即拘来审。内有江店客人，乃惯讼者，先对理曰：“蜡乃丘牙明卖与我，公平交易，张霸安得重取？即未全交付，亦牙家刻落，与我辈何干？”丘牙曰：”蜡非卖他。是小人先欠诸店旧帐，张霸蜡到，他等诈言措借，数日后即还银。及得蜡到手，即坐以抵前帐。非小人敢兜客银也。”梅爷曰：“丘牙欠债，须问彼自取，安得坐客人货以还彼债？你众等可将价还张霸，免你等罪。”江店恃有分上，再三辩论，说是明白交易，并无对债之事。梅爷触怒，将江店责十板；江店又辩论不已，又被责二十板。后诸人惊惧，皆称愿赔求饶。以江店监禁。诸人讨保，断蜡银，限三日，不完再重责。三日果追完。霸领银讫，深感梅爷恩泽，项戴香炉，到于堂下，叩拜而去。

按：出外为商，以缥渺之身，涉寡亲之境，全仗经纪以为耳目。若遇经纪公正，则货物有主；一投狡侩，而抑货亏价必矣。是择经纪，乃经商一大关系也，可不慎哉！如其人言谈直率，此是公正之人。若初会晤间，上下估看，方露微言，则其心中狡猾可知。若价即言而不远，应对迟慢，心必怀欺。若屋宇精致，分外巧样，多是奢华务外之人，内心不能积聚。倘衣补垢腻，人鄙形偎，肩耸目光，中帽不称寒暑，此皆贫穷之辈。若巧异妆扮，服色变常，必非创置之人，其内心无财钞。若衣冠不华，惟服布衣，此乃老实本分，不可以斯之曰贫。商而知此，何至如张霸。被牙所脱也？况非刚正之梅爷，肯听分上，几乎素手归矣。故录之，以示为商者。当货物发脱之初，细审经纪对手，发落方可保无虞矣。

[今译]　张霸，四川人。为人机警周密，又兼身高力猛。一天，他买下蜡烛百余担，来到福建建宁府，委托丘姓中间商发售。这个中间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外表却装扮出一付有钱的样子。欠了别人很多货款。张霸的货一到，他便打发一个无懒用假名从张霸手里领走了货，约定先给货，后还货款。过了些日子，张霸到街上游玩，见到自己带来的货遍及各铺，问是从谁手里拿的货，回答却与从自己手里拿货的人名不符。心里怀疑这里头有鬼，回到店里，把中间商找来，说：“你是不是把我的货骗去补以前的窟窿去了？赶快一一从实给我报上帐来。如果不说实话，你能经得我几下打？”姓丘的中间商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张霸见状，抡拳就打，那中间商哪是张霸的对手，如同老鹰抓小鸡，又如同踢皮球一般.几下就把那姓丘的中间商打得速连讨饶，说：“先生真是神人。这批货，我是拿去抵还以前欠下的货款去了，

余下一小部分，留在家里用了。我怎么能再从各家店里把货再要回来呢？”张霸说，“你把抵人贷款的和各店付钱买去的，一一都给我登上帐，只当他们是先提走了货，都未付货款。我拿着帐去告官，作真证也好，作伪证也好，你都得给我作证，如此不怕他各店不还我钱！”姓丘的只得依从张霸的安排，把这批货一一写成发货帐。

张霸随即一纸状书告到建宁府，掌管此事的梅老爷看了状书，丢在地上，不预立案。如此一来。张霸自然就血本无归，又急又伤心，两眼落下泪来，再三哀求。梅老爷总算准许立案，先派捕快到各店查看蜡烛。张霸花钱贿赂了这些公差，这些人回去后，都说：“各店果然都有张霸的蜡。”梅老爷听了，说：“哪有提走了人家的货不给人家贷款的道理？”立即发出拘留审讯的凭证，准备把那些店铺的主人都抓来。

再说那些店铺的商人在外头互相商量，“我们各店买了这位姓张的客人的蜡，都已给过货款了，中间商已收下了。中间商用蜡抵给我们，从中赚点差价，也只当是他应得的中介钱，怎么如今又要告我们没给货款？我们大伙共同凑一份钱，去打点官府。先去把情况讲明，然后再去官府对证不迟。”银子凑齐后，即将银子一百两，投到梅老爷同乡那里，求他说情。

梅老爷是位耿直的官员，不吃这一套，依然把各店商人抓来听审。其中有位江店的商人，是个惯打官司的，先自己辩护说：“蜡是姓丘的中间商明码标价卖给我的，公平交易，张霸总不能再要一次货款吧？就算是张霸的货款没都收齐，那也是姓丘的与他之间的事，和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姓丘的中间商辩解说：“蜡不是卖给他，而是我先前欠了各店的钱，张霸的货到了以后。他们骗我说先提货，过几天再给贷款。可等货到了手，又以货抵了此前的欠款。这不是我胆敢私吞客人的银子。”梅老爷听了，说：“姓丘的欠了你们的债，你们应该找他本人要才是，怎么能拿别人的货来抵他欠下的债呢？你等把货款还给张霸，就免了你们的罪。”江店的店铺仗着送过礼，还要再三狡辩，说是公平交易，并无以货充债的事。结果惹得梅老爷大动肝火，先打了江店主人十板，他还辩说不付，又打了二十大板。这么一来，各店铺都害怕了，都声称愿意退赔，跪在地下讨饶。官府遂将江店老板关押起来，让各店去找保人，退还蜡钱，限三天之内完成，完不成再重罚。三天内，张霸的货款果真都追回了，他领了银子，深深感谢梅老爷的恩情，买了香炉，在官府门前叩头拜谢，然后离编书的人说：出门在外做生意，独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全靠中间商为耳目。如果遇上公正的中间商、经纪人。那货物还有着落，一旦误投到狡诈多端的中间商、经纪人门下。那货、钱两亏是跑不了的。所以选择好的中间商、经纪人。是经商的一大关键。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如果其人言语坦率。那一定是个公平正直的人。如果初次见面时，拿眼睛上下打量，然后才说话的人，那一定是内心狡诈的人。如果谈价钱时，言语不多，应对很迟缓的人，一定是怀有欺骗之心的。如果房屋精致，布置时髦的人，大多是奢侈的人，讲求外表，难以积聚住钱财。如果是衣服又破又脏，外表也寒酸可鄙，小心陪笑，衣帽穿戴也与气候不符的人，那都是贫穷之辈。如果装扮入时，常换衣服的人。那又一定是难以创业守成的人，家里肯定是存不住钱的。只有衣服整洁朴实，甚至只穿布衣，不服绸缎的人，才真是老实本分的商人。不可以因这样的人穿戴不入时就看成是穷人。商人要是知道这些，怎么会如同张霸，被中间商所骗，如果不是梅老爷耿直清廉，不肯收受贿赂，几乎会血本无归，空手而还。因此记录下这段事

情，以此来告诉商人们，在最开始发售货物时，就应细心审核所托的中间商，如此方可保证货物不会落空，货、款两[今解]　　如今做生意，未必一定要见到中间商本人，签合同即可。因而经济合同中欺诈现象层出不穷，骗子们通常手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以紧缺或畅销商品为诱饵，并以很优惠的条件签订购销合同，骗取预讨款、定金。这里骗千主要以卖方的面目出现；

其二，先履行几份小额合同，以骗取信任，给对方以诚实信用的印象，然后骗取大量货物或货款。这里骗子主要以买主的面目出现；

其三，给主管人员以贿赂、回扣等，骗取对方货物。注意行贿时，有所谓“公作”和“私作”之分。所谓“公作”，是指单位行骗；所谓“私作”，是指个人行骗；

具四，先付一个部分货款，骗取合同金额的大量货物，在这里骗子也是以买方面目出现的；

其五，预先设置圈套，诱人签订十分有利的加工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以及质量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合同保证主、材料款等；

其六，用已吊销的单位名义，伪造或使用已失效的公章，合同章、财务章等，签订经济合同。

实际上，就是合同合法，别的环节也一定要小心上当。比如某公司两位业务员，到某地采购棕榈油，购货合同等均是真的，只是验货时，骗子借口已打上铅封，不便拆检，就未检查。等“货”到后，才发现整车皮装的都是废水。

至于不签合同或不规范的合同，更是容易上当受骗。北京有一四川来京青年张某，奋斗几年存下一点钱，想自己开个饭馆。这天，他路过三里河，发现一家名曰：“陈明餐厅”的饭馆门前贴着一张启事：廉价出租本餐厅。进去后一看，条件不错，便匆匆签订了不规范的手写租赁合同，并交纳了租金一万元。然后双方一顿胡吃海喝，尽兴而归。第二天上午，兴奋异常的张某来到餐厅时，顿时傻了眼。一夜功夫，餐厅己不知去向，连电灯泡都拆走了。

受骗单位或受骗人，大至都有以下特征：

一是企业活源不足，或是急待发财；

二是没有通过有关部门或其它方式了解对方的资信情况；

三是缺乏基本的合同法律知识；

四是没有起码的警惕性。如衡阳某公司与广西凭祥某公司签定的合同，用复写纸复写一式两份，一方一份。衡阳某公司竟将合同丢失。广西公司得知后不由大喜，因这份合同是由广西公司的人员执笔写的，于是原执笔人对合同上某些条款作单方修改，结帐时双方争执不下。衡阳公司拿不出证据，很是被动。

据报载，由于商业合同后约率太低，一些地方已退回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决定严厉打击经济合同诈骗行为。

七类　引赌骗

危言激人引再赌

张士升，莒溪人，膏粱子弟也。父致万金，均分于士升兄弟，田园膏腴，坐享成业。一旦父卒，时初行万历钱，被棍徒引其赌博。彼富豪雏子，惟见场中饮酒豪放，可轻狂快意，那知财帛当惜？不数月间，输去银数百两，尚欣欣喜赌，未肯休也。

乡有陈荣一者，乃上升父在日所用做中保供呼唤者。人虽微贱，却有忠义之心。不忍士升之被棍诱引也。乃备一盛筵，单请上升一人，酒筵中慢慢缓谈，将其父在日，始终生财缘由，爱惜钱米实事，一一从头细讲；且赞羡其能，慨叹其苦。后又谈及民情世故，及钱米难得之状，穷民无钱之苦，因劝之曰：“令先尊发此巨富非易，你须念先人勤劳，保守基业，切不可去赌。前者虽赌去数百金，已往勿咎；但从今改过，依旧坐享福泽矣。”士升见荣一词情恳切，一时良心发动，曰：“吾依你言，从今誓不赌也。”次日棍徒引之，果不去赌。众方怪异，后知出于荣一所劝，无可奈何，商议曰：“谁能引其再赌者，众敛十金与之。”有柴昆者曰：“我能引之。”众将银十两封存。

昆见士升在路亭闲坐，挨近其身，先闲谈他事，后问曰：“闻汝今收手不赌乎？”士升曰：“然。”昆曰：“赌非好事，今能自知回头，真是豪杰。盛族富家子弟，果有知识高人。我真羡服！只外人都传，是荣一老劝你而止。果是他劝否？”士升曰：“的是得他劝。”柴昆嗟叹曰：“荣一小辈奔走下贱之流，岂是你父兄，岂是你叔伯，何禁止得人？你名门子弟，聪明男子，何待贱人训海？使路人传你听下贱人主使，皆暗中非笑，谓你无能为。依我所见，还当暂出小赌，过了半月一月，自己收手，人便说你是自不爱赌，非关听下辈命令也。如此方是大大夫所为，不羞了故家门风，”士升是无识雏子，闻此佞言，心自猜曰：“果是我今若便上，人道是荣一之功。须再去赌一月，然后自止，岂不挺豪杰哉！”随即入场复赌。柴昆暗领众银而去。

士升赌了一月，野心复逞。后荣一虽言，亦不见纳，终至于尽赌倾家。皆柴昆一激之也，其祸烈矣。

按：士升惑柴昆之瞽说，拒荣一之忠言，徒以其人卑微，谓受其谏为耻。不知尧请问下民，舜下询舊荛，周公走迎乎下士。韩信乞策于左车。彼帝王将相，犹俯听微言若是，岂以人之贱而可废其言之善乎！惜士升黄口之子，目不知古今，故中谗言而不察也。噫！

[今译]　张士升，莒溪人，是个膏粱子弟。父亲有万两家产，均分给士升兄弟，田园丰饶，坐享其成。等到父亲死后，开始自己顶门立户，被一伙骗子无赖勾引去赌博。他是个富有人家子弟，初步涉入赌场、一几那地方吃喝玩乐，无所不有，心中无比快意，哪里还会想到节俭省钱？不到几个月，便输去银子好几百两、而且还是一付欣喜若狂的样子，沉溺于赌博之中不能自拔。

当地有个叫陈荣一的，是张士升父亲在世时，呼来唤去的下人、此人地位呈说卑微下贱、但却有一颗忠厚仁义之心。他不忍心看到张士升上了这帮骗子无赖的当，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单请张士升一个人、席间慢慢谈道理、告诉张士升他父亲活着时怎么发的财，怎么爱惜东西等一件件真事，一一从头道来；称赞张士升父亲的才能、感叹他受的那些苦。接着又谈到民

间百姓的疾苦及人世间的人情世故，说起穷人无钱无粮的惨状。苦口婆心地劝张士升说：“您父亲发财发到这步很不容易，您应该记着前人的勤劳、节俭，保住祖宗传下的基业，千万不要再去赌钱了。以前赌钱虽说已输掉了几百两银子，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只要从此以后改过戒赌，仍然是享不尽的福分啊！”张士升见陈荣一言辞恳切，一时也是良心发现，说：“我听你的话，从今往后，再也不赌了。”第二天那伙赌棍又来勾引他去赌钱，张士升果然不去了。这些人都觉得奇怪，后来知道是因为听了陈荣一的劝说，一时也无可奈何，互相商议说：“谁要能把他勾出来再到赌场，我们宁愿凑十两银子给他。”有个叫柴昆的人说：“我能做到。”于是众人就凑了十两银子，先放在一处，等候他的“佳音”。

柴昆去找张士升，见他正闲着无事，坐在路边亭子里，便过去挨着他坐下，先闲聊一些别的事。然后问道：“听说你从今往后休手不赌了？”张士升说：“是的。”柴昆说：“赌博不是件好事，今天你能迷途知返，真是豪杰。大家有钱人家子弟，果然是有文化的高人，我真心佩服！只是外头人们都在传说，是陈荣一老先生劝你不要赌钱的，果真是如此吗？”张士升回答说：“的确是听他劝的。”柴昆故意叹气道：“陈荣一不过是个供人驱使的下贱之人，又不是你的父亲兄长，又不是你的叔叔伯伯。他凭什么管教你？你是名门之后，聪明才子，怎么能忍受这种下等人来训示你？外人听说了，都说你被下等人支使，都暗中笑话你，说你没能耐。依我之见，还是暂时小赌上一赌，过个十天半月，你自己再收手也不迟。如此大家会说是你自己不愿赌了，而不会说你是听下人的指使。这么着才像个大丈夫，才对得起你们家的门第。”张士升是个没什么见识又很幼稚的人，听了这一派胡言乱语，居然动心了。心中想道：“说得也是，如今我要不赌了，人人都会说是因为陈荣一的缘故。应该再去赌上一月，然后自己不赌了，那才显出我英雄本色。”打定了主意，他便又入赌场，赌起钱来。这边柴昆自去私下领取了众人凑的赏银不提。

张士升赌了一个月，越赌赌兴越浓。尽管陈荣一又一再相劝，也听不进去，终于赌得倾家荡产。这都是柴昆一席话激的，后果真是惨烈啊。

编书的人说：张士升被柴昆的一派胡言乱语所迷惑，拒绝采纳陈荣一的逆耳忠言，仅仅是因为陈荣一身份低微，就觉得接受他们意见是一种耻辱。他不知道古时候的帝王尧、舜，也曾经请教过下层的百姓；周公也曾礼贤下士，韩信也还要向李左车请教。这些帝王将相，都要倾听下面人的意见、怎么能因为人家的地位下贱就不听从人家的正确意见呢？可惜张士升大过幼稚，又不知古往今来这些事情，才中了奸计，听了谗言还不知道。真是可笑！

[今解]　这则故事是说一富家子弟染上赌习，在老仆劝说下戒赌，众赌棍不愿放弃这个“冤大头”，又以银子雇一骗子再拉他下水。

今天，许多未必很有钱的人，却屡屡成为“街头赌术”的牺牲品，低级骗术的“冤大头”。常见的骗术有：

象棋残局：街上常见有人摆着盘象棋残局，周围或站或蹲，围着几个人，七嘴八舌，指指点点，有的说红方必胜，有的说黑方能赢。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摊主便提出打赌。这残局摊主都琢磨透了，你押任何一方，都赢不了，最后只有掏钱认输；摊主脸上则露出狡黠的微笑。

“888”摸球游戏：摊主备有红、蓝、黑三个布袋，每个布袋内都装有10个球，依次从0至9编号。交钱后任你从三个布袋中各摸一个球。摸出一

个 8 号球可再摸一次，直到摸不到为止。一次摸出两只 8 号球的，给 50 元钱奖品，并允许再摸一次，规矩同前。一次摸出三只 8 号球的，可得几百元的奖品。结果许多围观者手痒难忍，交钱摸球，想碰碰运气，结果大多数无功而返。其实，这是一道最简单的概率题：能一次摸出三个 8 号球的概率是千分之一，能一次摸出二个 8 号球的概率是百分之一，能一次摸出一个 8 号球的概率是十分之一。以 1/10、1%、1‰之一对摊主的 9/10、99%、999%，你说发财的是谁？受骗的又是谁？

扑克牌：衔上有时河以见到有人拿着两红一黑三张扑克牌，先让人看清牌面的花色，然后洗牌，扣在面前，每张牌跟前，放着 10 元、 50 元、100 元面值的人民币。声称谁翻出黑牌，就给谁同等面值的钱；相反，翻出红牌，就得给他同等面值的钱。于是真有“旁观者”去翻牌，不一会几，就赢了上百元。其实这是“托儿”，是他们一伙的。等到真有局外人来翻牌，那骗子把牌洗得流水一般，让人眼花缭乱，乘机换上一张红牌，你翻哪张都是输。

汽枪打靶：在一些地方常见有人设有有奖射击场，几只汽枪架在木架上，约五、六米外挂着儿十只汽球当靶子，声称连中 9 发者奖 100 元，连中 8 发者奖 45 元……连中 3 发者奖一只汽球。每枪一角，每次必须打够 10 枪。许多人认为这么短的距离，问题不大，纷纷上阵，不料元一人能连中靶子。有人曾观察了 46 位打靶者，竟无一人连中 8 发。据知情人介绍，这些枪都有问题，准星和标尺均被做过手脚，有的子弹也被锉过，打出去根本不走直线。因而即使你是神枪手，也难中的。

装公子套妓脱赌

王获溪，万金之子。好赌无厌，多被赌朋合谋，尽倾其家。后收拾余资，只得三百两，乃带一仆，复往县中赌。众棍后台本，迭来与赌。时荻溪家已尽破，而赌已学得甚高，虽未能胜众棍，亦不至为棍所胜。相持半月余，无好子弟到，无雏家可网，乃投府去。更无大赌场可快意者，遂在嫖李细卿家。

有二三赌伙寻至府，闻荻溪已人妓家，众即划计曰：“如此如此笼络之，可尽夺其主矣。”次日，候荻溪出外寻赌伙，即入对细卿曰：“荻溪只好睹，不好嫖，彼无厚物与你。今依我如此如此行，先送你二十两人事。后赌得的，每一百两复许加二抽。”细卿许诺，午设盛馔，方与荻溪入席饮数杯，忽二家人来送礼物，辉煌熳烂，皆上好物件，约值二十余金。曰：“公子命送此薄仪，少倾便到。”细卿逐一看过，尽数收起，以茶待二家人于外，复来席陪荻溪，且喜且作懊恼之意。荻溪曰，“是何人送你厚礼，你反似优闷，何故？”细卿曰：“不问正难开口。此是黄公子送的。旧年在此赌钱，输去银千余两，我亦得他厚惠。今日将到，望相公赦我，妾须出去迎他。容后日多陪相公几日，以补罪。”荻溪曰：“既是公子，我便出外让他。”细卿喜曰：“相公如此宽容，是妾有二天也。”荻溪将拂衣起，细卿挽住曰：“少坐不妨！更有一件，此人极活泼无崖岸。少间乘机提起，若请相见，或在此同话，为我陪客。得借重高贤，亦为我增声价也。”莎溪本欲避席，只闻公子旧在此赌，心中早已喜十分。使一仆伏侍，在内独酌，叫细卿出外迎客。

须臾，公子到，细卿从容奉茶。叙寒温讫，公子径起，欲人内游玩。细卿慌忙请止，曰：”适有一外亲远来，在内留一水饭，恐无处可避也。”公子笑曰：“孤老便是孤老，何须托外亲也？既是你情人，我生平不吃醋，便请相见何妨？”即遣二仆入请。尚未出，又促细卿曰：”汝去请之。”细卿入内邀出。公子张看荻溪一表非俗，呵呵笑曰：“细卿妙人，果会择呼才子。”

即降前叙礼。院内备筵已到，公子坐上，花溪前，细卿左陪。席间谈笑，并不及赌中去。至晚，索骰子行令。公子耍曰，“只恐卑人未晓好色。”细卿曰：“公子有一掷百万之豪，荻卿亦有呼庐赐绯之兴，愧小婢未足当好色耳。”公子曰：“荻溪亦作家乎？明早略赌一东道何如？”荻溪曰：“东道当小弟奉，何劳赌也？”公子曰：“空食未佳，须赢得为奇。”先取掷之，无色。荻溪一掷即胜。公子须再加一台戏，又输；热性一起，曰：“莎溪有此妙手乎！与汝再决输赢。”莎溪曰：“不敢扳高耳，亦愿陪。”两下赌起，互有胜负。

至一更，公子输上百金。细卿亦抽头十余两矣，即将骰子收起，曰：“今日乘轿劳顿，夜已深矣，须去睡。明日看戏时酒席中再翻，稍抬举我抽头。”公子以输多，发怒要赌。荻溪亦发大言曰：“若再来，须百金一堆，不然且罢！”公子先取定银在，以一百为堆。细卿故执骰不与。公子大怒曰：“只凭一掷，随有无便罢！”细卿付还骰。公子一掷即胜，得百金，曰：“更照前一堆。”又胜；曰：“我生平好大不好细，须二百为堆。”方发性间，忽闻门外火把轿来。慌入报曰：”老爷跟寻至急，可速回去！”公子曰：“我色方来，奈何阻我兴！”其后一掷，又赢二百为堆。家人催如星火，公子曰：“我明日昼间不来，夜定来矣。”荻溪留之，不能得。细卿亦惊作痴呆样，慌忙送别。归怨荻溪曰：“人无全胜。你先赢许多，须当知止。奈何公子欲翻，你更出大堆。是不晓避色也。空作惯家，不及我妇人见矣。”荻溪曰：“吾万金赌尽，何数他三百两！有甚大事，空怨恨为！”在细卿家留宿数日；再留之，坚辞而去。

按：公子是装来的，先以厚礼送妓，令荻溪信为真公子。后来圈套，皆是装成。其药骰已先藏在细卿手，故令其抢起真骰，然后以药骰付还之，使其不疑。三执皆胜，套定催归，其谁防之？然荻溪虽作家，安能侧其弊哉！吁！凡赌博者，弊外生弊，鉴此而知机、收手勿赌，真良策也，莫如彼之一旦尽囊而空矣！[今译]　王荻溪，家中拥有万两银子。一味好赌，被那帮赌徒合伙相骗，输得倾家荡产。收拾剩下的钱财，仅剩下三百多两银子。便带着一个仆人，又到县上去赌钱。那帮赌棍将本钱合在一块，一起来与他赌。此时王荻溪虽说是赌得家产都输光了，可也学到了一套赌钱的本事，虽说还不能胜过那帮赌棍，可也不至于被那些赌棍算计。双方互有输赢，相持不下。过了大约半个月。王荻溪看没有富家子弟来赌，也没有新手可欺，便又往府上去了。到了府上一看，并没有大赌场可供他痛痛快快赌一场，便到妓女李细卿家里玩去了。

有二、三个赌徒仍在找王荻溪，一路找到府里，听说他已到妓女家去了，便在一起策划道，“如此如此设计骗他，便可把他剩下的钱也捞过来。”第二天，等王荻溪外出寻人赌钱的功夫，便进去对李细卿说：“王荻溪只是好赌，并不好色，他也不会有多少银钱给你。如今你要依我说的去做，先送你二十两银子。以后赌赢了，每一百两可以让你多抽二成。”李细卿答应了，中午摆下一桌丰盛的酒菜，刚和王荻溪一起喝了几杯酒，忽然看见两个“仆人”来送礼物.一件件金碧辉煌的，都是上好的东西，大约值个二十多两银子。那“仆人”说：“这是公子让送来的一点薄礼，他人一会就到。”李细卿拿过礼物一一看过，尽数收了起来，让两位仆人外屋坐，倒茶相待，又返回来陪王荻溪，脸上装出一付又是欢喜，又是忧愁的样子。王荻溪问道：“是什么人送你这么厚的札？接了礼你反倒忧闷上了，怎么回事？”李细卿说：“你

不同，我正难开口说。这是黄公子送的，前些年他在这赌钱，赌了上千两银子，我也曾得过他不少好处。今天他要来，还请相公您饶恕我，我得出去迎迎他。等以后我多陪您几天、好补过。”王荻溪说：“既然是位公子要来，我出去回避吧。”李细卿装出一付高兴的样子说：“相公您如此宽宏大量，是我二辈子也修不来的福份。”王荻溪站起身就要走，那妓女又挽留说：”稍坐坐也不怕的！还有件事，黄公子这人极其活跃没那么些规矩的。待会我找机会提提，如果他愿意与你相见，或许可以在一起说说话，你也帮我陪陪客。也算借重你们这几位有名望的人，为我增增身价。”王荻溪本来是想回避的，只是听说黄公子过去在这儿赌过钱，心中早已是十分喜欢。便又坐了下来，令一个仆人服侍，在内间屋一个人喝酒，叫季细卿到外间屋迎客。

不一会，“公子”来了，李细卿从容奉上茶来，两人说些寒暄客气话后，”公子”站起身来，准备进里屋游玩。李细卿慌忙请止，说：“刚才有我一个外头的亲戚远道而来，正在里屋吃饭喝水，恐怕无处回避。”“公子”笑着说：“嫖客就是嫖客，何必托言说是什么外头的亲戚？既然是你的情人，我生平从不吃醋的、就清来见上一面又有什么关系。”说着便让两个仆人去请，不见出来，又催李细卿说：“看来得你亲自去请。”李细卿只得进屋相邀。“公子”一见王荻溪一表非俗，便呵呵笑着说：“细卿也是个妙人，果真会挑上如此好的才子。”两人叙过礼，一桌酒席已在院里摆好，“公子”上座，王荻溪坐在前头，李细卿在左手相陪。席间谈笑风声，但并无一言涉及赌博。到了晚上，才索要骰子行酒令。“公子”开玩笑说：“只怕我未曾通晓好‘色’。”李细卿说：“公子有一掷千金的豪气，荻卿也有下赌万两的兴致，只是小女子不配为‘好色’啊。”公子说：“荻溪也喜欢赌一赌么？就赌明天早上的酒席如何？”王荻溪说：“明天的酒席小弟做东了，何必赌呢？”“公子”说：”白吃总不过瘾，一定得是赢来的才叫妙呢。”于是拿起骰子先一丢，没有色。王荻溪拿起骰子一丢，有色，赢了。“公子”又说再赌一次，谁输了谁请一台戏，结果又输了。赌兴大发，说：“荻溪有如此妙手？我和你再一决输赢。”王荻溪说：“不敢高攀，愿意相陪。”两人赌了起来，互有胜负。

到了一更天的时候，“公子”输了上百两银子，李细卿也抽了十几两的彩头。正要收起骰子，说，“今天旅途劳累了，夜也深了，先去睡吧。明天看戏时在酒席上再翻本，再抬举我得点彩头。”“公子”因为输得多，发怒还要接着赌王荻溪也发大话说，“如果还要接着来，以一百两银子为一堆，怎么样？不行就算了。”“公子”先拿出银子来，以一百两为一堆放好。李细卿故意拿着骰子不给，“公子”大怒道：”就此一掷，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李细卿把骰子交给“公子”、“公子”一掷即胜，赢得百两银子。又说，“再来一次。”又胜。“公子”说：“我生平好大不好小，二百两一堆如何？”正赌得兴起，忽瞧见门外有人打着火把抬着轿子来了。接着有人慌慌张张进来禀报说：“老爷正着急找您呢，快快回家吧。”“公子”说：“我刚刚转过运来，干嘛要扫我的兴？”说着一掷，又赢了二百两一堆银子。家中的仆人又来催，急如星火，“公子”说：“我明天白天不来，晚上一定来。接着赌。”王荻溪留也留不住，只得看着他走了。李细卿也装出一付又痴又呆的样子，慌慌张张去送别。回来后埋怨王荻溪说：“人不能一路全胜。你先前赢了许多，就应当见好就收。怎么公子一要翻本，你反倒把银子堆成大堆，就不晓得推辞，还说是赌债了的，还没我这妇道人家有见识。”王荻溪

说：“我万两银子都输光了。输这三百两又算得了什么，什么大不了的事，还至于这么怨恨？”在李细卿家又待了几天，想等那“公子”来，但终于没有等到，细卿再留他，但他已财尽囊空，只得坚决告辞走了。

编书的人说：这”公子”是伪装的，他先给那妓女送了一份厚礼，互相配合、让王荻溪信以为真。后来的圈套。都是依计而行。假骰子事先藏在李细卿手里，故意让季细卿抢去真正的骰子，然后她又把假骰子交给“公子”，使王荻溪不起疑心。结果“公子”三投三中。赢定后又有“家人”催他回去，这一套计谋，又有谁提防的了呢？就算王荻溪是赌场老手，又能够看出这里面的勾当吗？唉！凡是赌博，都是骗中有骗，从此事也可见一斑的。收手不赌，才是上策，不要闹得像王荻溪似的赌得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才好。

[今解]　旧社会的赌场，就是骗钱的地方。赌场的主事人称“郎家”，好似店铺中的掌拒，负责场内外一切事直。掌盒子、摇骰子的叫“宝官”，这是赌场中最有“技术”的活，好似工厂里的总工程师。“看场的”，巡视全场，招呼赌客，好似饭店里的跑堂伙计。“照场的”，清理赌注，吃钱赔钱，好似帐房先生。此外还有什么“媒子”，是专门引诱有钱人入局的；“引线”，是专管通风报信，监视官家的；“交际”，是负责”公关”的。此外还有打手、保安等，组织得相当严密。

至于那些职业赌徒，没有不玩弄诡计的。有什么”单双点”，就是两颗骰子，一颗六面全是双点，一颗六面全是单点。还有“灌铅”，就是一颗骰子中灌了铅，两颗骰子重量不一样，摇起来听声即可判断是单是双。还有什么吸铁石，两颗骰子一颗被暗藏的吸铁石吸住，但另一颗仍能动，人听见里头骰子跳动，不防是假，等等。不过，这些假赌具并不常用，一般只是在终局或人们精神不集中时用用。因为这种把戏玩多了准露馅，而且是骗不了老赌徒的。最常用的还是手语、暗号，需出何牌，或一指出，二指隐，或二指出，一指隐，或以手夹香烟抖灰，抖儿下即为几点牌，局外人是看不明白的，自然输得倾家荡产。

上面这则故事中，就是一个老赌徒，骗子知道一般的骗术骗不了他，才费了这么大的劲，又是假扮“公子”，又是串通娼家。直至最后，才使出假骰子，骗了个瓷实。看来真像张应俞说的：“收手勿赌，真良策也。”否则这帮骗子神出电没，怎么也要骗得你囊中如洗。

好赌反落人术中

闽人徐华胜，号含秀。为人矜夸骄亢，酷好赌钱。一日，买纸往京卖。有张鄂号叔真者，先富，因赌倾折，后有余囊数百两，亦买纸往京卖。二人同县异乡，托处共店。鄂心怀一木，每在店中与华胜着棋，或赌东道，或赌时果。鄂棋本能让华胜一车，鄂乃孤客，徐姓众多，鄂每诈输东道，暗结华之乡辛，使钳其口，无得而议论之。故输五而赢二，而华胜不知鄂怀锋而四之。

一日，鄂已睡，华胜邀起而赌东道。鄂心喜曰：“此夜机会可矣。”故推下起。又强之，鄂曰：“我下赌东道，要赌银。”胜心暗忖：”我棋高他，何惧之有？”连声应曰：“更好。”不知已堕其术矣。且素性亢做，乡亲咸憎之，大家赞成其赌。鄂曰：“先以银对定，输即收去，无得抵赖。要一两一局。每两与众抽头二钱，作东道并做戏。”胜曰，”虽二两无妨。”未几，输数局。心中热起，说要十两一局。客中老成者曰，“不可，且休矣！”其后生辈反以言激之。胜心益热，再对银十两面赌。不数局，共输数十余两。

时天色已曙，鄂将胜银卷人囊中而起。胜邀再赌，鄂坚执下许，二人相扭甚热。鄂曰：“是你邀我赌，非我邀你赌。我若输你，肯饶否？我家财数千，因赌而倾。你输此些小，何得鼻血？好不为男子也！任你经官不还。”客中老成者曰，“是我辈无见识，不阻你，以致覆败。但张兄说得是，倘他输你，必不放他。不如我辈抽头者尽还你罢。俗云‘豪杰对豪杰，齿打落，吞肚里’。”鄂曰：“众既以抽头者退出，我亦退银三两做戏，更出一两作东道。内抽五钱，换金一钱，打一戒指与徐兄，作好赌之戒。”众曰，“张兄之言大有理，乃豪杰惜豪杰，真慷慨丈夫也！”华胜默然。真个是：“安分不贪难诱引，贪心萌内必遭殃。”

按：好赌者落入圈套，何止若是。鄂犹是有本富商，故不尽取，而又善处于终，致戒其后。若赌场中光棍，何怕你万贯家财，尽落于伊手乎！睹徐华胜之输而返悔者，后人鉴之，可勿蹈矣。

[今译]　福建有个姓徐的，名华胜，号含秀。此人好自吹自擂。傲气十足，酷好赌钱。

一天，他买了些纸贩到京城去卖。有个姓张名鄂号叔真的，先前也是个富人，后来因赌钱输穷了，只剩下几百两银子，也买了些纸要贩到京城去卖。两人是同县不同乡，一路自是互相照顾，共住一店。张鄂心生一计，常在店里和徐华胜下棋，或是赌个小东道，或是赌些时令水果。张鄂的棋本来下得比徐华胜好，可以让他一个车的，但他却装成下不过徐华胜的样子，张鄂是孤单单一个人，徐华胜是同姓多人一起出门，张鄂老是诈输，请各位的客，暗中结识徐华胜的同乡，目的是让他们在下棋时都不开口，不在旁支招、发议论，孤立徐华胜，并故意输五盘赢二盘的，徐华胜还不知道张鄂心怀鬼胎，藏着本事呢。

一天，张鄂已经睡下了，徐华胜又把他叫起来，说下一盘。赌个东道。张鄂心中暗喜，心想：“今晚上机会来了。”故意推辞不愿起来。徐华胜又强拉他起来，于是，张鄂就说：“要下可以。可要下我不赌东道，要赌就赌银子。”徐华胜在心里暗暗筹划道：“我棋术比他高明，有什么可怕的？”便连声应下来说：“挺好，挺好。”没想到如此已坠入了张鄂的计谋之中了。再加上徐华胜平时为人又做，同行的乡亲们大多厌憎他，见他要赌，也多赞成。

张鄂说：“先把银子兑好放这，要输了就拿去，免得抵赖。一两银子赌一局，每两让给众人二钱彩头，回头请大伙吃酒、看戏。”

徐华胜说：“二两银子赌一次也可以的。”

不一会，徐华胜便输了好几盘。赌兴大发，说要十两银子赌一次。同行的商人中有老成持重好心提醒说：“别这样，不要赌了。”而其他年轻后生都反对，并用言语激徐华胜赌下去。徐华胜头脑更发热了，又掏出十两银子要赌。下不了几盘，共输掉几十两银子。这时天已渐渐亮了，张鄂把赢来的银子放入口袋中，站起身来，任徐华胜怎么邀请，也再不赌了。二人你推我拉，火气越来越大。张鄂说：“是你找我来赌，不是我找你赌。我要是输给你，你还愿意和我赌下去吗？我家资产数千两银子，都赌博输完了。你输了这么点银子，就急怒成这个样子？像个男子汉吗？随你的便，我赢了就是我赢的，打官司也不怕的。”同行的老成商人说，“是我们这些人没见识，没及时阻止你，以致输成这样。不过张兄说得也是，假如他要输了、也会拉你赌下去的。这样吧，不如我们不要彩头，把彩头都尽数还给你算了。俗话说

得好：‘ 豪杰对豪杰、齿打落，吞肚里 ’ 。 ” 张鄂说：“ 大伙既然不要彩头，我也拿出三两银子来，请大伙看戏，再拿出一两银子作东道，请大伙吃酒。在内再抽出五钱银子，换上一钱金子、给徐兄打一个戒指，只当是好赌之‘ 戒 ’ 吧。 ” 众人听了，都说：“ 张兄这话大有道理，真是好汉怜好汉，猩猩惜猩猩、真是个慷慨大丈夫。 ” 徐华胜默然无语。真个是：“ 安分不贪难诱引，贪心萌内必遭殃。 ”

编书的人说，“ 好赌的人落入别人的圈套，何止是上面谈到的这一种情况。张鄂还算是有些本钱的富商、所以还用不着赶尽杀绝，而又善于了结事态，劝徐华胜戒陈不要再赌。如果是赌场中那些骗子，那怕你万贯家产，也恨不能都落到他们手中才罢休！看到徐华胜输了银子而知道迷途知返的，还算是有救。后人当以儿为鉴，不要再上这样的当了。 ”

[今解] 赌钱都是为了赢钱。现在一些形形色色的“ 摸奖 ”、“ 奖券 ”，就是摸准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大办 ”‘ 有奖销售 ”、“ 有奖储蓄 ”、“ 兑奖邮票 ” 等等。奖品从肥皂、毛巾直至汽车、商品房，应有尽有。可其中之内幕，真是难与外人道也：

（1）假票、错票。某市摸奖储蓄，奖票粗制滥造，屡屡出现错票，有人摸到奖票一张，上仅有 ” 洗衣 ” 两字，中奖者坚持说后面肯定是个“ 机 ” 字，主办者却断定只能是个“ 粉 ” 字，各执一辞。又有人摸到奇票一张，上书“ 饭店 ” 两字，主办者称，这是“ 饭勺 ” 之误。更有人摸到“ 白条 ”，白板。

（2）只“ 摸 ” 无“ 奖 ”。山西晋城在市区广场设点办理“ 家庭财产有奖保险 ”。保险单全部售出，并已兑奖完毕，彩电等大宗奖品却依然如故。群众认为其中有鬼，发生哄抢事件。在辽宁、河北、安徽等地，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3）不准包买。一些摸奖活动过半后，往往有人要求包购剩下的全部奖券，而主办人却迟迟不敢答应——原因很简单，里头根本就没有特奖的奖券。

（4）奖出不兑。一些单位在特等奖已被摸走后，与中奖人约定，先不公布，直等到活动全部结束后再兑奖。

八类　露财骗

诈称公子盗商银

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往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余两，复往长埂买布。途逢一棍，窥其银多，欲谋之。见栋乃老练惯客，每迟行早宿，关防严密，难以动手。诈称福建分巡建南道公子，甚有规模态度。乃带四仆，一路与栋同店。棍不与栋交语，而栋亦不之顾也。

直至江西铅山县，其县丞姓蔡名渊者，乃广东人也，与巡道同府异县，幸不相识。棍往拜之。县丞闻是巡道公子，待之甚厚，即来回拜，送下程。栋见旦丞回拜，信其为真公子。是夜，棍以下程请栋。栋欢领之，而心中犹谨防他盗，不敢痛饮；棍犹动手不得。次日，经乌石宿。其地非大口岸，栋欲办酒回礼，以无物可买而止。

又次日，到崇安县宿。栋心谓：此到长埂旧主不远，犹其外之故家也。且来日与公子别矣，不答敬殊非礼也，遂买肴馔请之。棍谓栋曰：“同舟过江，前缘非偶。与君一路同来，岂非偶乎？明日与君分路，燕鸿南北，未知何日再会，各开怀畅饮。”延至三更，其仆皆困顿熟睡，栋醉甚，亦伏桌睡。棍遂将栋之财物悉偷去。

待栋醒觉，不知棍何处去矣。即在崇安县告店家通同作弊。随即往江西广信府，告其县丞勾引光棍，而以原店家作证。县丞诉曰，“福建巡道实与我同府异县，其人姓氏，我素知之；但公子并未会面，他称其姓氏来拜我，我乃县丞小官，安得不回他拜，不送他赆？今至崇安已经数日，盗你银去，与我何干？”栋曰：“那棍一路同来，我防之甚切。他来谒你，而你回拜，我方信是真公子，故堕其术。今其人系你相识，安得不告你？”本府不能判断。栋又在史大巡处告。史爷判是县丞不合错拜公子，轻易便送下程，致误客商，不无公错。谅断银壹百两，与栋作盘缠之资而归。

噫，棍之设机巧矣！一路妆作公子，商人犹知防之。至拜县丞，而县丞回拜送赆，孰不以为真公子也？又先设机以请商人，则商人备礼以答敬，亦理所必然也。乃故缠饮，困其主仆，则乘夜行窃易矣。故曰其设机最巧也。使栋更能慎防一夜，则棍奸无所施。故慎始不如慎终，日乾更继以夕惕，斯可万无一失。不然，抱瓮汲井，几至井口而败其瓮，与不慎何异？吾愿为商者，处终如谨始可也。

[今译]　　陈栋，山东人。多年来常去福建建阳府一个叫长埂的地方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春天，他带着二个仆人，随身带着一千多两银子，又去长埂买布。路上遇上一个骗子，窥见他带的银子多，欲有所图。见陈栋是个闯荡江湖多年的老练商人，每天天大亮后才赶路，不等太阳落山即投宿，防范甚严，难以动手。便心生一计，诈称自己是福建分巡建南道长官的公子，气派风度，无一不像，带着四个仆人，一路与陈栋同行同住，但并不与陈栋搭话，陈栋也未理睬他。

一直走到江西铅山县，在县里任具丞的官员，姓蔡叫蔡渊，是广东人。与福建分巡建南道长官，是同府异县的老乡.但从未见过面。那骗子主动前往拜访。县丞听说是巡道的公子来了，相待甚厚，并来旅店回访，并送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来。陈栋见到县丞来拜访，心中相信那骗子是真正的公子。当天晚上，那骗子就以县丞送来的酒菜做东，邀请陈栋，陈栋欣然前往赴席，但心中还未完全丧失警惕，不敢无所顾忌地痛饮；骗子仍是下不得手。第二天，

住在乌石这地方。这地方不是个热闹大口岸，陈栋想置办酒席回礼，也没东西可买，只得作罢。

又过了一天，到了崇安县，陈栋心想：这里到长埂老关系那已是不远了，就好比快要回到在外的故居一样。再说明天就要与公子分手了，不回敬人家也显得太没礼貌了，于是买下酒菜回请那假公子。那骗子对陈栋说：“咱们同船过的江，也不是偶然，看来还是有缘份。与您一路同行，这不是缘份是什么？明天就要与您分手了，各奔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让咱们喝个痛快。”一喝喝到三更天，仆人们都困得睡熟了，陈样本人也醉得厉害，趴在桌上昏昏睡去。那骗子乘机把陈栋的财宝尽数偷去。

等到陈栋一觉醒来，骗子早已不知去向。即到崇安具衙门告店家与骗子串通一气，接着又到江西广信府，告铅山县县丞与骗子合伙行骗，并拉当地旅舍主人为证。那县丞申诉说，“福建巡道的确是我同府异县的老乡，这人姓什么叫什么，我是旱知道的，但我从未见过他家公子，他有名有姓地来拜见我，我只是一个小小县丞，怎么能不回访？不送他点钱路上用？如今你们在崇安出的事，离开铅山已有数天的日程，他偷了你的银子跑了，与我有什么关系？”陈栋说：“那骗子一路与我同行，我一直十分提防他，他去看你，你来回访，我寸相信他是个真公子，才落入他的困套。这个骗子你是认识的，怎么能不告你？”广信府难以判决谁是谁扑，陈栋又往上告到官员史大巡处。吏老爷判决，县丞不该回访那假公子，并轻率地送他酒菜，致使客商有所误会，应承担一定责任。审定罚银一百两，给陈栋做回家的盘费。陈栋也只得拿了这一百两银子，怏怏不乐地回家去了。

编书的人说：看看，骗子的计谋也够机巧的了！一路上扮成公子，商人犹知防范。等到拜见县丞，县丞回访并送礼品，又有谁不认为他是真正的公子呢？骗子又借机宴请商人，而商人又必然备礼回渍，这是理所必然的事。故而抓住猛灌，主人仆人都醉倒梦乡，再乘着夜色将财宝席卷而去。你看这套骗米是不是最机巧的？如果陈栋能再小心提防一夜，那骗子则无计可施。所以不仅开始要谨慎小心而且到最后也仍要谨慎小心，白天小心，晚上也应小心，如此方可万无一失，不然的话，就如同抱着瓦瓮到井里去打水，都快走到井口了把瓦瓮给打碎了。谨慎了半天，与不谨慎又有什么两样？我愿做商人的，要从头至尾都小心谨慎才炫耀衣妆启盗心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余两，往建宁府买铁。始到崇安县，搭一青流船，艄公名李雅，水手名翁迓。雅先以嫖赌破家，后无赖而撑船。其时船至建阳县，天生起岸，往拜乡亲。将衣箱打开，取出衣服鲜丽，所带用物俱美。雅一见生心。

至晚，天生叫艄公买些酒馔。雅暗将陀陀花入酒中。——陀陀花者，乃三年茄花也，人服此则昏迷不能语。是夜，天生主仆中了此毒，醉不能醒。三鼓时候，雅邀水手行谋。水手曰：“钱财有命不可逆理妄求。倘若事泄，罪将安逃？吾不敢为也。”雅狠心一起，不听水手之阻，将其主仆推人深潭。天生淹死。徐丁幸饮酒少，入水复苏，颇识水性，洑水上岸。次日，搭后船往建宁府，即抱牌告于王大爷。当差捕兵六名，同徐丁到临江门去缉拿。临江门，乃建宁往来诸船凑集之口岸也。是时李雅谋财在手，正买酒上船，思量作乐。徐丁认得，即引捕兵擒锁。搜其赃物，尚在船中。遂并入赃，俱字到府。

王爷审问。雅见事露，难以推托，一概供招，攀及水手同谋。徐丁曰：

“我当中毒时，酩酊不能言，如梦中，闻得水手劝阻，不与同谋，已先逃去。今若枉及此人，令后人不肯向善也。”王爷即将李雅责四十板收监，依律拟斩。其行李并原银，差防夫二名，同徐丁直解至大生家去。李雅次年冬季处决。后水手翁迓弃船归农，颇致丰足。雅以谋人而促死，迓以阻谏而全家。谚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信不虚也。

按：游天生之召祸，良由衣服华丽，致使贼艄垂涎。大凡孤客搭船，切须提防贼艄谋害。昼宜略睡，夜芹易醒。煮菜暖酒，尤防放毒。服宜朴素，勿太炫耀。故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孔子曰：“以约失之吉鲜。”此诚养德之言，抑亦远祸之道也。[今译]　　游天生，徽州府人。长得一表人材，丰采俊雅，喜好衣饰。

一天，他带着一个仆人徐丁，拿着五百多两银子的本钱。到建宁府去买铁。到了崇安县青流渡口，搭上一艘船，船上掌舵的叫李雅，水手叫翁迓。李雅此前因嫖娼赌钱弄得倾家荡产，后来迫于生活，只得干上撑船这个营生。

船到了建阳县时，天生准备上岸去拜访几位乡亲，遂将衣箱打开，取出一件件鲜丽贵重的衣服，所佩带的其它用物，也都精致美丽。李雅一见，顿生歹心。

到了晚上，游天上叫李雅去买些酒来吃。李雅乘机悄悄把陀陀花掺入酒中——陀陀花，是三年生的前花，俗称“麻茶”，人吃了会昏迷不醒，无法说话，当天晚上，游天生主仆两人都中了此毒，醉成一团，无法苏醒。三鼓时分，李雅让翁迓与他一起动手。翁迓说：”发不发财自有命定，不可违背天理去妄求。倘若事情泄露出去，怎么能逃脱罪名？我可不敢干。”李雅一狠心。不听翁迓的劝阻，将这主仆二人，都推入深潭之中。结果游天生被淹死，徐丁幸亏酒喝得少，入水一激，苏醒过来，他颇识水性，几经挣扎，总算游上岸来。

第二天，徐丁搭后面的船来到建宁府、立即前往官府喊冤。官府王大人当即派捕快六人，同徐丁一同到临江门去缉拿凶犯。临江门，是建宁府往来船只汇集的码头。此时李雅谋财害命后。自以为高枕无忧，正在买酒上船，准备好好乐上一乐。却被除了一眼瞧见，捕快过去，一把抓住锁定，再搜查赃物，尚在船中。遵连人带赃，俱捉拿归府。

王大人审讯，李雅见事已败露，难以推托，只好一概招供。并说水手也是同谋，企图连他一起拖下水。徐丁说：“我在中毒的时候，半昏半醒说不出话来，如在梦中一般，记得曾听见水手劝阻，不愿与此人同谋，人也先逃走了。如今如果冤枉此人，这是让以后的人不敢起善心了。”王大人遂将李雅先打了四十大板。关入牢中，依照法律，准备处以斩刑。李雅的行李及谋取的赃物，派官差两人，和徐丁一起，直解押送至游天生家里。李雅本人，于第二年冬天被处决。后来水手翁迓弃船回到家乡，从事农业，日子过的颇为丰足。李雅因为谋财害命很快就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翁迓因为不愿同谋而保全了身家性命。老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这不是句虚话啊。

编书的人说，游天生召祸上身，自然是由于他衣服华丽鲜亮，招得船上的贼人垂诞三尺。一般单身出门在外的商人，切切记住要提防船上的贼人谋财害命。白天最好稍稍睡一会儿，晚上才不致于睡得太死。煮菜喝酒，尤其要防止有人放毒。衣服最好朴素一些，不要太招摇过市。正如老子说的，”良贾深藏若虚。”孔子讲的：“以约失之者鲜。”这些话他们诚然是从提高修养这个角度讲的，但对商人来说，这里头包含了全身远祸的道理啊。

九类　谋财骗

盗商伙财反丧财

张沛、徽州体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余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载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

数日后，兴棉花卖讫。沛者止卖小半，收得银五百余两。兴见其银，遂起不良念，与本店隔邻孤身一人赵同商议：“我店一客，有银若干。你在南台讨荡船等候，待我拿出来即上船去，随路寻一山庵去躲，与你均分。”赵同许诺。兴佯渭沛曰：“我要同一乡亲到海澄买些南货，今尚未来，要侍几日。”

一日，有客伙请沛午席，兴将水城挖开，将沛衣箱内银五百余两，悉偷装在自己行李担内，请雇一人，说是乡里来催，欲去之速。兴佯曰：“行李收拾已定。奈张兄有人请吃酒，未能辞别。”沛家人曰：“相公一时未归，我代你拜上。”兴即辞主人陈四。陈四亦老练牙人，四顾兴房；兴所挖水城，已将物蔽矣。雇夫佯担海口去、旋即卖踪转南台，来荡船上水口。

及张沛回，陈四曰：“贵乡里已去矣，托我拜上相公。”沛开房门，青衣箱挖一刀痕，遂曰：“遭瘟！”待开看，银悉愉去。四顾，又无踪迹。陈四入兴房细看，见水城挖开、曰：“了事不得，今无奈了。但用公主仆二入，可雇四名夫，直到海澄。我同一大官，更邀七八人，讨一荡船到水口。”于是陈四往上寻船，至半午后，有船下水来者，问曰：“你一路下来，见一荡船载二人，有行李三箱，上去赶得着否？”艄子曰：“有三人，行李三担，在水口上岸去矣。”荡船赶至将晚方到水口，并未见一人来往。少顷问，见二牧童看牛而归，问曰：“前有三人，行李三担，小官见否？”牧童曰：“其二人入上源位去矣。”问曰：“那山源有甚乡村？”曰：“无。止有一寺，叫做上源寺。”陈四将银五分，雇一牧童引路，径至其寺，时将三鼓矣。陈四曰：“我等叫他开门，他必逃走。我数人分作两半，一半守前门，一半守后门。天明僧 必开门，我等一齐拥入，彼不知逃，方可捉得。”众曰：“说得是。”

及僧开门，众等拥人。和尚惊曰：“众客官那里来的？”陈四乃道其故，即问：“那三人是甚时候到寺？”僧曰：“到时天色已晚，在那一楼房宿，说他被难，至此逃难”僧引入，齐拥擒获。见其将沛之银装作一担，自银七十余两以鼠尾袋装，另藏在身，悉皆搜出。二人跪下求饶，“是我不良，将他银拿来。他者奉还他，我者乞还我。”众等不听他说，将石头乱打半死，行李尽数搬来，三人同系至陈四店内。沛时往海澄，尚未归矣。

是日，客伙与地方众等，岂止数子人看，兴之廉耻尽丧。后数日，沛归，谓兴曰，“为你这贼，苦我往返侮澄一遭。今幸原银仍在，我也不计较你、今后当做好人。若如汝见，定要呈官究治。”兴曰：“须念乡里二字。”曰：“若说乡里，正被乡里误矣！我念前日久与之情，不计较你，你急前去。”兴曰：”我银乞还我。”但兴银却被众等拿去。沛因叫众等”‘拿还他，我自谢你。”众人曰：“这贼若告官论，命也难保。今不计较，反敢图赖！”众人又欲殴他，沛劝乃止。谓兴曰：“你心不良，所为若此，今反害己，不足恤也。但我自推心，将银五两与你作盘缠。”兴且感且泣，抱头鼠窜而去。

噫！久旱甘雨，他乡故知。客于外者，一见乡里，朝夕与游，即成绸缪之交，有如兄弟者，人之情也。沛之与兴，以同郡乡人，又同兹贸易，与之共店托处，亦处旅者之势然也。何兴之包藏祸心，同室操戈，利其财而盗之？波之暗渡荡船，自谓得计；岂知天理昭彰，奸盗为容，卒之擒获丛殴，噬脐无及，数十年苦积七十金，一旦失之。图未得之财，丧己获之利，何其愚也！予深有慨焉，故笔之，以为奸贪丧心昔戒，而因告商者之宜慎，勿如乡里之为盗者误也。

[今译]　张沛，徽州休宁人，是个大商人。有几千两银子的本钱。一次，在瓜州一家店中买了三百余担棉花，歙县刘兴。是个孤苦伶仃的穷苦人，一向在外肩挑手提，做些小买卖，有十几年没回过家了，苦心经营积下七十几两银子，正好也到瓜州这家店中买棉花。二人同府不同县，乡音相迈，张沛一见，认为是自乡人，意气相投，如同兄弟一般，各自买好货物后，便一起到福建省城陈四店中去发卖，两人租了所里外间的房子住下。

几天后，刘兴的棉花已卖完。张沛的棉花只卖出一小半，收得货款五百余两银子。刘兴一见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顿起不良之心，遂与住在旅店相邻处也是孤身一人的一位名叫赵同的人商议，他说，“我店里有个客人，有笔银子。你在南台准备一条快船等我，待我得手后，一起上船，顺路找个山庙一躲，银子你我均分。”赵同答应了下来。于是，刘兴对张沛撒谎说：“我约好一个同乡一起去海澄去买些南货，可他至今还没有来，我得待上几天等他。”

一天，有一些商人请张沛出去吃午饭。刘兴趁机将下水道挖开，从中钻入张沛的房间，将张沛衣箱内五百多两银子，全都偷到自己的房间，装入行李担中，又雇了个挑夫，说是家里来催，想快快离去。临走前刘兴还故意说：“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是张兄被人请去喝酒、无法与他告别，怎么办？”张沛的家人说：“相公一时赶不回来，我代你说上一声吧。”刘兴遂与店主人陈四告别。陈四也是个老练的中间商，看刘兴如此匆忙离去，怕有什么差错，但四顾刘兴的房间，什么也没发现，刘兴挖开的下水道，已用东西挡住了。雇了挑夫挑了担子，装成去海口的样子，实际上一转弯立即掉过头往南台奔去，找到赵同雇的快船，乘船往水口方向而去。

等到张沛回到店中，陈四说：“贵同乡已经走了，托我与相公告辞。”张沛打开房门，看见衣箱上挖有刀痕，叫道：“糟了！”把衣箱打开一看，银子已是一个不剩。四下打量，门、窗等又完好无缺，不知这贼是从哪儿钻进来的？陈四返身到刘兴房里细细查看，才发现下水道已被挖开，说：“这事难办了，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您自己主仆二人，再雇上四名民夫，直接去下游海澄去找。我同一壮汉，再请上七、八个人，找条快船奔上游水口。”

于是陈四等人沿江往上找盗贼坐的船，到了下半天，迎面碰上条沿江而下的船，便问道：“你一路下来，看没看见有条快船坐着二个人，并三箱行李？我们还能赶上吗？”那条船掌舵的说：“是有这么条船，船上有三个人，三箱行李，在水口弃船上岸去了。“陈四他们听了，一路紧赶，快到晚上了，才赶到水口，上岸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过了一会，才看见两个牧童赶着牛往家走，忙上前问道：“你们看见三个人，担着三担行李没有？”那牧童说：“是有这么三个人，到上源垅去了。”陈四他们又问：“那山源都有些什么村子？”牧童回答说：“那儿没村子，只有一座寺庙，就叫上源寺。”

陈四拿出五分银子来，就请其中一位牧童带路。一直赶到寺院门口时，已是三鼓时分了。陈四对众人说，“我们要叫他开门，他肯定会逃走。我们还是分成两拨，一半人守住前门，一半人守住后门。天一亮，和尚肯定要来开寺门，我们大伙乘机一拥而入，他们无处可逃，如此才能捉个正着。”大伙听了，都说：“说得是。”

等到和尚打开门，众人一拥而入。和尚大吃一惊，说：“众位客官是哪里来的？”陈四说了原委，并问道：“那三个人是什么时候到的寺里？”和尚说，“他们来的时候天色已很晚了，就在那儿一楼房里住下了。我们也是被他缠着不放，说是到这里逃难的。”和尚引着众人到了房门口，一齐拥入，抓个正着。瞧见这伙贼把偷来的张沛的银子装成一担，自己的银子七十余两用个袋子装着，单藏在身边，全都搜了出来。三人跪下求饶，说：“是我起了歹心，拿了别人的银子。他的银子奉还给他，我的银子还请求您还给我。”众人不等他说完，拿起石头瓦块，一顿乱打。打了个半死，又把行李等尽数搬来，三人都捆好，一起押回陈四店中。此时张沛去海澄去了，还未回来。

这一天，店中的往来商人及当地百姓，岂止数千人，都来看这窃贼、刘兴等人脸面丢尽。过了几天、张沛从海澄赶回，冲着刘兴骂道，“为了你这个贼，害得我白跑了一趟海澄。如今幸亏我的银子还在，我也不跟你计较，今后应该学做好人。如果屡教不改，一定要抓你送官，让官府处治你。”刘兴哀求道：“求您看在同乡的份上，饶了我吧。”张沛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要说同乡，正是同乡这两个字害了我！我看在以前交情的份上，不与你计较就算了，你快滚吧。”刘兴又求道：“我的银子还请还给我。”可刘兴的银子，早已被众人拿走了。张沛便对众人说，“他那份银子还给他吧，你们我自会感谢的。”大伙说：“这个贼，要是告到官府，由官府来处治，命恐怕都保不住。如今不与他计较就算了，他还想要银子？”说着又要揍他，张沛劝住大伙，对刘兴说：“你居心不良，做出这种事来，如今反过来害了你自己，也没什么可怜的。只是我自己凭良心办事，给你五两银子作盘缠吧。”刘兴又羞又悔，低头流泪，抱头鼠窜而去。

编书的人说：唉！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做生意的在他乡异地，一见老乡，朝夕相处，很容易就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这也是人之常情。张沛与刘兴，是同郡的乡亲，又同作一种生意，住在一起，互相关照，这也是出门在外的人理所应该的。这刘兴怎么就心怀诡计，同室操戈，要盗窃人家的钱财呢？他暗中逃上快船，自以为得计。岂不知法网恢恢，天理昭昭，老天爷是容不得这些好盗小人的。最终被抓住痛打一顿，无颜生在人间，数十年辛辛苦苦积聚下的七十两银子，也化为泡影。图谋不该得的钱财，反倒失去了自己已有的钱财，怎么就这么愚蠢呢！我对此深有感触，故而笔录下来，一方面是给那些好心贪婪的人敲敲警钟，以为戒律；另一方面也是想告诉经商的人小心谨慎，不要被那些打着同乡的名义盗窃钱财的人害了。

[今解]　这实际上是一个古人的“宰熟”的故事。“宰熟”，即专门挣熟人钱财的行为，几乎没有不和欺诈相连的。不过像上面这则故事里的这个骗子，在今天的骗子们看来，实在是太愚了。

看看下面几件事，就知道骗子们是怎么“宰熟”了：

（1）假烟送上门。徐文杰在家门口摆了个烟摊，小本经营，挣点辛苦钱。

“哟，这不是二喜吗？你也练上摊了？”一天，徐文杰一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名利，叫着他的小名走了过来。

“老没见干嘛呢？”见了熟朋友，徐文杰也挺高兴。

两人一通海聊。临走名利拍着胸脯说：“不就想进点外烟吗？我包了。”

名利还真能干，第二天，蹬着一辆三轮，“希尔顿”、“万宝路”一样两箱，就给送来了。名利说验货吧。徐文杰粗粗一看，说：“嗨，放这儿。打小一块长大的，哪还那么多事？多少钱？”

“不急，不急，咱‘接’得就低，绝不能‘黑’哥们儿。”名利也挺客气。

话是这么说，徐文杰还是把几千块钱给了名利。

名利送来的烟没卖两天，买主就找回来了：假的。自认倒霉吧，几千块钱只当买个教训。

（2）借钱不会还。李强与李续发都是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门脸靠门脸，平时互相照应，关系相当不错。

“李哥，我急需1000块钱，先借我点儿，明儿还。”一天，李强冲李续发说。

李续发二话没说，点了10张“老人头”递了过去。

过了好几天，李强一字未提还钱的事。李续发几次想问，但又忍住了，心想，别让人家说咱太小气了。

过了一个月，李续发忍不住了：“李强，上次你借我1000块钱……”“什么1000块钱？”李强作认真状使劲想。李续发气不得恼不得，这事没凭没据的，窝囊透了。

傲气致讼伤财命

魏邦材，广东客人，富冠一省。为人骄傲非常，辄夸巨富。出外为商，无人可入其目。一日，在湖州买一百担，转往本省去卖。在杭州讨大船，共客商二十余人同船。因风有阻，在富阳县五七日，其仆屡天早争先炊饭，船中往来，略不如意，辄与众斗口。众皆以伙计相聚日知，况材亢傲而相让之。其仆亦倚主势，日与众忤。在邦材，当抑仆而慰同侪可也；反党其仆，屡出言不逊曰：“你这一起下等下流，那一个来与我和？”动以千金为言。又曰：“一船之货，我一人可买。”如此言者数次，众皆不堪，大恨之。

时有徽州汪逢七，乃巨族显宦世家也。不忿材以财势压人，曰：“世长势短，辄以千金为言。昔石崇之富，岂出公之下哉？而后竟何如也？”材怒其敌己，曰：“船中有长于下流者，有本大于下流者，竟无一言，你敢挺出与我作对？以丝一百担，价值数千金，统与你和。”逢七骂曰：“这下流好不知趣！屡屡无状，真不知死小辈也。我有数千金与你和，叫你无命归故土！”二人争口不休。众皆暗喜汪魏角胜，中心大快。有爱汪者，相劝各自入仓。

次日，李汉卿背云：“幸得汪兄为对。”材听之，乃骂汉卿而及逢七，语甚不逊，大都材出言极伤众。众不甘而忿恨曰：“一船人却被一人欺！我等歃血为盟，与他定夺！”逢七曰：“众等帮我，待我与他作对，以泄众等恨也。他有丝一百担，众助我打他半死，他必上告状，我搬他丝另藏一处。留一半，方好与他对官，将其底帐灭之。他若告我，众不可星散，坚言证之，即将他丝卖来与他使。俗云‘穿他衫，拜他年’。斗殴之讼，岂比人命重情？”众曰：“说得是。我等皆欲报忿，戒勿漏世。”布谋已定。

逢七乃与材在船中相殴数次，材极受亏，奔告在县，状已准矣。逢七将材丝挑去一半藏讫，以材买丝底帐、各处税票悉皆灭矣。自己货发落在牙人张春店内。材上船见丝搬去，乃大与逢七殴；即补状，复告抢丝五十担，以

一船客伙、艄公作证。逢七以猪血涂头，令二人抬入衙内，告急救人命事抵。即将银一百两，投本县抽丰官客，系本县霍爷母舅。材将银一百五十两，投本县进士魏贤及春元九位。逢七又将银二百两，亦投此数人。进士魏贤等先见本县为魏，又后催书，言辞支离、两下都不合矣。及审一起于证，艄公齐说：“相殴是实，未见搬丝。”本县判断担丝情捏，只以争殴致讼，俱各不合。材不甘，又赴本道告，批与本府推官陈爷审问。二人俱有分上，依具原审回招。材又奔大巡军门各司道告，及南京刑部告。然文状不离原词，皆因[袭]原断。

二人争讼一年许，材前余丝皆已用尽。材叫一辛兄来帮讼，带银五百余两，亦多用去。材又患病店中，家中叫一亲叔来看。其人乃忠厚长者，询其来历，始知侄为人亢傲，乃致此也。众客商说出此事，要作和气作息，各出银一百两，收拾官府。内抽五十两，与材作盘费之资而归。材归，自思为商之日，带出许多财物，今空手回家，不胜愤郁；且受合家讪詈，益增呕气。未几发疽，数月而死。

噫！邦材以巨富自恃、想其待童仆与乡人也。酷虐暴戾，人皆让之，酿成桀骜之性，是亢极而不知返者也。一旦出外为商，井蛙痴子，眼孔不宏，呶呶贯钱，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口角无惩，致逢七等忿而布谋，搬丝诘讼。始自挟其财多，可投分上凌入，意谓逢七等皆在其掌股玩弄矣；殊知县，府、道、司、刑部遍告，财本俱空，皆不能胜。斯时也，羝羊触藩，抑郁成疾，悔无及矣。非伊叔见机收拾归家，几郁死于外，作他乡之鬼矣。“谦受益，满招损”，自古记之。故匹夫胜予，无以国骄人。圣人之训，三致意焉。即王公大人，矜骄贾灭，比比皆然，况夫公么之辈乎！即庭闱密迩，傲情而辟，已为非宜，况处羁旅之地乎！为商者，寄寡亲之境，群异乡之人，刚柔得中，止而丽明，尚恐意外之变，而可以傲临人乎！故曰：和以处众，四海之内皆兄弟；满以自骄，舟中之人皆敌国。商者鉴此，可以自省矣。[今译]　魏邦材，是广东的一位富商，富冠广东，为人十分傲慢，动不动就夸耀自己的钱财。在外经商，谁也不放在眼里。一天，他在湖州买下一百担丝，打算转运到广东去出售。在杭州雇好大船，和二十多位商人同船旅行。因为顶风，在富阳县待了六、七天。仆人每天早上争着先为他做饭，在船上来来往往，略不如意，就和别人吵架。大家都想着在船上也待不了几天，再说都知道魏邦材为人傲慢，忍让了算了。不料这仆人狗仗人势，一天到晚和别人过不去。这魏邦材，自当管束自己的仆人、安慰一下别人也就行了；哪知他反倒宠着自己的仆人，并多次出言不逊，说什么“你们这一起下等人，下九流，哪一个配我和你们打交道？”还动不动就说自己富有千金。说：“这一船货，我一个人都可以买下来。”这样的话说多了，众人都觉得难以忍受，心中都十分恨他。

有个徽州商人汪逢七，家里也是屡世为官的世家大族。气不忿魏邦材仗着有钱，欺压众人，就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动不动就夸自己有钱，历史上石崇斗富的故事听说过吧？他的财富，不会在你之下吧？后来又怎么样呢？”魏邦材恨他与自己作对，骂道：“船上有本来就是下九流的，有比下九流还不如的，都没说一句话。你倒敢跳出来与爷爷我作对？这是一百担丝，价值数千金，我拼上这些钱不要了，也要与你见个高低。”汪逢七驾道：“你这下流种子好不知趣！屡屡无礼，真是个不知死活的灰孙子。我这也有几千两银子，与你拼个死活，叫你不得活着回家！”两人大吵不休，

众人看到两人吵起来了，都心中暗喜，有向着汪逢七的，把双方都劝回舱内。

第二天，有位叫李汉卿的商人背着魏邦材，对众人说：“亏得有汪兄帮咱们出口气。”这话传到魏邦材耳中，就又大骂李汉卿和汪逢七，骂得十分难听，这魏邦材说话，是极其伤众人心的。大伙不甘心就这么受他欺压，都气忿不平地说，“一船人都受他一人的气！咱们大伙歃血为誓，就不信搬不倒他。”汪逢七说：“大伙帮着我，看我与他做个死对头，替大伙出了这口气。他有一百担丝在这船上，大伙帮我先打他个半死。他肯定要去官府告状，等他告状的时候，我把他的丝搬走一半藏起来。给他留下一半，好与他打官司，再想办法把他的帐本给销毁。他如去告我，各位可不能散了丢下我不管，大伙一条心，异口同声，看他有什么办法。就用卖他丝的钱来与他打官司。俗话说得好：‘穿他衫，拜他年’。再说打架斗殴的事，又比不上人命官司，就那么回事。”众人都说：“说得是，我们大伙都想出出这口气，刚才商量的，千万别说出去。”策划已定不提。

注逢七在众人相助下，与魏邦材在船上打了好几架，魏邦材吃了大亏、果然跑到县里去告状、县里准许立案。这边汪逢七乘他去告状这么个间隔，把魏邦材的丝挑走了一半，并把魏邦材买丝的底帐，及各处关卡的税票，尽数销毁。自己的货，则放到中间商张春店里发售。魏邦材回到船上一看，货少了一半，又与汪逢七大打了一架，并又去官府补告一状，说是他的丝被抢走了五十担，并说一船的商人、船工均可作证。汪逢七则找些猪血涂了一头一脸，让两个人把他抬到衙门里，告魏邦材打他，要出人命了。并悄悄把一百两银子，送给老家霍爷的母舅，在当地任要职的一位官员。这边魏邦材也送上一百五十两银子，给当地进士魏贤及九位举人。汪逢七知道后，也给这些人送了二百两银子。进士魏贤等人，接了魏邦材的银子后，曾去见了县官一面，为魏邦材说话。接了汪逢七的银子后，再给县里去信，言辞便含混起来，似乎双方都有些不是，各打五十大极。县里开庭审理，船工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两人打架是实事，可倒是没见到汪逢七搬魏邦材的丝。”县官判决，抢丝之事，各有说法，不予受理，只以争斗打架结案。并说双方都应承担一部分责任。魏邦材不甘心，又上告到上面去了。上峰批回，由木府法官陈老爷审理。魏、汪双方各自送了礼、结果依然维持县里原判。魏邦材就又往上告，一直告到南京刑部。然而审处离不开原来那几句话，依然维持原判。

两人打官司打了一年多、魏邦材那批丝货早已搭在里头了。又叫来亲兄，带上五百多两银子、来帮他打官司，又快用光了。魏邦材生了病，住在旅店里，家里托一个亲叔叔前去看他。他叔叔倒是位忠厚长者，问了问来龙去脉、才知道是这么回事，这场官司，不过是因侄儿为人傲慢，才招来的。那些同船的商人也都说和和气气了结此事算了，愿意各自拿出一百两银子、去打点官府，平息此事。再从中抽出五十两、给魏邦材作回家的路费。魏邦材也只得同意，回到家乡后，自己回想当初出门经商，带出多少银钱，如今却两手空空回到家里，越想越窝火，再加上又受到家中上上下下的讥笑、责骂，益发呕气。没多久就气出个大毒疮病，几个月后就命丧黄泉了。

编书的人说：魏邦材仗着有钱，骄横无礼。对商人都如此，他对仆人及乡下的百姓是什么态度，那就可以想见了。暴烈傲慢，大家都让着他，酿成个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个极顽固而不知留退路的家伙。这种人一旦出门在外做生意，就如同那井底之蛙，没开过眼；仗着有几个钱，只知道自己而不想

着别人，嘴上不饶人，以致汪逢七等气忿难平，合谋整他，搬走丝货，又打官司。开始还仗着有钱，可以分头打点，自以为可以玩弄汪逢七等人于掌上；岂不知县、府、道，司和刑部一级级都告遍了，钱也花光了，官司也没打赢。那个时候，就好比是羝羊给关在了篱色中，四处碰壁，抑郁成疾，后悔都来不及了。要不是他叔叔来给他收拾残局，带他回家，几乎气死在外头，作了他乡之鬼了。“ 谦受益，满招损 ”，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话了。所以人人都有比我强的地方，就是掌管了一个国家，也别骄气凌人。圣人的训示，值得三思啊。就是王公贵族，因矜持骄傲而毁了自己的，也比比皆是，何况魏邦材这么个小字辈呢？就是在自己家里，又傲又懒，已不合适，何况在旅途之中，他乡异地呢？做商人的，独自一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与一群异乡人相处，刚柔一定要适中，本止一定要有分寸，就是这样还怕出什么意外，怎么能傲气凌人呢？所以说，和气相处，那四海之内皆是兄弟；自高自大，那一船中人全是仇敌。做生意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自我反省了。

轿抬童生入僻路

超世材，建阳人也。年方垂髫，往府应茂才之选，未取而归。以行李三担，雇挑费大，乃寄船中，命仆护之。己独于陆路轿行，只一日可归。在路雇轿时，打开银包，取二钱碎银与之。两轿夫从旁看窥，有银一大锭。不行上三十里，扛入山僻路去。超生曰：“ 我昨从船往府，此陆路虽今日初行，但官路须是往来通途，不当在此偏僻去处。 ”轿夫曰：“ 正是此去，望前便大官道矣。 ”又行，更入山径。超生心悟，即呼曰：“ 我知此不是大路。

你们不过是要银，我身上只一锭银三两。我家富万金，只我一人，便把此三两银子送你不妨，何必要起歹意？ ”二轿夫放下，曰：“ 如此便把来与我，免你一命。 ”超生笑解付之，曰：“ 此何大事，而作此举动？好小器！可送我还大路。 ”二轿夫不顾，得了银，径从山路奔去。

超生自还寻大路，行至路边店舍，问此处有某县人开店否？人指示之，即入，对店主曰：“ 我系超某家，因雇轿夫，被其谋去盘缠银，又不能徒步走路。汝若识我家，托代雇两轿夫，送我到家，加还其工钱。 ”店主曰：“ 尊府大家，人皆闻名，我岂不知？ ”即奉上午饭，命两轿夫送回。归家言被谋之事，及某店送归之情，家中大喜，曰：“ 得不遭毒手，幸矣！三两银何足惜！ ”

因厚款二轿夫，仍专人往谢其店。

按：超生初未晓此路程，但见扛入山僻，即知非是大路。察两人谋害之情，便捐银与之，免遭毒手。不然，命且不保，安能存银？又知寻本乡店主，托雇轿送归，方保泰然无危。此其年虽幼稚，而才智过人远矣。诗曰：“ 书显官人才，书添君子智。 ”令超生非读书明理，几何不蹈于陷井？

[今译]超世材，建阳人。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到府里去考秀才，未考中，返回家乡。共有三担行李，雇挑失费用太大，便寄放在船中，命仆人看护。自己单独从陆路乘轿而归，如此一天即可回到家乡。在路旁雇轿子时，打开银包,拿出二钱碎银子给轿夫。两轿夫从旁偷看,见中有一大锭银子。 心中顿生歹念。走不上三十里，便抬着轿直奔山中冷僻无人之处去了。超世材觉得路不对，说：“ 我昨天上船去府里，这陆路虽说是今天头一次走，不过官道应该是往来的大道，不应该是这么一条偏僻小道吧？ ”那轿夫说：“ 就是这条道，往前走便是官道了。 ”又走了一段，更往山里去了。超世材心中一动，忙喊住那两个轿夫说：“ 我知道这不是大道，你们不过是要银子，我

身上只有一锭三两的银子。我家富万金，就我一个儿子，便把这几两银子送给你们也没什么，何必要起歹心呢？”两轿夫放下轿，说：“既然如此，快把银子拿来，饶你一命。”超世材笑着解下银袋交给他们，说：“这有多大的事，要这么干？好小家子气！能不能把我送到大路上？”那两个轿夫根本不理他，拿了银子，直奔山路走了。

超世材自己找着大路，走到路边店中，讯问有没有自己家乡人在此地开店？人家告诉了他，即走到那家店中，对店主人说：“我是某县超家子弟，因雇了两个轿夫，被他们抢去了我的路费，我又不能徒步走回家。您要是知道我的家，烦请您代我雇两个轿夫，送我回家，加倍给还工钱，如何？”那店主说，“尊府的大名、大家都知道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说着先奉上午饭，请超世材吃饭，又命两轿夫把超世材直送回家。回到家里、说起被骗的事，及店主人送他回来的情谊，家里人都十分高兴，说：“没遭那些人的毒手，已是大幸了！三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厚待两位轿夫，并派专人去店中向店主表示谢意。

编书的人说：超世材开始并不认识这条路，但一发现轿夫抬着他往山中僻静外走，便知道这决不是大道，察觉出这两个轿夫心怀不轨，企图加害于己、便主动把银子拿出来给了他们，这才免遭毒手。要不然，命都保不住，又怎么能保住银子？事后，又知道去寻找同乡开的店铺，托店主雇轿送回家中，如此方可保证泰然无事。可见此人年纪虽说不大，但才智比一般人可强多了。古诗讲：“书显官人才，书添君子智。”要不是超世材读书明理，又怎么会不陷入陷阱之中呢？

高抬重价反失利

于定志，云南西河县人。为人心贪性执，冒昧于利。一日，买栀子往四川处卖，得银八十余两。夏买当归、川芎，往江西樟树卖，每担止着本脚银二两六钱。到时，归、芎虽缺，然比前价稍落些。牙人代发当归，十两一担；川芎六两一担。定志怒责牙人曰：“前日十二两价，如何减许多？”牙人辩曰：“若到二三担，则可依前价；今到二十余担，若从前价，何以服行情？公欲重价，凭公发别店卖之，何必怒焉？”定志与牙角口，旁有一客伙张淳者、劝曰：“公货获利三倍，当要见机。倘价若落，未免有夫渡无船之悔矣。”定志坚执不听。

数日后，到有当归三四担，牙人发价十两卖讫。淳又劝之曰，“此客已卖十两价耳，公何不卖也？”彼亦不听。后又二客人，有十五担到，牙人发价七两，亦卖讫。过数日，又有十余担来，止卖四两。定志暗悔无及，众客又背地代他扼腕。定志又坐一月余，价落货贱，与牙人不合，遂转发到福建建宁府，止卖三两七钱一担，比樟树价又减，更废船脚又多。定志自恨命薄，不当赚钱。人谓其非命薄也，乃心高也；非挫时也，乃过贪也。故笔之，以为嗜利不饱者鉴。

按：商为利而奔驰南北，谁不欲广收多获？特遇时而倍得其利，便可见机发脱。伺乃贪黩无厌，至失机会而后扼腕，何益哉？甚矣，贪之为害也！不知凡物贱极征贵，贵极征贱，必无极而不返之理。此阴阳消长之数、造化否泰之机，往往皆然。岂可违时而遂贪心乎？是以从古君子，以不贪为宝。

［今译］　于定志，云南西河县人。为人贪婪，性格固执，一门心思只认银钱。一天，他买了些栀子贩到四川去卖，赚了八十多两银子。又买了些当归、川芎，贩到江西樟树地区去卖，每担成本是二两六钱银子。到了江西樟

树一问，当归，川芎虽说也缺，但价格比前些日子已稍有回落，中间商代为发售时，给出的价格是当归十两一担，川芎六两一担。于定志怒气冲冲地指责中间商说：“前天还是十二两一担的价，怎么一下减了许多？”中间商辩解说，“如果是二、三担，那就依前日的价算了；如今您这批货是二十多担，如果还给前日的价，如何符合今日的行情？先生要 想卖高价，您到哪家店去都行，何必发火呢？”于定远与那中间商吵了起来，旁边有个叫张淳的商人，劝解说，“先生的货物，就照这个价钱，也可获利三倍，还是当机立断卖了吧，要不价格再往下落，你会后悔没赶上这班船的。”于定志固执得很，根本不听。

过了几天，又有人送来三，四担当归，中间商仍按每担十两的价格出售，全部卖出。张淳又劝于定志说：“这位商人已按十两一担的价钱卖了，您为什么不卖？”于定志仍然不听。接着又来了两位商人，带着十五担货，中间商按每担七两的价格发售，也全部售出。再过几天，又来了十几担货，每担只卖得四两。于定志暗中后悔不及，众商人也背地里替他惋惜。于定远又待了一个多月，价格不但没有回升，反倒一路下跌，再加上与当地中间商也搞僵了，只得又跑到福建省建宁府，只希望能卖个好价钱。不料当地价格更低，每担只卖得三两七钱银子，比樟树的最低价还低。再加上一路的运费，已是所剩无几。于定远自恨命薄，无福赚钱。大伙却说这人不是命薄，而是心太高。不是不走时运，而是太过贪婪。特记录下此事，让那些贪图无度的人引以为鉴。

编书的人说：商人是为了赚钱而东奔西走，走南闯北，谁不想广种多收？只要赶上好时机，得到一倍的利润，便应抓住机遇，把货卖出去。为什么要贪婪无度，以至失去机会而后悔不及呢？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贪婪的害处，真是不小啊！岂不知凡是货物都有贱极则贵，贵极则贱这么个规律，没有贵到底或贱到底的道理。这与阴阳消长的时数，命运转折的机遇，往往是一个道理。怎么能违背规律而依从贪心呢？所以本份的生意人，都以不贪心为上。

[今解]　这一则故事严格他说与骗术关系不大，只是告诫商人不要过贪。这不能不令我们想起今天的股市：该抛就抛吧，等“套牢”就晚了。

十类　盗劫骗

公子租屋劫寡妇

会城中，每逢科试之年，各府举子到者极多。不论大小房屋，举子俱出重租，暂僦以居。东街王寡妇，其先得丹穴擅利，数世积镪巨万，名闻于人。止生二子，一弱冠，一垂髫。内止一丫头，外用一仆代管家，一小厮供役使，不过五六人家口。其厅堂高敞，房舍深广。其外厢每科租与举子居，常收厚利。

辛卯七月初，举子纷至。忽有二家仆，冠服齐楚，来择屋居。王管家引其看左右厅房，皆清幽洁净。二家仆曰：“此屋光明宽大，可中公子意。我全租之，不可再租他人。敢问租金多少？”王管家曰：“往年众人共租，租金常二十两。今你一家租，人少，不乱杂，只十五两亦可。”二家仆还十二两，即以现银付讫。一仆出引公子，乖四轿，带四仆并一个厮来。行李五六担，皆精好物件。到即以土仪送家主，又值银二三两。王寡妇曰：“往年举子送人事皆淡薄，今这公子真方家手面。”次日，命管家排大筵席，敬请公子，二子出陪。公子放怀欢饮，二更方散。

又次日，公子遣家仆叫厨子来做酒回席。一席请二幼主，一席送入内堂，与主母饮，叫其丫头边陪。命一小厮入，洒酒侍奉。一小席待两管家者，四仆陪之。各饮至二更，公子曰：“带来的酒开来饮。”少顷暖至，其酒味香甜，又不甚严，极是好饮。公子斟两大杯，奉二子曰：“此酒略爽口，各奉三杯。”二子各领饮。小厮在内，亦斟与主母饮。四仆亦劝两管家饮。二更已尽，赍发厨子去，收拾闭门讫。其后所奉酒肉放陀陀花，其药性到，将一家人皆昏倒。假公子并六家仆，将寡妇等绑住，夤夜搜其财物，尽数收拾作五六担。晨钟一鸣，开大门公然挑去，并无人知。

次日，至午左右，邻居见其门大开，无一人来往，相邀入看，一家人皆被捆倒，如醉未醒。曰：“此心中毒被劫。”急代请医，解主其毒方醒，乃言被假公子租屋，投毒夜劫。及寻究之，茫无踪影矣。

按：科举租屋，历科皆然，谁知有大棍行此术？其欲独租，不令租他人，犹是常情；惟初至时送厚人事，主必设席相待，理固然也；旋即回席，又且甚丰，一家婢仆皆有酒，即有意投毒矣。善察者，于送人事时犹是难察；惟一家大小皆有酒席相待，此处宜参透之。彼以客回主席，何必并及内外贵贱人哉？然孀妇女流之辈，二子黄口娃儿；若两管家者，彼能以是而预防之，则棍何得而行劫乎！

[今译]　京城每逢举行科学考试的年份，各府举人们来京的极多。不论大小房屋，举人们都出高价租下，作为参加科学考试期间的栖身之地。东街有个王寡妇，祖上风水好，几辈人积下大笔钱时，名闻于世。只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刚刚成年，一个尚是少年。家内只有一个女仆，外头一个仆人为管家，一个小厮供粗使，连主子带仆人，也不过五六口人。家里厅堂又高大又敞亮，房舍又深广又宽松。外厢房常出租给这些赴京赶考的举人们住，常常收取相当丰厚的租钱。

辛卯年七月初，各地赴考的举子又纷纷来到京城。这天，忽然有两位仆人，穿戴得整整齐齐的，衣冠楚楚的，来找房子住。王管家带着他们看看左右厅房，都十分清静洁净。那两位仆人都说：“这房子又明亮又宽大，我家公子肯定中意。我们准备全租下来。不要再租给别人了。请问租金是多少

钱？”王管家说：“往年许多人一起租这房子，租金通常是二十两。如今你一家租，人少不杂乱，只要十五两就行了。”那两个仆人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为十二两，当即拿出现银来交了租钱。一个仆人出门去接公子，一个仆人留下打扫房子。不一会，公子一行共乘四顶轿子，一主四仆，并一粗使小厮都来了。行车有五六担，都是些精致典雅的好东西。住下后即拿出一份家乡的土特产送给房东，仅这份礼，也值个二三两银子。王寡妇说：“往年赴考的举子倒也送些礼品，但都不值几个钱，如今这位公子真是大家，出手真大方。”第二天，王寡妇便命管家好好摆上一桌酒席，恭恭敬敬地请公子赴席，王寡妇的两位公子作陪。公子开怀痛饮，一直喝到二更天才散。

又过了一天，公子派仆人出去雇了个厨子来，做酒席回请王寡妇一家。一桌酒席专请王寡妇的两个儿子，一桌酒席送入内室，请王寡妇吃，并叫王寡妇的丫头作陪，另命自己带来的小厮入内侍奉。另设一小桌款侍外头两位男仆，命自己带来的四位仆人作陪。各饮至二更天时，公子说：“把咱们自己带来的酒打开拿来喝。”不一会酒热好了送到，酒味香甜，又不是很冲，极是好喝。公子先斟上两大杯，双手举着递给王寡妇的两个儿子，说：“这酒还算爽口，各饮三杯如何？”两个儿子各自喝了。公子带来的小厮，也请王寡妇喝了此酒。那四位仆人也劝外头两位男仆喝。二更将尽时，把厨子打发走，把大门一关。原来，他们自己带来的酒中放了陀陀花，药性发作，王寡妇一家都昏昏倒下。这里假公子及六位假仆人，将这家人一一绑好，连夜搜寻财物，将王寡妇家的全部财宝，网罗一空，收拾成五、六担。晨钟一鸣，打开大门，公然大摇大摆地挑走了，并无一人发觉。

又过了一天，到了中午时分，邻会见王寡妇家大门大开着，可又无一人往来，觉得奇怪，便你叫我，我叫你地共去观看，进门一瞧，一家主仆都被捆得结结实实、仍如同喝醉酒一样还未醒来。都说：“这一定是中了毒，遭了劫了。”急忙代为请来医生，解去毒性，方才苏醒。这才说出是被假公子租房，投了毒连夜劫去了家产。等再去找时，茫茫人海，哪里还有这伙骗子的踪影？

编书的人说：科学考试时出租房子，每逢科学之年，都是如此，谁想到有大骗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行此骗术？这骗子打算独租，不让房子再租给别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住下后又送了厚礼、主人自然要设席款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旋即回席，而且还相当丰盛，且一家主仆，人人都以酒相待，这就有点不符常情，是有意投毒了。善于观察的人，在骗子送礼时恐怕还看不出来，只是到了一家大小都有酒席相待时、应该能看透其中有鬼。他以客人的身份，回敬主人的款待，何必要不分内外，不分贵贱，人人都请呢？然而寡妇是个女流之辈，两个儿子又是黄口小儿，他们没看出来也就罢了。如果那两位男性管家、能看出有鬼、及早提防，那伙骗子又怎么下得了手呢？

[今解]　这则故事是说，一伙骗子探知了王寡妇一家的底细（有钱，无主事男人）、便以租房为幌子，连骗带抢，席卷而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启示是：自己家的底细，千万不要让外人知道，不仅是自己家有多少钱，家中门牌号、电话号码等“机密”不当与外人知道，就是自己家人在哪儿工作，干什么等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也应闭口不言。否则很容易让骗子钻了空子。

一天，一位穿着入时，如花似玉的姑娘敲开了兰州市滨河路一位老太婆的家门。老太太一看来人脸生，便问道：“你找谁？”那姑娘笑吟吟地说：“阿姨，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和你家秀秀（老太太的二女儿）在一个办公

室上班，到您这玩过的。今天我妹妹厂里处理毛料衣服，你家秀秀要买三套；她忙着走不开，让我来取一下钱。”老太太听她说的有名有姓，活灵活现的，便信以为真，递上几百元钱，那姑娘拿过钱丢下一句：“凭发票多退少补。”便飘然而去。这头老太太的闺女回到家，一问，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无独有偶，某日，兰州军区某门诊部军医王医生家里，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医生一人在家，没关门，突听外屋有人问道：“家里有人吗？”便忙从里屋出来，见是一位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三十多岁，体态丰盈。便问：“你找谁？”那女人微微一笑说：“就找你。”王医生闻言一惊。那女人嫣然一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兰州毛巾厂的。我姐姐和你爱人在一起工作，刚才我姐姐打电话来，说你爱人要买毛料子，身上没带钱，我离你这儿近，让我来帮忙拿一下。”王医生毕竟是军人，警惕性高些，听了这一番话，有些半信半疑。那女人一见，便欲擒故纵地说：“你要一时拿不出钱，就算了。”说着就要往外走。王医生忙拦住她，说：“别急嘛。”把钱给了她。那骗子还像那么回事地说：“回头多退少补。”就走了。等王医生的爱人到家，才知道这是场子虚乌有的骗局。

上面两个案例中，骗子都了解一点被骗人家的情况。她们不知是从哪儿道听途说的，就敢上门行骗。善良的人们，要提高警惕啊！

对付此类骗局，有两个办法：一是拖，骗子都想速战速决，一拖他肯定受不了，怕露馅；二是核，现在交往方便、可打电话核实，这么一叫真，骗子当然害怕。

一般人家，要防止盗劫，请记住以下十个要点：

（1）要克服侥幸心理。不少人认为自己从未失窃，有侥幸心理，而很多失窃事件正是由此引发的；

（2）注意家庭财富要保密。不要露富，不要吹嘘。对“自己人”也是一样；

（3）保管好贵重物品，现金尽量放银行；

（4）要有“记录卡”，现金存折等应有记录，以防万一；

（5）要有防盗设施，如防盗门，一楼要有窗栅等；

（6）要严防“钓鱼”。晾衣朋要防止窃贼顺手牵羊，从临街或走廊等处偷走；

（7）要防止有人偷配钥匙；

（8）要严防”引狼入室”，一般人不请到家里来；

（9）要时刻记住顺手关门；

（10）要与邻居处好，相互关照。

富豪人家，要想防盗防劫，则有以下招数：

（1）销财得福。观察一下香港的富翁，不难发现，黑社会是极少向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富豪下手的。因为这样做，容易引起市民关注和警方重视，难逃法网。

比如已故香港富豪邓肇坚，几乎每年都拿出巨款支持社会福利事业，开办低收费医院，救济失业民众等。在百姓中有着极好的口碑，政府方面也很尊敬他。他出入从无严密保安措施，但从没出过事。

再如邵逸夫先生，常年坚持向海内外高等学府捐款，总金额已达 10 亿港元以上。为此受到英国皇家封爵，中央和香港当地政府，都对他十分尊重。黑道人物从没找过他的麻烦。他经常一人步行或驱车参加各种活动，不带保

镖。

所以，香港的富人社会有句话，叫“销财得福”。一些大公司老板，经常有意在生意上照顾黑社会人物一、二笔，以求平相反，太过小气，则遭不测。如拥有近百亿资产的房地产商王某，从不资助社会公益事业，除了生意圈，在社会上毫无影响。尽管他十分注重保安，平时穿的鞋中都装有电子跟踪器，以防万一。但仍两次被劫，至今下落不明。

（2）雇用保镖。据知情人介绍，保镖的本事，并不完全在于格斗、枪法，而在与黑社会的关系。一些黑社会头目大多是一些有钱人的“名誉”保镖，只要宣称他是某某的保镖，各路人马自是不敢轻举妄动；

（3）完善设施。香港的富人们在保安设施上，都是很舍得花钱的。花个几十万港币是常有的事。不过，防范设备再完备，也不能保证平安无事。1993年12月，李嘉诚位于深水湾的宅院，就被一窃贼潜入，只是被一个佣人偶然碰上，才没得手。

诈脱货物劫当铺

县衙边有一大典当铺，贮积货物巨万。人以物件当者，不拘多少，皆能收之。一日，有客人容貌雄伟，径入堂内相拜，屏人语曰：“不敢相瞒，吾是异府人，常做君子生意，屡年积得器物甚多。前月拦得赃官七个柜，多有宝贝器玩。今幸藏到贵县，一时难以变卖。尊府若能收当，愿面估其值，以十分之一先交与我，待你卖后均分其价，每千两各得五百，明年对月来支。”店主曰：“愿借货物一看。”贼曰：“货物极多，共九大柜，外面难以开看。今夜须吩咐守城者勿闭门，待人定后，你雇十八人在船边来抬入宝店，当面看定，估计价值，两相交付。先求些现，余者明年找完。”店主曰：“可。”夜间吩咐守城者留门，雇十八人往江边扛货。果抬九柜入店。

赍发扛夫去讫，闭上外门。贼将锁匙将九柜锁都开讫，喝一声曰：“速出来！”每柜二人，各执短刀突出，将店主绑住，曰：“略做声便杀！”十九人争入内，把其男女都绑缚，然后将其铺内货物，尽数收入九柜内。十九人分抬出城，再嘱守城者曰：“可锁门矣。”夤夜扛上船去。

半夜后，有渐解开绑者，因出解家人之缚，赶至城门，门已闭矣。问曰：“汝见扛柜者否？”守城人应曰：“扛柜者出城多时矣。”五鼓门开，寻至江边，贼夤夜开船，杳不知去向矣。

按：一人来店，其柜皆系自雇人抬入，谁知防之？但彼既称九柜，何不日间躬到其船，面察其柜内货物、则贼计无所施矣。顾听其夜来，又嘱守城者留门以延之入，致堕贼计，是开门而揖盗也。谅哉，利令智昏矣！

[今译]　县衙门边上有一家大当铺，里头积存的货物、银钱，何止千万！人们拿着东西来当，不管你的东西值多少钱，这当铺都能收。一天，有位客人，容貌堂堂，一表人材，一直来到当铺深处堂屋年，与当铺老板相见，他躲开人与老板悄悄说：“实不相瞒，我是外乡人，常做些飞墙走壁、穿门入户的‘生意’，这些年来也积下不少东西。几月前窃得一赃官七个柜子，里头全是珍宝古玩。如今就悄悄藏在贵具，一时也难以变卖。您要是有意收入，我愿意当面估价，先给我十分之一的定钱，其它的等你把货卖出去后再五五均、每千两各得五百，明年这个月我来取款。如何？”店老板说：“愿借您的货物一看。”“货物太多，一共有九大柜子呢，在城外，也难以打开相看。今天晚上你吩咐守城的别关门，等众人都入睡后，你雇十八个人到城外江边船上，把货都抬入您店中，咱们当面看货定价，当面讲清，先给我一

部分现代，其余的明年补齐。”店老板说，“可以。”到了晚上，便吩咐守城的留门，并雇了十八个人到江边扛货，果真抬了九个大柜子，回到店中。

把雇来的人打发走，又关好店门后，那贼用钥匙将九个柜子一打开，喝叫一声：“赶快出来！”每个柜子中，都钻出二个人来，人人手中手执短刀，这伙盗贼把店主绑住，威胁说：“出一点声音，就杀死你！”十九个人你争我夺地涌入里屋，将店中男男女女都绑好，然后把店中的货物，全部装入九个大柜之中。十九人分头抬出城去，并叮嘱看门的人说：“可以关城门了。”连夜上船而去。

半夜后，有渐渐解开了绳索的，争脱出来，为众人松绑，赶至城门，城门早已关闭。问守门的：“你见到有人抬着柜子出去没有？”那守门人回答说：“早就出去了。”直等到五鼓时分，城门才开，找到江边，盗贼早已连夜开船跑了，早已走远不知去向编书的人说：一个人来到店里，那些柜子，都是店主自己雇人抬来的，谁会想到这里面竟有骗局？不过，那盗贼既然说是有九个柜子，如果提防着点，白天亲自去船上，当面察看柜中的货物，那这盗贼的骗局则无从施展了。而这位店主，却完全听从了盗贼的安排，同意他晚上送“货”，又叮嘱守城的人留门以等待这批“货物”，以致中了盗贼的好计，真可谓是”开门揖盗”了。原谅他吧，他也不过是利令智昏罢了。

[今解]　　入室的案子，在令人气偏之余，倒也不由不令人感到骗子们的机智和手段。如今引狼入室被骗被抢的案子，大多是通过下述几种谎话而得手的：一是说查水电、煤气表的；二是说查电话线路的；三是说检修下水道等设备的，四是说上门服务、推销的。等等。

如何防止被骗呢：

第一，听，听来人的声音，与以往查表的人的声音是否一致；

第二，看，看来人的神态、衣着，工具等，是否与所说的身份相符；

第三，问，主动问来人叫什么，在哪儿工作，单位地址电话等；

第四，喊，故意大声喊街坊邻居：“查表的来了。”“修下水道的来了。”让骗子不敢轻举妄动。

京城店中响马贼

董荣，山东人也。往南京廊下邓铺中买丝绸三匹，价银四两四钱。以天平对定，只差银色，讲议未成。忽一人骑白马，戴笼中，穿青绢双摆，亦来铺买绸。邓店以绸与看。其人将董荣的绸来看：曰：“吾为你二家折衷。”叫董荣再添银二钱，荣意亦肯添。其人接银过手看，一跳上马，加鞭而行，马走如飞。荣忙赶上，过一巷，转一弯，其人与马俱不见踪。无奈，再至邓铺，谓其与棍相套，互争扭打。

忽巡街刘御史到，二人皆拦街口告。御吏带回衙，拘其左邻右舍来审。邻舍曰：“先是荣入铺买绸，只争银色未成。一棍忽骑马至，亦称买绸，自言为彼二家折衷，叫荣添银。棍把其银入手，一跳上马而去，荣忙赶未见。以故二人争打，告在天台。谅此棍正是响马贼，必非通同店家作弊者。”刘爷曰：“邻佑所证是实，此作店家通同者。但在伊店而遭失脱，合令邓店补还银二两二钱，董荣亦自认二两二钱。”发出依处，彼此无罪。

按：响马贼尝在林路僻处劫夺行旅，飞马而去。今在京城中行此，亦大奇也。且彼衣冠既美，有马在旁，其谁防之？今后上店买物，或有异色人在旁，须当严防，勿使银入人手，是亦老实照管之一策也。

[今译]　　董荣，山东人。这天去南京城廊下邓家铺中买了三匹丝绸，

一共是四两四钱银子。以天平兑准了银子的分量。只差银子的成色还未讲定。买卖双方正在交涉，忽然过来一个人，此人骑匹白色的马，戴着头巾，穿件青色绢制双摆衣裳，亦到铺中买绸子。店主人拿了绸子给他看。那人却把董荣买定的绸缎拿来看，口中还说：“我替你们两家从中撮合，说个价钱如何？”看了看货，便说董荣应该再添上两钱银子，董荣的意思，倒也同意添上两钱银子。那人接过董荣递过来的银子，拿在手里看，然后忽然跳上马背，快马加鞭、一溜烟跑了。董荣连忙追赶，可他哪里跑得过马？过了一条巷子，一转弯，那人及所驹的白马早已是不见踪迹。董荣没有办法，只好再回到邓家铺子，说那店主人与骗子串通一气，抢了他银子去了，店主人不承认，两人扭打成一团。

正巧巡街的刘御史路过，两人都拦在街上告状。刘御史把两人先带回衙门，并命把左邻右舍都拘来审讯。邻居们都说：“先是这董荣到铺里买绸缎，只差银子的成色尚未讲定，生意还未最后做成。那骗子忽然骑马过来，亦声称要买绸缎，并自己说要为买卖双方做个裁决，叫董荣再添些银子。等他把董荣的银子拿到手后，忽然跳上马就跑了，董荣赶忙追赶，也未追上。因此两人才争吵打闹上了，才告到您这里。想来这贼肯定是个专事抢劫的响马贼、一定不是这店主的同谋。”刘老爷听了，说：“各位邻居说的是实情，这不是店主与他串通一气。不过，客人在你店里受了骗，你也当补偿他一些损失。今判决邓家店铺老板补偿董荣二两二钱银子，剩下的一半，只好是董荣自认倒霉了。”最后即如此处置，双方均无罪行。

编书的人说：响马贼一般是在林间小路僻静无人之处劫掠过往旅客的东西，然后飞马而去。如今在京城之中，也来这一套，也实在是令人惊奇。而且这骗子还穿着入时，衣冠楚楚，又有马在一旁、谁会提防他呢？以后到店里买东西，如果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一旁，一定要严加防范，千万不要把银子交给别人转交，这也是老实防范的一个方法吧。

[今解]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抢，然后骑马扬长而丢。这个骗子，妙就妙在抓住了人们认定“这不可能”的心理，可谓胆大包天。

在今天，仍有很多一般人认为是“这不可能”的事在发生着：

1994 年 9 月，郑州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假银行”案。事后查明，这“银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年青农民李德富，借用一家烟摊的营业执照，复印后伪造成“河南省人行分社”的假执照，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刻了“河南省人行分社”的公章和财务章，又打着银行的名义，租房，装修，赊家具，招工作人员，然后，一家假银行就堂而皇之地开张了。开张后不久，就骗得 153 名储户 50 多万元现金。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银行也有假的，真是“这不可能”。1994 年 10 月，一伙骗子在上海一条街道上，公然拉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上海市内电话局新装电话服务点”，五、六个身穿邮电工作服的男女正在忙碌着，上千人拿着现金，排起长队。如果不是有人打电话给派出所，反映托儿所门前秩序混乱，说不定骗子们早已得手。

“电话放号”根本就是假的！

十一类　强抢骗

私打印记占铺陈

乡有尤刁民者，侮法健讼，渔猎下民。人闻其刁风，莫不畏而远之。一日，往府搭船，已先入船坐。后搭船者群至，萍水相逢，彼此各不相识，船中对坐漫谈。忽讲及按院中刁民事。内有姓丘后生，不知尤刁民之在船也，与众曰：“闻此时本县唯尤五最刁，凡与人暂处，无不被其骗害者。若得按院除了此人，民亦安生。”尤五心中冷笑，谓“吾与尔何干，既扬我刁，又愿按院除我？此人若不白骗他一场，枉得此刁名也。”见丘生所带铺陈甚好，即取一木印，挨近其毡来白处，私打一印号于中。

船晚至岸，各收拾自己行李而去。尤刁民尾丘生之后，行至府前，在仆担头把铺陈抢下，曰：“多劳你挑，我自拖去。”丘生来抢，曰：“是我铺陈，你拖何去？”二人互争不开，打入府堂上去。尤曰：“是我物，他强争。”丘亦曰：“是他争我物。”太爷曰：“你两人互争，各有甚记号？”丘曰：“我自买来的，未作记号。”尤曰：“我毡条内打有印记。”当堂开视，尤取衣带中木印对之，果相同。太府曰：“此是尤某之物，丘何得冒争！”将丘打十板，令尤领铺陈去，各赶出府外。丘骂曰：“你这贼是何人，敢如此骗我？后必报之！”尤五曰：“适船间你说尤刁民者，即是我。我与你何干，而终日道我刁？故教训你，刁人是这等做耳！”丘心中方悔：“是我妄称人恶，故致此失也。”

按：刁恶者，人谁不憎？但未识其人，勿轻扬其过。彼或从旁听之，心致恨于心。待你有失处，乘其隙而毒之，使人不自知矣。故古人三缄其口而慎其言。庞公遗安之计，但称曰好。彼尤五虽恶，何丘后生背地谈之，而自取尤五白占铺陈？与庞公遗安之计寻矣。故孔子恶称人之恶，孟氏惕言人之不善者，皆圣贤教人远怨之道，言不可不慎也。

[今译]　某乡有个姓尤的刁民，大家都叫他“尤刁民”。因他行五，又叫他“尤五”。此人一贯轻慢法律，好打官司。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三乡五里的人听到他所做的刁顽事，都像躲瘟疫一样地怕他，远远地躲开他。

有一天，尤五要搭船到府里。他来到江边，见船已靠岸，就先上了船。找了个座位坐下。不一会儿，来了一大群搭船的人， 都是萍水相逢，彼此并不认识。大家坐下，互相聊了起来。忽然有人提起按察院要捉拿刁民的事。坐客中有一位姓丘的小伙子，不知道尤五正坐在船上，就对众人大声说：“我听说当今本县只有尤五最刁顽。哪怕与他只有短暂接触都要被他骗害。如果按察院除了这个人，老百姓也得安生。”尤五听了，心中冷笑，心想：“我与你有竹么关系，你不但在大众面前宣扬我刁顽，又愿意按察院除了我。我如果不白白地骗你一场。也枉了这个刁民，的称呼。”尤五观察着，眼见那后生的铺盖是新毛毡新被褥，便计上心来。尤五暗地里从身上取出一方木印，假装有事，挨近丘生铺盖，很迅速地看准新毛毡上的空白处，在上面打了个印记。

船靠岸时，天色已晚。坐船的人各自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去。丘生也让自己的仆人挑着行李上岸，朝城里走去，并不知道尤五在后面尾随。经过官府大门前时，尤五上前几步，把丘生的铺盖从仆人的担子一头抢下来，说：“多劳你挑，我自己拿吧。”丘生一听，有人抢铺盖，赶紧回头来抢，边抢边说：“这是我的铺盖，你拿到哪儿去？”二人互争不休，打入府堂上去。

官老爷听说有人打架。就升堂落座。尤五一见官老爷就说：“是我的东西，他来抢夺的！”丘生也说：“是他抢我的东西！”官老爷说：“你们互争这东西，你们自己都有什么记号，如实讲来！”

“这是我刚刚买来的东西，没有作记号。”丘生理直气壮地说。

“我那毛毡布条上打着我的印记。”尤五不慌不忙地说。

官老爷命人当场开验，果然发现新毛毡的白布条上盖有一方印记，又命尤五取出木印来核对，的确相合。于是，下断语说：“这是尤某的东西，丘生怎么能来冒争，将丘生打十大板！”

可怜丘生白白地挨了十大板子。之后，官老爷令尤五把铺盖拿走，又命衙役把丘生赶了出去。

挨了打的丘生与尤五一同走出府门，丘生伤痛在身，咬牙切齿地骂尤五道：“你这贼是什么人，竟敢如此骗我，我以后一定要报复的！”尤五说：“刚才在船上，你说的那个尤五刁民，就是在下。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整日说我刁。这次教训教训你，刁人就是这样做的呢！”丘生一听，才恍然大悟，心中有些后悔，他想到，“是我不小心，说别人的不是，才招致这场损失的。”

编书的人说：刁蛮小人，谁不憎恨？但不认识这小人，就不要轻易张扬小人的过错。或许他从旁路过，正巧听见，一定会怀恨在心。等你有了过失，会乘机报复，而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所以古人说三缄其口而慎其言。庞公遗安之计，但称日说。这尤五虽说是个恶人，姓丘的背后谈论他，也有些不是，尤五白白地抢去了他的铺盖，也是自找的。所以孔子厌恶说别人的不是，孟子说到别人的不是，也是很小心的，这都是圣贤之人教导人们远离怨恨的道理，说话，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

膏药贴眼抢元宝

县城有一银匠，家颇殷实，解户领秋粮银，常托其倾煎。一日倾煎元宝，心内尚有系未透处，夜间又煮洗之。其铺门有一大缝，外可窥见其内。一棍买一大膏药，夜间潜往窥之。见其把两元宝洗讫，放于炉边，棍在外作叫痛声，呼曰：“开门！”银匠问曰：“是谁？”棍外答曰：“被赃坯打得重，求你炉边灼一膏药贴之。”银匠开门与入。棍作瘸行状，且手战呼痛，蓬头俯视，以一大膏药在炉边灼开，把两手望银匠当面一贴，即抢一元宝以逃。银匠不胜热痛，急扯下膏药，元宝已被其窃一去矣。急叫：“有贼！”且出门追赶，不知从那路去。彷徨追过数十步，只得怅恨而归。

按：此棍装痛呼门及炉边的膏药，情果难察。但元宝重物，须先收藏，然后开门则可无失矣。后人观此，凡有银在身者，皆不可轻容异色人得近旁也。

[今译]　某县城有位银匠，家中很富足。那时，解纳钱粮的人家要交秋粮银，常常把银子托这位银匠倾煎处理成国家规定的规格。

有一天，银匠正在倾煎元宝，因这些元宝还有未透之处，夜里又接着煮洗。这家铺子的铺门有条大缝，外面的人可由门缝偷看到里边的动静。一个无赖窥知此事后，白天在药铺里买了一块大膏药，又悄悄潜往窥视，专等夜间行事。

夜幕降临，银匠吃过晚饭后，又开始煮洗这些元宝。那无赖从门缝看到，银匠把两个元宝洗完，放在炉边。无赖在外忽然呼叫：“老板，行行好，开开门吧！”

“是谁呀？”银匠听到叫门声，赶紧问道。

“是我，刚才被贼人打了一顿，疼得厉害。我这里有块膏药，请打开门，借您的炉子化一化好贴上，行行方便吧。”那无赖一边“唉哟唉哟”地惨叫，一边装腔作势地哀求着。

好心的银匠禁不住对方的哀求，就开了门，让他进来。无赖披头散发，边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弯腰走进来，边连声喊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无赖手中拿着一大块膏药，一屁股坐在炉火边上烤了起来。银匠也过来，正要接着干活，说时迟，那时快，无赖手拿着化开的膏药，径直往银匠的当面一贴，又很快把一块元宝抢到手，飞也似地逃出门去。

银匠挨了这措手不及的一贴，马上感到热膏药烫得疼，急扯下膏药。一看，发现元宝少了一个。银匠急得直叫，“有贼！”边喊边追出门去。外边一片漆黑，银匠不知那贼往哪条路上去了，犹犹豫豫地追了几十步后，只得恨恨而归。

编书的人说，那无赖装疼叫门，只让他进门后在炉边烤膏药，这些情节的确很难察觉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有一点是银匠太大意了，那就是：他在开门之前，就应该先把元宝藏起来，然后再去开门。如果是这样，就不会丢失元宝了。后人从中应该吸取一条教训，凡是有银钱在身边的时候，切不可轻意让陌生人走近身旁。

石灰撒眼以抢银

孙滔，河南人也。常买绵布，在福建建宁府卖。一夜，在银匠王六店煎银，倾煎已讫，时对二包在桌。二人复在对银，有一盗径入其铺，将石灰撒其目。二人救目不暇，盗即将桌上所包之银拿走。滔拼命赶去，将及，盗乃丢一包于地。滔拾包归，到银铺开视之，则皆铁矣。后竟无迹可捕也。

语云：“贼是小人，智过君子。”诚哉是言也！其始入铺，撒灰腌人之目，致人无暇顾其财；追将近身，丢包于地，乃杜赶以脱其身也。此岂贼窥伺之机熟，而慢藏海盗？然滔之不谨于其素，有以致之矣。鉴此惩噎，是为得之。

[今译]　孙滔是河南的一位生意人，他经常趸绵布到福建建宁府去卖。

一天夜里，孙滔在银匠王六店里煎银。他把已经倾倒好的二包银子放在桌子上、和王六核对。不想，这时忽然一个强盗从外边闯进，直奔桌边。强盗来到孙滔和王六的跟前，很快将一包石灰面儿撒向他俩的眼睛、趁他二人揉眼的功夫、那强盗迅速将桌上已包好的二包银子抢走。孙滔见此，舍命追赶强盗。眼看就要追上，只见那强盗往地上丢下一包东西，接着又向前跑去。孙滔以为丢下的是一包银子，便拾了起来，还沉甸甸的。看看强盗已经跑远，只好带着这包东西回王六银匠铺。

等孙滔回到银铺，打开那包东西，借灯光一看，都是生铁块，哪是什么银子！

后来，孙滔告到县衙。但也无踪可寻。

编书的人说，有这样一句古训：“贼是小人，智过君子。”这话说得实在不错。你看这位强盗，开始向孙、王二人眼里撒灰，是让他二人没有功夫顾及他们的银子。等孙滔快追上他时，丢包在地，是利用人有侥幸心理的脱身之计。这说明，那强盗早已窥探他们的活动，很了解他们的情况。而孙滔他们却警惕性太差，连大门也不插。正因为他们如此麻痹大意，才吃了这个亏。后人当以此为鉴。

大解被棍白日抢

王亨，南京扬州府人，是本府典吏。二考已满，该上京办事。家贫无措，措借亲朋银十余两，独往北京，为办事使用。始到京中，在教军场边草坪中大解。方脱下裤，陡被二棍拿住，旦骂且剥曰：“ 你这贼偷我衣物来。 ”即把其衣服并银一时抢去逃走。待他起来，缚裤赶之，二棍逃已远矣。亨行路日久，力已疲倦，拼死赶他不上，懊恨冲天，只得在会同馆乞借盘缠回家，另作区处。

按：孤客出外，非唯僻处可防劫夺，即大路解手之际，必当以裤脱下，挟在腋下。倘遇光棍若行歹意，则起而逃之亦可，或与之交战亦可。若王亨者，不知提防，而被棍将衣银尽剥一空。斯时也，盘缠无觅，顾何前程？苟非会同馆中同道辈乞借盘缠而归，几为乞丐矣。

[今译]　王亨，是南京扬州府人，在本府任吏员，第二次考绩已满，被派上京办事。他家很穷，那时上京办事得花钱，他只好向亲朋借了十多两银子，一个人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他刚到北京，要上厕所，看到教军场边的草坪无人，就想在此大便。他刚脱下裤子，忽然被二个恶棍拿住，一边强制剥去衣物，一边骂他：“ 你这贼，偷了我的衣物，还不还来！ ”这样把他的衣服和银子都枪到手，逃走了。等王亨起来、系好腰带再追赶，二个恶棍已经逃远了。王亨拼命追赶，但他这些天走了长路，本来已经很疲倦，哪里还能追得上呢！

王亨悔恨极了，只能找到同乡会馆说明情况，乞求借盘缠回家，另作打算。

编书的人说，一个人外出，不但要在僻静无人处提防坏人打劫，就是在大路边上解手的时候，也应该小心。解手时，可以将银钱挟在腋下。此时如遇坏人抢劫，就可以起来逃去，也可以与坏人交战。如像王亨那样，不知提防，就会被恶棍尽剥一空。可怜王亨，连路费都丢尽了，如果不是到同乡会馆借到钱回了家，几乎要沦为乞丐了。

[今解]　　现在罪犯盗劫抢劫，有一些新的手法：

一是利用孩子。不久前，北京铁路局公安处，在北京开往广州的 47 次车上抓获两名新疆男孩，一个 10 岁，一个 6 岁，专门在车厢中乱串，乘人不备，盗劫财物。

二是破坏车轮。1994 年 10 月，一些聋哑人利用一尺来长，粗一看与自行车车条十分相似的钢丝，塞进路上骑车人的后车轮中，乘事主下车察看时，抓起前车筐的皮包就跑，共获赃款上万元。

三是街头抢包。1995 年 9 月 15 日晚，贵州来京农民宋某，竟然在长安街上抢过一个女青年的皮包就跑，被当场抓获。

四是监守自盗。近年来不少单位雇用了保安。但有些保安人员素质太差，保安人员监守自盗的事情时有发生。

十二类　在船骗

船载家人行李逃

倪典史以吏员出身，家实巨富。初受官，将赴新任，在京置买器用什物、珍玩缎匹，色色美丽，装作行李六担。打点俱备，先遣三个家人押往江边搭船，以一家人在船中守护，其二人复归。次日，同倪典史大伙人俱到江边寻船，并不见前船；其守船家人不知载在何去，知被贼艄所拐矣。

倪典史不得已，复入京城，向乡知借觅盘缠，欲往在京衙门告捕船贼。同选乡友阻之曰：“凡讨船须在捕头写定，其舵公有姓名可查，方保稳当。若自向江头讨船，彼此不相识，来历无可查，安得不致失误？且江边常有贼船，舵公伪装商贾，打听某船有好货，多致江中劫掠者，皆是在头查访去。若不识者，误上他船，虽主人亦同被害，何况载走一仆乎！今你赴任有限期，岂能在此久待？船贼又无名姓踪影，虽告何从追捕？不如罢休。”倪典史依劝，复在京中再置切要之物，急往赴任也。此不识写船而致误者，故述为舟行之戒。[今译]　某县有个典史，姓倪，因他老早就是知县的属吏，所以也攒积了不少财物，家里着实有几个钱。这天，倪典史得到新的任命，就要起程赴新任。他在京城购买了许多日用器物，还有绸缎、珍珠之类，都是些光彩夺目的好东西。又命家人把这些东西装作行李六担。

一切料理就绪，倪典史先派三个家人，雇了挑夫，押着这些东西上船去，并告诉一个家人守护在那里，另外二个家人再回来帮助拿别的东西。那两个家人如约回到住处。

第二天，倪典史同那二个家人一块儿来到江边要上船，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那条船，在船上的那个家人，也不知被载到哪儿去了？倪典史心里明白，那六担东西和那一个家人一定是被贼艄公拐骗走了。

没办法，倪典史带着两个家人只好又回到京城、向同乡知己借了些盘缠。倪典史想到京城衙门告状，让官府去搜捕船贼，同乡知己劝阻他：“要追索那条船，最好要知道那艄公的姓名才能查到。如果自己到各码头去查找，彼此又不相识，也无从查其来历，哪能不会再出错呢？再说江边经常有一种不仅谋财，而且害命的贼船，这些艄公本是江洋大盗。却装作生意人。打听到某船有贵重的货物，等那船开到江心就去打劫。如果分辨不出贼艄公与真艄公，误上了这种船，就是家主也照样被害死，又何况是个家人呢？现在你赴任有限期，怎么能在这里长久等待呢？又不知那贼船的踪影，即使你到官府告状，也无法追捕。不如作罢，自认倒霉吧。”倪典史一听，说得在理，也就依劝了。他用向朋友借来的钱，在京中又买了必备的东西，急忙上了别的船，赴任去这是不认识贼船而上当受骗的例子，所以讲述出来，作为乘船的借鉴。[今解]　　古有“黑船”，今有“黑车”。这是船工骗抢乘客，现在则反过来，盗车犯罪比较严重。

罪犯偷盗自行车的主要手法有：

（1）光天化日顺手牵羊。这些罪犯，大多是骑着辆无牌破车，到处闲逛，见谁一时疏忽大意，又是好车新车，便将自己的破车扔在一边，骑上好车就走，如被事主发现，便以“骑错车”为由匆匆逃去。

（2）夜间流窜持械行窃。据调查，犯罪分子一般是在三四点钟，人们睡得最熟的时候，这些人用的二尺来长的大力钳，什么钢棍锁，软钢丝绳锁，都不在话下，一剪即开。

（3）轮子不转车子不见，这叫“拿大个儿”，拿过路边锁好的车，直接往机动车或三轮车上放，可谓赋胆包天。

汽车防盗，有以下要点：

（1）停车场要选派责任心强的人看守。某停车场看守人员夜间发现场内有人蹲着似解大便，未予理睬，结果次日晨发现数辆车玻璃被砸，财物被窃；

（2）除安装车辆防盗报警器外，司机可再人为设置几种小故障，方保无恙。如某司机夜间将车放在院外过夜，晨起一看，车门大开，但因采取双重措施，车没被偷走；

（3）专人专车要妥善保管钥匙，小心有人偷配；

（4）白天临时离车办事，也要不怕麻烦锁好车。例如某司机离车办事仅几分钟，回来后车即不见了；

（5）据公安部门调查，凡有明显标记的车被盗相应少，因为这会造成歹徒销车困难；

（6）出租车司机去外地，要坚持乘客登记制度，下车问路时，要拔下钥匙；

（7）防盗报警器有故障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8）保存好有关资料，以便追回被盗车辆时使用。

娶妾在船夜被拐

扬州有一危棍，以骗局为生。生一女危氏，美貌聪明，年方二八，尚未字人。同帮计棍，青年伶俐，家无父母，危棍因以女招赘为婿。夫妻欢爱，岳婿同心。

后半年内，无甚生意。适有贾知具新受官赴任，经过扬州，欲娶一妾。危与计私议，欲以女脱嫁之。计许诺，自为媒，往与贾爷议。来看称意，即行聘礼，受银八十两，择日成婚。危与计同时女曰：“今半年无生意，家用穷迫，故以你假嫁与贾知县。其实你夫少年人，何忍舍你？我为父母，止生你一人，何忍舍你去？只不得已，把你为货也。况贾爷年老，他眼下未带长妻来，自然爱惜你。但恐到任后，接长妻到，必然酷虐你，骂詈鞭挞，自是不免。自古道：‘宁作贫人妻，莫作贵人妾’。今暂送你去，不日即登船矣。你夫暗以船随行，其船夜挂一白裤为号。你夜间若可逃，即逃过白裤船来，夫即在接你矣。切莫贪睡，误你夫终身；且你自受苦楚。”计故挽妻衣，涕泣面恳曰：“你肯许归，任你去；若不能逃，吾宁与你同死，决不忍相舍。”危氏亦泣曰：“父母有命，怎的不归？只你要随船候接，不可耽误。”三人商议已定。

次日，贾知县遣人迎婚，计为媒送去，贾与危氏在店成亲。又次日，危亦备席待婿，兼为起程。第四日，贾同妻收拾上船，危、计二人送别殷勤。船行一日无恙，次日泊于洲渚。计暗以船随，挨附其旁，挂一白裤于上。危氏同贾夫出船头观玩，见白裤船在旁，知计夫在候矣。夜与贾宿，着意绸缪，尽云雨之欢。贾以暮年新娶，夜夜不虚；况此夜船中又尽兴一次，帖然鼾睡矣。危氏遂密起，爬过有白裤船。计夫早已在候，相见欢甚，正似花再重开月再圆也。夜撑船逃回。

次早，贾知县醒来，不见危氏，心甚疑怪。再差一家人，往危老家报。危家惊异，疑是船中乖争，致逼投水，即赴府具状，告苛逼溺命事。家人数日回报，贾知县欲赴任期，不能久待，亦不往诉辨，自径投任去。三年后，入京朝觐，差家人送些少仪物与危老、见其家有一少妇，抱一幼子，宛似危

氏，驰归报主。及贾知县打轿往，并不见踪。问昨妇何人，危云：“妻姨之女。”其妻反出来涕泣诘骂，扭问取人，又被骗银十两，方得脱身。此误娶棍女而人财两空，又受尽多少闲气也。

按：娶妾于妻岳之家，既在店成亲，又送别登舟，可谓极稳矣。谁知在船后，夜复能逃？故在外娶妾，不唯审择外家，兼亦宜审媒人居止，及靠店家一同核实，方可无失。然大抵不及娶本地人女，为更稳也。

[今译]　　扬州有一个姓危的恶棍，专靠骗人为生。有一个阖女危氏，生得美貌聪明，已有十六岁，还没有嫁人。同帮内有一个姓计的恶棍，年轻伶俐，家中父母双亡，姓危的恶棍就把女儿危氏许给了计恶棍，并招赘计恶棍入家为婿。小两口恩恩爱爱，岳父和女婿也一条心。

过了半年，没有什么生意好做。危恶棍心中有些着急。这时候，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位贾知县，新受了官职，要去赴任，经过扬州，想在扬州娶一妾。危恶棍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计恶棍叫来，说：“我想把女儿假装嫁给他，如此这般，你看怎么样？”计恶棍也同意。

于是，危恶棍自己到贾知县跟前去说媒。贾知县随危恶棍来家看人，一见这女子年轻漂亮，处处可人，就觉得很满意。贾知县回到住处，就让家人给危氏送八十两银子，作为聘礼。危恶棍拿到这笔银子，答应择日成婚。

当天晚上，危恶棍与计恶棍同时对危氏说：“到现在半年了，没有生意好做，家里越来越穷，所以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你假嫁给贾知县。其实，你丈夫是少年人，怎么忍心舍你去呢？我是你的父亲，只生了你一个女儿，怎么忍心让你离开我？只是不得已，才把你当作货物来买卖的。况且，贾老爷年老，他眼下又没带妻子来，自然爱惜你。只是恐怕到任不久，他要接妻子来，必然要虐待你，鞭打臭骂，自是不免。自古道：‘宁可做贫人妻，不可作贵人妾。’现在我们暂时送你去，没几天他就要登船启程。你丈夫暗中撑一条小船跟着你们的船，到了晚上，你丈夫的船上挂着一条白色裤子作为暗号，你夜间如果可以逃走，就跳到挂白色裤子的船上来。你丈夫就在船上接你。千万别贪睡，耽误你丈夫的终身。而且自己也受痛苦。”计恶棍也拉着妻子的衣服哭泣了一阵，又当面对危氏说：“你肯回来，任你去，如果不能逃，我今愿与你同死，决不肯抛舍你！”危氏也哭泣着说：“父母有命，怎么能不回来？只是你要随船跟着我，不可耽误。”三人商议已定。

第二天，贾知县派人前来迎娶，计恶棍作为媒人将危氏送去。贾知县与危氏在旅店成亲。

第三天，危恶棍备了酒席款待女婿，并为女婿饯行。

第四天，贾知县同危氏收拾行装上了船，危恶棍和计恶棍二人在岸边殷勤送别。

贾知县的船在长江里行了一天，没有什么异常。到了第二天傍晚，贾知县的船停泊在江中沙洲，计恶棍暗中把自己的小船也挨靠在旁边，船上挂了一条白色裤子。

危氏同贾知县到船头观玩，见到白色裤子的船在旁边，知道丈夫在等候了。她夜间在船舱与贾知县同睡，着意殷勤，尽云雨之欢。贾知县因为年老，又新娶了妾，夜夜不虚，况且这一夜在船上，又尽兴一次，所以很快就服服贴贴地入睡了。不久，贾知县鼾声大作，睡得跟死猪一般，危氏见此大好时机，就悄悄起身，穿好衣服，挨近有白色裤子的船，跨了上去。姓计的恶棍早已在等候了。二人相见，正像花再重开，月再重圆，很是欢喜，赶紧乘深

夜启程，逃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贾知县醒来，不见了危氏，心中甚为奇怪。再派一个家人到危氏家中去报信。危恶棍得知此事，装作非常吃惊的样子，说：“我女儿是不是在船上与丈夫发生口角，一气之下投水的？我要去告你家主人，为我的女儿报仇！”边说边起身到扬州府告状，说贾知县苛迫，致使小女投水溺命。

那家人几天后回到贾知县的船上，把情况说了一遍。贾知县因要限期赴任，不能长久住下来，也就不到扬州府诉办此事，径自投任去了。

三年后，贾知县要入京面见皇上，就派家人送些礼物给危家。家人来到危家，看见他家中有一少妇，抱着一个幼儿。那少妇很像是当年那位危氏。赶忙回来报告了主人。等到贾知县坐着轿子来到危家时，并不见那少妇的影子。于是，贾知县问危恶棍：“昨天家人看见的那位妇人是什么人？”危恶棍回答：“那是我妻妹的女儿。”接着，他忽然变了腔儿，并怒骂贾知县，索还女儿。无奈，贾知县只好又拿出十两银子给危恶棍，才脱了身。

这样看来，误娶恶棍的女儿，到头来人财两空，又受了多少闲气！

编书的人说：贾知县认为在女方家谈妥的婚事，又在店中成了亲，又送别登船，可谓极稳妥了。谁知小妾在船上夜里还能逃跑呢？所以，在外地娶亲，不仅要谨慎审核女方的家庭，也应谨慎审核媒人的言谈话语，最好还请当地人如旅店老板一同核实，方可保证万无一失。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娶本地好，更为稳妥。[今解]　这种骗术，即江湖上所说的所谓“放白鸽”。实施这种骗术的骗子，在过去是专骗涉世不深的富家子弟，如今似乎多以家贫无力娶妻的农村人为对象。

某地农村，有位叫曹晓华的单身汉，父母双亡，家境平寒，本人又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老实憨厚，一直到30多岁了，也没娶上媳妇。

这天，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曹晓华累了一天，收工回家。

刚到村口，忽然有两位看模样是外乡人的妇女迎了上来，那位年纪大些的妇女对曹晓华说：

“大哥，行行好，俺俩是外乡人。能给口水喝吗？”

曹晓华心地善良，自然不会拒绝，他把两位妇女领回自己家中，又烧水又做饭，一通忙活，那两个女人边吃边喝，连声道谢。

街坊四邻见平时很少有人走动的曹家突然来了两位妇女，其中年轻的那位模样还挺端正，都纷纷跑来观望。大妈大婶们还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起话来：

“你们是哪儿的人？”

“外省人。”

“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寻亲戚，”那年长些的女人说着竟“刷”地掉下泪来：

“我是她嫂子。”她指指那年青女人。“她是逃婚出来的，欠着人家三千多块彩礼钱。来投姑姑，可姑姑一家早搬走了。我们姑嫂俩可怎么办？”说着，两个女人又呜呜哭上了。

这种事在农村是常见的，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围观的人们都陪着唏嘘叹气。有位算是曹晓华的表舅母的大妈，又问道：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们能有什么打算。要是我这妹子有人要，在这找个婆家都行。只要帮我们还上那三千块钱的债就行。”

表舅母一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接上话说，“你看我们家晓华如何？”

那“嫂子”面带微笑地说：“我看这小伙子是个热心人，让我妹子自己做主吧。”

众人把目光一齐投向那年轻女人。那年轻女人羞答答地低下头，重重地点了点。

大伙一见，都议论开了，这个说：”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那个说：“这小子真是交了桃花运了。”也有好心人悄悄提醒曹晓华：“这外省人，你还是小心点。”可曹晓华望着姑娘姣好的面容，已是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喜事说办就办。第二天，曹晓华请了几桌客，又拿出省吃简用几十年存下的三千元钱，交给那年长的妇女，让她拿去还债。

第二天，新娘的嫂嫂便匆匆离去。

第二十天，新娘本人也不辞而别，只是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写道：

晓华，我走了。你是与我睡过的第 7 个男人。是最好的一个。所以我才与你过了二十天的夫七（妻）生活。他们 6 个，最多只过了十天，最少只过了一天。不要找我，也找不到我。素英写。

曹晓华人财两空，从此，人们常听见从他屋里传出“素英，你在哪？”的呼叫声。

记住：不要轻易相信“放白鸽”的骗子们骗造的种种鬼话，更不要匆匆与之成亲。只要你稳住，骗子们自然会露馅，或是离开你，去别处行骗。

买铜物被艄谋死

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具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余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崇安发夫，直到水口陈四店写船。陡遇表亲林子达，亦在此店中。达问：“买甚货物？”维曰：“只买些铜器去，更带杯盘等，欲留家用。”达同牙人陈四，代讨一箭船。舵公赖富。二水手李彩、翁暨得搬其行李上船，甚重，舵公疑是金银，乃起不良心，一上船后，再不搭人。维曰：“我要速去，何如不搭人？”舵公曰：“今将晚矣。明日随搭数人，便开船。”维叫三郎买些酒菜，今晚饮用。舵工与水手三人商议：“今晚错过机会，明日不好动手。”维与仆饮醉熟睡。半夜后，舵公将船移于闲处，三人将他主仆以刀砍死，丢尸于江。打开箱看，乃是铜物，止现银壹十五两。富曰：“我说都是银子，三人一场富贵。原来是这东西！”彩曰：“有这等好货物，也多值银。”富曰：“发在何处去卖？”彩曰：“何愁无卖处？可安船在一处，沿途发卖，岂无人买？”

林子达与四维分袂之后，已三个月矣，始到家中往拜四维。

维父曰：“小儿出门，尚未归。”达曰：“差矣！三月前，我在江西水口，同他在牙人陈四店相会。我与牙人同他去讨船，说他在福建买铜货，以竹箱装作三担，竟归来本处发脱。莫非舵公行歹意乎？”言未毕，父母妻子举家大哭。达曰：“且勿哭，倘在途中发卖也未可知。或舵公行歹意，必以铜物卖各处。试往各店踪迹铜物，问其来历，便见明白。纵铜物无踪，再到水口牙人陈四家，寻舵公问之，必得下落。”维父然之，叫次子罗逢随达去访。

访至芜湖县，铺中见其铜物，即问：“此铜物是公自买的，抑或他客贩

来发行的？”铺主曰：“三月前，有三个客人来卖者。”达曰：“何处人？”曰：“江西人。”达惊惶曰：“差矣，失手是实。”即同逵径至水口，问陈四曰：“前装表亲货物的舵公，是何处人？”陈四曰：“沿山县人。”达道其故，即同陈四到沿山捕捉。

斯时，李彩，翁暨得卖得铜器，银入手，各在妓家去嫖。林、陈窥见彩，即躲之。林子达曰：“他在院中取乐，必不便动。我与你往县去告，差捕兵缉拿，恕不漏网。”二人入县告准、陈爷差捕兵六名，同林、陈往院中去捕缉。彩与得二人正与妓笑饮，陈四指与捕兵，俱擒锁之。再到赖富家来，富方出门他适，遇见亦被捉获。三人同拿到官，陈爷审问，将三人夹敲，受苦不过，只得招认。彩曰：“彼时搬箱上船，其重非常。疑是金银，三人方起意谋之，将尸丢落于江。开其箱看，尽是铜物，只得现银一拾五两，悔之无及。铜物沿途卖讫，银已分散。今其事败，是我等自作自受，甘认死罪。”陈爷将三人各打五十板，即拟典刑，赃迫与罗逵、林子达领归。二人叩首而去。

按：溪河本险危之地，舵公多蠢暴之徒。若带实银在身，须深藏严防。或带铜器铅锡等物，镇重类银，须明与说之，开与见之，以免其垂涎，方保安全。不然，逐金丸以弹雀，指薏苡为明珠，其不来奸人之睥睨者几希。若维仇之能报，犹幸子达之得其根脚也。使非因写船者以穷其舵公，何以歼罪人而殄厥慝乎？然诛逆何如保躬？死偿何如生还？故出行而带重物者，宜借鉴于斯而慎之密之，其永无失矣。

[今译]　罗四维是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有一次他同仆人程三郎，带着一百多两银子，去松江买土布，再趸到福建建宁府去卖。卖完后，用这笔钱又到崇安买笋。那一年笋缺，故而笋价特贵，于是罗四维决定不买笋了，用银子在这地方买一些乌铜器和铜制盘等货物。所买的铜器装在竹箱里，连同行李共装了三担。从崇安上船，直到水口下船。罗四维主仆二人押着三担行李来到陈四店住宿，正好遇上表亲林子达也在店里。

“买什么货物了？”林子达问罗四维。

“只买了些铜器和杯盘之类，想留自家用。”罗四维回答。

因为林子达与店主陈四较熟，就请陈四雇来一只箭船。这船的艄公叫赖富。二个水手，一个叫李彩，一个叫翁暨得。三人把罗四维的三担东西搬上船。在搬这三担东西时，觉得很重，怀疑里边一定是银子，就起了谋财害命的歹心。

等罗四维主仆二人上船后，艄公再不让别的顾客上船，罗四维说：“我要赶快离开这里，为什么不让他们上船，生满了好开船呀！”艄公说：“今天还要修修船，明天顺路搭几个人就行了。”

罗四维一听，也只好忍耐，就让仆人三郎到岸上买些酒菜。以便晚上在船上饮用。三郎上岸买去了。这时艄公与二个水手在船头密商。艄公说：“这位客商担子那么沉，里边准是银子，今晚要错过机会，明天就不好动手了。”三人决定今晚就下手。

到了晚上，罗四维与仆人饮酒，都喝醉了。不一会沉沉睡去。半夜后，艄公把船移到没人的地方，和两名水手一齐动手，将罗四维主仆二人先用刀砍死，再把尸体投入江中。

处理好尸体，他们三人回到舱里，打开客商的竹箱一看，都是些铜货，只有现银十五两。赖富说：“我原以为都是银子，咱们三人都能富贵一场，

却原来是这东西。”水手李彩说：“这些东西也值银子。”赖富说：“到哪里去卖掉呢？”李彩说：“用不着发愁没有卖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船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上岸，沿途出售，不信没人买。”

林子达与罗四维分别之后，已经过了三个月。一天，林子达到罗四维家去拜访。一进家门，向老人问安后，就问：“四维没在家吗？”四维的父亲对他说：“小儿出门好几个月了，还没有回家。”林子达说：“那就不对了。三个月前，我在江西水口与他在经纪人陈四店里见过面。我说要回家。我同陈四给他雇了一条船。当时他还告诉我说，他在福建买了些铜货，用竹箱装了三担，到家后再出手。难道说是艄公起了歹意不成？”林子达的话还没说完，罗四维的父母妻子便都大哭起来。林子达劝说：“你们先不要哭，说不定他又改变了主意，现在还在途中卖贫呢。如果真是艄公谋财害命，他一定会将那些铜器卖到沿途。我们到沿途各店去查找那些铜器，找到后问他们从哪里买的，就能弄明白。即使铜器找不到，最后到水口问陈四，通过他找那艄公，也一定会知道下落的。”四维的父亲认为这话很对，并叫次子罗逵跟着林子达去查访。

他们来到芜湖县，在一家店铺里发现了那些铜器，就问店主：“这些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是你自己买的，还是别人贩给你的？”店主说：“三个月前，有三个客人卖给我的。”

“那三个人是什么地方人？”林子达问。

“江西人。”店主答道。

“不好了！肯定是遇害了！”林子达惊慌地说。

说完，就与罗逵径直来到水口，找到陈四，问：“三个月前，我与你同雇了一条船，装上我表亲的货物。那艄公是什么地方人？”

陈四说：“他们是沿山县人。”接着，林子达跟陈四讲了事情经过，又同陈四去沿山县捕捉那三人。

那时候，水手李彩和翁暨得把铜器都卖了，用得到的赃款正在妓院嫖妓。林子达、陈四到妓院查看时，发现了李彩，但没有惊动他，而是赶紧躲藏起来。林子达对陈四小声说：“他在妓院取乐，现在不便惊动他。我与你到县衙去告状，请县老爷派兵来捉拿，他一定跑不掉。”

林子达与陈四来到县衙，陈知县准状，派六名捕兵，同林子达、陈四往妓院里捕人。当他们来到妓院，那水手李彩和翁暨得正在与妓女说笑饮酒。陈四指其二人，捕兵当即锁拿住。再到赖富家来。那时赖富刚要出门到别的地方去，正好迎头遇见，也被捕兵捉拿。

捕兵将罪犯三人一同揖拿到官府。县官陈老爷审问，三人开始不招，后来用夹刑，受苦不过，才如实招认。季彩说：“那时候，搬货物上船时，我们觉得很重，怀疑里边是金银，三人才起谋害之心，用刀砍死他主仆二人，将尸首丢入江中。打开竹箱看时，却是铜器，只得到现银十五两，后悔不及。铜器已在沿途卖完人，银子已经都分了。现在事情败露，是我等自作自受，甘认死罪。”陈老爷把三个罪犯各打五十大板，又判他们死刑。赃物追回给罗逵、林子达。

罗逵、林子达二人领回物件后，向陈老爷叩首告别，回家乡去了。

编书的人说：江河本是危险之所在，艄公很多又是既无文化又残暴的人。如果带了现银在身上，必须深藏严防，如果只带铜器、铅锡等沉重的东西，一定要向船家说明，并且开箱让他看清楚，以免他垂涎行凶。这样才能保安

全。不然，就会有“为追求金丸而把雀弹杀，指薏米为珍珠”的事发生。这样，不招来奸人的凯觎几乎是不可能的。罗四维主仆的仇之所以能报、是幸而有表亲林子达知道他们的行踪，如果不是在水口陈四店中相遇，怎么能知道情况，又怎么能消灭邪恶呢？然而，死偿不能生还。罗四维被害的案例，对于带重物出远门的人是面很好的镜子。出门在外又带有重物的人，一定要慎之又慎，方可保平安，万无一失。

带镜船中引谋害

熊镐，章富人，乃世家子也。力足扼虎，兼习棍棒。尝月夜挟二婢往后园，遇一虎跳墙入，即退入家，各持钢叉、大杖出。虎对面扑来，镐以叉抵，顺放于地，急打一下。虎复再扑，镐又叉放之，再打一下，虎遂回身而去。镐从后赶打，虎为之倒。疾呼二婢曰：“速来助。”二婢各以大杖对麈之，虎立死杖下。时称之曰“打虎镐四官”。

后思遍游各胜处，故脱兄云：“将出外买卖。”兄阻之曰：“汝刚而无谋，莫思赚钱，还恐生祸。”镐曰：“老仆满起有力多智，与我同去，何妨？”兄不能阻。镐带百余金行，曰：“吾出外相机置货，虽不得利，岂折本乎？有谁入欺得我者！”及游浙粤，有货可买者，仆满起曰：“此价甚廉，买归必得利。”镐曰：“吾远到此，未遍览此中景致，若遂置货，安能轻身自由？”仆累禀几次，皆不见听，知其志在浪游，不思利也，后只任之，主饮亦饮，主行亦随。不半年，本去三分之二矣。起复曰：“不归将无盘缠。”镐曰：“本虽少，亦要置些货归，可当远回人事相迭者。”又挨两月，到湖州，起又催归。镐曰：“买何物好？”起曰：“笔墨上好。”镐曰：“不在行不会拣择，恐受人亏。亦须更买甚物，与母嫂及我妻者？银本已折，省他辈多口。”起曰：“细缎、镜好。”镐曰：“细缎无多本，不是这般客。不如买十两笔墨，十两镜罢。”起曰：“亦好。”催趱买归，只两小箱。镐曰：“此货甚妙，又简便易带。”

及到江边搭船，舵公见财主威仪，家人齐整，奈何行李只两小箱。及抬入船中，觉箱中镇重，想必尽是银也。故以言动问曰：“客官从何来，亦不多买些货物？”镐以本少，恐客商见轻，故谎言，“吾家兄敝任在湖广，吾从任中归，未买得甚货。”舵公曰：“原来是大舍。”又见家人伏侍恭敬，每呼主为相公，使用皆大手面，不与诸商一类，以此益信为真官舍，船中人皆敬让之。及到岸，诸商都搬起船。舵公独留熊大舍曰：“船中客官多，未能伸敬。今备一杯酒，敬请大舍。”即上岸，多买佳肴美酒，夜间劝饮，甚是殷勤，熊镐宽心放饮。舵公又苦劝家人酒。满起心知其非好意，初诈推不饮，后难禁其劝，亦饮数杯，推醉去睡。熊舍凭舵公劝饮，真醉不醒事。起俟其睡熟，即起对舵公曰：“吾非真醉。今将近家，心中忧闷，吃酒不下耳。此相公酒色之徒。大相公在任中，将几百两银打发他归。在路上嫖用都尽，只带得几把笔，几面镜归，与侄子辈作人事耳。明日大老爷归，必责我不能谏阻。世有此人，见酒如糖，又好夸口，怎么谏他？我试开两箱与你看，其中那有厘银？”即取锁匙开两箱，惟笔与镜，并无银两。起取两面镜送舵公，曰：“一路来多蒙照顾，各送一镜与你用。”舵公曰：“主物不可擅送人。”起曰：“拿一半去，他也理不得，到家后那晓得数。”复锁住箱，与舵公去睡，起一夜提防。次日上岸，熊曰：“难得舵公如此好意，再偿他银一钱。”

及归家，起曰：“可数过镜，勿令有失。”镐检过曰：“更失两面。”起曰：”吾将这两面镜，换你我两颗头归。主人尚未知乎？”镐曰：“你何

狂言？”起将船中劝饮事，一一叙之，曰：“彼非欲谋害，将别之人，何如此更费酒馔，若殷勤乎？”镐惊曰：“是也！非尔知事，险丧二命耳！”一家人闻之皆喜，赏满起。

按：镐本富粱之子，以纵性为快，以夸口为高，哪知世路之险？若非满起心明，轻以二命付鱼腹耳。凡远行者，主若疏满，得一谨密家人，亦大有益。故旅以丧童仆为厉，以得童仆为吉。圣人系旅之义大矣哉。

[今译]　熊镐是章富县人，出身显贵家族。他是个大力士，又兼习棍棒，气力大得足以掐死老虎。有一个月夜，他带着二个婢女到后花园，遇到一只老虎跳墙而入。他们退到家中，熊镐拿了一把钢叉，两个婢女各自拿了一大棍子，又来到后花园。那老虎看见熊镐，对面扑来。熊镐毫不惧怕，举起钢叉抵抗，顺势把老虎放倒在地，急打一下。虎又猛扑，熊镐又用钢叉把老虎放倒在地，再打一下。老虎受不了，就回身要逃跑。熊镐更是不放，从后面死追紧赶，追上时，又用钢叉打虎；虎倒在地。熊镐急忙喊两个婢女说：“快来帮我！”二婢女各自用大棍子打虎，虎当即死在乱棍之下。此事传出后，人们都称熊镐为“打虎镐四”。

后来，熊镐想云游天下，他骗哥哥说：“我要出去做点买卖。”哥哥阻止他说：”你性情刚烈又缺乏智谋，不要只想赚钱，说不定不但赚不了钱，还会招来灾祸呢。”熊镐说：“老仆满起，不但有气力，还足智多谋、跟我同去，怎么样？”哥哥再也阻止不了他，只好任他去。

熊镐和老仆满起，带着一百多两银子就要出发了。出发前，熊镐对哥哥说：“我出外看机会办点货。虽然赚不了大钱，难道还会亏本不成？有谁敢欺骗我呢？”

俩人来到浙江和广东地区，满起看到有货可以买进，对主人熊镐说：“这种货很便宜，买下来带回去一定得利。”熊镐说：“我老远来到这里，还没有遍游此地景致。如果现在买货，怎么还能轻身自由？”老仆满起说了几次，熊镐都不听。满起这才知道，主人的本意在于游玩，并不是做买卖赚钱。后来，只是跟随熊镐，听之任之。主人饮酒，他就跟着饮酒；主人游玩，他就跟着游玩。

不到半年，带来的银子已经花去了三分之二，满起又对主人说：“现在如果还不回家，我们就没有盘缠了。”镐说：”本钱虽少，也要买些东西带回家送人用。”

又过了两个月，二人来到了湖州，老仆满起又催主人回家。熊镐说：“回家买什么东西好？”满起说：“笔墨就不错。”熊镐说：“笔墨我们不在行，不会选择，恐怕上当。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给母亲和嫂嫂以及我的妻子。现在，本钱已经亏了，省得他们多嘴多舌。”满起说：“绸缎和镜子最好。”熊镐说：“绸缎太贵，我们没钱了，买不起。不如用十两银子买笔墨，用十两银子买铜镜吧。”满起说：“也好。”

在老仆满起的催促下，货物终于买好，只装了两个小箱子。熊镐说：“这东西很妙，又简单又好带。”

主仆二人来到江边，上了一条船。艄公看见上来的客人容貌举止庄严大度，家人穿戴齐整，怎么行车只有两只小箱子？等到那两只小箱子接到船上时，觉得箱子沉重、销公心想、里边一定是银子了。

“客官，从哪里来？怎么不多买些货物？”艄公试探着问熊镐。

熊镐一想，如果我实话实说，艄公一定会轻视我，于是谎称：“我家兄

在湖广任职，我从他那儿回来，没买什么东西。”艄公说：”原来是公子。”又见仆人恭敬侍候，每次都叫主人为“相公”，使用都大手大脚，与其他商人不同，从而更加相信他是大官的家属。船上的人也都敬让熊镐。

等到了码头，其他商人都下了船，艄公单留熊镐主仆，说：“原来船上的客官多，不便表示敬意，现在我准备了一杯酒，敬请公子。”说完，见熊镐主仆答应后，就上岸买了许多好酒好菜。

夜间欢饮，艄公很是殷勤。熊镐设想那么多，就放心大胆地大喝起来。艄公又苦劝老仆满起喝酒。这时满起已知艄公不怀好意，开始谎称自己不会喝酒，后来没办法抵挡艄公一味苦劝，也就喝了几杯，就推辞醉了，先去睡觉。熊镐仍在那里任凭销公劝饮，不一会儿，真的醉得不省人事了。

满起等主人睡熟，就起来对艄公说：“我不是真醉，只是现在我们快到家了，心中忧闷，没心思饮酒。这位相公是个酒色之徒，我家大相公在任所给了他几百两银子，打发他回家，可他在路上吃喝嫖赌，都用光了，只带得几支笔、几块墨、几面铜镜，回家给侄子们做见面礼的。明天回到家，大老爷一定会责备我不能阻劝少爷。世界上真会有这种人，见了酒就好像见了蜜糖一样，又好夸口，怎么劝他呢！我打开两只箱子你看，里面的确没有银子。”

说完，满起取钥匙打开两只箱子。箱子里正如老仆人说的，只有铜镜、笔墨，其他什么都没有。满起又拿起两面铜镜送给艄公，说：“一路来多蒙照顾，各达一镜与你用。”艄公说：“你主人的东西不可以擅自送人。”满起说：“就是拿走一半，他也不知道。到家后，他根本就不点数的。”说完，将两面镜子送了艄公，又把箱子锁好，同艄公去睡觉了。满起还一夜提防着。

到了第二天上岸时，熊镐说：“难得艄公如此好意，再赏他一钱银子。”

等回到家中，满起说：“请主人再数镜子，看丢了没有？”熊镐数了一遍，说：“丢了两面。”

满起说：“我用那两面镜子，换了你我两颗头回来，主人还不知道吧？”熊镐说：“你讲什么大话？”于是，满起这才将船上劝酒之事，一一细说起来，又说：“他如果不是要加害于你，试想：将要分别的路人，为何又要如此殷勤地劝你饮酒？”熊镐这才省悟过来，说：“是啊，如果不是你知道这些事，险些葬送我们俩的命啊！”一家人得知此事，又是后怕又是欢喜，重赏了老仆满起。

编书的人说：熊镐这样的富贵人家子弟，平日以纵情享乐为快事，以到处夸口为高明，哪里知道世途的险恶呢！要不是老仆满起心明多智，这两条命早就葬身鱼腹了。凡是出门远行的人，主人如果粗心大意，最好有一个谨慎细密的仆人跟着，所以，古时候以旅途上丧童仆为不吉利，以得到童仆为吉利。

行李误挑往别船

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余者以银找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诸货都搬入船，只一仆詹兴，挑实落行李一担，跟梦麟同行。途中陡遇一乡亲，动问家中事务，语喇喇不能休。乃命仆先担行李上船，再来此听使用。仆挑往别船去，收在船舱已讫，再来寻主，尚与乡亲谈叙未决。见仆来，即差之别于，始辞乡亲到船。查行李未见，即将家人打骂；又坐舵公偷去，状告本县胡爷，言舵公盗他卖胡椒银一百余两，以店家祝念九作证。舵公诉：“船中有客商十数伙，哪见他仆挑行李上船？”胡爷拘来审问，同

船众商郡谈，未曾见挑甚行李。胡爷曰：“ 船不漏针。别货物都在，独行李有银便会失落？ ”将舵公敲夹，不认，曰：” 是他仆詹兴见囊中有银，自盗去以陷我；或错担别船去，以致有失。小人虽夹死难招！ ”胡爷又审詹兴曰：“ 想是你错认别人船为己船，忙中有失，非你背主，好好招来免夹。 ”詹兴不认，乃夹敲一百。受苦不过，只得招认：“ 是主人路遇乡亲谈话，我自担上船去，藏入船舱讫，再回听主差唤。及到船，并未见行李。是我一时错认，以致有失。恐主人加罪于我。我故不敢承。望老爷救小人一命。 ”胡爷将詹兴责三十板，劝梦麟曰：“ 是你自错。凡出外为商，银物不可离身。当担行李时，须叫詹兴看守，待你到船，然后差别干；纵错上别船、亦不会失。今若此，是你命该失财，岂可以怨仆乎？ ”各发出免供。

按：货物上船，须不离人看守。要防舵公侵盗，又要得智仆为吉也。故雏仆之挑行李，银物所系，须跟在身边，托在实落，方无所失。若先令挑去，错寄别船，安能无失哉？然麟徒知叙旧之谈，致仆误丧其财而干讼者，何其愚也！诸商鉴此，可为后戒。

[今译]　陆梦麟是江西进贤人。一次，他从福建海澄县买了十几担胡椒，再趸到芜湖去卖。有一个客商，用硼砂一担与他对换了胡椒，不足者付现银找齐。

第二天，梦麟托店家雇了艄公陈涯四的船，坐船直接去建宁。所有的货物都搬上船了，只有仆人詹兴挑着一担行车，跟梦麟在一起。

忽然，半道遇到一位乡亲。几个月不见，梦麟就同乡亲攀谈起来，询问家中的情况。话一拉开，就收不住。梦麟就命仆人先把行李挑上船，安排好，再来这里听候使唤。那仆人一时糊涂，把行李挑到别的船上，收在船舱里，再回来见主人，主人还在那儿同乡亲叙谈呢。梦麟见仆人来，又叫他干别的事，等到终于辞别了乡亲到了船上，一查，行李不见了！他气极了，打了那仆人一顿，又怀疑是艄公偷去了，就和艄公吵起来，并告到县衙门，梦麟来到县衙里，见到胡知县，开头就说：“ 艄公盗去我卖胡椒银一百余两，店家祝念九可以作证。 ”艄公说：“ 我的船上有客商十多人，根本就没有人看见他的仆人挑行李上船。 ”胡知县又把同船的客商拘来审问，众商也都说：“ 没有看见有挑来的行李。 ”胡知县说：“ 船不漏针，别的货物都在，单是有银子的行车丢了？我看是不用刑你就不招。 ”于是，衙役给艄公上了夹刑。

艄公再也忍不住疼痛了，大声叫着：“ 是他仆人詹兴，见他行李中有银子，自己偷去来陷害我。或者错上了别的船，造成这场误会。小人虽受夹刑，纵死也难招认！ ”

胡老爷又审詹兴说：“ 想是你错认别人的船为自己要乘的船，忙中有失，不是你背主偷盗，好好招来，免得受苦。 ”詹兴初不认。胡老爷命上夹刑，詹兴受苦不过，只得招认说：“ 是主人路遇一位乡亲谈话，我先担行李上船，藏之船舱，之后再回来听主人差遣。等再到船上，并不见行李。是我一时错认，将藏有银子的行李误上了他船。后来怕主人加罪于我，所以我不敢承认，望老爷救小人一命。 ”

至此，真相大白。胡知县命衙役责打詹兴三十大板，以示惩戒。又劝陆梦麟说：“ 是你自己的错。凡是出外做生意，银钱不可离身。你那担行李，应该让仆人詹兴看守，等到你来到船上，才能让他干别的事。即使当时上错了船，也不会丢失。现在这样，是你命该失财，怎么能埋怨仆人呢？ ”逐判众人无罪释放。

编书的人说：做生意的，货物上了船，一定要有可靠的人看守，要防止艄公偷盗，身旁最好要有一位精干聪明的仆人，这才是吉祥之兆。如果让什么也不懂的仆人去挑行李，而行李中又有钱财，就要亲自跟着他，等到行李放在可靠的地方，才可以让他干别的。如果像陆梦麟那样、只知道与人说个没完没了、致使仆人出了差错了，丢了钱财，又去白费劲打官司，这是多么愚蠢啊！各位商人应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鉴。

脚夫挑走起船货

建城溪边，凡客船到岸，众脚夫丛集，求雇担代挑入城。有老成客，必喝退众夫，待船货齐收上岸，都数纪定，然后分作几担，叫几名脚夫，自相识认，乃发入城，急令人跟行其后，方保无失。若雏家到，众脚夫不管物件检齐否，即为收拾上担，及急跟夫去，多致遗物在船中未尽收。

有侯官县一田秀才，出外作馆。年冬归，得束金四十余两，衣被物件亦十余两，共作两大笼。经过建城，欲入拜乡亲，命一脚夫挑笼先行。田乃儒家，从后缓步随之。脚夫见其来迟，一步紧一步，趱入城门；人闹攘处，更是疾行，遂挑入曲巷逃走。田从后虽叫“止步”，哪能止得！入城曲巷多歧，何处可寻？次日，往府吕巡捕呈之。

吕捕衙是精明官，以脚夫拐物，须用脚夫查之。即叫二差人来：“你认定这田相公，今午后穿白长衫在船中。行李到，必有脚夫挑走，你二人从后密跟，到他家拿来。”再对秀才曰：“你今再讨假行李一担，在十里外搭船来府，照前日到岸时，叫脚夫来挑。你穿白长衫夫，此两差人易认。若已在旁，你故意缓行，任此脚夫挑去，必能拿得前脚夫来。”秀才未会其意。

即日下午，备行李从十里外搭船到，见此两差人在旁，各相认得，故叫脚夫挑行李，从后缓随。脚夫果然挑走。二公差迤跟到家拿住，曰：“吕爷叫你。”脚夫黄三不知来历，只得随往，吕爷曰：“你缘何挑走秀才行李？”黄三惊曰：“只暂寄我家，便欲送还。”官止喝：“打五板！”田秀才方到衙。吕爷叮咛黄三曰：“今日饶你罪。这田相公昨日被脚夫挑走一担笼，限你两日代根究来；若寻不出，定坐你赔。”黄三曰：“河下挑夫，两日换一班。昨日不是我辈。”吕爷曰：“你即根究昨日的。”

黄三密访两日，不能得。第三日，公差来拿。到半途，见一脚夫柳五，将银三钱换钱用，随即买鱼肉等归家。黄三再拿到衙，禀曰：“并访不得。只今遇柳五换钱，多买鱼肉，事有可疑。”捕衙立差四人，同田秀才、黄三直往柳五家搜。只一间小房，搜果见赃。拿到捕衙，柳五供曰：“银物现在。前五日未敢出门，今日止用银三钱换钱，买物作欢。拐盗是实。”捕衙发打二十板，曰：“你二脚夫拐盗客货，各该拟徒。但黄三捕出柳五，以此赎罪，再打十板释放，以惩后日。姑念柳五穷汉，只拟不应罪，纳完发放。”再叫田秀才具领状来，尽将原物领去。不数日，拿得真赃正犯，非有治才，安能如此哉！

按：脚夫挑走货物，处处有之，故出行最宜慎防。若吕捕衙之发奸得捕盗不遗余力者，全在以脚夫查脚夫一着。所谓“以蛮夷攻蛮夷”是也。又谚云“贼拿贼，针挑刺”，亦此意也。雇夫者可以为戒，捕盗者可以为法。

[今译]　建城河边有个码头，凡是客船到岸，很多脚夫就蜂拥而上。集聚在客人下船的地方，争先恐后地要代客人挑行李入城。那些有经验的客人，必定要喝退这些脚夫，先把船上的货物全部卸下来，让人看好，数定数目，然后分作几担，雇几名脚失来挑。看清他们的相貌，再让他们挑货，并赶紧

命令自己的人跟在脚夫后面，这样才能保证安全，不会丢失。如果一个初学乍练的商人到岸，那么脚夫就会不管东西卸完与否，挑起来就走，客人一定会赶紧跟上脚夫，这就会把东西丢在船上，不能全部搬下来，还会发生丢失的事。

候官县一位田秀才出外当私塾先生，这一年冬天返回家乡。他随身携带着平日积下的四十两银子，还有衣被及其他日用品，也价值十余两银子。这些东西都装在两只大竹笼里。当船经过建城的时候，他想到城里去拜望一位乡亲，就下了船，把两只大竹笼也拿了下来。

这时候，一大群脚夫拥上来，要替他挑东西。田秀才选了一位，就让他挑行李，让他走在前头。田秀才本是个读书人，在脚夫的后面慢悠悠地走着。

那脚夫见田秀才在后面走得慢，就一步紧似一步，一会儿就钻进了城门，到了热闹的大街。田秀才见势不好，就在后边连声叫喊，“停下来！停下来！”哪里还能止得注？那脚夫更是大步流星，终于挑入巷子里逃走了。田秀才追到巷子里，那巷子又套着小巷子，曲折多路，哪里去找呢！

第二天，田秀才到府衙告状。吕巡捕接到报案，很重视。他马上想到：脚夫拐骗东西，必须通过脚夫才能查清楚。便叫来二个手下人，对他俩说：“这位是田相公，你们要看清楚。今天午后，田秀才穿着白色长衫，带着行李，乘船又到此码头。田秀才一到、他的行李一定有脚夫挑走，你二人在后秘密跟随，跟到脚夫家，把那脚夫捕来。”又对田秀才说：“你现在再借一担行李，从十里外搭船来府，照前日到岸时的样子，叫脚夫来挑。记住，一定要穿白色长衫，这样可以让两个公差辨认。如果他俩已在旁边，你就故意慢走，任凭那脚夫挑去。这样，一定会捉拿到骗你的那个脚夫。”田秀才听完，还没完全领会其中的意思。

当天下午、田秀才准备了一担行李、从十里外搭船又来到这个码头。当他搬下行李后，看到两个公差在旁边，三人暗中点了一下头。田秀才就叫一个脚夫挑行李入城，自己在后面缓步跟着。

那脚夫果然快步挑走，两个公差在后曲折尾随。挑夫到家，刚放下行李，就被二公差拿住，厉声说：“吕老爷叫你！”

这个脚夫叫黄三，他万没料到有衙役在后面跟着他，只得随差人往府衙走去。

他们来到府衙，吕老爷问黄三：“你为什么把秀才的行李挑回家去？”黄三装傻充愣地说：“只是暂时寄放在我家，我很快就要送还他。”吕老爷见他还无理狡辩，喝斥道：“你还敢狡赖，来人！先打五大板！”

当黄三挨了五大板后，田秀才刚到府衙。吕老爷叮咛黄三说：“今天我暂时饶了你的罪。这位相公昨天被脚夫挑走一担箱子，限你两天，查个究竟。如果你寻不出那脚夫，就让你赔偿他。”

黄三一听，着急地说：“河下的挑夫，两天换一班，昨天不是我们这一班！”

吕老爷说：“那你就追查昨日的脚夫。”

黄三领命出来，无可奈何，只得去照办。

他密访了两天，没有找到线索。

第三天，公差来捉拿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府衙走去。半途中，他看见有个叫柳五的脚夫，用三钱银子换零钱。然后又进了一家鱼肉店，买了很多鱼肉等回家。

黄三跟公差来到府衙，黄三对吕老爷报告说：“ 访了两天，没有访到，只是刚才在路上遇到脚夫柳五，用银子换零钱，后来又买了好多鱼肉。他家原本很穷，平日舍不得大吃大喝的、这事可疑。 ”吕老爷一听，就立即派了四个捕兵，同田秀才、黄三一起，直奔柳五家去搜查。

黄三带人来到柳五家，众人见他家只有一间小房，一搜，果然，田秀才的行李还在。于是，连人带赃都拿到府衙。

见了吕老爷，柳五供认说：“ 是我拐骗了这担行车。银物都在这里。前五日我没敢出门，今天只用三钱银子换铜钱，要买鱼肉吃喝一顿，就被发觉带到这里。 ”

吕老爷问清此案，贵令打柳五二十大板。打完、吕老爷对柳五、黄三说：“ 你们两个脚夫，拐盗客人的东西，本该判你们徒刑，但黄三捕出柳五，以功赎罪，再打十板后释放，以为惩戒，不得再干这种事！现在，本官姑念柳五是个穷汉，这次不再办罪，把所有赃物交还失主后释放。 ”又叫田秀才点清数目，把他的银子和衣物领回去。

这个吕巡捕真有本领，没几天就把真贼正法拿住，如果没有吏治之才，怎能办得到呢！

编书的人说：像这种脚夫挑走客人行李的案例，在当时处处都有，所以人们出行时最要小心这一关节。像吕巡捕这样捉贼。之所以很快能破案，全在于“ 用脚夫查看 ”这一着。所谓“ 以蛮夷攻蛮夷 ”，也就是这个意思。雇脚夫的，当以此为戒；捕盗贼的，可以此为法。

[今解]　如今此类骗局，大多是利用机动车作案。

近二年农业丰收，农民手头余粮不少。这天，北京市郊延庆县，来了几位收玉米的人。农民们一听价钱挺合适，便纷纷把粮食卖给他们。装好了车，这几个人忽说带的钱不够，让农民跟他们一起去厂里取，行至半路，司机谎称车灭火了，让农民下车帮忙推一下，诚实的农民刚下车，这辆始终没挂牌的黑车竟加大油门，“ 呼 ”的一下没影了。

十三类　诗词骗

伪装道士骗盐使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南京吴趋里人也。中弘治戊午南京解元，因事被黜之。后遂放浪不羁，流留花酒。善诗文，画极工。与文征明、文征仲、祝希哲等为友，皆极一时之名流也。日游平康妓家，滑稽为乐，随口成文。有一皂隶，携纸一张求画。伯虎援笔，画螺蛳十余个，题诗于上云：“不是蟾蜍不是蛭，海味之中少此名。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人来打窟臀。”众皆大笑。偶一日出，见县前枷一和尚。众人请曰：“可将此和尚作诗一首。”伯虎询知和尚被枷缘由，援笔题于枷上曰：“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知县送客出来见之，问是何人所作，或以伯虎对，即将和尚释之。其捷于口才，大约类此。

一日，与祝希哲等十数辈，携装游维扬，口与妓者饮酒，声色为乐。将及一月，资用殆尽。希哲曰：“黄金用尽，作何计策乎？”伯虎曰：“无妨！当今盐使者，资财巨万。我和你二人，可假扮女贞观道士以化之。”二人即扮道士。值盐使者升堂，二人俯伏阶下，云：“女贞观道士参见。”盐使者大怒曰：“岂不闻御史台风霜凛凛耶？是何道者，敢此无状！”将挞之。二人徐对曰：“明公以小道为游方觅食者耶？小道遍游天下，所交者皆极海内名流。即如吴邑唐伯虎、文证明、祝希哲辈，无不与小道折节为友。凡诗词歌赋，应口辄成。明公如不信，愿奏薄技，惟明公所命。”盐使者乃指堂下石牛为题，命二人联诗一首。伯虎应声即吟云：“嵯峨怪石倚云边，”哲云：“抛掷于今定几年。”虎云：“苔藓作毛因雨长，”哲云：“藤萝穿鼻任风牵。”虎云：“从来不食溪边草，”哲云：“自古难耕陇上田。”虎云：“怪杀牧童鞭不起，”哲云：“笛声斜挂夕阳烟。”

盐使者览毕，霁色问曰：“侍则佳矣。将欲何为？”二人曰：“顷者女贞观圮坏。闻明公宽仁好施，愿捐俸金修葺，以成胜事，亦且不朽。”盐使者大悦，即檄吴兴二县，可给库银五百与之。二人见盐使者应允，速夜赴吴兴，假为道士说关节行状，对吴兴二县云：“今有盐使者修葺女贞观，此系盛举，可依数与之，不可宽缓。”吴兴二县果如数与之。二人得银大悦，曰：“不将万丈深潭计，安得骊龙项下珠？”复往维扬，聚交游十数辈，于妓者家欢呼剧饮，纵其所乐。不十数日，五百之金费用殆尽。后盐使者按临吴兴，束衣冠往女贞观，则见其倾把如故。召吴兴二县责之，二县对曰：“日前唐伯虎与祝希哲从维扬来，极称明公兴此盛举，小知县即依数与之矣。”盐使者怅然，知为二人所骗，但惜其才，故亦不究。

按：唐伯虎、祝希哲，皆海内一时名家也。但以不得志于时，遂纵于声色，青楼酒肆中，无不闻其名。然非口若悬河，才高倚马，何以能倾动使院？此之骗，可谓骗之善矣。独计当今冠进贤而坐虎皮者，咸思削民脂以润私橐，敛众怨以肥身家，其所以骗民者何如！乃一旦反为唐、祝所骗，亦可为贪墨者一儆。但其知而不究，亦可谓有怜才之心者矣。

[今译]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南京吴趋里人。他是明代弘治戊午年（1498）南京解元。因事被废免，于是就放荡不羁，花天酒地。他是个大才子，书画诗文样样出众。几个朋友，文征忡、祝希哲等即都是当时的名流。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妓家游荡，人人风趣好玩，个个出口成章。

一次，有位差役拿来一张宣纸，请求唐伯虎画张画儿。伯虎就拿起笔，

蘸上墨，在纸上信笔画了十几个螺蛳。画完，还在画的上方题了这样一首诗，“不是蟛蜞（蟹类，即梭于蟹。螯长而大，生长在海边泥沙之中）不是蛏（一种软体动物，有两扇介壳，形状狭长，淡褐色，在沿海泥沙中穴居，肉如蛎，白色鲜美，俗称蛏子），海味之中少此名。千呼万呼呼不出，只待人来打窟（指物体的聚集处）臀（屁股）。”写完，众人看后都大笑起来。

又有一次，伯虎外出，看见县衙门前的地方坐着一名带枷锁的秃和尚，旁边站着一些人。伯虎向前问情况。原来：吴县县令命差役到虎丘去收茶。差役向茶农多加勒索，茶农不给。于是，差役就诬陷这和尚鼓动茶农捣乱，并用枷锁把他拿来，已经打了三十大板。众人求伯虎为这位和尚说情。伯虎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提笔在枷上写道：“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要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知具送客出来，看见和尚枷上的诗，问是什么人写的，有人告诉是唐伯虎的手笔，县令就把和尚放了。像这样，唐伯虎出口成章的事还很多。

这一天，唐伯虎与祝希哲等十几个朋支，带着平日换洗的衣服用品到扬州游玩。他们来到花红酒绿的扬州，每天泡在妓院里，与妓女饮酒作乐。眼看快到一个月，带的银子快用完，祝希哲说，“银子就要用完了，我们得想个办法呀！”唐伯虎说：“没关系！现任的那位盐运使收的税很多，有的是银子。我和你二人可以假扮成女贞观的道士去化缘。”二人商量好，就扮成道士去找盐运使。

唐伯虎、祝希哲来到盐运使衙门，正赶上盐运使升堂。唐、祝二人在台阶下低头伏身，说：“女贞观道士参见。”盐运使大怒，说：“你们是什么道士，敢如此无礼，私闯公堂，难道你等没有听说过衙史台冷若冰霜、不讲情面吗？”刚要命衙役用鞭棍把他俩轰走，伯虎和希哲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回答道：“明公以为小道是那种到处游荡要饭的道士吗？我们可不是那种人。小道曾遍游天下，与我们交往的都是第一流的海内名流。就像吴郡的唐伯虎、文征明、祝希哲那些人，没有不与小道屈节为友的。诗词歌赋，我们可以出口成章。明公若不信，我们可以当场献技。现在就请明公命题吧。”

盐运使听罢，心想，他俩准是说大话。也罢，当场试他一试，作不出来，看他还怎么说。于是就指着堂下那块形态如卧牛的石头说：“就以石牛为题，命你二人联七律一首。”话音刚落，唐伯虎应声吟道：“嵯峨怪石倚云边，”祝希哲联道：“抛掷于今定几年。”伯虎道：“苔藓作毛因雨长，”希哲道：“藤萝穿鼻任风牵。”伯虎道：“从来不食溪边草，”希哲道：“自古难耕陇上田。”伯虎说：“怪杀牧童鞭不起，”希哲道：”笛声斜挂夕阳烟。”

七律作完了，盐运使看罢，收起威严的神色，换上一副笑脸。他笑着对面前的两位“道士”说：“诗作得很好，你们到这来想干什么呢？”两位“道士”说：“那女贞观现在已经坍塌，我们听说您向来宽仁大度，好善乐施，请您捐献俸禄，重新修缮女贞观。这是件大好事，您若能这样做，就可以名垂不朽了。”盐运使听罢很高兴，立即下文给长、吴二县，让他们拨给库银五百两。伯虎和希哲见盐运使已经答应，就拿着文书，连夜迅速赶往那两个县。

当他俩来到长，吴二县县衙时，穿戴打扮又恢复了俗态。他俩拿着文书，假装是为道士说情通关节的。他俩对长、吴两县的县令说：“现有盐运使的文书在此，决定修缮女贞观。这是件大好事，你们应该按数即刻给银，不能迟延。我们好马上给女贞观带去。”果然，两个知县当即叫人取来库银，交

给伯虎、希哲两位大名流，烦他们带给观中。

唐、祝二人得到这五百两银子后高兴极了，说：“不将万丈深潭计，安得骊龙项下珠？”于是，两人又到扬州去，把那十几个朋友再聚到妓家，欢呼痛饮，纵情作乐。之后十几天，那五百两银子就花完了。

后来，盐运使巡行吴县，特地整装正帽到女贞观去参拜。当他来到观里，看见倒塌颓毁的样子和从前一样，根本就没有修缮，非常生气，立即召来长、吴二县的县令，斥责他们。二位县令回答说：“前些日子唐伯虎和祝希哲从扬州来，非常称道明公您要修缮女贞观的盛举，小知县就如数给了他们五百两银子。”盐运使一听，知道被那二人骗了，但因珍惜他们的才华，所以，才没有追究。

编书的人说：唐伯虎、祝希哲都是当时海内的名家。因为不得志，他们就纵情声色，因而青楼酒店之中，没有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但是，如果不是他们有口若悬河、才高倚马的才华，怎么能打动盐运使呢？当今（明代），那些头戴乌纱帽，身坐虎皮的官儿们，都在想如何更多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肥私囊。可他们又想平息天下百姓的怒恨，又想为自己带来好名声。他们欺骗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这些贪官也该受到惩治。这则唐伯虎、祝希哲骗盐运使的案例，不也是对贪官的一次惩治吗？不过，这位盐运使知而不究，也算是有爱惜人才的心了。

[今解]　　说起用书画行骗，今天也不是没有：

外地基层一些企业和单位，经常有一些“哑女”来推销字画。本是粗制滥造、一钱不值的字画，开价却不低，动不动就要几百元。你要不买，她就坐着不走，缠得你什么也干不了。跟她说理吧，又是个哑巴，到头来只好掏钱买上一幅，求个平安。

某厂李厂长，隔三差五地，已买过不少“字画”。这天，又进来一位“哑女”推销字画，开价就是600元。李厂长不由烦躁起来，那”哑女”倒是十分平静，在纸上写下几个字，推到李厂长面前，厂长还以为又是什么优惠条件，拿到面前一看，上面蓦然写着三个歪歪斜斜的字：可以摸。厂长一见大惊、再抬头一看，那“哑女”正在自己“宽衣解带”，吓得厂长守门而出，拔腿就跑。那“哑女”也不甘示弱，提起“字画”就这么衣冠不整地追了上去，在街头演了一出“男跑女追”的电影镜头，围观者甚多。厂长不仅挨了“哑女”一石头，还挨了“哑女”一顿不堪入耳的臭骂。

这是拿着书画行骗的，也有倒过来，专骗写字绘画的。

一天，有几个自称某某画展筹委会的人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刘晓东，出示介绍信与合同书等文件后，极其诚恳地请求刘晓东支持，借几幅画展出。刘晓东被来人的诚恳所打动，将自己画的《沙漠中的女人体》、《扬头女人体》、《读书女人体》、《跪着的女人体》和《台布上的女人体》借给了来人，并签了合同。他哪想到，那合同还不如一张废纸，某某画展筹委会既不“筹”也不展，而只是一个“骗”。至于制造假画、画廊盘剥等种种黑幕，更是难以一笔写尽。

陈全遗计嫖名妓

金陵陈全者，百万巨富也。其为人风流潇洒，尤善滑稽。凡见一物，能速成口号。尝与本地院妓往来，唯一妓最得意。夏间瓜初出，院妓将爪皮二片，放于门限内，诈令一人慌忙叫全云：“某姐姐偶得危病，要你一相见方瞑目。”全即乘马速至，慌忙进门，脚踹瓜皮跌倒。众妓鼓掌大笑云：“陈

官人快做一口号，不得迟！”全即答曰：“陈全走得忙，院子安排定。只因两块皮，几丧我的命。”众妓欣然，遂会饮而罢。

又一日，与众妓游湖，见新造一船。众妓云：“速作一口号，勿迟！”全即答曰：“新造船儿一只，当初拟采红莲。于今反作渡头船，来往千千万万。有钱接他上渡，无钱丢在一边。上湿下漏未曾干，隔岸郎君又唤。”众妓皆欢然叹服。凡游戏口号，类如此。

彼时，浙江杭州有一名妓、号花不如。姿态甚佳，且琴棋诗画，无不通晓。但身价颇高，不与庸俗往来，唯与豪俊交接。每宿一夜，费银六七两方得。全闻之，欲嫖此妓，因而骗之。故令十余家丁，陆续运船到杭，彼与二三家丁先往。到花不如家，即令家人扛抬皮箱一个——下面俱系纸包砖石，上面一重，俱是纸包真银，每十两为一封——入花不如卧房内，当面开箱取银，赏赐妓家诸役甚厚，奉不如白金十两。不如与众役俱大欢喜，以为此大财主也，所得必不资矣。不如问曰：“客官贵处？”全曰：“金陵。”又问曰：“高姓？”答曰：“姓浪。”又问曰：“尊号？”答曰：“子遂。”不如整盛席相款。子遂不去，只在彼家。过两日，又一家人来报云：“某号船已到。”子遂云：“余货只放船内，但扛抬皮箱进姐姐家来。”如是者三四次，皮箱有五六个在不如卧房内矣。子遂见不如带珠，云“你这珠俱不好。我有大珠数百颗，个个俱圆，候此号船到，我去取与你。”

将及月余，子遂欲心已足。有一家人来报云：“某号船到。”子遂对不如言曰：“此号船不比前船，俱是实落宝货，须我自去一看，兼取大珠与你。其皮箱数个，安顿在你卧房，你须照管，我午后方能进来。但叫你家丁一人，并头口一个，同我去。”不如遂令一人跟随，并驴仔一个，与子遂同去。

行至半路，子遂慌忙言曰：“我钥匙一把，安放在你姐姐房内，一时起身，未及带来，你要去取来。”其人即回取。子遂云：“且止！要有我亲手字去，你姐姐方肯把钥匙交付与你。不然，取不来。”子遂乃下驴入纸店，写一口号云：“杭州花不如，接着金台浪子遂，着了人，赔了驴。从今别后，那得明珠？”封识与那人回。不如开封视之，知被骗矣。忙开皮箱一看，俱系砖石。子遂预令家人买舟俟侯，一到河边，即上舟回京。后不如细访，亦知是南京陈全，然已无如之何矣。

按：妓家尝是骗人，轻者丧家，重者丧身，未尝有被人骗者；况花不如高抬身价，选拣孤老，其骗人财尤难计算。岂知有陈全之术，又有神出鬼没者乎！赔人赔驴，悔无及矣。此虽陈全之不羁，亦足供笼络行院之一笑云。

[今译] 明代金陵有个叫陈全的人，是个百万富翁。他为人风流不羁，清高脱俗，特别善于与别人开玩笑，常常逗得众人大笑。他还有一种本事：看到一个东西或遇到一件忽然发生的事情，能即刻编成口号，也就是随口吟成一首诗。他经常和本地的妓家往来，只有其中的一个妓女使他最为中意。

有一年夏天，西瓜刚上市，众妓女吃完瓜后，把二片瓜皮放在妓院门槛里边，估计伸脚就会踏着的地方，然后让一杂役慌忙去陈家叫他，骗他说：“某姐姐忽然得了重病，只等见你一面才肯闭眼呢！”陈全一听，急忙骑上马，飞奔而来，慌忙进门，脚踩在西瓜皮上，只听“扑通”一声，陈全跌倒在地，摔了一个大跟头。众妓女拍手大笑，边笑边说：“陈官人赶快作一口号，不能慢！”陈全坐在地上，立即答道：“陈全走得忙，院子安排定。只因两块皮，几丧我的命。”众妓女听了，很是高兴，于是就请他吃喝一顿才作罢。

又有一天，陈全与众妓女要在湖上游玩。当他们来到湖边，看见一只新造的船。众妓女指着船对陈全说：“陈官人，赶快作一口号，不能慢！”陈全即时答道：“新造船儿一只，当初拟采红莲。于今反作渡头船，来往千千万万。有钱接他上渡，无钱丢在一边。上湿下漏未曾干，隔岸郎君又唤。”众妓女都欢然叹服。当时人在游戏中作口号，就像这个样子。

那时候，浙江杭州有一名妓，人称“花不如”。她长得如花似玉，娇艳异常，而且琴棋诗画，样样通晓。可是身价太高，只与豪门权贵、巨商富贾交接，不跟一般人物往来。每宿一夜，就要银子六七两。陈全听说此事后，想去嫖妓，又不想花大钱，就想骗她。

陈全让十多个家丁，陆续将五六个皮箱运往杭州。他先同二三个家丁上岸，到那家妓院去。

来到花不如家，就令家人扛来一个大皮箱。其实，这皮箱里绝大多数纸包里是砖头石块，只是上面一层纸包里包的是真银子，每十两为一封。陈命家丁把这只皮箱抬入花不如卧房里。然后，陈全当着花不如的面儿把皮箱打升，取出真银，赏赐妓家的杂役很丰厚，又给了花不如十两白银。这样一来，花不如和众杂役都高兴得了不得，以为逮住个大财主，将要挣大钱了。花不如赶快请陈全上座，和他攀谈起来：

“客官责府在什么地方？”花不如问。

“在金陵。”陈全回答。

“高姓？”花不如又问。

“姓浪。”陈全回答。

“什么尊号？”花不如问。

“号子遂。”陈全答。

说完，花不如急令杂役准备好酒好菜，为公子接风。

从此之后，陈全就住在花不如那里。

过了两天，又进来一个“浪子遂”的家丁，向他报告说：“某号船已经到了。”子遂对那家丁说：“其他货物还放在船里，只抬皮箱进姐姐家来。”

不多时，家丁很费劲抬来一只大皮箱，放在花不如卧房里。

又过了二天，又一个家丁也同样前来报告，于是又抬来一只大皮箱，救入花不如卧房。

就这样三四次，在花不如的卧房里，已经有了五、六个大皮箱了。

陈全看见花不如头上戴珍珠，就对她说：“你这些珠子都不好。我有几百颗大珍珠，个个都圆，等到我的下一船来到时，我去取来送给你。”

快到一个月了，陈全已心满意足。此时，有一个家丁来报告说：“某号船已到。”陈全对在旁边的花不如说：“这号船不比先前到的那些船，这只船上装的都是昂贵的珍宝、古董等物，必须我亲自去看，顺便取来那些大珍珠送你。那几个皮箱，就放在你的卧房里，请替我照管。我午后才能回来。你只派一位身边的家丁和一头牲口同我一道去就行了。”花不如信以为真，就派一家丁，并让他牵来一头驴，请他骑上，打驴而去。

走到半路，陈全忽然摸摸口袋，又慌忙对花不如的家丁说：“我的一把钥匙忘在你姐姐房里，起身时忙乱中没拿，你替我回去取一趟吧。”那人回头就要走。子遂说：“慢点！要有我的亲笔字去，你姐姐才肯把钥匙交给你。如果没有我的亲笔字，你一定取不来的。”

于是，陈全下驴，让那家丁牵着，自己到路边的纸店写了这样一首打油

诗：“杭州花不如，接着金台浪子遂：着了人，赔了驴；从今别后，哪得明珠？”写好后，放入信封封好，再交与那家丁，让他带回。

那家丁回到妓家，把信交给花不如。花不如打开一看，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又急忙打开那些皮箱看，一翻腾，全是些砖头石块。

原来，陈全早已让家人驾船在河边等候。这时，陈全已来到河边，上了船，立即开船回南京。

后来，花不如让人在南京细察暗访，也知道了那浪子遂就是南京的陈全，但已经无可奈何他了！

编书的人说：妓女骗人是经常的，被骗的人轻者败家，重者身亡，还从来没有听说被别人骗的；何况花不如为赚大钱，高抬身价，只要那些豪强巨富，她骗的钱难以计算。她哪里会想到。还有像陈全这样的人，用计谋来骗她，又是如此神出鬼没的！结果，她赔人赔驴，后悔也来不及了。从这则案例中，可以看出陈全的放荡不羁，也可看到那时驾驭妓家的事例，以博一笑。[今解]　　上面这位陈全，不过是略施小计嫖一名妓罢了，要说起这文人无行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

先说这教育界的败类。民国年间，苏州有所公立小学，名声远扬，说是教育水平一流，师资质量一等。那不知底细的家长，为了自己孩子的前程，不顾学费昂贵，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边此校。不料一学期下来，孩子只学了《初等新国文》第五册中的第十一课《地球》和第三十九课《孔子》两篇课文。家长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教育法，再三追问，孩子才说：“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先生就把这两课书讲了，说这两课书必须人人熟背，不得有误。怎么问，怎么答，先生也都教得很明白。别的课，先生说不讲了，一切听之任之。只是一再告诉我们，此时你们尽管玩。但若有人来参观，必须端坐，不得喧哗。”

家长听了，不禁骇然。气愤之余不由也好奇：这种只教两课的先生，哄得了孩子怎么哄得了视学。他们哪里知道，那些孩子早已训练有素，先生刚讲一“地”字，学生已翻至第十一课，端坐准备听讲，那先生吸足大烟，打起精神，滔滔不绝，有问有答，秩序井然。视学等一行人看得如痴如醉，喜得眉开眼笑，极为满意。那视学前脚刚出门，这过先生已昏然睡倒于讲台上，学生们也如鸟出林，放声说笑。

过了几天，报上公布视学对该校的评价云：“某教员上国文课，讲第十一课《地球》，态度安详，音义明晰。启发教育，有条不紊。学生则侧耳静听，面无倦容。成绩如是，真良教师也！”读者看了，自然又是不胜向往。呜呼！此种一学期只讲两篇课文的“良教师”，说他是教师，还不如说他是骗子。真是误人子弟，学界蠹虫。

还有略施草船借箭之什，骗取众人智慧的事情。

某市一家计算机公司，在报上登载了一则招聘广告：

“本公司是与美国合资的高新技术开发公司，现招聘计算机专业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计算机专家××名，从事软件开发。月薪 5000 元，年终红包分红，并可赴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

如此优厚的条件，引来 100 多计算机高手应聘，参加考试后，这 100 多人竟全军覆没，无一上榜。

数月后，这家公司又如法炮制，打出招聘广告。在一年之内，共招聘了 4 次，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4 次招聘，均无一人入选。

难道是真的没人符合条件吗？有人暗中进行了调查。打探的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家公司只有总经理和女秘书 2 个人。总经理本人虽说也是位计算机专家，但他的“ 专长 ”却在于拉项目。拉到一个项目后，就分解成若干小项目，再以招聘考试的名义，交给应聘者去做，然后再把这些小项目会拢成一个大项目。如此不花一分钱，就靠“ 招聘 ”发了起来。

文化人要骗起人来，更绝更狠。

十四类　假银骗

设假元宝骗乡农

昔有一人，本农家者流也。辛苦耕田，服食淡薄，而性甚悭吝，家颇充裕。外地有骗棍到此地方，知这乡农性贪识惘，遂探其某日当在某处耕田，预将假元宝二个重一百两，埋藏其处。俟乡农正在力耕之时，贼棍故意在其山畔，作左寻右寻状。乡农问曰：“你这人在此寻甚么？”棍云：“我在此寻些东西，你问我则甚？”乡农只得默然。棍又认此树，复认彼树，如有所失状。乡农又曰：“你这人好笑，只管满山认树何为？”棍曰：”实不相瞒，我先父往岁曾被流贼所劫，亦同入伙。后来银子甚多，孤身难带，将银埋在各处，留下一帐登记，欲再来取，不幸死矣。今我依帐来寻此处树下的，不知哪个树是。幸遇你在此，可来助我寻。若寻得，分些与你不妨。”乡农遂带锄同寻。果在一树下，寻得元宝二个。棍佯作喜甚之态，说：“此若寻得，则他处皆可寻了。我实肯分些与你，只是此处无槌凿。”又曰：“此银我无贮藏所在，不如去你家下，代我寻完，分数个元宝谢你，尊意如何？”乡农云：“甚好。但我与你素不相识，一旦至家下来往，岂不招人疑猜？”棍云：“当诈称是何亲故方好。”乡农云：“有了。我有一妻舅，六七岁时曾卖外江客人，至今并无下落。只认作我妻舅，回来看取姊姊、姊夫，有何不可？”遂将妻父、妻母姓名形状，一一对棍说讫。

遂领至家下，叫妻子出来见舅。其妻相见，问：“弟弟面貌，如何与我不相类？”棍应云：“弟出外省，那边风水不同，以此不类。”其妻又问云：“我父何名，形状何如？母何名，形状何如？”

其棍对言不差。又问：“我叔何名，形状何如？”棍应曰：“我小时出去、只记得父母，记不得叔了。”妻遂信之。杀鸡烹鲜，设为盛馔，以待其弟。乡农兄弟诸人，各设席相待甚厚。棍对姊夫曰：“我要些零碎银用，可在你家取过十五六两，与我杂用。”乡农遂取己真银十余两，与棍用。

过数日，棍将帐与姊夫查，更有元宝十余个，在某山某庵中。其庵无人居住，姊夫带饮食二盒，挑至庵中。时庵中棍已预令二贼在彼伺候，即将乡农背缚于柱中。其二贼抽出牛尾尖刀，再三要杀之。棍佯劝云：“我受姊夫厚款，吃得他兄弟鸡鱼多，勿杀我姊夫。”三贼将饮食吃了即去。其乡农叫天不应，入地无门。至次日午后，一牧童至，乡农叫救命，得解缚归家。妻子问曰：“何待今日方归？舅何不回？”乡农应曰：“勿说他，勿说他。”至今被人骗者，俗语曰“勿说他”。

近有江源地方一人，被一棍亦如此骗。其妻有智，即以其元宝凿来与他，知是锡鐧。遂将此棍捆打，勒其供状，始释之。苟非其妻有识，亦蹈前乡农覆辙也。彼时悔之，宁不晚乎！

按：此乡农心苦力勤，啬用薄奉以致富，幸矣！何乃为贪心所使，落贼牢笼，以致失财被辱，反不如江源之妇之智哉！然末世滋伪、好宄百出，近有丢包贼骗人甚多。更江淮间，又有扯遂法，尤难防检。贼止问你一句，你若答应一句，即被他迷。此妖术也，害人尤多。世道人心，一变至此极乎！偶因前事，遂备述之，以为出途者警。

[今译]　以前有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一年到头辛苦耕种，吃穿都不讲究，平日他非常吝啬，倒也聚集了一点钱财，他家还是很富足的。

有一天，外地一个骗子来到这个地方，打听到这个乡农本性贪婪且见识

短，就决意在他身上大捞一把。骗子探听到这个农民某日在某地锄地，就预先将二个重一百两的假元宝埋藏在那里。

某日，农民来到那个地方，正在锄地时，骗子故意在那山角地边低头走来走去，假装成左找右找的样子。

“你这人在这儿寻什么？”农民禁不住地问。

“我在这儿找些东西，你问我干什么？”骗子回答，又装出不愿透露秘密的样子。农民见他不愿意讲出来，也就沉默下来，不再搭话了。

骗子在山角田地的树下继续寻找，一会认这棵树、一会儿又认那棵树，就好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于是那农民又说：“你这人真好笑，只管满山认树做什么？”

到这时，骗子才说：“实不相瞒，我先父从前曾被流贼劫持，也入了伙。后来有了很多银子，他孤身一人，难以携带。就把银子埋在各处。每埋一处、他都写在一本帐上，想用时再来取。不幸他死了，这个帐本留给我。现在我依帐本的指示到这儿的树下寻找，可不知哪棵树是。多亏碰巧遇上你在这儿，你可以帮我找，如果能找到，我不妨分一些元宝给你。”那农民一听有这等好事，立即停止锄田，带了锄头到田地，同那人一块寻找起来。

他俩找着找着，忽然，在一棵树下，骗子发现了二个元宝。骗子装着非常高兴的样子，说：“这地方能找到，那么其他地方也一定都能找到。我的确很想分些给你，只是这个地方没有锤凿分开银元宝。”又说：“这银子我也没有贮藏的地方，不如先藏到你家去，等我都找齐了，分几个元宝谢你，你看怎么样？”农民说：“这样好倒是好。只是我与你素不相识，你忽然到我家去，怎么能不招人猜疑呢？”骗子说：“应该假编成是你的什么亲戚才好。”农民想了一会儿，忽然高兴地说：“有了，我妻子原来有个弟弟，六七岁时就被卖给了外江人，至今下落不明。你可以认作是我的妻舅，回来看姐姐，姐夫，有什么不可以？”农民就把岳父、岳母的姓名，长得什么样子，都一一教给了骗子。

于是，农民把那人领到家中，叫妻子出来见小舅子。农民的妻子出来了，一见骗子，就问：“弟弟的面貌为什么与我长得不像。”那骗子倒机灵。说：“小弟从小在外省长大，那边风水不同，当然不一样。”农民的妻子又问：“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母亲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骗子说得一点也不差。农民妻子又问：“我的叔叔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骗子随声说：“我小的时候就出去了，只记得父母，记不得叔叔了。”农民妻就信以为真了。她非常高兴，立即杀鸡宰鹅，设盛宴款待多年不见的“弟弟”。

过了几天，那骗子对“姐夫”说，“我要些零碎银子用，你先给我十五六两，以便杂用。”农民就取了自家的真银十多两，给了那个骗子。

又过了几天，骗子拿出帐本让“姐夫”查看，发现还有十余个元宝在某山某庵之中，还没有找到。二人决定前往寻找。

农民挑着二盒食物，到某山某庵中。发现这个庵早已破败，无人居住。农民正在疑惑，从破墙背后忽然窜出两个贼人，立即把农民反绑在柱子上。原来，这二贼和骗子是一伙的，他们设计好预先埋伏在庵中，此时二贼拔出牛尾尖刀，再三要杀农民。骗子在旁边假装劝道：“我受到‘姐夫’的丰厚款待，吃了他的很多鸡鸭鱼肉，不要杀我‘姐失’。”三个贼人打开食盒，全都吃喝完后就离开了。留下被绑的农民，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直到第二天午后，一个牧童来到庵中，农民大呼救命，牧童把他解救下来。农民回到家中，妻子问他，“为什么待到今日才回来？小舅为什么不回？”农民丧气地答道：“勿说他，勿说他。”至今被人骗了的，当地俗话都说：“勿说他。”

最近江源地方有个人，也被一个骗子这样欺骗。但那人的妻子有智谋，就把骗子的元宝当场拿锤凿。一凿，知道是锡做的假元宝。于是喊人将那个骗子捆住，打了一顿，勒令骗子交待骗人经过，之后，才放了他。如果不是被骗者的妻子有胆有识，也要重蹈上述那位农民的覆辙了。上了当以后再后悔，能不晚吗！

编书的人说：这位农民辛苦力勤，省吃俭用地富裕起来，本来是幸运的，但由于他贪心，落入贼人的圈套，以致失财被辱，反而不如江源地区的那位妇女的智谋呢！然而，世道之末，妄伪滋生，奸宄百出。例如：近来用丢包计骗人的很多，在江淮间更出现了什么“扯遂法”，尤其难以防范。贼人只问你一句，你如答一句，就去被他迷住。这种妖米，尤其害人。世道人心，变得这样坏，真是快到头了！偶然因述前事，就在此多讲几句，以作为外出者的警戒。

[今解]这骗子事先把假元宝埋在地下，然后再来“寻宝”，也真够狡诈的。不过，尽管如此，如果不是那农民利令智昏，也未必就上当。而利令智昏的人，不仅古时候有，今天也有（或许还更多）。

不久前，一个荒诞不经的谣言在四处流传——山东某地发现大批 1937 年版的“老美元”，国家即将允许这批美元上市。谁买了谁发大财。结果不少人纷纷解囊，争购“老美元”。骗子在卖给你“老美元”前，还会给你看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叠叠美元，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打开的箱子，里头全是美元。还会告诉你，这批“老美元”，是国民党败退时留下的。这么“有根有据”，人们自然坚信不疑，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会计，26 岁的李洪江，竟挪用公款 500 万元用来购买”老美元”，被判死刑。连命都褡在这场骗局之中了。

此外，如今各种股票、证券风行，骗子们实施起“换银骗”来，似乎比古代更方便，更顺当。下面，就说说几个由股票设下的骗局……

1993 年 3 月，株洲市物资局干部李定海受单位委派，带着 100 万元资金去深圳做生意。几笔生意做下来，不但分文未挣，反还亏了 10 乡万元。他决心冒险炒股，买进“苏三山”股票 15 万股。

然而，当时深圳股市正处”熊市”，眼看这 100 乡万的股票就要套牢，李某真是坐立不安。一天，他偶然看到报上刊载着一条消息，说是上海延中公司被收购后，延中股一下从 9 元涨到 42 元，心中不由一动。

于是，李某在个体摊贩处，花了 70 元钱刻了一个“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假公章，又起草了一份“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收购‘苏三山’股票”的公函，打印好后，偷偷从老家株洲，传真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证券报》，半小时后，他又冒充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人员.分别向两报打电话，询问传真是否收到。

次日，这条消息在头版头条登出，深圳股市一开盘，8.30 元一股的“苏三山”，一下升到 11.50 元，单股成交金额达 2.2 亿元，刨下深圳股市个股纪录。当天下午，深圳证券所发现消息有误，立刻发表声明，否认此消息的真实性，“苏三山”一下又落到 8.60 元一股，大起大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又过了一天，中国证监会发言人公开宣布，“苏三山”股票消息是假的，全国的股民均大惊失色，目瞪口呆。

半个月后，李某被捕，建国以来首例利用新闻媒介搞股市诈骗的案件，宣告结束。

再看一例利用废、假股票行骗的案件：

上海个体户王某，不按规定上柜交易，在交易所外购入“延中”股 840 股，并托人抛售。不料人家告诉他，这 840 股中，有 330 股是没有股份的空“股东名卡”和已经无效的废股。王某捏着这些形同废纸的股票傻了眼，最后他决定再去骗别人，将损失捞回来。于是，他用假名，将这些废股票又卖给了刘某，当刘某兴冲冲地持股票前去过户时，才知是上当了。

再看一出空穴来风，造谣惑众的闹剧：

小王拿着丈夫买下的股票，来到证券公司门口观望，抛，还是不抛，她仍在犹豫不决。

证券公司门口，一群人正在聊着什么，小王也凑了过去，只听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正在高谈阔伦，某某股要跌，某某股要涨，说得头头是道，听众们不由心中都打起了小算盘。

“我不等了。”一位带孩子的妇女说，“再跌我可亏不起。”说着就去抛掉了 2000 股。这一行动，好似一个示范，许多人本已炭发可危的防线，迅速崩塌了。小王也一样、将手头的 6000 股、全数抛出。心想，这么做，不但保住了本，还略有点赚头，是最稳当的了。

次日，小王又去证券公司，看见她抛掉的股票，价格直线上升，不少人正愤愤地议论着什么。小王又凑过去一听才明白：那天散布消息说某某股要跌的，是一伙骗子。什么戴眼镜的，带孩子的，全是一伙的。

冒州接着漂白■

钱天广，福建安海人也。时买机布，往山东冒州药王会卖。会期四月十五日起，二十五日止。天下货物，咸在斯处交卸。无牙折中，贸易二家自处。

一棍以漂白鏸银来买布。每五两一锭，内以真银，如假银一般，色同一样。棍将丝银先对。广以铁槌凿打，并无异样。打至十余锭，通是一色。广说：“不须再凿槌打。”棍遂以漂白鏸出对，共银六百余两，内只有细丝银一百余两，余者皆假鏸也。银交完讫，布搬去了。广收其银，检束行李，与乡里即雇骡车，直到临清，去买回头货物。取出其银，皆假银也。那时虽悔不及，然广不甚动情，只说云“是我方承得此会，他人出外贸易，从此止矣。”人慨斯人量大，有此大跌，后必有大发也。棍虽脱骗得金数百，然天理昭昭，子孙必不昌隆。盖假银天下处处有之，故录此以为后人之提防，勿蹈天广之覆辙也。

按：棍之用假银，此为商者最难提防，必得其梗概，方能辨认。余于壬子秋，在书坊检得一小本仔，辨说银之真假，甚是明白。故录之，以为江湖诸君览之，则假银若一入眼，灼然明白。略陈其一二于左：

夫元宝者，坑淘出而原宝。今之官解钱粮，亦倾煎如坑淘出厚色，而成元宝也。俗云“圆宝”是也。

松纹，与细丝一样，其皆足色也。

摇丝，色未甚足。银泻入，以手摇动而成丝也，曰摇丝。

水丝，又名曰于丝，自七成。八成，九成、九五止，通名曰水丝。

画丝，即水丝。泻出而无丝，以铁锥画丝于其上，曰画丝。

吹丝，即九程水丝。银一入鏸，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丝也，曰吹丝。

吸丝，以湿纸盖其鏸上，中取一孔，以银从孔泻下，吸以成其丝也，曰吸丝。今人以铁箔盖于鏸上，亦中取一孔，银从孔泻下，亦吸以成丝也。盖吸丝自七成起，九五止。九五者，亦看得足色也。

茶花，以纹银九钱，入铅一钱，入炉中锅内不用一毫之硝，明倾取出，以鏸把淡底填于鏸脚。后泻银于鏸内，铅方不露，而自成其粗丝也，曰茶花。

鼎银，即汞银也，又曰水银。以纹银五钱，以汞五钱半，入铁鼎中，倾其色通红于内，取出侯冷，拿出其银，止有一两，拆汞五分，可打之而成之以成饼。以银薄贴于外，以墨微洒之，以掩其太白。更能造酒器，及诸项首饰。能拔银丝，亦犹细丝者，只是色略青些。更有赤脚汞银，文银三钱，铜丝二钱，汞五钱半，如同前，倾煎取出，不能打造，亦如同水丝一般。若辨汞银，其色脚嫩，上面银薄贴、色不同赤脚者。然色赤而带嫩，终不如水丝色老。此上古所传。造此换人，亦发家数千。子孙继迹不肖，而家即萧条。害众成家，终不悠久。

吊铜，以铜嵌四旁，而后以银泻下，藏其铜于中，曰吊铜。辨之虽看其丝，终不如细丝之明。其丝粗而带滞碍，即可疑而凿之，方露其铜。

铁碎鏸，以铁碎先放于内，然后以银泻诸适均人其银内，包藏铁于其中。至低者亦有九成，九五者有丝。

或以铜碎如前，名曰包销银。至低者亦有九成；九五有丝，九成无丝。

钞仔铜，用铜一两，人银三分，入炉中。以白信石如硝抽入，泻入鏸中。取出铗四旁者三四分重片，中心者又入炉中倾。再铗，如此者数次。然后用银鏸末，以鏸碗鏸极细，用酸砒草捣汁，入硼砂三分，以罐仔同煮。后放前银末三分，入砒草汁内。以前铜入罐中，以筋炒之，取出，以白水洗去其砒草汁，其色甚白。有一人问曰：”铜中只用银三分，后又以银末三分，何能使银相交于外？”其人对曰：“世间宝物，惟金银为至宝。若先不以银三分入铜倾煎，则后用银末亦为煎煮、必不能入。先以银三分入内，则后用此银末煮之，自然相应也。”故造假银，俗曰“神仙”。然辨此铜，当认银色，乃死鱼白，无青白之色。再看其脚，有两样：或用胭脂点，或用石殊点。须在点脚及死鱼白处辨之，则真、赝了然。

漂自鏸，用银倾煎细丝一样，只是鏸甚热而壁乃薄，而后以鑢鋾，去其下面者，只留上面其薄者，中以白铜倾一鏸无壁，以前上面安于其上，下面用银箔合其下，用焊焊之。后用滓槌槌其脚，为风锅无二。虽以凿凿开，必不能辨。如辨此，则当时烧焊之际，以火烧去其青青自然之色，如死鱼之自，故曰漂白。以此辨之，灼然明白矣。

煎饼银法，每铅一钱，销铜一分。若九成银一两，可用铅一两；八成可用铅二两，七成可用铅三两，灰堤中用炭装炉，慢扇其火，煎至铅化。若过后，必急扇其火，待油珠大如豆者，即以盖盖之，煞出止九五色。如待金花灿烂，煞出即结布于上，曰布心饼，又曰焦心饼。下面蟹眼回珠，二面皆白，即松纹足色。

九成饼，亦出炉白。上乃鸡爪面，下面脚亦白。

八成饼，出炉略黑，必用天砂擦之方白。上面蚤斑之痕，剪开略白。

七成饼，出炉墨黑，亦用砂擦及用盐梅洗之方白，其剪口带赤。

六成比七成犹不同些。

五成即梅白饼。

盐烧饼，二钱五分银出一两，取出以盐烂水，调上一重在其饼上，入火烧之，取出以锤打去一重铜皮；又用盐烧之，再锤打。如此者数次，则外面铜去而自然白，曰盐烧。

自铜倾者即白盐烧。

三铗饼，底是足色饼，用鋾鋾如纸薄，中用白饼熔一饼于中。上面用银入炉中倾出细丝，入铅二三钱，取出，泻入炭锅，成一饼样，亦用鋾鋾甚薄，盖于其上。然后用焊焊成一饼，铗去其四旁者，中间的饼对面剪铗，尽可瞒人。辨之其饼厚，上下皆真银，中间色自异样。知者以银咳面于杉木擦之，即见三样色。

车壳即灌铅，以松纹细丝面，以落锥落一孔，然后以割仔入其内割之，尽取其囊中者，留其银壳。后用铅灌其内填满，再用银打一尖仔尖之，又以铁錾仔錾之，如风锅一般。然辨此银，要看其两咳面之痕处，即见明白。

倒茅饼，先以上号白信石，用熔成罐不洧水音，以盐泥固济，入信石于内。打二炷香升灯盏上，轻清者听用。以银七钱、铜三钱五分熔。将起炉时，以前信石七分入银内，将盖盖之。取出天砂擦之，其面上亦鸡爪面，如九成银一般。辨之九成出炉自白，不待砂擦；然此饼铗口带黄，九成饼铗口自白。以此辨之朗然。

更有铁线饼、江山白、华光桥、神仙饼、糁铜饼、倒插铅，其余奇巧假银数十样，非言语笔舌所能形容。知者引申触类，观此思过半矣。有等游惰好闲、不务生理、受磨丧心、用此假银苟计衣食，以度时光，此犹穷徒，故不足责；然今贪黜之辈，家颇殷足，尚换此银，用以毒众，自图富厚，以遗子孙。不知丧心悖理，岂有善报，子孙其能昌乎？凡四民交易，止可用七成以至细丝，更低者不可用也。如昧心欺人，不唯阴遣之罪难偿，而阳报之网亦不漏矣。

[今译]　钱天广，是福建安海人。他经常在当地买些机布，夏到山东冒州药王去去卖。这药王会从四月十五日起，到二十五日止，共十天。全国的货物从东南西北辐辏而至，在这里成交。会上卖主可与买主直接交易，没有中间人从中盘剥。

有一个骗子用漂白鏏银（一种假银）来买布。这骗子把假银做成五两一锭。他的银包里又混有真银，真假两种银子在大小、颜色和式样上都一样，只有骗子本人才能看出真假。这骗子找到钱天广，要买他的布。经过讨价还价，买卖谈定为六百多两银在交付银子的时候，那骗子从银包里先拿丝银（足色银）给钱天广，钱天广就用铁锤凿打，并没有发现什么假。打到十多锭，都是一色的真银。钱天广说：“不需要再打了。”骗子就开始用假银支付，凑够六百多两后，钱天广收讫。实际上，那些银子中，只有一百多两是真银，其余都是假银子。骗子将银交完，立即把布搬走。

钱天广收了银子，整理行装，与乡人一起，雇了骡车，直到临清，想在那里趸货，再到药王会上去卖。

钱天广刚要用银子买货，才发现银子六分之五都是假的。他才知道上当了，但已后悔不及。他是个度量大的人，遇到这么大的事，并不很动情，只是说：”让我遇到了这种事，知道此事的人再也不敢到药王会上做交易了。”

其实，那骗子虽骗得几百两银子，但天理昭昭，早晚他会被制裁，也说不定会祸及子孙呢！

从这个案例可知，假银天下处处都有。我写这个案例是为后人能提防，

不要再蹈钱天广的覆辙啊！

编书的人说：骗子用假银，这是商人最难提防的。为了识破假银，必须要知道假银是怎么造出来的，才能真正辨识它。我于壬子年（1612）秋，在书铺见到一本小书，其中辨说真银、假银，讲得很是明白清楚，特地记录在这里，供诸位读者参考。如果按此分辨真假，那么假银一入眼，就很明显清楚了。以下便是书中记述的一部分内容：

元宝，是冶炼出来的原宝。现今给官方交纳的钱粮银，也倾煎出当初冶炼时的原本颜色，而成元宝，俗话“圆宝”。

松纹，与细丝银一样，都是足色银。

摇丝，其成色还不很足。银倾泻入鏸，用手摇动而成丝，因此叫做“摇丝”。

水丝，又名干丝，从七成， 八成，九成，到九五成止，都叫水丝。

画丝，也就是水丝。泻出而无丝，用铁锥在上画成丝，叫“画丝”。

吹丝，就是九成水丝。银一入鏸，口含吹筒吹而成丝，故叫“吹丝”。

吸丝，用湿纸盖在银鏸上，中间取一孔，使银从孔泻下，吸而成丝，叫“吸丝”。现在的人用铁箔盖在上，也在中间取一孔，银从孔泻下，也吸而成丝。大体说来，吸丝自七成起，至九五成止。到了九五成，也可以看成是尺色银。

茶花，用纹银九钱，加入铅一钱，放入炉中锅内，不用一毫之硝，明倾取出，用鏸把淡底填在鏸脚。后泻银在鏸内、铅方不可露，而自成粗丝，这就叫“茶花”。

鼎银，就是”汞银”，又叫“水银”。用纹银五钱，用汞五钱半，倒入铁鼎之中，煎至内里通红，取出等待冷却，拿开其中的银子，只有一两，拆汞五分，可打之而成鏸或造之成饼。以银薄贴在外边，用墨稍洒它，用此法来掩盖它的颜色太白。这种银可以适酒器，以及各种首饰。能拔银丝，也像细丝那样，只是颜色微青一些。还有一种叫“赤脚汞银”，用文银三钱，铜丝二钱，汞五钱半，如前所述，倾煎取出，不能打造，亦如同水丝银一样。如识辨汞银，汞银的底部成色发嫩，上面用银薄贴着，其色与赤脚不同。但其色赤而带嫩，总不如水丝色老。这是上古传下来的。用制造假银子向人兑换的方法，也有许多人靠此发家。他们的子孙继承了他们的不正派做法，大多家境衰败。可见害众发家，终不会持久。

吊铜，把铜嵌在四旁，而后将银泻下，把铜藏在其中，这叫“吊铜”。辨识它的方法：先着其丝，总不如细丝那样明晰。他的丝粗并有滞碍处，就可怀疑并凿开它。铜就露出来了。

铁碎鏸，是将碎铁放在然后用银泻在，使碎铁均匀入其银内，包藏铁在其中。最少的也只有九成，至九五成就有丝了。

或者用碎铜如前法泡制，名叫”包销银”。是少的也只有九成；到九五成时就有丝，九成无丝。

钞仔铜，用铜一两，加入银三分，放入炉中，用自信石如硝抽入，泻入鏸中。取出铗四旁的三四分重片，中心的又入炉中倾煎。再铁，这样做多次。然后用银鏸末，用鏸碗鏸极细，用酸砒草捣汁，加入硼砂三分，用罐子同煮。后放前银末三分，加入砒草汁内，把前铜效入罐中，用筋炒，取出，用白水洗去砒草汁，其色很白。有一人问：“铜中只有银三分，后又加银末三分，怎么能使银交合在外面？”造假的人回答说：“世间宝物，只有金银最宝贵。

如果不是先前用银三分加入铜一起倾煎，那么后面的银末尽管与铜一块煮，必然不能相合。先用三分银加入其内，然后再用银末煮，自然相应。”所以那些会造假银的，俗间称为“神仙”。然而要辨识这种钞仔铜，当认银色。这种假银，是死鱼白颜色，没有青白之色。再看其脚，有两样：或有胭脂点，或有石朱点。必须在点脚及死鱼白的颜色这两处辨别它，那么真、假便可一目了然。

漂白鏸，同用银倾煎细丝一样，只是鏸银热而壁才薄，而后用锉刀，去掉其上面的，只留上面那薄的，中间用白铜倾一无壁、用前述上面的安于其上，下面用银箔合其下，用焊焊好。而后用滓槌槌其脚，再用锅加工。虽然用凿凿开，也必然不能分辨。要分辨这种假银，就要知道当时在烧焊的时候，就已用火烧去其青青自然之色，成了死鱼白的颜色，所以叫漂白。用这种方法分辨，就很明显了。

煎饼银法，每一钱铅，可销铜一分。如果是九成银子，一两可用铅一两；八成的可用铅二两；七成的可用铅三两。灰堤中用炭装炉，慢扇火，煎到铅化。如过后，一定要急扇火，待到油珠大如豆、就用盖盖上、熬出至九五色。如等金花灿烂、熬出就结在布上，就叫”布心饼”，又叫”焦心饼”。下面蟹眼回珠，二面都白，就是松纹足色。

九成饼，也出炉白。上面是鸡爪面，下面脚也白。

八成饼，出炉稍黑，一定要用天砂擦它才白。上面有跳蚤那样大小的斑痕，剪开稍白。

七成饼，出炉时是墨黑色，也得用砂擦和盐梅洗它，才能白，它的剪口带赤色。

六成比七成还要不同一些。

五成就是梅白饼。

盐烧饼，二钱五分银出一两，取出，用盐璃烂水，调上一重在饼上，再入火烧，取出用锤打，除去一层铜皮；又用盐烧、再锤打。像这样进行几次，就能使外面的铜除去而自然白色，叫“盐烧”。

白铜倾的就叫“白盐烧”。

三铗饼，底是足色饼，用鑢鋾如纸薄，中用白饼，又使一饼溶在白饼中。上面用银入炉中倾出细丝，加入铅二三钱，取出，泻入炭锅，成一饼样，也用钧钩得很薄，盖在上面，然后用焊焊成一饼，铗去四旁的，中间的饼对面剪铗，就可以瞒人。分辨他的方法是，这种饼厚，上下都是真银，中间的颜色不一样。知道的就用杉木磨擦其银面，就会看到三种颜色。

车壳就是灌铅，用松纹细丝面，再用落锥落一孔，然后用割仔入内割之，把它囊中的都取出来，只留其银壳。后用铅灌满，再用银打一尖仔尖之，又用小铁凿子凿之，如风锅一样。然而要分辨此银，要看其两眩面的痕迹之处，就可以看明白。

倒茅饼，先用上号自信石，用熔成罐不洧水的，用盐泥固济，将信石加进去。打二炷香于灯盏上，轻清者听用。用银七钱，铜三钱五分溶。将起炉时，把前面说的信石七分加入银内，把盖盖好。取出，用天砂擦，其面上出现鸡爪面，如同九成银一样。如要分辨，就要知道：九成银出炉自白，不用砂擦；然而这种饼铗口带黄，九成饼铗口自白。用这种方法分辨，自然明朗。

还有铁线饼、江山白、华光桥、神仙饼、糁铜饼、倒插船，其他还有奇巧假银数十样，不是言语笔墨所能形容的。知道上述这些可以触类旁通，看

清上述这些假银，就能识别大半假银。有些游手好闲的、不从事生产的、丧心病狂的人，用这些假银来苟且度日、如果是穷苦人，也不好过多责备；但现今那些贪妄之徒，家中本来很富有，也用这种假银，毒害民众，自图富贵，以遗子孙。他们不知道，这样丧心背理，哪里会有善报？其子孙能昌盛吗？所以，凡是士、农、工、商交易，只可用七成以至细丝银，低于此者不可用。像上述案例那样，用昧心的假银骗人，不只到阴间其罪难逃，就是阳间法网也不会漏掉他的。[今解]从前是假银多种多样，如今是假币花样翻新。纵观当前假市，从制作上看有以下 6 种。

（1）电子分色制板，印刷。技术先进，几可乱真。

（2）黑白复印机正背面对印，分色制漏印板。质量较差，有分色不均、脱色、漏色、模糊等特点，多系境内伪造。在四川大邑县、陕西渭南市、广西靖西县和湖北武汉市均有发现。

（3）彩色复印机套色复印。此类假市，形似而神不似。

（4）黑白复印机正背面对印，手工着色，此类假市痕迹明显，抛售困难。

（5）手工刻版、印刷。人为痕迹亦重。近来骗乎们往往用此种手段制作小面额假币。

（6）手工描绘。

鉴别时，应注意几个要点：

（1）手感：真币纸张致密挺实，韧性好，较薄。假币纸张或厚或薄，或软或滑。

（2）水印：不仅要看有无水印、还要看部位、结构等方面，综合来看才行。

（3）荧光油墨：在紫外线照射下，真币可见用荧光油墨印制的阿拉伯数字 100 和 50 字样，并有 YIBAY 和 WUsHl 的拼音字母字样。

（4）磁性油墨。可用专门仪器检查在规定部位有无磁性反应。如无仪器，可将钞票图案及民族文字处放在录音机磁头处摩擦，并将音量放大，真币应有鏏啦的杂音。

（5）安全线。从外部观察，可见纸面有一约一毫米宽的直线略凸起，透光可见有一黑色直线在钞票中间偏右位置。

（6）版面内容。看位置、距离、形态、颜色等是否有异。

（7）票号；真币 1965 年版票号前二位数是罗马字母，后 8 个是阿拉伯数字，共十位数；1980 年版冠字母为除 V 字以外的 25 个拼音字母，后 8 个为阿拉伯数字，共十位数。伪造者往往有搞错或同号的问题。

如何识别真假美元：

（1）真美元纸质细腻、光洁、挺括、颜色较深，用手触摸，纸面有凹凸感。假美元无坚挺感、色泽暗淡、纸质粗糙；

（2）真美元表面有微小的红、蓝纤维丝，用针无法挑出。而假美元的纤维用指甲即可抠掉；

（3）真美元人物肖像周围有一圈细线，用放大镜看是 ” 美利坚合众国 ” 的英文字母，假美元则没有。

此外，如今用卡的人很多，除了要防假币，还要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信用卡、信用卡防盗十招是：

1.保留所有的签帐单，方便核对月结单，若发现来历不明的项目，应立即与发卡机构联系；

2.将信用卡帐户号码，电话号码与钱包分开存放；

3.不要将身份证与信用卡放在一起；

4.切勿将密码告诉他人；

5.电话购物时，勿轻易将信用卡号码告诉对方；

6.用信用卡结帐时，除签名外，如无必要，无需将个人资料如地址或电话号码告诉他人；

7.在离开商店或餐厅时，要看清楚收回的是否是你本人的信用卡。若帐单有副本，要留意副本是否撕毁；

8.信用卡若遗失或被盗，应立即通知发卡银行或财务机构，只要及时申报，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毋须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由你和发卡银行的公约而定的；

9.不要轻易借给别人用；

10.当你个人的情况有变化时，应尽快通知发卡机构。

十五类　衙役骗

人间官言而出骗

里有寡妇，富盖乡邻。止生一子甘澍，年方弱冠，恪守祖业，不敢生放。乡人路五两次问之借银谷，皆不肯，心恨之。归与妻胡氏谋，要赖他强奸。妻许曰：“可。”又托心友支九为于证，即往分巡道处吉。道亲提审，先问胡氏曰：”甘澍因何到你家？”胡氏曰：“他家豪富，终日无图，只是奸淫人妇女。知我男人未在家，无故来调戏我；不从便强抱亲嘴，骂他不去。支九来邀我夫贩货，甘澍方走去。”再问支九：“你住路五家何于？”支九曰：“小的与路五都挑贩为生，因邀他买货，听得[里]面妇人喊骂，甘澍走出。”又问甘澍曰：“你因何与妇人角口？”甘澍曰：“并无到他家，那有角口？问路五左右邻便知。”左右邻都称：“甘澍寡妇之子，素不敢非为。外间并未闻奸情，此是装情捏他。”路五执曰：“他万金巨富，岂不能买两个于证？”左右邻曰：“我邻近不知，他支九隔越一街，岂不是买来作证？”道曰：“路五贫民，何能买人作证？”将左右邻并甘澍各责二十，定要问做强奸。甘澍出而惧甚，思无解释。

晚堂退后，道己封门，在后堂周旋闲行，沉默思想，忽自言曰：”错矣！错矣！”又周行数次，遂拂衣而入。适有防夫涂山，在外窥道举动，闻其言错，想必是审此奸情一事也。夤夜越墙而出，扣甘澍歇家门。歇家开门延入。甘澍正优闷无计。涂山曰：“你今日事要关节否？”澍曰：“甚关节可解？正要求之。”涂山曰：“道爷适有妻舅到，三日内即要打发起身，唯此最灵。若投他，明白即复审，更大胜矣。”澍曰：“如此得可好。须银几何？”涂山曰：“此翻自案事，不比别人情，须百全方可。”澍曰：“百金我出，只要明日复审。”涂山曰：“舅爷今酒席尚未散，吾当即入言之。”澍与歇家送出。道大门己封，涂山复从居旁民家越墙而入。

次日，道出早堂，即出牌复审强奸事。甘澍大喜，以为果验也。下午再审甘澍曰：“路五曾问你措借否？”澍曰：“他两次问借银谷，我皆不肯，因此仇恨，妆情诬我。”再审胡氏曰：“甘澍未到你家，哪有强奸事？将拶起！”路五边未用银，一拶即紧。胡氏难忍，即吐实“未有强奸。只措借不肯，故妆情告他。”又将路五、支九各打三十，将甘澍全解无罪。涂山即跟出索银。甘澍曰：“吾乐与之。”涂山自索谢，澍另以十两与之。涂山以银入道卸起，再出索添谢，又得十两。当时以为舅爷关节之力，岂知出道之自悔，而银尽为涂山所风骗乎！

按：衙役皆以骗养身供家，丰衣足食，其骗何可枚举！盖事事是骗，日日是骗，人人是骗。虽罄南山竹，何能悉之？虽包拯再生，何能察之？予素不入公庭，此中情弊，希所知闻。此其偶得于真见者，故述其弊窦如此。然衙中虽人人是奸徒，事事是骗薮，吾唯早完公课，百忍不讼，虽贪吏悍卒，其如我何！故曰：机虽巧，不蹈为高；鸩虽毒，不饮为高；衙役虽骗，不入为高。纵有无妄之灾，必有明官能昭雪之者，何也？官皆读书人、明者多而昏者少也。无奈在衙人役，各以阴云霾雾蔽之耳。故唯忍小忿，不入衙为高也。

[今译] 村里有个寡妇，很是富有，远远近近的乡邻们谁都比不上她。这寡妇有个独生子，名字叫甘澍，年纪才二十来岁，他勤谨地守着祖上的基业，从来不敢放高利贷。同乡路五，曾一再向她家借钱借粮，都没有如愿。路五

大生忌恨，决计要狠狠地报复寡妇家一下。回到家，路五和他老婆胡氏谋划：告甘澍一个强奸罪，看他们能有什么好下场！胡氏表示赞同，并且出主意说，就让路五的好朋友支九来充当证人。

一切安排停当了，路五就把这“官司”告到了官府。巡道大人听罢，立即下令把有关人等拘来，开庭审案。

“你是胡氏吗？”巡道大人开口问道，“先说说，甘澍干啥到你家去呀？”

胡氏早就编排好了：“甘澍他们家，在这一带最为有钱。甘澍整天正事不干，专干那些奸淫人家妇女的勾当。他知道我家潞五外出了、就进我家门来调戏我；我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就逼上来抱着我亲嘴……”胡氏讲得像真的一般，最后又拉出了证人：”我是拚死拚活地和甘澍搏斗呀，这当儿，支九来找路五一块去做买卖的，他瞧见了！甘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跑出我家的！”

巡道大人转而问支九：“你到路五家去，有什么事？”

支九也是对答如流：“我和路五，都是肩挑手提做小买卖的。那一天，我去找路五一块北去进货，没想到，一进他门，就听到路五媳妇又喊又骂的，甘澍一抽身从路家跑了……”

巡道大人点了点头，今甘澍站到了前面：“甘澍！你从实招来，你为什么到人家路家去无礼？”

甘澍脸涨得通红，竭力分辨：”我绝对未曾到路家去，哪里会和他妻子有甚争执？这，老爷只消问路家左右邻居便会清楚的。”

巡道大人于是下令找来几户甘澍家的近邻，问可曾听到什么动静。邻居们说：“甘澍他们孤儿寡母的，一向老实本分，绝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发生。这是有些小人故意编造事实来陷害忠良！”路五听了，立即气势汹汹地顶上去：“有钱能使鬼推磨！他甘澍家富有万金，我看他们是花了钱买来证人，在这里颠倒黑白哪！”

邻居们听这些污辱之词，一个个气得火冒三丈，反口问道：“我们家在甘家近旁，却没看见一丝迹象；他支九住处远隔了一条街，他却来作证。是谁被买来胡作证人的，这不是太清楚不过了吗？”

巡道大人听这一顿吵嚷，大声训斥道：“路五家贫如洗，他有什么钱买证人？一派胡言！”火头上，他命令左右将甘澍和来作证的邻人们一一放倒，每人打了二十大棍。

面对这飞来的横祸，从来没见过世面的甘澍乱了方寸，他又气又恼又怕，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这一天晚上，巡道大人一个人在后堂思考着处理过的事情，他把所谓”甘澍强奸案”前前后后地细斟一遍，发现其中有几处明显的疏漏，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声：“出差错啦！错诬好人啊！■！”这样嗟叹着，他迈步走进了住房……

没想到，巡道大人这一幕自思自悔的场景，被一直静坐在暗处的一个叫涂山的人看到了。这涂山，是官府中的一个衙役，白日里忙点杂事，黑夜时负责巡守，已在巡道身边多年了。听了这话，他知道甘澍的案子一定要翻出来重议，甘澍的冤情会得到伸张，于是，他琢磨：这倒是有个机会啦！

涂山寻了个空子，连夜从官府中溜出，摸到了甘澍家门口，敲门进去。头戴“强奸”罪名的甘澍正连叹冤枉又无计可施呢。涂山开口了：“我是巡道官府里的人。你今天这个案子，我看要托托人，打通关节啊！”

“咳！托什么人，打通什么关节.我哪里搞得清呀！涂大人既然来了，就请多指点吧！”甘澍连声请教。

涂山煞有介事地道：“刚巧，巡道老爷有妻舅今晚才到，两三天后他又要走了，我看托这位妻舅就会灵验。”涂山停了一下，又说：“这位妻舅若肯出力，巡道老爷明天就可能复审，那么，这个案子就有望了！”

听说有这等好事，甘澍连忙答：“能得如此，那可太好了！只是，需要多少两银子啊？”

“嗯——”涂山装出一副沉吟的样子，“这案子可不比其他，是让巡道老爷翻他自己定的案！我看，嗯——，总得一百两银子吧！”

“银子我出！我出！”甘澍喜出望外，“只要是明天能还我一个清白。”

涂山见计谋可成，顺水推舟道：“妻舅爷今晚有酒宴，尚未撤席，我现在就赶回去，趁着他老人家高兴，赶快跟他说这件事！”说罢，在甘澍一家千恩万谢声中，涂山匆匆告别，又从旁门溜进了巡道老爷的府衙。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巡道大人即升堂，出牌招来路五、胡氏、支九和甘澍等有关人，再审“强奸案”。甘澍不知道这是巡道大人出于错判有所察悟了，还以为真是昨晚涂山“打通关节”的效果呢，心里十分高兴。

巡道老爷问：“他路五可有向你借过什么东西吗？”

甘澍据实回答：“他两次向我借粮借钱，我没有答应。因此，他对我记下私仇，编排出这无中生有的事来。”

巡道大人转过来问胡氏：“据我了解，他甘澍根本就设去你们家，这怎么会有什么‘强奸’的事？”

胡氏本来心虚，今天又被提上堂来，原本就乱了分寸，经几番严问，哆哆嗦嗦地实招了：她家几次向甘澍借钱粮，都未如愿，所以她与丈夫路五想了个“嫁祸于人”的主意……巡道大人看当事人都验实了，于是他猛一击案，扔一令牌，让众衙役将路五，支九各打三十大板。而对甘澍，巡道大人推翻了前一日的错判，宣布他“原本蒙诬，全解无罪”。事情到此，甘澍转危为安了.但他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有这一变化的,还以为是昨夜那个涂山起了作用。涂山目睹甘澍案情这一转折，也是正中下怀，当甘澍被宣布“无罪”离开官衙的时候，涂山悄悄地跟来要银子了。甘澍“这银子我乐意给”。赶快拿出一百两银子交与涂山，让他代为感谢那位“妻舅爷”；然后另封十两银子送与涂山，说是“略报”他的“搭救之恩”。

实际上，甘澍案情的前后转变，不过是巡道大人的静思自悔；涂山揣时度势，编出一个“妻舅’来，结果白白骗得了一百一十两银子。

编书的人说，衙役都是蒙骗养家糊口，丰衣足食。骗术多得说也说不完。那真是事事是骗，日日是骗，罄南山之竹也写不完的；包公再生，也无法察觉的。我从来不打官司，此中的弊端，听到的很少。上面说的，是偶然从亲身经历的人那里听来的。不过，虽然衙门里人人是奸徒，事享是骗局，我只求早完官税，百恶不讼，就是贪官污吏，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说，机谋虽高明，我不去，才是高明；毒酒虽毒人，我不喝，不就完了。衙役虽骗人，我不和他们打交道，不就行了。就是受了委屈，也必有
明白的官员来昭雪。为什么这么说？当官的毕竟是读书人，明白人多昏庸的少。只是被这些小人蒙骗了罢了。所以，要受得委曲，不与人打官司，才是高明。

[今解]这个骗子声称能帮人打通关节，骗取了一笔钱财，这一类骗局，

今天仍随处可见：

河南省邓州市农民潘玉庆因欠他人钱款，被法庭传讯。潘按时出庭，但未按规定将传票退给法庭。潘玉庆拿着这张传票，心里转起了坏主意。他知道一位叫邓士堂的邻居平时烧香信主，便找上门去，挥舞着那张传票，喝道：“你的事犯了，法庭委托我来传你！要把你们这些烧香信主的一网打尽。”老实巴交的邓士堂，一听法庭要传他，早吓懵了头，既没想想法庭怎么会委托他来传人，更没细看传票的内容，就求起情来。潘玉庆装模作样他说：”考虑到咱们是邻居，我去说说看，可空着手去是不行的。”邓士堂闻言忙掏出 100 元钱递过去。潘玉庆大模大样地收了，临走还一本正经地叫邓士堂在“传票”上签了字。次日，邓又托人去法庭打探消息，骗子的行径才被发觉。

任建忠，是北京一家商店的业务员、欠了一屁股债，整天挖空心思想弄钱。

这天，任建忠偶然得知，店里田经理参与过一次名日“献宝”的诈骗活动（已处理过了）。心里不由一动，想在这件事上大作文章。于是，他有意在同事中无中生有地散布说：“11 月 26 日，北京市公安局要搞大查抄，凡参加过‘献宝’活动的，一个不漏，统统得抓起来。”这话自然传到了田某耳中，他也不想想公安局已处理过的事，又旧事重提于什么？便信以为真，成天坐立不安，长吁短叹的。任建忠看在眼里，心中窃喜，决定再加点码。他炮制了一份审讯笔录，又让老婆给抄了一遍，一份审讯笔录就出笼了：

问：你来京“献宝”、住在什么地方？

答：住在田经理家。

问：田参加诈骗活动没有？

答：参加了。

问：他分到多少钱？

答：　1000 元。

问：你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答：持枪逃往国外。

“审讯笔录”炮制好后，任建忠便天天带在身上，准备等待一个有利时机，给抛出去。

事有凑巧，过了两天，一位公安，来店里办事，任建忠一见，忙迎上去，装成和来人很热乎的样子，挡住人家说了几句话。回到店里，又对田某说：“你的事犯了，”说着掏出那份“审讯笔录”，说：“这是人家冒着天大的不是，悄悄给我的。”田某一听，如五雷轰顶，急得直说：“你既然认识他，帮我托托人。只要能过去，花点钱买个平安也成。”任建忠等的就是这句话，田某话音刚落，他便装出一付两肋插刀的样子说：“大哥，没的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过了两天，任建忠跑到田某家中，说：”事已办的差不多了，为了你的事，兄弟花了 5000 多。”田某一听，立刻掏出 5000 元递了过去。任建忠见钱眼开，又说：“老陈那里是行了，可小左那里也不能亏了人家。”如此这般，前后一共敲去 12000 元。任建忠骗术得逞，得意忘形，到处吹他怎么能办事，结果引起有关部门怀疑，几天后，任建忠便被依法传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故拟重罪释犯人

富民元植者，家温行谨，奕世良善，偶与乡权贵有隙。乡贵素善叶推官，

乃吹毛求疵，砌元植之恶十余件。叶推官为之送访，按院即批与叶审。叶提元植，谕之曰：“ 妆之恶迹，我已备晓，罪在有定。只汝家殷宫，不许央关节。若有关节，罪有加无减。且收入监，候拘到被害，即听审定罪。 ”叶推官素廉正，从来不纳分上。今元植既承面诫，越不敢展转，只惶惧待罪耳。

适眷亲易乡官，素与植相善，知其事属仇陷，默地代诉于太府，托转释于四尊。大府乘间缓颊及之。叶四尊大怒，归取元植，之曰：“ 我叫你不得投分上，反央大爷来讲。这样刁恶人，定要拟你滴戍！ ”元植茫不知来历，叩头曰：“ 老爷素不纳关节，一府通知；又蒙钧旨面谕，怎敢央太爷，实不知事从何来？ ”叶爷曰：“ 且人监去，定是军罪。 ”元植出查，方知事出易乡官，自以己意代释，并不使植知也。植思无处可解，寻其用事凌书手，密商曰：“ 能为我减军人徒，当以厚札谢。 ”凌书曰：“ 能出百金，为汝计之。 ”植许曰：“ 可。 ”以银封讫。

叶爷果唤凌书手作招曰：“ 须寻一军律拟来。 ”凌书故以绞罪拟上。叶爷命改招，只可拟军。凌书过一日再以绞罪拟曰：“ 访单中惟谋死亲弟一件最重，正合绞罪。余某条某条，只是徒罪，并无合军律者。 ”叶爷寻思：“ 有对头之状，尚不轻人人绞，况是拿访，而可绞人？ ”曰：“ 造化了他，只拟徒罢。 ”后拟上三年徒。元植欣然纳赎，凌书遂安受百金之贿。在叶爷，宁知其外受金而内拟人重罪乎？故衙役之欺官，虽神君不及察也。

按：善有旌奖，恶有拿访，此朝廷激劝一大机权也。今旌者多由攒刺之巧，访者或由权贵之嗾，其虚实益相半耳。然犹幸有拿访一途，可以少惕刁顽，稍为良民吐气。特被访者出入于问官之心，高下于权书之手，其情得罪当者亦少矣。当官持权者，或遇大故重情，必虚心详审，明察沉断，庶可杜奸欺之一二耳。[今解] 元植，很是有些钱财，而且处世温良，行事严谨，不知是一件什么事情，他偶然得罪了同乡有权有势的赖某，这赖某就吹毛求疵地挑元植的毛病，罗列了他的“ 十大罪状 ”，甚至诬陷他害死了人。因为执法断案的叶推官素来与赖某交往甚密，所以他接到赖某的诉状后并未置疑，只是想尽快把这一案子了结。

叶推官令下人把元植提上大堂，对他说，”你的罪状，我已经都知道了。”他扬了一扬手中的状纸，“ 该是何等罪名，这是很清楚的，只是，我知遭你们家很有钱，我警告你别去花银子打通关节；假若是有这类行径，那你的罪行只能是有增无减！ ”说罢，他让下人将元植押入大狱，等把被害人家属等找来，就可定罪这叶推官素来为人廉正，再加上他又当面警告了元植不能托关节，所以元植确实是没敢轻举妄动，没走什么路子，侍在狱中企求有一明断。

没想到，他们乡里有一位姓易的乡官，过去与元植的关系一直很不错，他了解元植的为人，深知他是被小人陷害了。情急之中，易乡官悄悄地找到了知府大人，托请他向叶推官说说好话，找机会为元植说说情。

知府找机会向叶推官表达了这一意思。叶推宫当面没说什么，心里可老大的不高兴了：我早就叮嘱过你元植，别去花银子打关节，可你还是这么于了，竟托到了知府大人的头上！叶推官越想越气，回去后，把元植提到大堂上，命令左右再给他吃一顿大棍，并且斥责道：“ 我本来早就嘱咐过你，不要去干那花银子打关节的勾当，你可倒行，反央求了知府大人说情。如此刁顽不化之人，我岂能轻饶？看我把你判一个流放罪！ ”

元植原本是在狱中老老实实地等着明断，对这所谓“ 求托知府大人 ”一

事，一概不知，他听罢叶推官一番斥骂，将头磕得如捣蒜一般，连声申诉：“您大老爷从来不受私贿，这上上下下是都已知悉的；再有，您上次又当面嘱咐我别去托关节，这事我怎么敢忘？我实实在在不知这事从何说起？请大老爷明查。”

叶推官听了这一番辩解、知道一下子难以搞请了、挥挥手命令道：“且把犯人押入监牢，反正罪过是轻不了！”

元植回到监所，找人来查究事情根底，这才弄清原来是好友易乡官所为——易某倒是出于好心，出面托了知府大人，并且不让元植知道的。事已至此，总得找出个解决的办法来。万般无奈，元植想到了叶推宫手下的文书凌某人。托人请凌某来，元植说：“先生能帮我一把，让我那流放罪减下一等，我一定拿厚礼相谢！”凌某是官面上的老手，答应得倒也快捷：“这样吧，你先拿一百两银子来，我来思谋着帮你成事。”元植连忙说：“行，行。”然后叫家人暗下里给凌某送上了银子。

叶推官断案，自然要找他的文书凌某。对元植一案，叶推官吩咐道：“你给我找一条判重罪的条律来！”凌某早已有准备，故意找来一条绞刑的律例呈上，叶推官说判绞刑太重，只可流放，叫凌某再找合适的。凌某过了一天，又呈上一条律例，仍旧是判以绞刑的，并且解释说：“这元植的罪过中，只有谋害亲弟一条最重，只应判绞刑，其它几条罪，只当判徒刑，又不够判流放。”

叶推官闻言，寻思道：“这无植，说起来远没够上绞刑罪，只得说：“便宜他了，就判徒刑吧。”

不几天，元植的案子结下来了：三年徒刑。他当然知道这是凌某人从中做了“工作”的结果，凌某受了那一百两银子的贿赂，也以为是”理所应当”。只是叶推官被蒙在鼓里——他哪里知晓，他手下的官吏，在外受了贿赂，在年又耍了手腕呀！

由此事可知，衙役若想欺骗他的官长，实在是太容易了，世人一定要警惕才是。

编书的人说：善良的要表彰，行恶的要捉拿，这是政府行善惩恶的一大机能。如今受表彰的多是靠嘴皮子上的功夫，被捉拿的多是受权贵的唆使，这效用就去一半了。不过还亏有捉拿查访这一招，还算可以让那些刁民稍为害怕，让那些良民稍稍出口气。只是被察访的人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全看官员的良心，权吏的手腕，罪行与惩处相符的，也实在不多。当官掌权的人，如果遇见大案要案，一定要详细审讯，明察秋毫，沉稳果断，才可不受手下人欺骗。

吏呵罪囚以分责

人传包孝肃为官，清廉明察，用决无私，诈不得以巧辨售，罪不得以权贵免，又不纳分上。敌人称之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适有富豪子犯奸情真，知难逃洞察，预与一老胥谋曰：“包爷精明，察事如神。我所犯情真，干证又直证，罪实难逃。若重罚犹可输纳；唯痛责实是难堪。有何计可以减责，必不惜厚费图之。”老胥曰：“明日若当责时，你奔近案前，强辩求申。我从旁呵斥，为你分责，或可减你一半。此外，别无策可图也。”

次日，包公审得真情，发怒要打富子四十。富子奔近案[前]，晓晓申辩不已。老胥从旁大声呵之曰：“速去受责，何须许多说话，

罪岂赦你！”包公见之，大恨此吏揽权起威，恐后日窃势骗人，外必生事，即先责老胥二十板，偏减去富子二十，欲使威不自胥出，不知正落其谋中也。老胥遂得厚赂，而包公漠不知之。

按：吏为奸，皆是知本官性情，而变幻用之。老胥知包公严明，岂容晋吏招权？故旁呵犯人，包公必责吏而故恕犯人，以见胥吏之无权，欲外人不畏慑之。岂知于难减责之中，故分责以取其贿，又孰从而察之？公巨受胥骗，况唇之为官者哉！[今译]　人们都知道包孝肃这位包公爷，清白廉洁明察秋毫，秉公办事没有私心。欺骗他是不可能的，他能用巧计识破；犯了罪要以权以钱免去，也是不可能的，包公爷不吃贿赂。因此人们称赞他说：“不要说有人暗中做手脚，只要有铁面无私的包老爷就行。”

有一个富家豪门子弟犯了奸淫妇女的罪，他心里十分害怕，知道在明察秋毫的包老爷那里，难以逃脱。于是，就我了个年老的胥吏谋划个办法。

这个家伙说：“包公大精明，处理案件如神。我犯的罪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证据又确凿，罪责难逃呀！如果是重罚，我倒不怕，我可以送上银两；我就怕挨打受疼，那实在叫我难堪。您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少受些皮肉之苦，我不惜花费重金来报答您。”

老吏想了想，吩咐说：“明天当包公宣布处罚责打时，你就跑到案前，狠命地为自已辩解、申诉，并请求宽恕。我就在一旁大声呵斥，这样就能为你分责，说不定能替你担上一半呢！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好办法。”

第二天，包公在堂上把案子审得一清二楚，对这位豪门子弟恨之入骨，下令打他四十大板。这家伙不顾一切地直冲案前，口中振振有词，申辩不停。那老吏在一旁拍案而起，大声呵斥道：“快滚下去受责，还在这里说这些废话干什么，你的刑罚怎么能赦免！”包公见此，气愤之极，惟恐今后这老吏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窃取权力，私自处理案件，那会惹出乱子来的，于是，先令差役打这老吏二十大板。那小子本该挨四十大板。结果只打二十大板了。

包公的做法正是在老吏的预料之中，包公啊包公，哪里知道正落入了人家的圈套。老奸巨滑的老吏事后得到了丰厚的银两，而铁面无私的包公却蒙在鼓里，不知真相。

编书的人说：这些衙役的狡诈，就在于他们深知本官的性情，并借此来大耍花招。比如这老胥深知包公为人严明，岂能容得自己招摇？所以故意在公堂上大声训斥犯人，而包公出于反感，必然严责衙役而宽恕犯人，好让大家看看他不许胥吏来执法掌权，好让外人不畏惧。岂不知胥吏正利用此来分担犯人的责任，并由此收取贿赂。这让人怎么想得到？包公且受胥吏骗，何况以后当官的人呢？当官的都应引以为鉴。

十六类　婚娶骗

妇嫁淘街而害命

京城有房八者，为人痴蠢，以淘街为生，家止一老母。一日，房八淘街，往小河边洗。靠晚来有一妇人，身穿麻衣，旁立看淘洗讫，谓房八曰：“我将往娘家，今晚不能到，暂借你家一歇？”房八曰：“我家歇不得，何不往客店歇？”妇人曰：“客店人丛杂，（住）宿不便。你家有何人？”房八曰：“家有老母。”妇人曰：“有母便可同歇。”

房八引至家，妇人把银与籴米买酒菜，夜间三人同食。妇人问：“曾娶媳否？”房母答：“家下仅能度日，那得银娶媳？”妇人曰：“我前夫死已葬讫，家无亲人。今收拾家财，将回娘家，奈娘家又远。看你儿子孝善，偶然相遇，亦似天缘，意欲为你媳妇，以供奉朝夕，何如？”房母曰：“你虽好意，只恐儿不能供三口人。”妇曰：“我亦带有些少银本，谅勤治女工，亦足自给。”房八喜曰：“我算命今年当招好妻。一人自有一人禄，何患不能供？”是晚，遂成亲同宿。一夜之间，叙尽风流。男称前未娶，今如渴而得浆；女称久失偶，今如热而遇凉。二人交爱，真如鱼水。房母亦大喜天赐贤媳。

次日，妇以银六钱与夫籴米买菜蔬。第三日，问婆母曰：“何不做身衣服穿？”婆称无银。妇又出银六钱，叫夫在汪客大布店买之。房八既得妻，又前后得银作家，心中扬扬喜色，往汪店买青布二端归。妇各将剪去三尺，故持尺量曰：“此是剪剩之布，未成全匹。何被人瞒也？可持去与换。有好银买布，他何得如此亏人？”房八听妻言夫换。汪店言：“我家那有零布？是你自剪起胡赖我。”二人各争一场。汪客令家人再以二端与之。及持归，妇背地以剪刀刺破几叶，后将展开，又曰：“如何又换两匹碾烂布？这布店好可恶！他欺你纯善，故敢诳你。今次不换，可放言骂他，怕他什么！”房八被妻激，忿忿往说：“你以破布诳我。”汪客说：“你买一匹布，来换许多次，店中那有此功夫！”不换与他。房八便纵言秽骂。汪客怒，喝令家人扯打一顿，后以两匹布打开看明，掷与之。房八执布归，言被打之恨。妻怒，顿足曰：“有银买布，反招他打。他靠财势，可拼命与他作对。吾与婆能替你申冤。”又激夫到店凶泼。汪店家人又群起痛打，带重伤而归。”妇哭曰：”必往告保辜状。”遂往御史处告准。归买好酒好菜，劝夫多饮，方可散血。大被其劝，酩酊大醉。夜乘醉，紧绑其手足，以沙塞口鼻，至三更死已久，解其绑绳。妇故喊曰：“你儿身冷了，硬了，莫非是死？”吓得婆起看，儿已死。二人相对哭尽哀，复往御史处补状。差官检验收贮，遍体都有重伤。汪客惊惶无措。

过三日将审，妇与婆到汪客店曰：“我夫被你打死已的，只我婆年老，我一妇人难独供膳，把你偿命亦无益。你能出银三百两，与我供奉婆婆，叫婆具息免检罢。”汪客闻言心喜，令人担议，许出银二百两，与房母养赡。房母依归言，自具息言：“身贫老，儿死妇寡，莫能存命。凭亲邻劝谕，着汪出银一百两，与氏养赡，免行检验。”官准息，将汪客打二十，又罚一大罪，令房八妻领银而归。过两日，妇窃银二百两，夜间逃去，不知所往。房母再欲告，汪客又重出二十两与之，以息其事。

按：此妇是大棍之妻，查得房八止此老母，故遣妇假与为妻，激其与富店殴争，然后加力打死，则房母必告，必可得银，然后拐银而逃。是断送人

一命，而彼得厚利也。世之奸险至此，人可痴心而犯其机阱乎！

[今译] 京城有一个叫房八的，又痴又蠢，靠在街巷中淘污水、淘粪便为生，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母亲。

一天，房八淘完污水、到河边去冲洗身子。傍晚时分，走来一个妇女、她身穿麻布衣，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房八洗身，直到房八洗完。这妇人面带难色，对房八说：“我要回娘家，天色已晚，路又远，今天怕是赶不到了，我暂时在你家借住一宿吧！”房八听后摇头不止，连忙说，“我家可不行，你为什么不去住客店呢？”妇人说：“客店里人多眼杂，住着多有不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房八回答说：“我家只有一位老母亲。”妇人高兴他说：“我可以同你母亲睡一块儿嘛。”房八只好答应了。

房八把妇人带到家里，这妇人拿出些碎银买了些大米和下酒的菜。晚上，这三个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饭。饭后，坐在那儿聊天。妇人问：“房八娶过媳妇没有？”房母满脸愁容，说：“我儿挣的钱仅够我们娘儿俩度日的，哪有富裕的钱给他娶媳妇呢！”妇人听了，说：“我的丈夫前不久死了，我刚把丧事办完，家中没有别的亲人了。我如今收拾了家里的财产，准备回娘家去，无奈娘家的路太远啊！我看你的儿子又孝顺又和善，虽说是偶然相遇，但好像是天赐良缘，我有意想成为你家的媳妇，早早晚晚来伺候你们母子二人、你看如何？”房母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我领了，只是怕我的儿子没有能力供养三口人的生活呀！”妇人说：“我也带着一些银钱。再说我是一个又勤快又能治理家务的女人，不会给你们添麻烦，能自己养活自己。”

傻呵呵的房八在一旁乐了，说：“前些日子。算命先生说我今年能娶上好媳妇，果真如此。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福分，这到手的福，我怎么能不享受呢！”当天晚上、房八就和这女人同居了。这一夜两人放荡不羁，尽情尽兴。房八是童身，称今日的欢乐，如干渴的人儿得到了甘露；这妇人说，失去丈夫多日。如今好似在炎热的夏天遇到了凉风，周身舒服之极。这一男一女搂搂抱抱，如鱼得水。房母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一个劲儿地感谢老天爷赐给她一个贤惠的儿媳。

第二天，妇人又慷慨解囊，拿出钱让丈夫买米买菜。第三天，她讨好地问婆婆：“怎么不做身像样的衣服穿？”婆婆告诉她：“还不是因为没有钱嘛！”妇人又拿出六钱银子让房八到一家汪客布店去买些布来，好为婆婆做衣服。房八又娶媳妇，又得银两。一路上，他喜气洋洋哼着小调走去走回。

房八把两块青布交给了媳妇。那妇人偷偷地把每块布剪去三尺，然后当着房八的面用尺子量布，不住地抱怨说：“这是人家剪剩下的布，不成衣料呀，你这个呆子，被人骗了还不知道，快拿去换好布来！咱们用钱买布，他们怎么能这么亏待我们？”房八听了妻子的话，返回了布店。布店的汪店主莫名其妙地说：“我店里哪有卖零头布的呀？明明是你自己剪掉了，又反过来诬赖我？”房八与汪店主争论不休。汪店主无奈，就让家人又拿了两块青布给了房八，打发他走了。

房八把换回的两块布给了媳妇。这妇人趁房八不注意，拿起剪刀在布上戳了几个窟窿。然后把布展开，指着布上的窟窿给房八看，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怎么又换回两块破烂布呀？这家店主太可恶了，他欺侮你老实，才敢骗你呀！这次他们再不给你换，你就放开胆子骂他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房八被妻子激怒了，立即返回布店，把布往柜上一摔，忿忿他说：“你

们竟敢拿破布来骗我！”汪店主强忍怒气，说：“你买一次布，来换了这么多次，我这店里哪有功夫伺候你！”店主这次坚持不换布给他了。房八记起了妻子的嘱咐，便扯开嗓子撒泼胡骂起来。这一来，汪店主火上心头，再也按■不住了.令家人狠狠揍了房八一顿。然后，他取出青布，打开让房八看清楚：这可是既不少尺寸也无残洞的布！

房八拿着布回到家，把被打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妻子诉说了一遍。妻子听罢大怒，捶胸顿足地哭号：”有钱买布，反被他们打，他们靠有钱有势来欺压咱们可不行，我要和他们拼命抗争才是。你别怕，有我和婆婆给你撑腰、伸冤。”

妇人这番话再次激怒了房八，房八第三次返回布店。汪店主被折腾得忍无可忍了，命令家人把房八又狼狠揍一顿，说看这小子长不长记性。事罢，房八带着重伤回家了，他妇人假情假意地哭着说：“我一定要告汪家无故伤人罪！”于是，她就去衙门告状，交了状纸。

妇人告状后，又打酒买菜，为丈失做了美味佳肴。她劝丈夫多多喝酒，说这可以“化瘀血”；房八被妻子哄得晕头转向，喝了许多酒，吃了很多菜，最后酩酊大醉。

深夜，妇人趁房八醉如烂泥，用绳子将他手脚紧绑，把沙子塞进他的口鼻。等到三更天，房八就没气了；妇人又将绳子解开，沙土掏净。然后，她跑进婆婆房间，故意大声喊：“你儿子身上凉了，直挺挺的，是不是已经死了呀？”婆婆慌忙起身，一摸儿子，的确是死了！婆媳俩抱头痛哭，又去衙门补送状子。衙门中来人验尸，发现房八遍身确有重伤。布店的汪店主听说后，惊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三天后，要开庭审案子，那妇人带着婆婆到了布店，对店主说：“我丈夫是被你们打死的，我婆母这么大年纪，我一个妇道人家难以供赡老人，就是杀了你偿命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能出二百两银子，给我用来奉养婆婆，我就叫婆婆撤回状子，不打官司了。”汪店主一听，很高兴，但又怕发生什么变故，就拿出了二百两银子，供房母生活。

房母在儿媳的谋划下，向官府递上了撤消官司的状子，说：“我一生贫苦，儿子死了，媳妇成了寡妇，怎么个活法儿呀？乡亲们也告诉我，应该让汪店主再拿出一百两银子，给我儿媳，这样，我们这官司就了结了吧！”

执法官同意了她的建议，打了汪店主二十大板，罚他一大罪，又让汪家出了一百两银子给房八妻，婆媳俩才回去了。

两天后，这刁妇偷走了婆母的二百两银子，连夜逃走了——逃到哪里，无人知晓。房母又打算告状到衙门，汪店主怕再出麻烦，又拿出二十两银子给老太太，这事才算平息了。

编书的人说：这妇人一定是大骗子的老婆，暗中得知房八只有一个老母，才有意让这妇人与房八成亲，并激怒房八与富有的店铺殴斗，并被殴致死。人一死，则房母必告官，告官，则店铺必出银，得了银子，再拐骗而逃。如此是断送一条人命而她却大有收获。人心险恶，世事难测，竟有这种事情，人怎么能痴心上当呢？

[今解]这个妇人，与旧社会所说的“放白鸽”骗术还不一样。“放白鸽”是借婚姻之事骗取钱财后，不辞而别。而这个妇人却不走，反倒安顿下来，目的是窃取“丈夫”拿命换来的银子。其心狠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比起那些只骗财不害命的骗子，这个妇人更为可恶。

这个妇人害了被骗人一家。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这一类骗婚事件也时有发生。

1993 年 3 月 22 日晚，皋兰县西岔乡女青年小霞从邻居家看完电视，回到家中。划亮火柴，刚要点灯，忽然看见炕上到处是鲜红的血，再往地下一看，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来人啊，救命啊……”小霞哭喊着冲出家门。

面对公安人员的调查，小霞涕不成声地说：”是他，一定是那个畜生。”她指的是她的丈夫，羊倌胡得奎。

原来，胡得奎是利用骗婚的方法，把年青貌美的小霞娶到手的。相亲时，由胡得奎的哥哥出面，结婚时，丑陋瘦小的羊倌才露面。他仗着酒劲和蛮力，占有了小霞。小霞虽说被迫在婆家过了下去，但她打定主意，决不与羊倌同房，并在 3 月 21 日晚，偷偷跑回了娘家。于是，激怒之下的羊倌，便演出了前面的一幕，杀死了小霞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

令人可悲可叹的是，在结案时，法官问羊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羊倌竟嗫嚅地说：“我，我还想回家见老婆一面，睡最后一次。”

两起骗婚，一次是女骗子害得被骗一方家破人亡，自己溜之大吉；一次是男骗子害得被骗一方连死二人，自己也难逃法网。骗婚者，最终是害人也害已。

要防止骗婚，也无什么妙计，只有一条：在婚前多乡了解对方的家庭和对方的人品。

媒赚春元娶命妇

福建春元洪子选在京将纳要，媒数引看，多未称意。适有崔命妇者，年近三十，犹绰约如处子，以为夫除服，入寺建醮。二棍套走，一为媒先引洪春元到寺亲看。洪见其容貌秀雅，言动庄重，大是快意。媒曰：“既称意，须与其大伯言之，此妇是伯主婚。”径引春元到其家，先袖钱五十文，入付其小家僮曰：“有一春元来尊府。看大厦，托讨三杯茅与吃。”再出邀春元曰：“他大伯在外即回，可入厅坐。”少顷，一棍称为伯，从外入。三人叙礼、复坐，小仆捧茶出。媒曰，“令弟妇欲改适，此福建春元欲求娶，敬问礼银若干？”伯曰：“路大远些，恐弟妇外家不允。”媒曰：“他目今受官，即叫令弟舅同到任，亦何惮远？况他世家宦族，姻眷满朝，即在京亦多人看顾，此不可错过。但老爷尚未得见令弟妇。”伯笑曰：“舍弟妇人品德行女流第一，往日亦不肯令人见。今日除服，在某寺建醮，往彼处看之易矣。”媒曰：”尊府所出，亦不须看。但问何时肯夫，及礼银若何？”伯曰：“他除服了，亦不拘时去。礼银须一百以上，他首饰妆查，亦有五六十两。”旋引媒起，密曰：“我上贺须四十两，莫与弟妇知，其身资可减些。”再复入坐，复曰：“明日若交银，可在花园馆中。家中有俗忌，不文银也。”媒曰，“须请令弟舅同见为好。”伯曰：“彼来自多称说，侍娶后即通未迟。”便送媒与春元出。媒曰：“适间伯与我言，须上贺银四十两，其身资可减些。彼不欲弟妇知，欲在园交银。”

次日，媒引春元及二管家同往园馆，又去邀崔家大伯同一小仆挟天平至。媒曰：“要叫一人写礼书。”伯曰：“亡弟未在，何用婚书？”媒曰：“京城交易，不比共府作事，只记一帐，亦有凭据。”伯曰：“吾自写何如？”媒曰：“最好。”即取纸与。写到财礼处，伯曰：“六十两。”媒曰：“减些，只四十。但要安顿令弟妇有好处，不必多索银。”伯曰：“两项可都一

样。”媒曰：“易说的。”写完了，媒曰：“婚书放在我手，看对银。”先对四十两作一总封，又对二十两付与伯收。伯起曰：“吾取四十两，财礼任你家中面交；不然，亦不消说。”媒曰：“再加十两。”伯亦不肯。媒顾春元曰：“何如？”春元曰：“凑起四十两在你手，到他家交与妇人。”媒曰：“婚书并银，都要在我手，一同家中，两相交付。”伯曰：“我的非今日言明，要背交、昨已议定了。若事不成，岂能赖得？”媒惟取四十两并婚书在手，同春元回店，雇人去接亲。媒以婚书付春元曰：“事已定矣，不消带去。”只同两管家，领十余人至崔家，先入厅旁坐。媒曰：“吾叫大伯来。”脱身去矣。

崔家见许多人来，出问曰：“你辈何于？”管家对曰：“来接亲。”崔家入曰：“你走错门了，接甚亲？”管家曰：“媒人引我来，怎会错？”崔家人曰：“哪位是媒？”管家曰：“媒去叫你大伯。”崔家人曰：“有甚大伯？”管家曰：“是你家交银主婚的。”崔唾其面曰：“你一伙小辈该死的！此是崔爷府中，你信何人哄，在此胡说？”管家曰：“昨同洪相公在你家吃茶，许议亲事，已在花园交银了，今反退悔。我岂怕你的，难道脱得我银去？”崔家人曰：“谁把茶你吃，谁受你银？我家哪有出嫁的人？”管家曰：“你前日在寺中建醮的娘子要嫁。”崔家人曰：“啐！那是我主母，曾受朝廷诰命，谁人娶得！我去禀巡爷，把这伙棍徒锁去！”两管家见媒人请大伯不来，心中不安，各逃回店。崔家人尾其后，查是春元洪子选强婚，即往府尹告强娶命妇事。洪春无闻告，始知彼棍脱，即逃出京去。及府尹差人来提，回报己先期走矣。府尹曰：“他自然要走，怎敢对得！”遂为立案存照，以俟后提。

按：此棍巧处，在见崔家主仆皆在寺，乃哄其家小仆进茶；又云大伯欲背索上贺，在园交银，故可行其骗。洪春元既失银，又着走。又府尹信其强娶，为之立案。在外娶妾、信然难哉！作事何可不审实也？

[今译]　福建籍举人洪子选准备在京城娶个小老婆。媒人隔三差五地引来一些女人让他相看，洪子选挑来挑去，竟没有中意的。

正巧有一位姓崔的妇人，年近三十岁了，可容颜娇艳，姿态柔美，似像一个黄花姑娘。她为丈夫的守孝期刚满，脱去了孝服，正在寺中做道场。

有两个无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商定设个圈套骗些钱财。其中一人假装成媒人，带着洪子选至寺中偷偷相看那妇人。洪子选见那女人容貌高雅，言谈举止庄重大方，即生喜爱之情，感到无比舒适，好不快意！那“媒人”赶紧说：“既然你满意，那就去找她的大伯子商量商量，这女子的婚事是由她丈夫的哥哥——大伯子作主的。”

于是。这个假媒人就带着子选到了那姓崔的女子家。他先进门去，掏出五十文钱交给崔家的一个小仆人，并对小仆人说：“现在有一个叫洪子选的人，到你们府上看殿堂，拜托你给弄三杯茶来喝。”小仆人见到钱，自然高兴地去备茶了。安排停当，“媒人”才走出门外.笑呵呵地对子选说：“妇人的大伯出去了，一会儿就能回来，咱们可以进去在客厅中坐候。”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无赖装成大伯子，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马上互相介绍，行过问候礼，便入座了。这时，那小仆人送出了三杯香喷喷的茶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媒人”对大伯说：“你的弟媳妇想改嫁，这里正好有福建人洪子选要娶她做老婆、请问你要多少礼银呢？”“大伯”想了想，故意为难地说：“福

建离京城太远了，恐怕我弟媳的娘家人会不答应的。”“媒人”赶紧劝说：“洪子选可是个当官的，你要不放心，可以叫弟媳的弟弟一块儿去嘛，还怕什么路远呢？况且人家世世代代都是当官的，亲戚眷属满朝都是，就是在京城也有很多人能关照呀！这个机会难得，万万不可错过！可是，洪老爷还没有见过你的弟媳呢！”“大伯”笑了笑说：“我这弟媳妇可不一般哪，她人品出众德性好，在女流中堪称第一，一般情况下，她是不肯与生人相见的。今天是她守孝期满的日子，刚脱下孝服，在寺中做道场。咱们到那里去看她，是很容易的。”

“媒人”又说：“妇人是名门贵族家出来的人，一定错不了，我们也无须去看了。现在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我们把礼银送上 呢？”“大伯”故意掰着手指说：“现在弟媳已经脱下孝服了，什么时候都无所谓。礼银得要一百两，给她购置首饰、嫁妆，也得有五六十两吧！”说着，他突然站起来拉着“媒人”，神秘兮兮地：“我送贺礼需要银子四十两，还不要让弟媳知道，给她的银子可以减少一些。”然后二人又回到座位上。“大伯”又说：“明天如果交银子，可以到花园中的堂馆去办。因为我们家有个忌讳，不在家里交银两。“媒人”点头答应，并假惺惺地说：“好让你弟媳的弟弟一块儿见见吧！”“不必了，现在咱们不过是在商量此事，等洪老爷娶过我弟媳后，我再告诉也不迟哪！”于是，就送“媒人”与子选出来了。

“媒人”出来后又向洪子选解释说：“刚才大伯悄悄对我说的是：要给他贺银四十两，那妇人的钱可以减少一些，千万别让弟媳知道。你记住，明天要在花园中交银子。”

第二天，“媒人”领着洪子选及两个管家到了花园中。他又去叫那“大伯”和一个小仆人，拿着称银的天平来了。“媒人”说：“要有一个人写下收礼的证据。”“大伯”说：“我弟弟早死了，还用写什么婚书吗？”“媒人”说，“这京城交易，可不比在官府中做事，还是要写的，也有个凭据嘛。”“大伯”点头称是。说：“我自己写怎么样？”“媒人”说：“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就把纸墨给了他。

写到财礼这一项目时，“大伯”说：“六十两。”“媒人”故意摁着“大伯”的手不让写，并且说：“少一些吧，只四十两。只要对安顿你弟媳有好处，不必索要过多的银两。”“大伯”强调说：“给我的和给弟媳的都要一样。”“媒人”连连称是，说：“好说，好说。”片刻，“大伯”写完了。媒人说：“婚书由我拿着吧，现在看看银子对数不？”先取出四十两银子装起来，又取了二十两要交给“大伯”，“大伯”不要这二十两，说：“我收四十两，那份财礼的银子就由你们亲自交给我弟媳吧！不然，我不好说话。”媒人看了洪子选一眼，说；“你着怎么办？”洪子选说：“把那二十两再凑成四十两给你，请你到崔家，交给那妇人吧！”这两个骗子每人得了四十两银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媒人”还装模作样地说：“婚书和银子都由我拿着，谁要是违背了.我就会拿出证据来。如果事情办不成，谁还能赖得了吗？”

“媒人”拿着四十两银子和婚书，与洪子选回住处去了。随即安排了雇人接亲的事。媒人把婚书交给了洪子进说：“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这婚书也不用带去了。”他们带着两个管家，十几个接亲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崔家，大大方方直接就走进大门，在客厅里坐下了。“媒人”谎称：“我去叫大伯出来。”赶快脱身了。

崔家见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赶快询问：“你们来这儿，有什么事吗？”洪子选的管家说：“我们是来接亲的呀！”崔家人莫名其妙，说：“你们走错门了吧，到这儿接哪门子亲呀？”管家说：“这是媒人带我们来的，怎么去错呢？”崔家人像丈二的和尚，摸不清怎么回事，又问：“哪位是媒人呀？”管家指着媒人走的方向说：“他去叫你们家大伯了。”崔家人更是糊涂了，说：“我家哪有什么大伯？”管家说：“这婚事是你们家定的，银子都交给你们家了。”

崔家人一听，唾骂不止，吐得这伙人满脸唾沫星子，大骂：“你们这一伙儿孙子辈的.真该死！这可是崔爷府，你们听了什么人的哄骗，竟敢到这胡说八道！”管家说：“昨天我们洪相公在你们家喝茶，商量这门亲事，而且在花园里交了银子。今天你们又退亲反悔，怎么行呢？我们没有什么怕你们的，难道你们是在骗我们的银子吗？”

崔家人十分气愤，说：“谁给你们喝茶了？谁收了你们银两了，我们家哪有什么要出嫁的人呀？”管家又说：“就是前天在寺中做道场的那位娘子要出嫁呀！”

崔家人一听，怒火满腔，拍案而起，大喊：“呸，你们好大胆子，那妇人是我家的主母大人，她是受过朝廷诰封的，什么人敢娶她？我去禀告巡抚老爷，快把这伙无赖抓走！”

两位管家见“媒人”去请大伯，多时不回来，心中顿生疑惑，一伙人赶快逃回了客店。崔家人跟踪他们，调查后认定是洪子选要使用强力逼婚。于是，就到了官府告洪子选一个强娶寡妇的罪过。

洪子选听到消息后，才知道是被无赖耍骗，立即逃出了京城。等到官府派人来捉拿时，看到他们已经走了。官府人员说：“他既然走了，还怎么抓呀？”于是，立了案子，等候处理。那两个无赖各得四十两银子，早就逃之夭夭了。

编书的人说：这骗子高明之处在于，看见崔家主仆均在寺庙，便跑到崔家，哄其家人进茶；又说“大伯”欲索要彩礼，在花园交银。如此方可行骗。洪举人既失去了银子，又不得不逃走，因为官方相信他是强迫娶亲，为此立了案。在外娶亲，真是难啊！做事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

【今解】　媒人的话不可信，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现今社会，较常见的骗局，是利用报刊、电台等“媒体”征婚行骗。

有利用“征婚”骗钱的：　　河北省邢台县双民哀淑民，于 1993 年 6 月窜入河南省鹤壁市，租下房子，自己给自己批了个刊号，非法出版了所谓《金桥信息报》。登载一些莫须有的征婚广告，说是请寄路费，即去你处成婚云云。路费自然是由《金桥信息报》收转。短短半年时间，全国居然有 4000 多男性寄来路费 3 万余元。袁某本想捞到十万即潜逃，却不料被当地公安机关打破了他的发财美梦。直至他被抓获旧案，仍有不少痴情男子写信；汇款。

更有甚者，还有“以男扮女”应婚，骗取钱财的：

某厂工人陈建，一天偶然在照像馆门前捡到一张漂亮姑娘的玉照，他灵机一动，搜索枯肠编造了一封悲悲惨惨的应婚信，连同那张照片一同复印了 1700 多份，按各报、刊上面征婚的地址，寄了出去。这封应婚信也堪称奇文，特记录如下：

大哥：看了您的征婚启事，愿意和您共度人生。小妹我今年 23 岁，身高

1.63 米。因生母改嫁，继父欲对我行暴，被判了 8 年徒刑。小妹我害怕他刑满后报复、愿意来到您的身边，不求彩礼，只求几十元路费。来前拍电报、请持本人照片来车站接我。

你看，这封信所表现的，是一位多么弱小无助、心地善良的女孩。很能唤起男性保护弱者的本能和正义感。看来这个骗子毕竟本人就是男性，很了解男人的心理。

不久，骗子就收到大批回信，并收到汇款数千元。不过.他也是好梦不长，没多久，这位“男扮女装”的应婚者，便被捕归幸，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利用“征婚”骗钱也就算了，更坏的，是利用“征婚”骗有一过去穷得 40 岁才找了个寡妇的包工头，叫高庆，靠巴结建筑公司老板，当上了民工头儿，儿年下来，也发了笔小财。他拿这笔钱又办了个塑料制品厂，又颇发了一笔。钱越赚越多，他对老婆也越来越瞧不上。一双鼠眼成天盯着城里女人看，饭不香茶无味的。厂里的“烂仔”看出了他的心事，及时献上了一高老板依计而行，在报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说什么：“我是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男人，愿找一个贤惠的知识女性来辅助我的事业。”

广告登出后，高某居然收到全国各地 100 多封应婚信，其中 40 来封还附有玉照。高其挑灯夜战，连夜审看，最后经过精心筛选，选定其中 8 人为交往对象。于是，他手待大哥大，腰挎 BP 机，南下北上，东西串连。比海弯战争时搞穿梭外交的外交家们还忙，8 位女性中，有 5 人上了他的“贼床”。结果自不用问，玩弄一个甩掉一个。高某还舔不知耻地跟人说：“太有意思了，比逛窑子可他娘的强。”

一则征婚广告就招来这么多女人，这是高某始料不及的。他拿出老农民耕地的劲斗，旧戏重演，一口气奸淫了 18 名应婚女性。要不是东窗事发，还真不知有多少无知女性要中他的圈套，上他的“贼床”。

说实话，征婚这种方式，就容易使一些天真无知的人上当受骗。要想识破此类骗局，头脑一定要复杂一些，不要以为这块伊甸园中，只有纯情，没有骗局。

异省娶亲惹讼祸

广东蔡天寿者，为人慷慨仗义，年四十无子。其妻泼甚，弗容娶妾。一日，贩广锡三十余担，往苏州府卖，与牙人萧汉卿曰：“我未得子，意欲在此娶一妾，亦有相因的否？”汉卿曰：“有银何怕无当意女子？”即领去看几个室女。汉卿曰：“我年过四十，此女皆年纪不相宜，吾不娶也。”

忽有荡子国延纪，家有寡母邓氏，年三十三岁，容貌端好。夫死，遗家资千金，被延纪赌荡罄空，更欠赌银二十余两，逼取无办。乃与棍商议，诈称母为妻，欲嫁以偿债。媒传于汉卿，领天寿看之，年貌合意，议身资银四十余两。延纪曰：“氏系过江出身，恐外家阻挡，不与嫁远。其银可封牙人手，侍临行上船，我叫人送到船来，人与银两相交付。”牙人以为可。

临行，延纪自雇轿，诈称母舅家接母。上船后，始知子将己脱嫁于客，心中甚怒，只忍气问曰：“夫既以我嫁人，何必相瞒，且娶我者是谁？”天寿应曰：“是不才。”妇曰：“看君谅是个富翁，我亦无恨。但我因夫赌荡，衣资首饰悉藏母家。我同你去取，亦且令母家得知。”天寿信之，与邓氏偕往。氏入诉其子背将己嫁之事。其兄邓天明发怒曰：“那有子敢嫁母者！是何客人敢斗胆而娶？”出将天寿乱打。邓氏救止曰：“谅客人亦不知情，只不幸延纪，胆大该死！”天明即具状告县。邹爷准状，差拘延纪，逃走不出；

先拘汉卿、天寿到。邹爷审出大怒，将婚主、媒人各责二十，以天寿收监，着汉卿讨延纪。数月，终不能拿，累被拿限拷打。天寿投分上释监，邹爷竟不许。人教天寿曰：“贼要贼拿，赌钱要赌钱人拿。何不许银与赌棍人拿？”不数日，贼指延纪所在，差人拿到。邹爷审出延纪以子嫁母与远客作妾，责四十板，拟重典，身资银追入官；汉卿、天寿各拟杖惩；其母邓氏，着兄邓天明领归供养，任自择嫁，批照付之。

按：为嗣娶妾，礼律不禁，特当娶于附近小户。若出外省，慕色而娶，多酿后患。若此类者，可为炯戒矣。

[今译] 广东有个叫蔡天寿的人，他为人慷慨，讲义气，年过四十了，还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是个凶悍的泼妇，对天寿管得很紧，决不容许他娶小老婆。

一天，蔡天寿从广东贩了三十多担的锡器，到苏州府去卖。他对中间商萧汉卿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个儿子。我想在苏州这个地方娶一妾，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人？萧汉卿说：“有银子，还怕找不着称心如意的女子？”于是，就领着天寿去看了儿个没结过婚的少女。天寿没有同意，他说：”我已经年过四十了，这些女子年纪太轻，与我不相宜呀，我不能娶她们！”

此时，碰巧有一个叫国延纪的放荡公子，他家里有位寡妇母亲邓氏，现年三十三岁，容貌端正姣好。邓氏的丈夫死后，留下了很多的家产，但都被这个国延纪吃喝嫖赌耗费个净尽，而且还欠下了赌银二十多两。逼取债钱的人常常堵在国延纪的家门口。弄得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这个国延纪生出诡计，他与当地的无赖谋划蒙骗别人，把母亲说成是他的“妻子”，现在要将“妻子”嫁出去，用换来的钱偿还债务。媒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萧汉卿，并且也领着蔡天寿偷偷相看了邓氏。蔡天寿认为女方年龄相当，品貌合意，便同意了这门婚事。并且商量好，论邓氏的姿色付银四十两。国延纪说：“我妻子是江那边的人，恐怕她娘家不让她嫁到远处，会阻止这门婚事。这银子可以封好，交给中间人，等到临走时，你们上了船，我会派人把我妻子送来。这样，咱们人、银当面交清。”萧汉卿听他说得句句在理，认为可行，便答应了。 一切按计划办妥了。要开船了，国延纪自己雇了轿子，对母亲谎称说舅舅要接母亲去，把母亲送到了船上，邓氏在船上，才知道是儿子把她卖了，心中无比愤怒。但强忍怒气，问同行的人：“我丈夫既然把我嫁与别人了，何必还瞒着我呢，请问，娶我的人是谁呀？”蔡天寿忙上前应道：“是我这个无才能的人啊！”邓氏望了他一眼，说：“看来你是个大富翁，我也没什么悔恨的。但因为我丈夫吃喝嫖赌，放荡不羁，我把一些贵重的衣物、珠宝首饰，都藏在我母亲家里了。你和我一块儿去取一趟，也好告诉我娘家这件事呀！”蔡天寿就相信她，便与其一同回娘家了。

邓氏到了娘家，一古脑儿地把儿子背着她，将她嫁人的事全说了。邓氏的哥哥邓天明怒火万丈，说：“哪有儿子敢把母亲嫁出的！是什么人狗胆包天，敢娶走你？”于是，将蔡天寿一通乱打。 邓氏赶快阻拦制止说：“不要打了！料想人家也不知道实情，都是那个不孝的延纪搞的鬼，他如此大胆，罪该万死！”邓天明便写了状子，告到县衙门。县太爷邹大人准了他的诉状，派差役去抓国延纪，这家伙早已逃之夭夭，到哪里去抓呀！于是，他们先抓了萧汉卿与蔡天寿。邹大人审案后，大怒，把

蔡、萧二人各打了二十大板，并且把蔡天寿投入监狱，限期让汉卿去寻找国延纪。

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捉到国延纪。萧汉卿因为误了期限，又几次被拷打。蔡天寿多次送礼求情。以求得将他释放，邹大人以248始终没有答应。有人给蔡天寿出主意说："贼往往被贼拿，赌钱的往往被赌徒捉。为什么不拿出些银子给那些赌徒无赖。让他们帮你捉呀！"蔡天寿用此方法，不几天，拿了银子的无赖向衙门禀告了国延纪的行踪，官府立刻派人抓到了他。

经审问，邹大人定了国延纪将母亲嫁给远方来客作妾的罪过，打了他四十大板，并且给予严厉的处罚，把他拿走的银子也追缴入官了。萧汉卿、蔡天寿又挨了一顿棍棒。邓氏由其哥哥邓天明带回家供养，由她自己选择嫁主，一一处理完毕。

编书的人说：为了后代的原因娶妾，从礼数到法律都不禁止，不过应该在附近小户人家找一个女子即可，如果在外省，又贪图美色，很少有不上当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的。

青蛙露出谋娶情

徐州人陈彩，家资巨富，机智深密，有莽、操之奸。年三十岁，妻妾俱无子。邻舍潘璘，常借彩银，出外为商。彩往璘家，见其妻游氏美貌绝伦，遂起不良心。邀璘同本往瓜州买棉花，发广州等处卖。货收完，二人同归。路经西关渡，此幽僻之处，往来者稀。璘上渡，以篙撑船。彩暗忖："此机可乘。"从后将璘一推落江。璘奔起水面，彩再以蒿指落深渊。浸死之后，彩故叫渔翁捞其尸，以火焚之，裹骨归家。

彩穿白衣，见■父母先大哭，而后报凶情。■家大小都恸，乃细问身死因由。彩曰："因过西关渡，上渡撑船，与篙并入水中。水深急，力不能起，遂致浸死。我雇人捞尸，焚骨而归。"言毕，潘家又哭。彩乃将所卖帐簿并财本——算明，交还璘之父母。满家反怀其德，哪知彩之设计谋死也。

至半年后，璘父潘玉年老，有二幼孙不能抚养，欲以媳招人入赘，代理家事，与彩商议。彩曰："入赘事久远，必得得当人方可；不然，家被他破害，后悔何及？依彩愚见，小心支持守节，勿嫁人为尚。"彩言虽如此，而中藏机械甚深。后有议入赘者，玉亦与彩议，彩皆设机破之。因先贿游氏之外家。

布谋已定，自言于玉曰："吾与令郎至知，本无自赘之理。但事有经权，试与尊叔自筹之。"玉曰："尊见何如？"彩曰："吾欲以叔产业悉付我理，请叔族亲议立文书，递年几多供应尊叔夫妇食用，几多供应祭坟纳役，余者悉付叔存之，以备二孙婚娶；令媳与我为次室。况我拙荆颇贤，必无妒恚之患。后倘得产男女，必不亏他。是令媳得所归，而公家亦有所付托矣。"媳曰："古云'宁作贫人妻，莫作富人妾。'我夫与他为友，我嫁他为妾，似不好观瞻。请公公再详。"玉曰："难得此人家富忠厚，况又代我理家。我不劳而坐享衣食，余剩者又存与孙婚娶。文字有我族人为证，何等安妥，不必再疑。"潘家大小皆以为然，游氏父母亦同声曰"可"，游氏只得听命。

不觉嫁后二十余载，生有二子，又养一长孙。前二子皆已娶媳，亦生二孙。彩之正室前十年已故，游氏与夫极和顺。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水满。忽有青蛙浸于水中，跃起庭上。彩以小竹挑入水中去，如此言数次。彩平时是谨密之人，是日天牖其衷，暗忖游氏恩情已久，谅谈[淡]前情，妻必不怨、

不觉漏言曰：“你前夫亦似此青蛙。若不生计较，安得与你成夫妇？”游氏曰：“计较若何？”彩曰：“昔时见你貌无双，要得同床伴我眠。心生一计同贸易，过渡踢他落波心。你夫奔起浮水面，再将篙指落深渊。连奔连指两三次，亦如青蛙此状情。”游氏惊号，大骂曰：“你这狼子野心贼，当千刀万剐！那有人如此狠心者！”彩被妻骂，无一语可应之。游氏哭奔于路，高声叫曰：“我前夫被这贼谋死，谋我为妾！我必经官告论，为前夫报仇！”左邻右舍皆卒听惊骇。彩叫二子强抬游氏入家，皆跪下苦劝曰：“看家中大小之面，勿说此话。”游氏指骂二子曰：“你父奸谋子岂昌，无端造恶忒强梁。险邪暗害同曹贼，天牖其衷自说扬。呈官告论清奸孽，斩他首级振纲常。我夫虽然归黄土，九泉之下也心凉。”

璘长子潘槐、次子潘杨闻游母出，路扬陈彩谋杀其父之事，与潘族众来问其详。游氏见二子并小叔、恸哭甚而言曰：“当你父在日，出外为商，尝问这贼借本。他见我先时有貌，即起歹意。邀你父出外贸易，归西夫渡，踢你父于江中。奔起水面，复以篙指落深渊。如此者数次，因此浸死。”众等曰：“何以知之？”游氏曰：“适间大雨，天井水溢，有一青蛙被浸，跃起庭上。贼以竹打，抽下数次、蛙因打困浸死。天不容奸，他见此蛙，因自道其故，所以知之。儿可去告，我来作证。”槐、杨闻言，捶胸号天，大哭曰：“这仇不共戴天，扯来打死他！”直入内堂，将陈彩揪打。彩家理亏，自然不敢对敌。彩怒曰：“我纵谋人，罪有明条，岂该你打！”游氏曰：“他罪不容诛，若未经官，错手打死，则仇未报反成人命。”方闹嚷间，潘家族众倏集百亲人，中有无藉者欲掠其家。游氏曰：“物是我的。贼犯法当死，非他所有。我不出证其罪，汝众何得掠我财物？”

游氏与二子抱牌急告本县。魏爷准其状，差拿陈彩到官，无半语推辞，一一招认。魏爷打彩三十板，立拟典刑，即申上司讫。游氏并二子槐、杨各讨保，侯解两院。是日，县看者何止数百人，皆言：“此妇原在潘家，处中户；今处于陈，万金巨富，驱奴使婢，先作妾而今作正室；况年己久，生子及孙。徇情者初谈及此，未免哽咽喉干，吞声忍气而罢。今径呈之公庭，必令偿前夫命，真可谓女流中节侠，行出乎流俗者也！”

两院倒案已毕，陈彩正典刑已定。彩托禁子叫游氏并二子来狱中嘱咐。游氏不肯去见，只叫二子往见之。彩嘱二子传命曰：“我偿潘璘之命己定，他之怨已酬，而结怨之恩已报矣，何惜见我一面？我有后事欲以付托。”游氏曰：“我与他恩谊绝矣，有何颜再见他？”二子入狱中回话，彩大怒曰：“我在狱受尽苦楚，不日处决。他在家享受富贵，是他潘家物乎，陈家物乎？”言毕，二子以父言传于母。游氏曰：“我在你父家二十余载，恩非不深，但不知他机谋甚巧。今已泄出前情，则你父实我仇人，义当绝之。你二人是我毛里天性，安忍割舍？你父不说富贵是他家的，我意已欲还潘家；今既如此说，我还意已决。当你母已死，勿复念也。”二子曰：“母亲为前夫报仇，正合大义、我父不得生怨。须念我兄弟年幼，方赖母亲教育，万勿往他家也。”游氏不听，召集陈门亲族，将家业并首饰等项交割明白，空身而还潘家，甘处淡泊，人皆服其高义，羡潘璘之有妻，仇终得报；叹陈彩之奸谋，祸反及身也。

[今译]　　徐州人陈彩，家财万贯，是个十分富有的人。为人又机警狡猾、深谋远虑，如同王莽、曹操般阴险奸诈。

陈彩三十岁了，妻妾均没生子。邻居潘璘常向陈彩借些银两，出外经商。

陈彩到潘璘家，看见他的妻子游氏美貌绝伦，便起了歹心。

一天：陈彩约潘璘合本去瓜州买棉花，再贩到广州等地去卖。货已卖完，两人一同乘船回家。

行至西关渡，这是一个幽静偏僻，来往客船稀少的地方。潘璘站在船头，注视着水面，专心地用船篙撑船行进。陈彩望着潘璘的背影，暗暗思忖：“这可是下手的好机会。”于是，陈彩在潘璘的背后猛一推，将其推落江中。潘璘在水中扑腾，挣扎着露出水面，陈彩就用船篙击他的头部，把他再打入水中，反复几次，潘璘终于落入深渊。潘璘淹死后，陈彩故意叫渔翁打捞上他的尸体，并将尸体焚烧，包着潘璘的骨头回家了。

陈彩身穿白色孝袍，见到潘璘的父母先悲痛欲绝大哭一场，而后再报潘璘的死讯。潘璘一家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极度悲哀，大哭起来；接着，他们向陈彩询问潘璘的死因。

陈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过西关渡口的时候，潘璘站在船头撑船，一不小心，连人带篙一块儿落入水中。那里水流湍急，江水深不可测.我用尽力气也没能救了他。于是，潘璘被淹死了。我悲痛万分，立即出钱雇了渔人打捞上他的尸体，并且焚后将尸骨带回。

潘璘的家人听了陈彩编造的这一套谎话后，又大哭了一场。陈彩故意装出老实忠厚的样子。把合本经营的帐簿和这次出外赚来的钱，一一算清楚。把属于潘璘的那分交给了他的父母。潘璘的家人蒙在鼓里，反而一致感激陈彩的大恩大德。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个道貌岸然的陈彩设计将潘璘谋害死的呀！

时过半年，潘璘的父亲潘玉因为年老体衰，另外还有两个年幼的孙子不能抚养，想给儿媳妇招个上门女婿，这样也好有人代替他管理家务。潘玉老人将此意与陈彩商量，陈彩眼珠一转，说：“入赘的事必须考虑得长远些，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家被他破坏了，后悔莫及呀！依着我陈彩的愚见，还是让游氏小心地守节度日，暂不嫁人为最好。”陈彩嘴上是这么说的，其实他心中藏有更狡诈的算计。后来，又有人上门为游氏提亲，商量招女婿之事，潘玉仍和陈彩商议，陈彩都用千般理由万般道理地给推托掉了。陈彩又用金钱贿赂了游氏娘家的亲戚。让他们阻止游氏改嫁。

陈彩安排周密，认为时机成熟了，便亲自对潘玉说：“我和你儿子潘璘是挚交好友、本来我没有入赘的想法。但是、你家的许多事宜由我帮忙。我有一个想法与你商量，你看怎么样？”潘玉问：“你有什么想法呢？”陈彩说：“我想请您将产业交给我代为管理，您与家中的人商议立下文书，写明往后一年拿出多少给您老夫妻吃穿享用；拿出多少用于祭祀坟墓交纳役税；余下的资金交给您老封好，留给两个孙子将来结婚娶妻用。您的儿媳可以作我的二房。我的妻室颇为贤惠，一定不会有嫉妒怨恨的事发生。婚后游氏要会生下一男半女的，大家必不会亏待了她。这个安排使您的儿媳有了归宿，而您全家也有了寄托。”

潘玉将陈彩的意思向儿媳妇讲了。儿媳妇游氏说：“古人有句话‘宁作贫人妻，莫作富人妾’。我丈夫和陈彩是朋友，我嫁给陈彩为妾，名声上不好听，给人的印象也不好呀！我请公公再细细地思忖。”潘玉劝儿媳道：“难得有陈彩这样的富家人忠厚待人，何况他又能替我治家理财。我可以不劳而坐，享受吃穿。余下的钱财他又交给我封存，留给你那两个儿子娶亲用。文书字据由我们家人保管，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你不必再疑神疑鬼的，就这

么办吧！”潘家上上下下的人都一致认为此法可行。游氏的父母也就附合着说：“可以，可以！”游氏虽心中不悦，但也只得听命。

一晃二十多年了。陈彩与游氏不仅生有两个儿子。而且还添了一个长孙。游氏与潘璘的那两个儿子也都娶了妻。各生有一个儿子。陈彩的正房妻也在十多年前死去了，游氏与丈夫陈彩生活得极为和顺。

一天，倾盆大雨下得没完没了，天井的水漏得往外溢出。忽然水中有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窜到了陈彩的庭上。陈彩用小竹棍把青蛙拨挑到水中，青蛙竟又蹦回到庭上，你挑一次，它蹦回一次，反反复复，不知有多少次。

陈彩这人平时是个机警狡猾、严谨周密的人。也许是老天爷让他泄漏天机了吧？他想，妻子游氏和自己已有二十多年的感情，对他说出往事，必然也不会怨恨他的。于是，脱口说出了多年的隐秘，他对妻子说：“你的前夫潘璘就像这只青蛙一样。如果不是我用计谋对付他，我怎么能与你结为夫妻呢！”游氏追问到：“你用的什么计谋？”陈彩说：“二十多年前，我看你才貌出众，是位绝代美人，便总想能与你同床共枕。于是心生一计，与你丈夫潘璘合本经营，外出贩棉花。回来时，经过西关渡，我将潘推落于江心。他挣扎着露出水面，我就用船篙将他打下深渊，这样连续有两三次之多，就像这只青蛙一样……”

游氏如梦初醒，惊异万分。她大声嚎哭，痛声骂道：“你这个狼子野心贼，应当千刀万剐！天下哪有这么心如毒蝎狠如狼的人？”陈彩被妻子骂得落花流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游氏哭着叫着奔向街巷，叫嚷着：“我的前夫是被陈彩这贼谋害死的，他是阴谋占我为妾！我一定要到官府告他的罪，为我的前夫报仇雪恨！”左邻右舍知道了潘璘被害的真相，都毛骨悚然，没有不惊骇的。

陈彩叫两个儿子强硬把游氏劝解搀扶回家。父子三人都跪在游氏面前，苦苦相劝：“看在家中大大小小的面上，求你不要再说告官的事了！”游氏指着下跪的两个儿子骂道：“你父亲伤天害理而得逞，平白无故地制造恶端，如此强暴。这是老天爷让他自己泄漏天机，我要告官说清楚他的虚伪诡诈的罪孽，砍下他的首级来维护国家的法纪，我丈夫潘璘虽然已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安息了。”

潘璘的大儿子潘槐、二儿子潘杨听说母亲在大庭广众揭露了陈彩谋杀其父之事，便与潘氏家族的人向游氏询问细情。游氏见到她与潘璘生的两个儿子和潘家人，尤为悲痛，边哭边叙述：“你父亲潘璘在世时，外出做生意，常向陈彩奸贼借些本钱。陈彩见我年轻时有姿色，就起了坏心。他故意邀你父亲与他合本经营，出外做生意。回来路过西关渡……”游氏又把潘璘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者异口同声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形的？”游氏说：

“刚才下大雨，天井中水溢出，有一只青蛙泡在水里，突然跳到庭上。陈彩这贼用竹棍将它打入水中，青蛙又跳到庭上，陈彩又以竹棍挑打，反复几次了，青蛙被打昏而淹死了。老天容不得这样的奸贼，陈彩看着青蛙，说出了谋害你父亲的前前后后，所以我知道了。儿子呀，你们可以去告官，我来出庭作证。”

潘槐、潘杨听了母亲一番话，捶胸顿足，哭天喊地，大声道：“这仇不共戴天，把他拉出来揍死！”于是冲入内房，揪着陈彩便打。陈彩理亏，当然不敢还手。但他气呼呼地叫喊：“我是杀了人，但

罪过也得由官府定，怎么该你们打？”游氏制止了两个儿子，说：“他罪大恶极，处死都不能抵偿。如果没有官府的允许，失手将他打死，则仇没报反而余犯人命罪。”于是，两个儿子住了手。正在这吵嚷的时候，潘族的人一下子聚集了百余人。其中有一些无业游民想乘机强抢陈彩家的财产。游氏遇事不慌，对来人说：“东西是我的。陈彩这贼犯了法，当判死罪，财产不是他所有。你们怎么能掠抢我的财物？”

游民与两个儿子拿着状子急忙上告于县府衙门。县府的魏太爷准了他们的状子，命令差役把陈彩抓来了。陈彩没有半句推辞，一一招认。魏太爷下令打了陈彩三十大板，并把这作为重要的案子，立刻上报高一级的官府处理。游氏与儿子潘槐、潘杨各找了保人。等待两院的宣判。

开庭那一天，看热闹的有数百人，都在议论纷纷，说：“这个妇人原来在潘家，生活很是一般，处于中等水平；如今到了陈家，真是进了天堂，她有万金财富，能驱奴使婢，先作二房，如今又成了正室；再说，嫁给陈彩这么多年了，不光生了儿子，连孙子都有了。一般的人，遇到这类事，开始有些哭哭啼啼是难免的，最终大多是忍气吞声罢了。不会上告官府的。而今，游氏竟把这个案子呈报了官府，这一定要判陈彩的死罪，以偿还她前夫的命。这妇人可谓是女流中的节义豪侠，她的所作所为不是一般的俗人呀！”

官府把案子审理完毕，对陈彩杀头的处罚已定。陈彩在狱中，托看守叫游氏和他与游氏生的那两个儿子，来与他见上一面，他有嘱咐的话要说。游氏不肯去，只派了那两个儿子去见。陈彩让儿子向游氏转述他的话说：“我偿潘璘的命已定下来了，他的命我就要偿还了。你的报仇雪恨的愿望也实现了。为什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肯？我有后事要托付给你的。”游氏听后，说：“我和他的情份早已绝了，有什么必要见他？”两个儿子入狱中，向 陈彩回了话。陈彩大怒说：“我在狱中受尽酷刑，不几天就要处决。她在家中享受着荣华富贵，问问她，这是潘家的财产，还是我陈家的财产？”两个儿子又将此话回传给母亲游氏。

游氏说：“我到你父亲家二十多年了，感情并不浅，但我不知道他是那样的狡诈阴险。如今他说出了往事，那么，你父亲陈彩就是仇人了，我和他一刀两断，没有丝毫的情份！你们两个人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怎么忍心与你们割舍？就是你父亲不说这家产是他家的，我也早就决定回到潘家去；如今，他既然这么说了，我回潘家的决心更坚定了。你们就当你们的母亲已经死了，不要再想念我了。”

两个儿子苦苦哀求游氏：“母亲已为前夫报了仇，这是合乎大义的，我父亲也不得有什么怨恨。您看在我兄弟俩还年轻，仍需要母亲教育的份上，万万不要离开这里而到潘家去。”

游氏主意已定，不再听儿子的劝告。她召集了陈家的亲族，连同手饰，一一还给了陈家，双方结清手续。游氏不穿金戴银，只穿一身粗布衣，两手空空地回潘家去了。她情愿过清贫的日子。

人们都赞佩她的高尚情义，羡慕潘璘有个好妻子，终于替他报了仇；人们也在感叹陈彩，他的奸诈阴险，到头来反而祸及自已。

十七类　奸情骗

用银反买焙纸妇

宗化人羽崇，家资殷富，性最好淫、常以银谷生放于乡下。乡人唯早午晚在家食饭，午前后都往耕田，并无男子在家。崇偏于半午前往人家取帐，遇单居妇女，千方挑之，多与通好。

人有问之者曰：“凡妇人与初相见，面生情疏，茫不相识，怎好开口便通野话？倘怒骂起来，后何以登其门？”崇曰：“凡撩妇人，临机应变，因事乘机。或以言挑，或以利诱，或以势压，或以恳求、何止一端，全在察其心情而投中之。或无可入机者，试与之讲梦，说我昨夜梦一所在去，宛似你家一般，某物在此，某物在此。又梦与你相交，一夜快活，醒来乃是一梦。今日到此，全与梦中相同。如此且笑且说，讲了一遍，看他言貌或喜或怒，或不睬，或应对，或疑猜，便可以言投入。彼若发骂，我只说梦；彼若不拒，我便可取事矣。”

“我尝往一所在取帐。男子另一处造纸，两妯娌对焙纸。其伯姆半宿妇人，其婶子极是少美，我欲挑之。若半声推拒，隔焙便闻，何以动手？我生一计，包银一钱，作一块，密密轻轻与说曰：‘我欲挑你伯姆，把此一钱银送你；再一色五分，托你代送与伯姆，替我说个方便’。妇人接两包银，把自己包开看过，见银作一块，心中有些喜意，答曰：“你爱他你自与他说，自然是替，我不好替说。”我便曰：‘若爱只是爱你，但恐你不肯，故托你通伯姆。’罢不应，我便搂之，默然应承。只隔焙干事，那边全不知。若不如此，反生计较。彼恐伯姆知之，怎肯默然应允？惟先说挑伯姆，彼心道：‘那边可干事，我这边密密干，亦何妨？’故不劳而成也。”

按：妇人不爱淫者亦爱财，但深畏人知，故不敢为。唯点壮其心，谓人不能知，彼便敢妄为耳。既许从你，彼之遮盖，自然更谨密矣。此羽崇骗奸机巧之一节也。然世情鬼魅，有许多深奸隐慝，何能尽述为戒？特择其近闻者如此。

【今译】　宗化有个人叫羽崇，他家资产丰厚，日子过得很富裕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弄女人，十分放荡。他常常将钱银、谷物放贷于乡下。乡下人一般是早晨、中午、晚上在家里吃饭，上下午便都在田里忙于耕作，除去吃饭的财候，男人们统统在田里干活。是不会呆在家中的。羽崇看准了这个机会，偏偏在上下午，这个时候到人家里去索收账钱。这样，总能遇到独自在家的妇女，任凭你怎么挑逗也没有人来干扰，大部分的妇女还真和他私下好起来了。

有人见羽崇拈花惹草的，竟回回得逞，很是奇怪，便问他：“当女人和你初次见面时，面生不熟悉，感情很疏远，相互之间毫无所知，怎么好开口说那些粗野的撩拨的话呢？假如把她惹怒了，叫骂起来，往后还怎么能再登她的门呢？”

羽崇说：“凡是挑逗女人，就要随机应变。所以我回回都能有机可乘。一般可以下流的话逗；或者用钱物勾引；或者用权势吓唬；或者低三下四恳求……哪能用一种方法呢？全靠细心观察女人的心情，再决定采用哪种方法。如果没有机会下手，可以试试给她讲梦。我就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到了一个地方，就跟你家一模一样，什么东西在这放着，什么东西在那摆着。我还梦见正与你在床上行男女之事。一夜好快活呀！早晨醒来

才知道是个梦。今天来到你家，竟然全与我梦中的相同……就这么连说带笑地讲一遍，看看她的表情、语言，是高兴呢，还是愤怒。如果她不理睬，或者与我搭话或是似信非信，这几种情况，便可以进攻，进而投入。如果不买帐，而破口大骂，那我就说，我讲的不过是梦嘛，有啥好急的？如果她不拒绝，我便可以遂意行快乐之事了。”

羽崇看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更来劲儿了。接着说：“有一次，我到一家去收银，这家的男人们到另一个地方造纸去了。白天，就有两妯娌在家里隔着一层薄纸墙，各自在房里用文火把纸烘干。那位伯母已是半老徐娘了，可那位婶子却是非常的年轻漂亮；我怒挑逗挑逗她。但如果婶子有半声的推托拒绝，那隔着薄纸的伯母就会听到。怎么才能动手呢？我想出一条妙计，包了一钱银子，实际上是一大块银子，秘密地悄悄地对那婶子说：‘我想挑逗你伯母，把这一钱银子给你，再把这包五分银子，请你替我送给隔壁的伯母，关照一下，给个方便。’那妇人接过两包银子，打开自己的那包一看，见是一大块白晃晃的银子，心中不觉高兴了，但不情愿地说：‘你爱她，就自己去说吧。就说是替，这事我也不好替你说呀！’我见时机到了，　便说：‘其实，我爱的就是你，但恐怕你不答应，所以才托你去告诉伯母。’那妇人不说话了。我便趁机将她搂在怀里，她默默地答应配合着。只隔着一层薄纸墙，干男女偷欢之事，那边却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用这方法，反而会使她们相互计较。婶子恐怕伯母知道，怎么会偷偷地答应我呢？我只有先说我挑逗伯母，她就会想了：‘噢，墙那边可以干这事，我这边悄悄干，又有何妨？’你们看，我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又得逞了。”

编书的人说：妇人不爱淫的也爱财，但都深怕人知道，所以不敢胡作非为。只有出点子让她放心大胆，知道不会有人知道，才可以为所欲为。妇人既顺从了你，那她会更小心细密地去遮掩的。这也正是羽崇奸人妻人的关键所在。不过世情难测，有许多隐藏更深的奸情，是无法尽述出来引以为戒的。这里不过是选择了最近听到的一件事罢了。

和尚剪绢调佃妇

寿山寺，田粮五百石，分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锦衣肉食，饮酒宿娼，更甚俗家。每管寺十余年，银多欲归，先约家中定姻，在外蓄发为头陀，鬓发可缚网巾，即回娶妻当家矣。每兄去弟来，父亡子继，据为己业，并无异色人得参入。或有畏受家累，不思归俗者，辄择村中愚善佃客有无妻者，出银与代娶。僧先宿一个月，后付与佃客，供不时往宿，僧来则僧之妻，僧去则佃之妇。故谚云：“非僧奸佃妇，乃佃奸僧老婆。”即此俗也。或生子，有全月可认者，则属某；或交错无可辨者，则僧与佃分，各得其一，待十余岁，即领为侍者，实则亲子也。故僧家云：“灭灯传道，寄姓传宗。”即此也。

有一僧，往乡取苗租，其佃户柔懦。见其妇美貌，每挑之便骂，不睬。后冬十月，故买匹好绢，问此妇借剪刀，剪下二尺，曰：“将送人作鞋面。”余者寄此妇手。两日后复来取绢，借剪刀又剪二尺，将往送人，余者仍寄之。妇曰：“送甚人，何不全拿去？”僧曰；“只消许多，可长享用。”妇曰：“我代收藏，亦当剪二尺与我。”僧曰：“你若要，便全匹与你，这两尺亦与你，不消送那人矣。”妇曰：“果真乎？”僧曰：“惟恐你不受，我久有意送矣。”两下遂成云雨佳会。僧曰：“你往日骂我，今日何有这好意？”妇曰：“我冬间要做一身衣服，送母亲寿，故不得已从你。后日决不肯矣。”

僧曰：“那二尺更要一次。”妇曰：“二尺任你送别人。”僧曰：“取多辞少，你好歹。”

及事完了出房，僧曰：“我要禾稿绞一索用。”妇取付之。僧将稿慢慢绞索。妇催快去，僧曰：“在外何妨？”少顷，佃客回，问曰：“你作索何用？”僧曰：“我有绢布大半匹要卖，令正说要造衣，送令岳母寿，以你养的猪，作一两二钱还我绢，将此索牵去。”佃客骂妻曰：“我猪要养，何换此无用绢？急取还他去！”妇取起二尺，将大匹丢出还之，曰：“舍与你！”僧曰：“我还你是价，也不亏你，有甚舍与我？”僧见其取起二尺，知他终是爱财，次月复买蓝绢半匹，并前绢送与之。妇骂曰：“秃骡该入螺蛳地狱，我岂睬你！”僧曰：“正为你常骂我，故意取回，弄你受气。不然，我岂悭吝的？你说要一身衣服送寿，前日止一件衣，今敬剪一件下，成就你事，何故又骂？”妇拒不允，僧再三哀求，只前已有情了，终拒不得，复为受之。后遂通往来，难禁断矣。

按：此妇性本烈，只为爱其绢，遂至玷身。所谓“枨也欲，焉得刚”是也。人家唯禁止僧道来往，便是好事。若入寺，若拜佛，若子寄僧道姓，此皆耻事，切宜戒之。勿图无影福田，而蹈无穷污垢也。

[今译]　寿山寺，每年收入五百石的粮食，僧侣分为“十二房”，都过得富富足足，他们穿着绫罗绸缎，吃着鸡鸭鱼肉，喝酒嫖娼，比普通百姓有过乏而无不及。　每个和尚在寺中修行十多年后，挣够了银子就可以还俗。先到家中定下婚事，在外养长了头发，做起了行脚乞食的和尚。他们头上系着包布，这样，就可以娶媳妇当丈夫了。寺中有规定，哥哥走了，弟弟可以来：父亲死了，儿子可以继承，似把做和尚当成自己的事业，寺中没有外人掺入。　有害怕受家庭的拖累，不愿意还俗的和尚，一般找那些没有妻室的憨厚善良的佃户，由和尚出银子替佃户娶媳妇。娶了媳妇以后，和尚与那女人睡上一个月，然后再给佃户。此后，反正是和尚来了，就是和尚的妻子，和尚走了，就又成了佃户的媳妇。所以有句俗话说：“不是和尚奸污了佃户的媳妇，就是佃户强奸了和尚的老婆。”讲的就是这个风俗。

如果生了儿子，推算后，那个月是谁和女人同居的，儿子就归谁。知果一个月中，和尚佃户都睡过，算了算不清了，就由这两个男人对分，一人一个地分下去。等到儿子长到十多岁了，和尚便可将其领入寺中做侍者，实际上是他的亲生儿子。所以出家人说：“吹灭了灯传道经，借别人姓传后代。”就是指这种事呀！有一个和尚，他到乡下去收田租。这家佃户是个非常温顺软弱的人。和尚见佃户的妻子貌美大方，便去挑逗，但每次都遭到那女人的唾骂，始终不买他的帐。入冬十月了，和尚故意买了匹上等的绢绸到那佃户家。她向那女人借剪刀剪下二尺，说：“我要送给人家做鞋面。”剩下的那些绢绸就寄存在女人那里了。

两天后，和尚又来取绢绸，借剪刀又剪下二尺，还是要送给别人，余下的仍然寄存在这里。女人不解地问：“既是送人，为什么不都拿走呢？”和尚说：“只需要这么多，这匹布我可以长期的享用。”女人看着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绢绸，心里早就想要一些了。便开口说：“我替你收着，也应当剪二尺给我呀！”和尚一听，正中下怀，立刻说：“你如果要的话，这整匹的全给你，连剪下的二尺也给你，我谁也不送了。”女人欢喜若狂，问：“你的话可当真？”和尚说：“我一直怕你不接受，其实我早就想送给你哪！”女

人一高兴，扑在和尚怀里，两人干起了男女苟合之事。

和尚问：“你平时总是骂我，今天为什么能答应我行这好事？”女人毫不掩盖，说：“入冬了，我要做身衣服，给母亲做寿，所以不得已就依了你。”和尚狡猾地说：“我那二尺绢绸就是 要行一次事的呀！”女人把二尺绢绸还给和尚，说：“这二尺你还是送给别人吧！”和尚笑骂道：“你拿多的，弃少的，真够尖酸刻薄的！”这一对男女完事后，走出卧室。和尚说：“我要一些草梗、庄稼秆，搓一根绳子用。”女人就给他拿了。和尚慢悠悠地搓着绳子，女人催他快点搓，和尚慢条斯理地说：“我在外边搓绳子，怕什么呀？”过了一会儿，女人的丈夫那位佃户从田里回来了，奇怪地问和尚：“你要绳子干什么用？”和尚说：“我有大半匹绢要卖，正好你要做衣服，送给你岳母过生日，就用你养的猪，算作一两二钱的银子还我绢钱。我用绳子把猪牵走。”佃户一听，大骂其妻：“这猪我是要养的，怎么能用它换这没有用的绢？快取出绢还给他！”女人拿走了那二尺，把那大匹绢扔出来，还给了和尚，气哼哼地说：“送给你吧！”和尚说，我给你绢是按价来的，并不亏你的，怎么能说送给我的？”

和尚见女人拿了那二尺绢绸，知道她终究是爱财的。过了一个月，和尚又买了半匹蓝绢，加上上次的绢绸，像上次一样又送到女人那里。女人骂道：“你这个秃骡子，应该把你关入十八层地狱中去！我怎么能再理睬你！”和尚说：“正因为你常骂我，我才故意把绢要回，让你也受受气。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吝啬呢？你说要送一身衣服给母亲祝寿，上次留的绢只够做一件上衣的，今天又剪给你做一条裤子，成全了你的事，你怎么还骂我？”

和尚又上前挑逗，女人拒绝不答应，和尚再三请求，再说以前已有情份了，终于拒绝不了，女人又将身子献给了和尚。他们后来一直往来，很难割断。

编书的人说：这个妇人性情本来是很刚烈的，只因想得到一点绸绢，才被和尚得手，所谓“枨也欲，焉得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寻常人家只有禁止僧、道上门，才可保证无事。如果去寺庙深处，或去拜佛，或把儿子寄与僧，道为子，这都不是好事，切切不要做。不要图无影的好事，而导致无穷的羞耻。[今解]　这和尚行的是所谓“骗奸术”，他骗取的不是钱，不是物，而是色。行骗的对象，大都是涉世不深的女子。

现代的色狼，仍然在大行骗奸术。不过，如今的色狼，用的可不是什么“绢”，而大多是……

“来，喝杯茶。”图画训练班的画师，冲着刚招收的女弟子说。边说边用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对方鼓鼓的酥胸。

女弟子受宠若惊，接过茶来，一边喝着，一边听老师讲裸体艺术。忽然，女弟子浑身颤抖起来，眼中放出羞愧的光，不顾一切地扑向老师……

床上一阵疯狂之后，女弟子镇静下来，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事，怎么也不相信那是自己干的，捂着脸痛哭起来。

“唉，我怎么劝也劝不住。青年人，应该有点抑制力么。”画师倒教训起人来了。

事后查明，这个披着“教师”名义的色狼，用春药诱奸了十几个女孩。

怎么防范此类骗术呢？

第一，单独与不熟悉男人在一起时，不要吃、喝对方给的糖果、水果、

酒、水等等；

第二，审视对方的眼睛，色狼淫邪的目光，在敏感的姑娘面前，是难以掩盖的。

地理寄妇脱好种

有鲁地理、看山颇精。要图一好地，自葬父。寻至宁城，得一佳风水，落在杨乡官坟祠后，既难明买，又难盗葬。闻杨乡官己故，两公子亦欲求地葬父。鲁地理即以此地献，引二公子来看，果好穴情山。不费买，坐向又大利，即用葬父，将银三十两谢地理。鲁客不能谋其地，因欲脱其种。乃租杨公子花园门下住家，用银娶一美妇为妻，与居两个月，对妻曰：“我要出外行地理，难计归程。家下若欠缺薪米，已托主人公子看顾你。此是我恩人，因得他银，故能娶你。我已远出，这两公子若调戏你，随你从他。若与他有情，后日扶持你必厚。但他家多奴仆，切不可与他通。若轻自身，公子必看贱你，后自取困穷，谁来周济你？”又去托两公子：“见得要远出行，地理家下些少，望相周济，归时一一奉还。”

公子常往花园，见其妇美，已是动心。地理才去两日，大公子即来其家，调戏其妻。这妇人已承夫嘱，慨然与通，情意好甚。后月余，次公子亦来戏之，亦从。半年后，鲁地理归，见家中米菜充足，问妻曰：“公子来否？”妻曰：“两人都来，我都纳之。”鲁地理曰：“与这好人交，亦不羞辱你。有吃有穿，有人陪你睡，早晚有人看顾，我虽出外亦安。”妻笑曰：“食用还强你在家时，只你不要吃醋。”地理曰：“是他银娶的，又代我供你，何须妒？但两人迭来，恐你惹毒疮。须与他定一月一个，可无生疮。”

再次又出外，公子又来。妇人曰：“你两位不时来，恐我成毒疮。须定单月大公子，双月小公子方好。”公子曰：“你说极是。自今某月属某，菜米一应他供给。”不觉经四年，已主两男子，皆两公子血脉矣。鲁地理将命与人推，皆云后当大富贵。因携妻与子辞两公子而归，二人各赠有厚程。后二子长成，皆登科第，实杨姓之风水，被其暗漏去而不知也。

按：富贵家子弟，多有好淫人妻小者。或致生子，其风水不无分去。观此地理之脱种，后人可鉴矣。

[今译]有位姓鲁的人，善看风水，而且看得极准。当时人把风水先生叫地理先生，于是便叫他为“鲁地理”。鲁地理想寻一块风水宝地，来埋葬父亲。他来到宁城，一下子就相中了一块地脉，山水的走向都极佳的地方。可这块宝地正好在杨乡官祖坟祠的后面，既难明着买，又不能偷偷安葬，很是难办。

鲁地理听说杨乡官正好刚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正求人看风水，寻地葬父。鲁地理马上把这块地方推荐给他们，并带着两位公子看地形。公子一看，果然是做墓穴的好地方。不用花钱买，山水走向又那么吉利，真是太好了！两位公子很快在这里埋葬了父亲，并且拿出三十两银子送给鲁地理，深表谢意。

鲁地理得不到这块宝地，又打别的主意，他想借得到这块宝地的二位公子“繁衍后代”。于是，他租了杨公子花园中的一间房住下了，并用那得来的银子娶了一位漂亮女子为妻。

夫妻俩生活了两个月，鲁地理对妻子说：“我不能总呆在家里，我得外出为人家看风水相地方。这一去，很难估计什么时候回来。咱家里如果缺柴少米的，我已经托主人公子照看你，他们是我的恩人。因为我得到了他们的银子，才能娶了你！我出远门后，这两位公子如果要调戏挑逗的话，你就可

以顺从他们。如果有了感情，往后他们必然会对你照顾得更好。但是，他们家奴仆太多，你千万不可以与那些通奸。假如你看轻自已的身子，那公子必视你为下贱人，而看不起你。自讨苦吃，往后的日子穷困，谁还能来照顾你呢？”

鲁地理又去见了两位公子，托他们照看妻子，说：“我眼下要出远门，家里缺少个什么，希望你们能多多关照，等我回来，再一一地奉还。”安排妥当，即出发了。

两位公子受鲁地理之托，常来花园看望，他们见鲁妻年轻美貌，早就动了淫心。地理刚走两天，大公子就来到这里，挑逗鲁妻。这妇人已经记住了丈夫的嘱咐，大大方方地和这位大公子上床做那事，而且两人精深意切好得很。后半月，二公子也来挑逗，这妇人照此办理，一一顺从。

半年后，鲁地理回到家里，看到家中粮食蔬菜样样充足，便问妻子：“公子来了没有？”妻子说：“两个人都来。我都以身相许。”鲁地理点点头说：“与这有福份的人同居，并不使你羞辱。有吃有穿，有人陪你睡觉，早早晚晚有人照顾你，我虽然出门在外，但也是放心的。”妻子笑了笑，说：“我吃的用的比你在家时还强百倍呢，只要你不吃醋，这样挺好的。”地理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说：“是他们的银子娶了你，他们又替我哄着你，我哪有什么妒嫉呀！但两个人都来可不好，恐怕你会染上毒疮病的。必须让他们定下来，一个人一个月。这样，你就不会生出什么脏病

了。”

鲁地理又离家外出，公子又来了。这妇人说：“你们两位，你也来他也来的，我怕会生毒疮的。必须定下来，单月大公子，双月小公子，这样就好了。”两位公子欣然同意，并说：“你说得也是，就这么办吧！从现在起，这个月谁来，他就负责这个月的米菜供给。”大家按所约办事。

不知不觉过去四年了，这妇人生下了两个儿子，都是那两个公子的血脉。鲁地理将这两个孩子的命相，请别人算，都说他们今后能大富大贵。于是，他带着妻子。儿子去与公子告别.他们要走了。两位公子送给他们厚厚的礼物，以供路上用。

后来，两个儿子长大成人，都中了科举做了大官，这就是杨姓家的风水好，杨的“好种”便偷偷丢失了，他们还不知道呢！

编书的人说：富贵人家子弟，多有奸淫别人家妻女的，如果生了儿子，那自己家的风水肯定要流失一部分。看上面鲁地理的所作所为，后人可引以为鉴。

[今解]　上面几段故事，在张应俞收录的各篇故事中，是最无聊、最无味的。不过倒也可以从中窥见那些“风水先生”、“算命先生”们的丑恶面目。这些人骗人的招数，一般有这么几类：

（1）巧舌如簧，哄人钱财。相面算命的人，靠的就是一张油嘴。比如说，他会问你：“老兄多大岁数？”如答：“37 岁。”他会装作思索状，又明知故问道：“再添上 13 岁，就是 50 岁对不对？”如你笑答对，他便会对围观的人说；“看，又对了一位。我说过相的不对，倒找大洋一块，这几天怎么就找不出去，叫我着急。”惹得众人都笑了起来。听他给人相面，比听相声还乐，笑得人肚子直疼。大伙找这等人算命，也大多是取个乐子。故而这些人虽说也是靠迷信骗钱，但相对而言对社会、对他人危害都不大。江湖上有句话，叫“万象归春”　　（江湖上管逗人一乐叫“春”），说的就是这

一类算命、相面的。

（2）“腥加尖，赛神仙”。过去江湖上管算卦、相面的叫“金点”，如果两人一见面，甲问乙：“你做什么买卖呢？”乙答：“干金点呢。”甲便知道乙以算卦相面为生。吃这碗饭，得“腥加尖”，才能“赛神仙”。江湖上管会调侃、招主顾叫“腥”，管熟读相书、知书明礼叫“尖”。有些穷困潦倒的文人，虽说文化水平较高，又熟读了《易经》、《卜筮正宗》、《麻衣相法》等书，算是个“攥尖”。可他们不懂得怎样招揽生意。坐在那儿死鱼不张嘴，那是挣不到钱的。所以光有“尖”是不行的。可如果一点文化没有，看不了相书，只会使骗，“一腥到底”，也只能是沙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成不了气候。所以光是“腥”也是不行的。

学会“尖”并不太难，只要有一定文化基础，找几本相书看看，能琢磨出来。这“腥”可就不那么好学了，这得有相当深的社会阅历、相当快的反应速度和相当广的生活经验才行。

为什么说要有相当深的社会阅历呢？那就是来了一位主顾，交谈几句，大致就要猜到他是哪儿的人，干什么的等等。用行话说，就是要学会“十三簧”。就说这十三簧中的第一簧地理簧吧，就是要大致了解各省各县的传统行业。如山东章邱县的人，在外头做工的，不是在绸缎行当学徒，就是去学打铁。所以相面的一问是哪儿的人，那主顾刚说章邱县三个字来，就已知道这位的职业了——穿的衣服干净，就是绸缎行的；穿的衣服破旧，就是打铁铺的。一猜准八九不离十，主顾自然大为惊奇，以为这相面的有些真本事。再如山西汶水县人，在外开果子铺的居多；山西榆次县人，在外开粮食行的居多；山西五台县人，在军政界做事的居多；山东福山县人，在饭馆子做事的居多；山东胶州人，在油肉行做事的居多；河北定兴县人，在澡堂、煤铺做事的居多。等等。懂了地理簧，就好和主顾拉话了。再有，这些算命、看相的，各行各业干什么，想什么，都得有数；各州各县有什么，出什么，都得有谱。而这些事除了靠师傅传授外，主要还得靠自己走南闯北地积累。所以说吃这碗饭的要有相当深的社会阅历。

为什么说要有相当快的反应速度呢？干这行的，往起一站，用嘴一聊，就得让周围的人听着不想走。用江湖上的行话讲，这得用“韩信乱点兵”的法子。什么叫“乱点兵”呢？比如说，一位星士冲周围人说：“别看咱们这儿人不多，可事还不少。我用眼一扫，就能知道谁有什么事。内中有两个人下岗要找事，还没找着。还有一个人要和别人打官司。还有一个人心里烦，家里有人生病。”他嘴上一边慢慢说着，眼睛一边飞快地扫着。这叫“观色”，又叫“把簧”。老话讲：“穷不离封摊，富不离药铺。”

他提到的这么些事，又是失业，又是生病，都是穷人的家常便饭，准能碰上一二位。这想找事的，听到那，往往不由会点头叹气，显出形来。那江湖骗子一见，会立刻话头一转：“这位老兄正在找事做，对不？来来，我给你算算。”一下就捕着一位主顾。

如果猜错了，得赶紧找话补救。所以说干这行的得有相当快的反应速度。

为什么说要有相当广的生活经验呢？过去相面的见了主顾，差不多头一句话总要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令正夫人多大岁数？”如果主顾说他今年 32 岁，媳妇 35 岁。这算命的心里就有点谱了，知道这主可能是个“火码子”（有钱人）。因为旧社会要彩礼等一套陋习很严重，穷人早婚的不多。只有有钱人家，才能给少爷早早娶房妻室。这主顾娶了一个大媳妇，

一定是早婚，而且家境不错。故而可说他幼年运气很好，祖上根基不错等等，一定百试百验。如果主顾说他今年 37 岁，夫人 19 岁，那么尽管他如今穿着阔绰，这算命的心里也猜着这主一定是个“水码子”（穷人）出身，早年家里没钱，娶媳妇是这儿年的事（再早那女孩才十四五岁，也不太可能）。故而你说他近几年交了好运，是不会错的。你说他少运不济，祖业不靠，自强自立，他一定是爱听的。可见，江湖星士得懂得人情世故，没有生活经验是不行的。

（3）捕风捉影，连蒙带吓。先说这蒙，旧时算命的都会玩文字游戏，行话叫”连环朵”。比如主顾问算命的：“先生你看我有媳妇没有？”那算命的也不答话，只用笔在纸上写下“鳏居不能有妻”六字，然后猛不丁反问人家：“你有媳妇吗？”那人蒙了，忘了这个问题应由看相的回答，脱口答道：“有。”这看相的便会捻着胡子，指着纸条念道：“鳏居不能，有妻。算对了，交钱吧。”如果那人说：“没有。”看相的便亦指着纸条念道：“鳏居，不能有妻。”反正这六个字，说有媳妇也行，说没媳妇也行，怎么解释都通。

再说这吓。如有主顾来算打官司的前景，算命的一定会说不好，轻者伤财，重者伤身。主顾一听害了怕，准站住不走了。用行话说，这叫“扣瓜”了。于是，算命的会把“乍角子”（板凳）拉开。叫主顾坐下，胡说八道一顿，再“逼杵”（要钱），不由人不掏。难怪江湖上的人常说：“要在江湖走，杀刚不离口，十千九响。”“杀刚”是使人恐慌、害怕的意思，“千”也是恐吓的意思，“响”则是指骗到了钱。

（4）里应外合，诡计多端。民国年间某地有个占卜的“张铁口”，是个瞎子。算得真叫准，连不太相信这套的人都有点信了。每日来问卜、起课的络绎不绝，赚了不少钱。难道他真有什么法术吗？其实、老底揭穿，一钱不值。原来，这张铁口住的是一处三进院子，一进门有个个店，卖香烛、纸锭一类的东西。凡是主顾来了，小店店主必伪称“张大师”刚出门，请到店中小坐，乘机探问主顾姓名，来卜何事？等等。“大师”则隔屏窃听，瞎子心静，听了个一清二楚。然后从旁门溜出，由前门入。那求卜的正等得不耐烦，忽见他归来，自然以为他从外头回来，忙跟随而入，没香案，摇课筒，一套忙完，自然言无不中，众人惊以为神。后来，张铁口与店主之妻有来，醋海生波，才把这老底揭了出来。众人始恍然大悟：原来这“张大师”，不过是玩了出隔墙有耳的把戏。

（5）装神弄鬼，人面兽心。湖南昭陵一带很迷信，有个巫婆曹某便在大雪铺地的时候，穿上二尺有余的特制巨鞋，趁着夜深人静，绕着有钱人家的住宅走一圈，最后停在大门口，换上鞋逃去。有钱人家早上一开门，自然吓坏了，想这巨鬼别是在自己家里？越想越怕，少不了要算命求卦，设坛祭神。于是这帮骗子就又有生意可做了。

看了上述种种，对这些把戏，还会有多大兴趣呢？没有兴趣，不会去找这些骗子算命、看相，自然也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据一位看相先生自己交侍，看相的有四不看：不看亲戚朋友，不看街坊四邻，不看前村后店，不看同行一家。因为这些人不好骗也骗不了。

这位看相先生说，我看相有三招：一是依照家畜的眼睛看人。如鹰眼人转脸无情，猪眼人能吃无用，马眼人东奔西走等等；二是察言观色，见了生人先看衣着，再看手掌，从衣着、举止、言谈、脸色，大致可猜测对方的身份、年龄、职业和经济地位等；三是善于抓人心理，青年人最关心前途和婚

姻，中年人关心儿女前途、养家糊口，老年人关心晚年景况，养老送终。顺着这个路去说，大致不会错的。

一句话，看相，算命，都是花钱买上当，当然，明知上当，玩一玩可以，要是真信，就是真真切切的受骗了。

奸人婢致益失银

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余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邻家林廷节，常遣婢京季来买酒。季年方十八，国色娇媚。李英爱之，因而调戏成奸，买簪圈等送之。同店多有谏其勿惹祸者。英与季两少相爱，情深意美，那肯割断？后廷节察知季与英有奸、呼季责曰：”你与李客私通，我姑恕汝。可密窥英银藏于何处，偷来置些衣装与你，后得享用。”

一日，英饮酒娼家。季潜开英房，盗去银一百余两。及英回店，知银有失，向店主逼取。客伙吴伦曰：“你房内有银，不可远饮娼家；即饮亦宜早归。今荡饮致失，何干主人事？今午见京季入你房中，必此女偷去。你可告于官、我与店主为证。”

英待两日，季不来店，乃告于府。廷节诉英欺奸伊婢，情露惧告，先以失银诬抵。本府张爷审问干证，吴伦、陈四证曰：“亲见季入英房，盗去银是实。”张爷诘曰：“客人房、室女床，二者岂容妄入？季入英房，汝等见何不阻？”伦曰：“英与季私通，亦是实，故英未在店，开门而盗。”张爷审出此情，知银系季偷是的；奈廷节乃府庠生，季考取之第二，只依廷节所诉，断曰：“既有奸情，则失银系是抵饰。以英不合欺奸侍婢，虚词抵赖。陈四为牙，知有奸情，何不谏英早改？待事败而犹偏证，各拟杖惩。”

按：此审李英甚枉。特为客旅，宜谨慎自持，岂有奸人侍婢而不取祸者！今店中多有以妻女引诱客人，成奸后赖其财本者。切宜识透此套，勿入其骗可也。

【今译】　宁城有一个叫李英的人，二十多岁，聪明洒脱，风华正茂。但他整日里沉溺于美酒女色之中。李英常买一些夏布，贩到苏州阊门外去卖。去了就住在经纪人陈四开的小店里。

陈四的店还兼卖一些白酒，邻居林廷节常常派一个叫京季的婢女到店里来买酒。这京季刚刚十八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那容颜真是国色天姿，十分娇媚。李英非常喜爱她，因此常常地挑逗，便与她有了奸情。李英为了讨京季的欢心，还买了簪子、项圈送给她。陈四店里有许多人劝李英不要做这偷情的事，免得惹出麻烦来。可李英与京季这两个青年男女，爱得死去活来，情深意美，怎么肯割断呢？

后来，林廷节察觉到这两个人的奸情，便叫来京季责问：“你与李英私通的事，我暂且不提，先饶恕你。可是你要偷偷地查清楚李英的银子藏在什么地方，你把它偷来，也好买些衣服、首饰，供日后享用！”

一天，李英到别处去饮酒嫖娼，寻欢作乐。京季瞅准了这个机会，悄悄地溜进李英的房间，偷走银子一百多两。李英回到店里后，发现银子被盗，立刻向店主人索要。客店的伙计吴伦上前与他论理，说：“你房内有银两，就不该到远处去仗酒嫖娼，就是去也应该早些回来。如今你荡逛丢失了银子，这与我家主人有什么关系？今天中午，我看见京季进到你房中，一定是这个女人偷去了银子。你可以告官府，治她的罪。我和店主都能作证。”

李英在店里静静地等了两天，京季果真不来店里了。于是李英便将京季

上告于官府。林廷节向官府申诉，说是李英欺骗、奸污了婢女，事情败露后，李英又恶人先告状，就告官说是丢了银子，进行诬陷抵赖。

本城的官府张大人审问了有关的证人，证人吴伦和陈四证明说：“我们亲眼看见京季进入了李英的房间，偷走了银子，这的确是她所为。”张大人又问：“客人房，室女床。这两个地方都是不能随便进入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京季进李英的房间，你们为什么不阻拦？”吴伦说：“英、季二人私通，早就成了事实，所以京季才能探视季英没在店里，趁机开门盗银嘛！”

张大人审出了真情，明摆着这银子是京季偷走了。但他又深知林廷节是府学的学生，季考考了第一的。只好按林廷节所说的断了案，他说：“既然早有奸情，那么就是李英用丢失银两而掩盖、抵赖偷奸的罪过。判李英为欺骗奸污人家婢女罪，谎言抵赖奸情罪。陈四作为经纪人，明知有奸情，还不劝他早早悔改，竟然在事情败露后，还为他作伪证，这也是犯罪行为。对他们都以棍杖惩罚。”

就这样，李英白白丢了一百多两银子，还挨了一顿棍棒。

编书的人说：这场官司李英甚是冤枉。不过出门在外，就应小心谨慎，哪有奸人婢女而没有祸事的？如今店中多有以妻女引诱客人，成奸后又倒打一耙骗取银钱的。切宜识透这类骗术，不要上当受骗。

奸牙人女被脱骗

经纪廖三号龙潭者，有女名淑姬，年方二八，尚未配人。客如月姊，貌赛花仙，真个女子中班头，绝世无双者。客人张鲁，年二十余岁，磊落俊雅，颇谙诗书，浪迹江湖。一日，买闽笋数十担，在廖三店中发卖。不时遇风，都放帐未收。日久，见其女丰姿娇媚，日夜想慕，不能安枕。奈廖三家中人众，难以动手。而女亦时于门后愉眼觑鲁。鲁以目挑之，女为俯首作娇羞态。二人情意已通，只阳台路隔，鹊桥难渡矣。

一日，廖三家中早起炊饭，与商人上乡讨帐。张鲁心喜，乘机潜入其房，与廖女成奸。偷情之后，时有私会。

其母知之，与夫商议曰：“吾女几多豪门求婚，未肯轻许。今被鼠客所玷，须密捕杀之，以消其恨。”廖三曰：“不可。凡妻与人私通，当场捉获，并斩呈官，律方无罪。今女与人通奸，并杀则不忍；单杀客人，被罪不至死，岂死无后话？现今笋帐已完，其银皆在我手。密窥女与奸时，当场捉之，打他半死，以锁系住，勒其供状，怕他不把笋银献我，彼时亦何说？”妻然之。

未数日，张鲁果堕其术。鲁曰：“此是我不良。银须以一半还我便罢，不然吾不甘心。”廖三不允，鲁遂告于府，批刑馆。吴爷审出实情，问淑姬：“曾许配人否？”对曰：“未配。”又问鲁：“曾娶否？”鲁已有发妻，乃诳曰：“发妻已死，尚未再娶。”吴爷断曰：“汝二人既未成婚，须断合之，以所勒银准作财礼。”廖三曰：“奸人室女而得成婚，后何以儆？”吴爷曰：“汝牙家常以妻女赖人奸而脱其银，吾岂不知？若不配合，须将汝女官卖，将银究论；张鲁合惩通奸之罪耳。”鲁曰：“一女子安值财礼一百余两？须判一半还我，准与其女为奁。”吴爷曰：“为商而嫖花街柳巷，尚宜有节；主人室女，岂容欺奸？”鲁且感且哭，尽丧其本，止得一女，又无盘缠可带，即转嫁银三十两而归。

按：牙家纵容妻女与客人成奸，后脱其财本，此常套也。惜此女不知，为父母作货；张鲁亦不知，而落此套中。犹幸吴爷断与成婚，虽失利，犹得妇也。惜其财本稀少，不得同此女归耳。后之为商者，断合事本难期望，则

脱奸宜慎防之。

［今译］ 经纪人廖三，号龙潭，有个女儿名叫淑姬，只有十六岁，还没有出嫁。生得面如明月，光彩照人，真是貌赛花仙！十分出众，绝世无双！

有位叫张鲁的商人，二十多岁，磊落俊雅，还善于诗书。他总是漫无目的地在江湖上到处游逛。有一天，他买了几十担福建的春笋，到廖三的店中批发出售。不巧，遇上了大风，笋都发出去了，可帐还没收回来，他就呆在店里收帐。

时间长了，张鲁看到廖三的女儿是个风姿娇媚的大美人，便日日夜夜地想得到她。想得他发疯，彻夜难眠。

无奈，廖三家人口太多，无从下手。淑姬呢，也时常在门后偷偷地看张鲁，张鲁眉目传情进行挑逗，淑姬故意低着头作出撒娇害羞的样子。两人早就心心相印，情意沟通了，只是鹊桥难渡，好事难成。

一天，廖三在家中吃过早饭，就与商人到乡里讨帐去了。张鲁见机会已到，心里十分高兴，便潜入闺房，与廖三的女儿淑姬干起了男女合欢之事。这次偷情之后，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幽会寻欢……

淑姬的母亲知道了此事，便与丈夫商量说：“我的女儿有那么多豪门求婚，都没有答应，如今被这么一个小小的客商玷污了，咱们必须秘密地把他捉住杀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廖三说：“这不行。凡事妻子与别人私通，当场捉拿，把他们双双斩杀呈报官府，按法律能判无罪。如今咱们女儿与人通奸，双双斩杀，咱们又不忍心。如果就杀了张鲁一人。他的罪行不至于判死罪，就是他死了，对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今他的笋钱已收完了，那些银子全在我手里呢。咱们偷偷地等他再和女儿通奸时，当场捉住他。把他打个半死，再用锁链拴着他，勒令他写出供状，还怕他不把卖笋的银子献给我？那时，还有什么好说的？”妻子答应了。

没过几天，张鲁就落入了廖三的圈套。张鲁理亏，损银是无疑的了，但他不愿损银太多，他说，“这事是我的罪过，银子应该还给我一半才行，不然我是不甘心的。”廖三不答应，张鲁就上告于官府，官府批给刑馆处理此事。

刑馆的吴老爷审出了实情，问淑姬：“你可曾许配人了没有？”淑姬说：“没有。”又问张鲁：“你娶过媳妇没有？”张鲁家里有结发妻子健在，但他谎称：”我的发妻已死，现在还没有再娶。”吴老爷就此断了案，说：“这两个人既然都未婚，就断他们合为夫妻。廖三勒取的银子就作为财礼吧！”

张鲁也有不满之外，他说：”一个女人哪值一百多银子作财礼呀？应该还给我一半，那一半给淑姬作嫁妆。”吴老爷说：“作为商人，寻花问柳，嫖娼嫖妓，也应该有所节制，何况主人的黄花闺女，怎么能让你欺骗奸污呢？”

张鲁知道论理不过，便大哭起来。他所有的银两都没有了。只得到了一个女人。回家的盘缠钱无法解决，无奈，就将淑姬转嫁给他人，换来三十两银子，回家去了。

编书的人说：中间商纵容妻女与商人成奸，并以此骗取商人的钱财，这也是常见的骗术了。可惜此女毫不知情，成了父母的货物，张鲁也不知中计，落入圈套。幸亏吴老爷还把此女断了张鲁为妻，虽失去了钱，但还得了人。只是他本钱本来不多，无法带她回家。做生意的人，原本不可能指望官府都会如此断案，应小心提防此类圈套。

十八类　妇人骗

哄婶成奸骗油肉

两妯娌并坐、适有卖油者过。婶石氏曰，“家下要油用，奈无银可买。”姆左氏曰：“先秤油来，约后还银未迟。”石氏叫入买油，秤定二斤矣。曰：“男人未在家，过两日来接银。”后两日卖油者来，婶曰：“无银，何以处？”姆曰，“再约三日。”婶以此言退之去。又三日，婶曰：“你教我先秤油，今竟无银。你讨些借我还。”姆曰：“你肯依我教，还他何难？”婶曰：“我凡事常依你，把甚物还？”姆曰，“我看卖油后生俊俏、你青年貌美，和他相好一次，油何消还？”婶曰：“恐你后日说。”姆曰：“是我教你，怎敢说？我避在房中，你自去为之。”

少顷，卖油者到。石氏思无计可退，强作笑脸，出迎曰：“两次约你接银，奈何无可措办，不如把我还你罢。”卖油者见其眉开眼笑，亦起淫心曰：“你家内有人，莫非哄我？”石氏曰：“丈夫去耕田，伯姆在邻家绩麻。因无人，故与你耍言。”卖油者放心，与入房去。左氏听已拴房门，即密出，将两半篓油倾起，把两半篓水注入，再到房门密听。婶曰：“完了，起去。”卖油者曰：“与我停停。”左氏手持麻筐，跳身出大门外，故扬言曰：“今日尚未午，何耕田的回了？”卖油者闻人言，忙出挑油，恰相遇于门外。左氏问曰：”婶婶油还你否？”卖油者连应曰：“还了！还了！”即挑过一村卖。左氏知其必再来、站在大门候。

近午，卖油者向前。左氏曰：“你尚在此？我婶婶的弟挑桶来打涝，见油一担在宅，家并无人，只婶房有人笑话，疑与卖油人有奸，将油倾在桶去，把半篓水注满，归报其母，母子径来拿奸。及来时，挑油的已去，正在此猜疑。若知你在此，必拿你作对。”卖油者便行。左氏扯住曰：“我报你知，你须谢我。”卖油者曰：“明日寄两斤油与你。”

过数日，果寄油来。姆又变说，持与婶曰：“前日我在门站，卖油者复从门前过。我故耍之曰：‘婶婶说油银未还，你适间慌忙说还了，必有缘故。我在此等报叔叔。’卖油者心虚，许我两斤油，今果寄来。此是你换来的，须当补你。”婶曰：“似此半时光景，也是四斤油用，多谢指教。”姆曰：”你若依我，更有别享用处。”

少顷，有人叫卖肉。姆婶二人叫入，各秤二斤，吩咐再来接银。三日，屠子来接。伯姆秤银七分还之，婶的再约两日。至期，屠子来。伯姆曰，“你依前日套子还他，我方便入房内去。”石氏出，笑对屠子曰：“借你肉，无银可还。今日无人在家，不如把我肉还你。”屠子见其美貌，嬉嬉笑曰：“我只要你腰间些些肉。”石氏曰：“全身都允你，何惜些些？”屠子搂抱入房干事。伯姆潜出，把一担肉都搬入讫，默坐在肉箩边。

屠子与石氏欢罢而出，问曰：“我肉在那里去？”左氏曰：“叔叔挑与里老去了。”屠子曰：“何得偷我肉？”左氏曰：“你好大胆！叔叔归，见肉担在此，入房门来又闭住，只闻你两人嘻嘻笑话，知是你奸他妻，叫我看住房门。我不好听你动静，故坐在此。你且略坐，停会偷肉的便来了。”屠子挑起空箩便走。左氏扯住曰：“把一肉刀与我做当头。”屠子曰：“托你方便，明日迭两斤肉与你。”左氏放手，屠子飞步奔去。

婶埋怨曰：“都是你教我干此事。今丈夫知道，怎么是好？”姆曰：“你不该把师父摊出来。只要你肯食肉，此事何难遮盖？”婶曰：“有甚计策，

快说出来。”姆入房，拖一腿肉出，又入拖一腿，曰：“你食肉乎，你报丈夫乎？”婶曰：“你偷肉，不该惊死我。”姆曰：“我惊那人；不惊他去，怎得他肉？”

两妯娌将肉煮来，把酒对吃。婶曰：“真是一日不识羞，三日吃饱饭。”姆曰：“不是如此说，是半时得快活，一月吃酒肉。”二人呵呵，饱吃一顿，余者烟于后食。

后数日，屠子经过，左氏出，支肉二斤，屠子速行。左氏曰，“亏我婶娘前日被一餐粗打，也该送二斤与他。”屠子将一片丢来，曰：“托你转上，我不得暇。”左氏手提两吊肉，入对婶娘说知，又将来作乐。婶曰：“我会养汉，不如你会光棍。”以后奸门一开，不可胜记。

按：石婶不过呆妇人，左姆乃狡猾巧妇；若是男子，当为大棍。遇此巧妇，愚者何不落其圈套？故不唯男子当择交，妇人尤当与良女相伴也。

[今译]　妯娌二人在门口闲坐着，正好有个卖油的打这儿过。婶子石氏说：“家里正等着油要用、可是没有银子买，怎么办呀？”伯母左氏笑了笑说：“这有什么犯愁的，先称油，约好了，再还银子也不迟。”石氏便把卖油的叫过来，称了二斤油。说：“我男人没在家，过两天价再来取银子吧！”

两天过去了，卖油的来了。婶子对伯母说：“没有银子，我可怎么对他说呀？”伯母想了想，说，“再约他三天之后来取。”婶子就照此说法把卖油的打发走了。

三天过去了，婶子着急了，说：”你让我先称油，再还银。可现在还没有银子，我怎么对付他？你去借些银子，我好还给人家。”伯母拍了拍婶子的肩膀，故作亲昵地说：”只要你肯听我的，还他银子有什么为难的？”婶子说：“事事我都常听你的，我这次到底拿什么还他的银子？”伯母趴在婶子的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看那个卖油的后生长得很俊俏，你呢，又年轻美貌，何不和他相好一次，银子还用得着还吗？”婶子笑骂道：“我怕你事后张扬。”伯母一本正经地说，”是我教你这么做的，我怎么敢说呢！我就躲在房间里，你尽管做你的事吧！”

过了一会儿，卖油的到了。石氏知道无计可退，只好强作笑脸出来迎接说：“两次约你来取银子，可是，我还没有筹办到，无法还给你，不如把我还给你得了。”卖油的看这妇人眉开眼笑，秋波传情，也就起了淫心。但有些生疑，不敢贸然动手，问：“你家里有人，该不是在骗我吧？”石氏解释说：“我丈夫下田去耕作，伯母到邻居家搓麻绳。正因为家中无旁人，我才与你这么说嘛！”卖油的放心了，与石氏进了内房。

左氏听见拴门声后，知道这一男一女已在尽情尽兴。便悄悄出来，把两半篓的油都倒在自家的容器中，收起来；然后，在篓中灌入水，再到房门口偷听。婶子对卖油的说：“好了，你走吧！”卖油的依依不舍，说：“让我再呆一会儿吧！”左氏听到这儿，立刻拿起麻筐，窜到大门外。

她在门口故意大声喊：“今天还没到中午呢，这下地干活的怎么就回来了？”卖油的听见说话声，赶紧挑起油担就往外走，在门口与左氏相遇。左氏装模作样地问：“婶子的油钱还你了吗？”卖油的连声说：“还了！还了！”挑着担子到村里卖油去了。左氏心里明白，油篓中的油换成了水，一会儿就会露馅的，卖油的肯定会回来问。于是，她也不躲避，反而站在大门口等候。

临近中午了，卖油的果真回到这里。左氏先发制人，说：“你怎么还呆在这里？我家婶子的弟弟来了，听见房中有人在嬉笑逗乐，他怀疑姐姐和卖

油的通奸，就把油倒在他桶里，在油篓里灌上水，回家告诉他母亲去了。那母子二人即来捉奸，正好你刚走，他们正在这儿议论此事呢。如果知道你在这儿，一定会拿你是问。”卖油的一听，吓得魂飞胆丧，赶快要逃。左氏一把抓住他说，“我给你通风报信，你必须好好谢谢我。”卖油的感激不尽，说：”明天我送二斤油给你。”说完，慌忙逃走了。

过了几天，卖油的果然给伯母送上两斤油。伯母又编了谎话，骗婶子说：“前日，我在门口站着，卖油的又从门前过。我故意耍他说：‘婶子说油钱还没还，你那天慌忙说还了，这里一定有缘故。我在这儿等着告诉叔叔呢！’卖油的心虚，答应给我两斤油。不让我说出此事。今天，果然送油来了。这油是你换来的，应当给你。”婶子高兴地说：“照这样的办法，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得到四斤油用，多谢你的指教。”伯母说：”你要肯听我的，还有别的福分等着你呢！”

过了一会儿，有个卖肉的在巷子里叫卖。妯娌二人将他叫了进来，每人称了二斤肉，告诉他过几天来取银子。三天后，卖肉的来了，伯母称出七分银子还给他，剩下的婶子约他再过两日来取。

到了期限，卖肉的来了。伯母嘱咐婶子：“你就照上次的办法还给他，我还躲在房中去。”安排妥定，石氏出来，笑着对卖肉的说：“我借了你的肉，没银子还给你，今天家中无人，不如把我的肉还给你。”卖肉的见她长得貌美，便说：“我只要你那块肉，”婶婶说：“整个身子都给你，还在乎哪块肉？”两人随即搂抱，入房干事。伯母悄悄出来，把一担肉搬进房里藏好，静静地坐在空肉箩的旁边。

卖肉的与石氏寻欢后走出来，一见肉箩空空，便问：“我的肉到哪里去了？”左氏不紧不慢地说：“叔叔把肉挑到巷里主事人那儿去了。”卖肉的一听就火了，说：“为什么偷我的肉？”左氏跳起来，指着卖肉的鼻子说：“你好大的胆子，刚才叔叔回来了，见一担肉放在这儿，房门又紧紧关着，只听见你与婶子两人的嘻笑声，知道你奸污了他的妻子。他叫我在这儿看着房门，他去报告了。我不好意思去听你们房中的动静，所以坐在这里等着。你坐下稍等，一会儿那偷肉的人就回来了！”卖肉的一听，挑起空肉箩便走。左氏拉住他说：“把你那把切肉刀留给我做报酬。”卖肉的说：“谢谢你，给我个方便，明天送两斤肉给你。”左氏才松手，卖肉的屁滚尿流地跑了。

婶子听了这番话，埋怨伯母说：“都是你教我干这事，如今我丈夫知道了，怎么是好？”伯母说：“你不要把卖肉的供出来。只要你肯吃肉，这事有什么不好遮盖的？”婶子急切地说，“你有什么好计策，快说出来呀！”伯母进自己房中，先拖出一大块肉。又拖出一大块肉，笑着问婶子：“你吃肉不？你报告你丈夫不？”婶子一看，全明白了。顿时，转惊为喜。大声说：“你偷了肉，不该吓唬我呀！”伯母说：“我吓的是那个卖肉的人，他不害怕怎么能走？咱们又怎么能得到他的肉呢？”

两妯娌把骗来的肉煮好，边喝酒边吃肉，好不惬意。婶子说：“真是一天不怕羞，三天能吃饱饭。”伯母更正说：“不是这么说，应该说半时得快活，一月吃酒肉。”两个人哈哈大笑，饱吃一顿。剩下的那些肉又腌起来，留着日后慢慢食用。

后来，又过了几天。卖肉的从这经过。左氏出来要了二斤肉。卖肉的赶快要走，左氏缠住他说：“为了你们的事，我家婶子前天挨了一顿毒打，也该送她二斤呀！”这人又切了一块肉来，说：“托你转送吧，我不得空儿了。”

左氏提着两块肉，进屋对婶子说了来龙去脉，两人又是一顿吃喝作乐。婶子感慨地说：“我会养汉子，不如你聪明会耍鬼招儿呀！”

以后，奸门一开，可就刹不住了，婶子此类的事多得不可胜数。

编书的人说：石婶不过是个没头脑的妇人，左姆才真正是狡猾多诈，如果这左姆是男人，一定是个大骗子。遇上这样的妇人，愚蠢的人怎么会不落入圈套？所以，不仅男人要谨慎交友，就是妇人，也应与淑女为伴。

[今解]　　一些女人为了钱财出卖身体，这种事古今均有：

已近不惑之年的佟某，这几年发了，穿着，举止都变了个样，歌舞厅、饭店成了他经常出入的场所。妻儿倒是难得一见。

一天晚上，佟某在歌厅跳舞时，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小贺，二人聊得很投机，小贺还为佟某点了一首“大哥，你好吗？”喜得佟某只恨相见太晚。

佟某在宾馆为小贺包了房，俨然养了个外室。

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佟某迷途知返，决心与小贺一刀两断。他主动提出，给小贺 2 万元，作为分手的条件。不料小贺一听就火了：“怎么着，现在你想撤了，没门。”

又过了些日子，小贺约佟某到饭店再谈一次，佟某一去，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就被一壮汉揍了一顿，给打得鼻青脸肿，并被迫写下了 20 万元人民币的欠条。并声称限期交钱，否则要他小命。

佟某想来想去，别无选择，觉得还是先顾命，再顾脸吧。去报了案。公安局将小贺及同伙一共五、六个人一并擒获，算是去了佟某的心病。

妇人行骗，有人称之为”性骗术”，一些男性，对别的骗术可能一眼看穿，唯独对这种骗术，却无法抗拒，束手被擒。

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东北一位名叫辛福的个体户，　30 出头，有家有室，做服装生意，也赚了点钱。这天，他又要出去订货，临行前，妻子把一万元现金，精心缝在丈夫的内裤里。这总会万无一失了吧？

在火车上，辛福坐的是 2 人座位，边上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那姑娘自称叫叶兰兰，也是做服装生意的。两人聊起服装行情，款式、经营之道等，很快就打得火热，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夜晚，车厢里的灯熄灭了。叶兰兰体贴地把风衣盖在辛福的腿上，紧紧依在他身上，一只手慢慢伸向辛福的衣服里，搂住他的腰，另一只手柔软地伸进辛福的下身，抚摸起他的生殖器……。辛福全身麻木，腾云驾雾一般，感到比过夫妻性生活还过瘾。时间不长，辛福就浑身乏力，瘫软在叶兰兰的怀里，眼睛也不知不觉地合上了。这时，叶兰兰乘机又把手伸进辛福的内裤，咕捣起来……　一觉醒来，辛福一摸裤带，傻了，一万元钱飞了，再一看，身边的叶兰兰，也早没影了。

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40 出头的车科长，在朋友家看过几盘“毛片”后，对家中相貌平平的妻子越来越厌恶，觉得老婆已像干瘪的苹果，没味道了。于是，他到了晚上，就找各种借口，出入舞场，寻找刺激。

车科长根有福气，不久，他就在舞场结识了一位 20 多岁的舞伴。他觉得这舞伴是那样漂亮，那么多情，几天的功夫，便谁也离不开谁了。

“明天晚上，到我家去吧，我妻子上夜班，很清静的。”车科长终于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家里没人我怎么好去？你们这些男人真坏。”舞伴又推又骂，但她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她那柔细的声音，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她答应了。

车科长心中激动万分，忙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钥匙，交给舞伴，并告知家里的详细地址。

谁料好事多磨，单位忽然派车科长外出开会，他赶快给舞伴打电话，可不知怎么总是占线。无可奈何，他也只好先去开会会刚开上，忽然接到妻子打来的长途。车科长还以为是东窗事发了，不料妻子劈头就是一句，“家里被盗了，快回来吧。”

车科长拿着电话，心中猛地一闪：只有舞伴有家里的钥匙，也只有舞伴知道家里什么时候没人。

回家后，车科长又偷偷去各个舞场去寻找他的“情人”，那自然是找不到的。因为此时此刻，他那可爱的“情人”，正在另外一座城市的舞场上，等待着下一个男人上钩呢。

男人千万要时时防范，不要被使用性诱惑手段骗人的女人得手。

爬灰复骗奸姻母

乡间有一殷实村老，谷豆满仓，鸡鸭成群。只极是村恶，不知礼体。娶一田家女为媳妇，年少貌美，便思爬灰。只怕老妈严厉约束，家法整肃，积年不敢发。

一日，老妈邻家请饮，村老便调戏其妇。拒不从，遂行强抱。其妇喊起骂出，去外家只十里，便徒步奔告于母。母系村妇，惫赖愤怒，同女来。这村老见媳妇奔告外家，忙叫老妈回，以实情吐告，商量何以抵对。老妈心忖：”亲家村鲁，必不来，惟姻母惫赖必来。”已思有计笼之，故反言耍老公曰：“恭喜你，喜事到矣！”村老曰：“在事已错，何须再题。你往日常能干，我凡事皆听你。今须救我，勿致破家。”老妈曰：“何止破家，你该死矣！我今救你来，你越胆大。若听我言，事过再勿起此野意，不但救你，且有好事抬举你。”村老曰：“不愿抬举，只救得这一遭，再不敢起恶意。若再有此，天诛地灭！”老妈曰：“既肯誓过，饶你这遭。你取银四两，作二锭，伏在外客房中，覆大榥下。若姻母来，我叫他在房来洗澡，你听其洗完，从榥下出，以两锭银付他两手。他必定拿住，推拒你不得，你便强奸一次。走出外去，事便息矣。”村老曰：”若奸他，则挑他女是真矣。”老妈曰：“你勿管，后事在我身。”村老依言，藏入大榥去。

少顷，姻母到。老妈出外笑迎曰：“有劳贵步，未曾备轿迎得。”姻母便骂曰：“你家没伦理爬灰老贼，奸我女儿！”老妈故惊曰：“恰才哄我说，媳妇私煮炒吃，被他打骂，因逃归，乃有此恶事？我要和这老狗死！”大声大口，骂恨更切，姻母无待开口矣。因曰：“停会我、你、儿、媳四人，揪住打死，以大粪灌其口，使不为人。”即令媳妇把大鸡鸭宰，设盛馔待姻母。先大骂一场，后待茶果讫，曰：“走路身热，可讨水与洗澡，再好食午。”送姻母入房中洗，老妈入后厨房助妇整酒。及洗讫，榥下一人出，以银两锭付姻母，两手抱住便奸。及喊叫女儿、亲母，并无人应。其人曰：“他在厨房远，怎叫得知？”赤身难拒，又爱惜两槽银，哑口受奸。事讫，村老曰，“我就是亲家，你勿信女儿说。这成奸也是前缘，我本躲避你，谁知你送来洗澡，反先与你相好，从今再不望你女儿矣。”言罢走出。

姻母入厨，见女与老妈方在排馔，想叫时必是不闻，遂午间从容笑饮，不说及爬灰事矣。

席罢辞归，老妈再三苦留，女亦曰：“我叫你来做身主，你只要人酒吃，何这等老懵？”姻母曰：“我妇人自身不能作主，怎能做得你主？你公公不是好人，你妈妈贤德。只姑媳不相离，自无恶事矣。”老妈留之不得，以食品果仪厚赠之，欢喜送别而去。凄风骤雨之景色，倏化为光风化日之风景，皆能妇调停之力，——亦一大棍也。

按：妇人不可轻易往外亲之家。若彼狡妇与昵夫套合，中多有被其污秽者，谁则知之？若此村老妇之弄姻母，虽一时解纷之巧计，亦彼自知妇人性皆流水，可以利暗诱奸暗陷，必不敢张胆明言也。后人其鉴之。

[今译]　乡里有一个村老。他家产丰厚，谷豆满仓，鸡鸭成群，日子过得很富裕。但此人是个毫无文化的恶棍，不懂得天地伦礼，做事不顾体面。他娶了一田家女儿为儿媳，这老家伙见儿媳年少貌美，总想找机会“爬灰”——即与儿媳通奸。只是担心老妻约束严厉，家法不允，多年来一直没敢行事。

有一天，邻居请老妻去饮茶，村老便趁机去调戏儿媳。儿媳拒之不从，村老便使出力气强行搂抱，欲行奸事。儿媳挣脱开，喊着骂着跑了出去，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娘家告诉家母。其母是位乡村妇女，非常愤怒，立刻与女儿前往村老家。

再说，那村老见儿媳跑出去回娘家了，心中十分着急。忙把老妻找回来，将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两人商量用什么方法能对付，老妻思忖：“亲家公是个没见识的乡下人。只有亲家母会非常气愤，肯定会来。”这时，她心里已经有了计谋，故意说着俏皮话耍她的老公：“恭喜你，有喜事临门了！”村老正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说：“过去的事，我做错的，你就别再计较了。往日你特别能干，又有主意，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今天必须救救我，不然会毁了咱们这个家的！”

老妻说：“何止是毁了家呀！你都有死罪了！我现在来救你，你可要胆子大些。如果你听我的话，事情过后，不许再有爬灰的念头。现在我不但救你，而且还有好事抬举你呢！”村老忙跪地说：“我不要什么抬举，只求你救我这一回，我从此再不敢有邪念起歹意。如果再有这事，天诛地灭！”

老妻忙扶他起来，说：“既然你肯发誓，我就饶了你这一回。你去取二两一个的两锭银子，偷偷藏在外面的客房中，躲在大条桌下面。如果亲家母来了，我就安排她在房中洗澡。你听到她洗完了，就赶快从大条桌下走出来，将两锭银子塞到她两只手里，她一定拿着，再推拒你就办不到了。你便可以把她强奸一次。等出来后，什么事都会没有了。”村老疑惑不解，说，“我要是强奸了她，那挑逗她女儿的事，不就更成了真的了？”老妻说：“你别管，后面的事包在我身上。”村老就依照妻子的话，藏到大条桌下面去了。

不一会儿，儿媳领着家母到了。村老妻赶忙出来笑脸相迎，说：”有劳贵步，原谅我也没备轿子去接迎亲家母！”亲家母骂道：“你们家那个没伦理的爬灰老贼，竟敢奸污我的女儿！”村老妻故意做出吃惊的样子，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刚才老家伙哄我说，是媳妇私自煮炒些食物，被他打骂了，才逃回娘家。如果有你说的这种恶事，我要和这老狗拼个你死我活。”村老妻大声地叫骂，骂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那村老碎尸万段似的，弄得亲家母无法开口，插不进话去。她又对亲家母说：“待会儿，我、你、儿子、媳妇，咱们四个人揪住他，往死里打，用大粪灌到他嘴里，让他不能再做人！”

村老妻随即令媳妇宰杀了大鸡大鸭，要设丰盛的宴席款待亲家母。这心

怀诡计的村老妻大骂了一场后，又拿出香喷喷的茶水，鲜灵灵的果子给亲家母吃。并且关切地说：“你路上走热了吧？我给你弄盆水洗洗澡！洗完了好吃午饭。”于是，就送亲家母到外面的客房中去洗澡，她便跑到厨房，帮助媳妇准备酒水饭菜去了。

亲家母洗完澡，刚出浴盆，只见大条桌下窜出一个人，把两锭银子塞到她手里，两手紧紧抱住她便奸。亲家母慌了，喊女儿、喊村老妻，却没有人答应。那个人说：“她们在厨房里，那儿离这儿挺远，怎么能叫得来呢？”亲家母赤身裸体难以抗拒，她又贪财爱银，便哑巴吃黄连，一声不敢哼地受了奸污。事情完后，村老说：“我就是你的亲家公，你不要信你女儿说的。这成好的事也是前世有缘，我本来躲避不想见你，谁想到你进来洗澡，反正我和你相好了，从今后再不去和你女儿有什么事了。”说完，便走出去了。

亲家母进了厨房，看见女儿与村老妻正在安排酒宴。看来，刚才她的叫喊，她们一定不知道。于是，装作没事似的，中午与大家谈笑风生，一通畅饮，始终不提那爬灰的事了。

酒席后，亲家母要告辞回去了。村老妻再三挽留，她女儿说：“我是叫你来替女儿作主，可你只管吃酒，怎么这么老糊涂？”亲家母望了一眼女儿，无可奈何地说：”我是个妇道人家，你婆婆很贤德，只要你与婆婆形影不离，就不会有恶事了。”村老妻再留亲家母也留不住了，便拿出许多食品糖果等丰厚的礼物送给她，亲家母高高兴兴地走了。

刚才还是满天乌云，暴风骤雨；一瞬间，就是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了。这都是由于村老妻有调停的能力——这妇人也称得是个大骗子了。

编书的人说：妇道人家，不可轻易到外姓亲戚家去。如果那家的狡妇诡夫串通一气，那是很容易受其奸污的，谁又会知道呢？像这个乡下妇人玩弄亲家母于掌上，虽然是为了解脱老头子的罪名，但由此也知妇人的性情。多是水性杨花，可以暗中陷害骗取，必不敢张扬出去的。后人应引以为鉴。

佃妇卖奸脱主田

乡间有一佃户，欠主人苗三冬，算该本息银五两零。冬间，主人来收租，佃母与子谋曰，“苗带今年共欠三冬，明年必起田去，一家无望矣。我看主人富家子弟，必好风月，不如把媳妇哄他奸，拿住必可赖得苗去。”佃曰：“这事可，母亲可与媳妇言。”佃母曰：“还有一件，须要与他奸完了，然后拿住，他方甘心；若未成奸便拿，他是主人，怎肯受屈？又难赚他银矣。”佃曰：

“亦可。”佃母方与媳妇言。妇曰：“你子心下实何如？”佃母曰：

“我与儿说过了。任你事完成，然后拿他，方抵得苗去。”三人商议已定。

次日早饭后，佃推往岳丈家借银来还苗。佃母又吩咐媳妇曰：“主人来无菜，我往上村讨斤肉，再往叔家取个鸡来。苗有还否，须做一东道与主人吃。你须备火炉与主人向。”主人在外已闻。二人去后，妇抬火炉出煽火。主人问曰：“你妈妈哪里去？”妇曰：“去讨菜。”又问曰：“你丈夫何去？”妇曰：“到我娘家去借银还你苗，未知有否？”主人曰：”不消问你娘借，只消问你借。”妇曰：“我若有银，早送来还了。”主曰：“昨夜早同我睡，便与你对苗去。”妇曰：“睡可当得银，今夜来陪你。”主人便起曰：“不待夜间，今日喜得无人，就要去。你夫借得银来，我背地秤三钱与你买布；若无银，且宽限你明年还。”妇人即允，同入房去。佃户从密处窥见，悄悄

出候房门外。只听房内二人欢话，心中自然焦燥，恨不得即打进去。半晌久，主人曰，“起去罢。”妇曰，“从容无妨。”知其完了，在房外高声喝曰：“你和甚人讲话？”打入门去。二人忙不能躲。佃户喝曰：“嗳也！你这贼奸我妻！”便在床上揪下打。妻忙起穿衣，来拿夫手曰：“你嫁我，我不在你家！”佃户曰，“这花娘也要打死！“三人滚作一团，也不能打得。佃母适携肉、鸡从外归，问曰：“何为？”佃曰：“主人奸我妻，我在床上拿住，我要打死这两个。”母指主人曰：“你好人家子孙也，不该干此事。不如讨银与我媳赔丑罢。”主人曰：“便对三年苗与你。”佃取妇脚带，系住主颈曰：“我不肯。”出外取刀磨曰：“定杀死他！”母出外抢刀，曰：“他是官家舍，白的是银，黄的是金，要得他几多。若杀死他，我你也不得安生。”再入劝主曰：“我儿性子不好，你再写田契与他。”主人曰：“亦可。”佃母取纸与写契。佃户立旁，勒要更写毗连田，共凑二十铺，作价二十两。主人亦写与之。佃母再与子商曰：“本意只抵赖苗，不意多得二十两。今晚你须避开，再令媳妇陪他一宵，方服得他心，可保无事。”佃曰：“已得娶妻之本，就让他一宵。”

半午后，方整酒出。佃欲请人陪，佃母曰，“不可，只我老人自陪。”三人同坐，主人只索饭吃回去。佃母曰，“适间儿子蠢性，千万勿怪，我自陪你。”叫儿子先吃饭，往母舅家，故说借银，相添买田。儿去讫，佃母呼妇出陪。主人曰：“你母子妆套弄我，明日必告官理论。”佃母发誓曰：“我若套弄你，我即死在今日！”佃妇泣曰：“若告我便缢死。”主人见妇泣，翻料其非套，曰：“我不管你有套否，今晚更与我睡一夜，便当送你。”佃母连声应曰：“凭媳妇。”妇曰：“拼定陪你。男人若有言，嫁我便是。”主人被此瞒过，只宿一宵而去，安然无后话。

按：佃母极狡猾，安排圈子已定，又令奸须过手，又令再陪一夜，方得主人心凉。不然，主佃之分，岂空套可笼？此佃母一狡棍也，述与后人知防。

[今泽]　乡间有一佃户，欠主人秧苗钱已经有三冬。算一算，连本带息也得有五两多的银子了。冬季又到了，主人很快会收租来的。佃户的母亲十分焦急，与儿子商量对策。

佃母说：“秧苗钱到今年冬天，就欠有三冬了，再还不上，主人明年一定会把地收回去的。咱们一家人的生活可就没有指望了。我看主人家是富豪子弟，一定十分放荡，贪恋女色。不如让媳妇哄着他，勾引他，咱们再把他抓住，就可以赖掉秧苗钱了。”佃户想了想，实在没有别的好法子，便说：“这事就这么办吧。母亲可以先对媳妇说说这个意思。”佃母点点头，又说：“还有一条，可要记住，一定得等他把奸事做完，再抓住他。这样，他才服气，而且赖也赖不掉。如果他还没行奸事就抓他，他那种狡猾的人，怎么能受屈呢？那样，我们就不好赚他的银两了。”佃户听了母亲一番话，说：“晓得了。”

佃母又去找媳妇，问：“你儿子同意这么干了吗？”佃母说：“我已经对他说过了。等你和主人行完奸事，我们再抓他。这样，就能把秧苗钱抵了。”三人就这样决定了。

第二天早饭后，佃户假称要去岳父家借银子还秧苗钱。佃母又吩咐媳妇说：“主人要是来了，家里不能没有菜，我到别的村里去讨斤肉，再到叔叔家抓只鸡。不管咱们有没有银子还秧苗钱。必须得做一顿像样的饭菜给主人吃！你在家生火，备好火炉让主人取暖。”这一通话，是佃母故意说给刚走

到门口的主人听的。佃户和佃母说着就出去了。

妇人按婆婆的嘱咐，把火炉搬出，加柴添火，把炉子烧旺。主人走进门来，故意问妇人说：“你婆婆到哪儿去了？”妇人说：“讨菜去了。”又问：“你丈夫到哪儿去了？”妇人说：“到我娘家去借银子，好还你的秧苗钱。不知道能不能借到呢？”主人凑到妇人的跟前，怪声怪气地说：“还用得着向娘家去借，向你借不就行了嘛！”妇人笑道：“主人可真会开玩笑，我要是有银子，早就给你送去还债了。”主人索性搂着妇人的脖子说，“你要是早同我睡觉，这秧苗钱早就抵销了。”

妇人就势往主人怀里靠了靠，说：“睡觉既然能得到银子，今天夜里，我赔主人睡一觉。”主人急不可待，拉着妇人的手说：“不要等到夜里了。今天你们家正好没旁人，多好的机会呀，咱们现在就去乐一乐！你丈夫借银子回来。我私下里称三钱给你买布做衣裳；要是没有借到银子，我可以宽限你们，明年再还。”妇人顺从极了，与主人一同进了房中。

佃户本来藏在暗处偷看，看到媳妇领着主人进屋了，就悄悄走出来，堵在门口等待时机。房中二人嘻笑作乐，淫声不断。佃户看到自家媳妇被人奸污，心中自然焦躁万分，恨不得马上破门而入。但他记得母亲的嘱咐，为了骗取银子，他强忍怒气在外等待着。过了很长时间，主人说：“起来吧！”妇人说：“慢慢的，没关系，反正家里没旁人。”

佃户知道奸事已完，就在屋外大声喝斥：“你在和什么人说话？”话没说完就冲进屋去。屋里二人来不及躲闪，佃户大叫：“哎呀！你这贼竟敢奸污我的妻！”便把主人从床上揪下来狠揍。那媳妇赶快穿上衣服，故意拉着佃户的手哭叫着：“你把我嫁出去吧，我不在你们家了！”佃户转身又来打媳妇，并骂道：“你这个臭娘们，也该打死的。”三个人滚作一团，打也打不了。

佃母这时提着肉，抱着鸡从外面进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佃户说：“主人奸污我妻子，被我在床上捉到了。今天，我非打死这对狗男女不可！”佃母在一旁充好人，进行调停，说：“你可是豪门子弟呀，不该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今天你既然干了，我看不如你出银子给我媳妇遮遮丑吧！”

主人说：“该我倒霉，就拿那三冬的秧苗抵了吧。”佃户抽出媳妇的一条绑腿带，用其勒住主人的脖子说：“我不干。”并到外面拿了一把尖刀，边磨边叫：“我一定要杀了他！”佃母跑到外面，夺下儿子手中的刀，说：“他是豪门人家，家产万贯。白的是银，黄的是金，多要几个钱就是了。如果你杀了他，犯了官法，我们也不得安生呀！”佃母又进屋劝主人说：“我儿子脾气不好，他真要杀你，我可也管不了。不如你再写个田契给他。”主人吓得浑身打颤，连忙说：“可以，可以。”

佃母拿纸给主人，让他立即就写田契。佃户在旁边强逼着主人给连成片的好田，作价二十两银子。主人只好顺从地照数写了交给他们。

佃母那个得意，就甭提了。她悄悄和儿子合计：“本来就想抵了秧苗钱，没想到竟多得了二十两银子。今天晚上你必须避开，让熄妇赔他睡一夜。这样才能得他的心，保证日后不再找什么后帐。”佃户看看写好的田契，说：”连我娶媳妇的本钱都赚回来了，就让她再睡一宵吧！”

临近中午，佃母备了一桌酒菜，佃户要请人来陪酒，佃母说：“不行，只要有我这老婆子陪着就行了。”三个人坐下来，主人一场惊吓后，肚子也饿了，索性吃了饭再回去，便上了席，佃母假情假意地劝主人进酒，说：“我

儿子呆蠢，你千万别怪罪。我来陪你吃酒。”说着就往主人碗里添酒夹菜。她又让儿子胡乱吃了饭，去舅舅家，谎称说是去借银子，与得到的银子添到一块儿买田地。

儿子走了。佃母叫媳妇来陪主人。主人心中明镜似的，看出这母子二人设下的圈套，便说：“你们母子合计好了来坑害我，明天我就去官府告状，定与你们弄个水落石出。”佃母指着苍天发誓：“我如果设圈套捉弄你，那么，我就死在今天了！”佃户媳妇也挤出眼泪，哭喊着，“如果你要告官，今天我就上吊，死给你看！”

主人看这妇一哭一闹，立刻相信这里没有什么圈套。对妇人说：“我也不计较有没有圈套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再陪我睡一夜，你们勒取的银子，就当是我送给你的。”佃母连忙答应，说：“这事就由媳妇定吧！”媳妇说，”拚了命我也要陪你，如果我男人答应的话，我嫁给你都行。”

主人就这样被骗了。只睡了一宵便走了，往后什么事也没提过。

编书的人说：这佃户的母亲也真够狡猾的，安排圈子已定，不仅让主人奸到手，还让媳妇再陪一夜，方得主人心凉。要不然，主人与佃户，差别这么大，岂可设个空套骗主人？这个佃户的母亲真是一个狡猾的骗子。记下来，让后人知道提防。[今解]　　这是一则以奸情为要挟，骗取钱财的故事。清朝的时候，还发生过一起以奸情为要挟，骗取官职的事情。

那是清朝未年的事，当时有个两淮运司赵滨彦，是个一品大员。这人刚愎自用，且十分好色。他手下有个姓包的，当个小官，家境贫寒。想送礼，没钱，想托人，没门子。想来想去，还只有家中妻子还颇有几分姿色，走走美人计这条道，说不定能成。于是夫妻俩商议了一夜，遂下定了决心。这包某先东拼西凑弄到10两银子，给妻子买了些衣物打扮打扮，又托了人情，总算是借着祝寿的名义，见到了赵滨彦。姓赵的一见包某之妻，两眼色迷迷地盯住不放。那妇人也倩盼巧笑，弄得赵某坐立不安，神魂颠倒。坐了一会儿，包某夫妻假意起身要走，姓赵的平时根本不把包某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这会却“平易近人”起来，坚决留客，并共进晚餐。

酒阑人散，已是深夜。仆人将半醉的包某留宿一屋，又有赵某的爱妾出来，说是要找包某之妻说话。包某之妻心里明白这爱妾是奉了赵某的旨意，一笑允之。

从此，每隔十天半月，包某之妻总要进赵公府一趟。这妇人去的越勤，包某得的美缺就越多。戴着绿帽子，成天忙个不停。

按说，这美人计至此也该完了吧？不，好戏还在后头。一日，这妇人忽然哭哭啼啼地对赵某说：”我愿一辈子侍奉您，不知行不行？”那姓赵的淫遍多少女人，还无人对他说过如此“深情”的话。一闻此言，忙不迭地点头说：“当然，当然。这正是我所祈盼的。只是你丈夫……”妇人说不妨事，他爱的是钱，你给他点钱，叫他另买一个不就行了。赵某听了很高兴，就给了包某一笔钱，令他另娶。包某假意答应。于是，这妇人终于住进赵公府。屈意侍奉，宠擅众房。赵某把自己的私产、家底，全交给这妇人看管；把自己的隐私、把柄，全讲与这妇人听。

一日，赵某因公外出，回到府上，见房中空空，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妇人已把家私席卷一空而逃，并留下信说：“你敢来找麻烦，就把你的老底全兜出去。要想买回把柄，再交两万金。”赵某左思右想，别无良策，只好照办。这包氏夫妻，俨然衣锦还乡，买房买地，过起富家翁生活来。

三妇骗脱三匹马

荆南道上，人多畜马，以租行客，日收其利。有三妇轻身同行，遇马夫牵回马三匹，三妇各租乘一匹。末婶曰：“伯母善乘马者先行，我二人不善乘者随后。”行不十里，末婶叫马夫扶下马小宜。马夫紧抱以下，有讨趣之意。末婶曰：“你讨我便宜。”马夫曰：“不敢！要紧挟些，方不跌。”末婶曰：“看你亦知趣。我久无丈夫的，亦不怕你挟。”马夫曰：“既不怕，前有小茅房，再同我相抱一抱何如？”妇曰：“要赶路。今晚在你家借歇，何如？”马夫曰：“无三铺床。”妇曰：“伯母两人同榻，我只傍床。”马夫曰：“你要傍我床，我不索你租马银。”妇人曰：“人比马价，你又讨便宜。”马夫曰：“两有便宜事，可不好干？”

两人正在此私约，前面次伯母坠马。妇指马夫曰：“快去扶我小姆。”马夫行且回顾曰：“不要哄我。”妇曰：“小姆若跌坏，怕他不在半路歇？我你事一定成矣。”马夫忙奔前去。

次姆跌在路盘坐，挪脚曰：“跌伤了脚，又跌伤了腿。”马夫扶起上马，曰：“须赶路。”次姆曰：“我跌坏了，前去须买补损膏药贴，只好随路歇，赶不得梢头。你前去叫我大姆少待。”因挨延此两遭，前马去不止十余里。马夫向前去追，后二妇跃马加鞭奔回。

马夫前去赶不上，心付曰：”任他前去，且在此等后二妇来，他自然要等齐同歇矣。”俟久不至，心又付曰：“想必后路买膏药来。”因问行路人曰：“两妇人骑马的，到哪里了？”路人曰：“两妇人跑马如飞，此去不止二十里了。”马夫又问曰：”骑马是来此的，是去的？”路人曰：“是下去的。你快赶也来不及了。”马夫心无主意，慌忙走回原所，再问路人，皆云：“马去已远。”马夫追回十里，天已晚。再问行人，云：“不见妇人马矣。”三马从两路脱去，前后不能两追，马夫惟怅悒而归。

按：此巧脱处全在后妇小宜，与马夫私谈，以惑其心，以缠其时；次又中妇跌马，彼疑真不善骑者，又缠多时，则前马稳脱矣，故赚其前追，又安能及？后两妇奔回，彼唯疑跌伤来迟，岂料反奔而回乎？然亦马夫太痴：安有中途一遇，便许与你歇？马夫有何标致而妇恋之？其言太甘，其中必毒。故就其甜言处，便知是棍也。以妇人而有此高手，世道几何不鬼魅哉！

[今译]　荆南道上，有很多人养马，将马出租给过往的客人，每天靠收租马费获利。有三个妇女没带什么行李，轻身来到这里。看到一马夫牵着三匹过来，便一人租一匹，准备上路。

其中最年轻的妇人对那位年长的妇人说：“大伯母善于骑马，你在前头走吧，我和二伯母不太会骑，我们在后面跟着走。”行了不到十里路，这小妇人让马夫扶她下马解小便，方便一下。马夫紧紧抱住她身子，将其扶下，并趁机偷抓了这小妇人大腿一下。小妇人说：“你好坏！占我的便宜。”马夫笑笑说：“不敢！我必须紧一点儿抱你。这样才不会摔着你呀！

小妇人投过一个媚眼，说：“你这人还挺知趣的。其实我没有丈夫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怕你占什么便宜！”马夫很高兴，说：“既然你不怕，前面有一间小草房，咱们到那里，我再同你乐一乐，怎么样？”小妇人说：“现在不行，得赶路。今天晚上，我们就住你家里，好不好？”马失说，“我家里没有三张床呀！”小妇人说：”让两位伯母睡一张床，我挨着别人睡就行了。”马夫乐了，赶紧说：“你就挨着我睡吧，我可以不要你租马的银子。”妇人打了马夫一巴掌，说：“你把我这人和马来比价，又在占我的便宜。”

马夫说：“ 咱俩各有各的便宜可占，还有什么不好干的？ ”

这两人正悄悄地商约晚上如何行事，走在前面的二伯母突然从马上坠下，小妇人赶快指派马夫说：” 快去扶我二伯母。 ” 马夫边往前走边回头叮嘱：“ 今晚的事可别忘了，你不要骗我。 ” 小妇人挥挥手说；” 你快去吧！二伯母要是摔坏了，还怕她不在半路歇息？咱俩的事一定能成啊！ ” 马夫便向二伯母处跑去。

二伯母盘腿坐在路边，龇牙咧嘴地挪了挪脚说：“ 我跌伤了脚，又扭伤了腿。 ” 马夫将她扶上马背，说：“ 你忍一忍，咱们还要赶路呀！ ” 二伯母哼哼叽叽地说：“ 我摔坏了，到前面买补损膏药一贴，今天只好半路歇息，赶不到要去的地方了。求你到前面告诉大伯母，让她等一等。 ”

因为小妇人、二伯母这两起事的耽搁，前面那匹马离开这里已经十几里路了，马夫赶快头也不回地去追大伯母。而后面的两位妇人趁机跃上马背，快马加鞭地往回飞奔。

马夫赶了好一段路，没有追上大伯母，　心想：“ 让她走她的，我在这儿等那两个妇人，反正她们三人要在一块休息。 ” 马夫在路边等了好半天，还不见那两个妇人的影子。又想：“ 准是买膏药耽误了时间。 ” 便向过来的路人打听：“ 你们看见两个骑马的妇人，到哪里去了吗？ ” 路人说：“ 呵，那两个妇人跑马如飞，离这里至少得有二十里了。 ” 马夫忙问，“ 是骑到这边来，还是往回走？ ” 路人指着相反的方向说：“ 是往回走，你就是快追也来不及马夫心里没了主意，赶快回到三位妇人出发的地方，再问路人，大家都说：“ 她们骑马早就走远了。 ” 马夫往回追了十几里，天色已晚，再问路人，大家都说：“ 根本就没看见骑马的妇人呀！ ”

就这样，三位妇人骑着三匹马分两个方向逃脱。马夫前后不能两追，一下子失去了三匹马，只好惆怅悔恨地回家去了。

编书的人说：这个骗局，全在于小妇人小解时，与马夫私下许愿，迷惑人心，并缠住她争取时间；接着，第二位妇人又跌下了马，让马夫感到她真不善骑马，又争取了一些时间，如此第一位妇人早骑着马跑远了。马失去追前头那匹马，怎么追得上？后两位妇人也乘机跑了，而马夫想着她跌伤走得慢，哪料到她们却往相反的方向跑了？不过，也怪马夫太蠢，试想：哪有萍水相逢，就私许终身的？马夫有什么好处让这妇人恋上了？“ 其言太甘，其中必毒 ”。所以从这骗子的甜言蜜语中，正可看出骗局来。妇人之中能有此高手，这个世界真是可怕了！

[今解]　这几个女骗子相互配合，玩弄租马夫于掌上，转眼之间，三匹马就已骗到手，手段的确高明。不过，如今的一些女骗子，手段似更加高超。

一天，某饭馆小老板小赵正在前台看书，忽然听到一个柔美和顺的声音：

“ 大哥，您这电话能打长途吗？ ”

小赵抬头一看，两眼不由一亮，这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晰，五官端正。“ 行，行，你打。 ” 小赵嘴上机械地回答说，两眼就没离开那女孩。

“ 喂，妈吧，我到北京了，放心。 ”

打完电话，那女孩和女伴就坐下边吃饭边和小赵聊了起来。小赵得知这姑娘叫乔曼，另一个女孩叫肖嘉。乔曼也得知小赵父母双亡，单身一人，这几年操办这家处于繁华地带的餐馆，很存了一点钱。

第二天，乔曼小姐又不请自到，对小赵说：“ 大哥，我长期在北京做生意，我母亲让我在北京成个家，昨天找们聊了半天，觉得你这人不错，只是

不知……”

小赵望着乔曼一往情深的双眼，恨不得长出一千张嘴来说愿意，年轻人感情发展快，没几天，两人就热乎得拆不开。不过乔曼开销从不找小赵要饯，相反有时还自己掏钱为小赵买东西。小赵望着这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天，乔曼接了个电话，她按了免提键，肖嘉焦急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曼姐，现在广州有批抢手服装， 10 万元提货，但不能超过三天。”乔曼说：“我马上筹款。”放下电话，又马上给老家打了长途：“妈，我要进批货，要 10 万元，您给汇过来。什么，爸住院了，手头没现金？那好，钱我自己想办法，您照顾好爸。”放下电话，乔曼低头不语。小赵过来说：“别急，我这还有点现金。”乔曼摇摇头说：“不，不能用你的钱。”

到了晚上，肖嘉催款的长途又过来了，乔曼装出一付走投无路的样子，对小赵说，“赵哥，我手头有 5 万，要不，算我借你 5 万。”“没问题。”小赵轻松地说，心想人都是我的了，这点钱算什么？又说：“咱们一起去广州，餐厅让朋友给盯二天。”乔曼听了，先是一惊，但马上平静下来，幸福地依在小赵的胸前。

第二天，两人一起飞到广州，乔曼说有些晕机，坐在侯机大厅说歇会。小赵说我去买些饮料，可等他回来，人和钱箱都不见了。他这才明白，什么“曼姐”、“嘉妹”的，敢情是两个专业骗

尼姑撒珠以诱奸

白鉴妻向氏，大有姿色。鉴专好酒，与妻不甚绸缪。为王军门公干，差之上京。妻向氏在家开纸马店，常遣婢兰香接钱交易。夫去日久，向氏时出店看人。有宁朝贤见之，爱其美，注目看之；向亦不避。朝贤归，与心友曹知高谋，欲诱此妇。曹曰：“若骗妇人，须用一女人在内行事，方易成就。古云‘山贼攻山贼，水寇擒水寇’。此中法华庵尼姑吵真，常往来各家，汝去托之，其事易矣。”朝贤闻教大喜，即寻法华庵来，见了妙真，以银二两送之，托其通纸马店内白鉴之妻；若事成之后，再有重谢。尼姑曰：“此也不难，你三日后来讨回音。”宁再三嘱之而尼姑将手中数珠剪断绳子，捻定在手，往白鉴店前转行几次，不见向氏，空回了。次日又往，见向氏在店坐。尼姑故将断绳珠撒放满地，多有滚在污泥去者，俯躬满地捡之。向氏见，叫之入，以水与洗，又净手讫。尼姑再三拜谢而去。

至明日，尼姑买糕、果、饼、面四品，叫人往向氏家谢。向氏喜，遣人请尼姑来吃素酒。席间，向氏问曰：“你几岁出家？”尼姑曰：“我半路出家。”向曰：“因何事出家？”尼曰：”因嫁个人，好赌钱饮酒，终日在外，有夫与无夫同，故誓愿出家。”向氏叹气一声道：“招这人不如勿嫁。”尼见他动心，又问曰：”娘子如何叹气？”向曰：“我病亦似你。今嫁个人，只好饮酒，从来不要妻子，一年不欢会几次。今又奉差远去，似无夫一般。”尼知此妇有春怨，即乘机曰：“男人心歹者多。唯我庵前宁朝贤，当日爱妻如命，只其妻没福而死。今央我择再娶，谁妇人遇此者，真日日得欢喜也。”向氏听了，口中不语。尼亦不好再调，酒完而去。

第三日，朝贤整饰衣冠，来庵问回音，妙真曰：“事有九分成了。凡妇人与夫和顺者，极难挑动。咋向氏请我，知他心中恨夫；又别夫日久，但有机会，便可到手。今须讨银与我，办一盛席，请来用好酒灌醉，必在我床睡，你便解开衣，慢慢行事，恣你所为矣。但醒来之时，须备镯钿簪珥类送之，

可买其心，方可长久相交。”宁听了拜下：“若如此，死生不忘。今再送银五两，你速作席请来。”

妙真遣人买好看好酒，叫厨子整治丰洁，先遣人去请，后自到家邀行。向氏欢喜，同兰香打轿而来。见酒席十分美盛，曰：“你还请何人？”妙真曰，“专请娘子，并无别客。”向氏曰：“一人亦不消如此破费，怎吃得许多？”妙真曰：“我无亲骨肉，多感娘子知己，愿结为姊妹，当个知心人。”向氏笑曰：“我和你知心，不能相爬痒痛。”饮了几杯，问曰：“此酒香而甜，其价必贵。”尼曰：“是前日宁大官送的，亦不识其价。”又劝饮。向氏曰：“酒甜吃得下，只恐易醉。”尼曰：“若醉暂在我房少睡，醒后回去不迟。不知娘子尊量，饮几许方醉？”向氏曰：“夜间恐睡不着，常可饮一瓶。若不饮酒，如何得睡？”尼曰：“若自家人在家，只吃他一杯，便可睡矣。”向氏曰：“我和你说知心话，虽醉只半夜便醒。丈夫在家，只是贪酒，再不要干事。我醒来极是难熬，那止得我渴想？”妙真曰：“似此有老公的，与我无有的一般。我日间犹过了，只夜来过不得，惟怨前生未修种也。”向曰：“的是如此。今日须极醉，求一夜可忘却。”少顷醉倒，遣兰香先回看家，旋在尼床少睡。

朝贤惶向氏睡，即来解其衣带，如死去而暖的一样，凭他恣意恋战，其味甚美。少歇又一次，亦不醒。朝贤双手搂定妇人睡，直到半夜醒来，衣已脱去。觉有男子在身边，又觉腰间爽快，浑身通泰，低声问道：“你是何人？”朝贤道：“心肝，我想你几时，今日方才得偷两次，还要明日和我一好。”向氏曰：“你谋既就，切不可与外人知。”朝贤曰：“只尼姑知道，除外何人得知？”

又睡到天微明，向氏起。朝贤以镯钿与之，又抱亲嘴。两人兴浓，再战一次，携手出门。妙真已在候，忍笑不住，曰：“好酒也！”向氏曰：“好计也！”朝贤曰：“好姻缘也！”妙真曰：”既有此好，何以谢我？”紧抱贤曰：“亏我脚酸也，要和我好为谢。”贤曰：“力尽耳，今夜不忘谢。”向氏曰：“从今夜夜都让谢你。”朝贤曰：“后会可长，谢亦可长。”从此常与向氏往来，皆由尼姑此番之引诱也。

按：妇人虽贞，倘遇淫妇引之，无不入于邪者。凡妇之谨身，唯知耻耳，唯畏人知耳。苟一失身之后，耻心既丧，又何所不为？故人家唯慎尼姑、媒婆等，勿使往来，亦防微杜渐之正道也。

[今译]　　白鉴的妻子向氏，是位极有姿色的漂亮女人。白鉴专门爱酗酒作乐，和妻子的关系不怎么亲密。平时在王军门门下做事，一天，王某派他去京城办事。向氏在家守着她开的一个纸马店，平时安排婢女兰香在拒上接钱交易。日子久了，她本人也时常走出店门，看看过往的行人。有位叫宁朝贤的公子，见向氏美貌迷人，便动了心。他目不转睛地贪婪地望着向氏，向氏也不回避。

宁朝贤回家后,和知心朋友曹知高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得到这位娇妇呢？曹知高说，“要想骗这个妇人，必须有一个女人在内部行事，才容易成功。古人说：‘山贼攻山贼，水寇擒水寇’。这地方法华庵的尼姑妙真，常来往于各家，你去托她，这事是很容易办的。”

宁朝贤听后大喜，立刻到了法华庵，见了尼姑妙真，送给她二两银子，托她帮助自己与纸马店的向氏搭桥、引线。并且许愿，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尼姑说：”这事不难，三天之后，你来讨回音吧！”宁朝贤再三叮嘱尼姑，

千万把这事放在心上，认真替他去办。

尼姑把手中穿数珠的绳子剪断，用手捻着断头，到向氏纸马店门口转了几次，都没看见向氏，只好回去了。翌日，尼姑又去转，看见向氏正在店内坐着。尼姑凑上前去，故意松开断头，珠子“扑啦啦”滚了一地。许多珠子滚到了污泥中。她故意装出焦急的样子，弯下腰满地找寻捡珠子。向氏见了，热情地请尼姑进店用水将泥珠冲洗，又让她把手洗干净。尼姑感谢再三才离去。

第二天，尼姑买了糕点、水果、蒸饼、寿面这四样礼品，派人送到向氏家，表示谢意。向氏十分高兴，叫人到尼姑那里，请尼姑来家里吃素食酒水。尼姑欣然前往。席间，向氏问：“你几岁出家？”尼姑说：“我是半路出家。”向氏又问：“因为什么事出家？”尼姑长叹一声，说：“因为我嫁的那个人，好赌钱贪饮酒，整日整夜地在外鬼混。弄得我有丈夫跟没丈夫的一个样，所以我情愿出家当了尼姑。”向氏同情地望着尼姑，也长叹一声，说：“嫁给这样的人，真不如不嫁。”尼姑见已触动向氏的心事，故意问：“娘子为什么也叹气？”向氏满脸愁容，说：”我的心病和你一样。我嫁的这个人，把酒视为命根子，就知道饮酒，而从来不要妻子。一年中和我也没几次痛快。现在又奉命出门远去，我这和没丈夫一个样啊！”

尼姑知道向氏心中有不少难言之苦，就趁机说：”男的心眼坏的人多，我们不提他们了。唯有住在我庵前的宁朝贤可不同一般。当初他对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是爱妻如命。只可惜妻子没福分，死去了。如今他求我帮他挑选个妇人为妻。哪个妇人遇见她，真可谓天天得欢喜，夜夜享福分。”向氏听了，没说什么话。尼姑也就不好深说了，喝完酒便走了。

第三天，宁朝贤衣冠楚楚地来到法华庵，寻问情况。尼姑妙真说：“这事已经有九分把握了。凡是妇人和丈夫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的，极难挑动。昨天向氏请我去吃素酒，谈话中我知道她恨自己的丈夫、而且丈夫离开她已经多日。一旦有机会，你便可以得到她。今天你要拿出些银两给我，办一桌丰盛宴席。把向氏请来吃酒，用好酒将她灌醉。她迷迷瞪瞪，必会睡在我床上。你就可以解开她的衣裙，从从容容的行事，任你恣意玩弄。但等她醒来时，你必须把备好的手镯、头簪、耳环等首饰送给她。这样，可以买动她的心，也就可以长久地和她私通了。”宁朝贤听了，一个劲儿地感谢尼姑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密，说：”如果事情真能向你说的这样，我永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今天先送给五两银子，你快去备酒席，请那女人来。”

尼姑妙真可就忙活开了，她派人去买好酒好菜；安排厨子收拾好房间、摆好餐桌；派人去请向氏前来赴宴。为了表示真诚，她又亲自出马邀请向氏。向氏无比欢喜，立刻梳妆打扮，和兰香乘轿车来到了尼姑处。

向氏看到酒席上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十分丰盛，便说：“你还请了别的客人了吗？”尼姑妙真嘻笑着：“我这是专为娘子预备的，没有请别的客人。”向氏很不安，说：“请我一个人可不该这么破费，我哪吃得下这么多？”尼姑动情地说：“我也没有亲骨肉，非常荣幸遇到了娘子这样知心的人，我愿意和你结为姐妹，你是我的知心人啊！”向氏说：“我和你再知心，也不能解除你我的苦闷呀！”两人边说笑，边饮酒。

几杯酒下肚。向氏品出了酒的味道很不一般，问：”这酒极香且甜，它的价钱一定很贵。”尼姑说：“这是前天宁大官人送来的，我也不知道价钱。”于是，又一个劲儿地劝向氏多饮。向氏不敢贪杯，说：“酒的确是好酒，我

虽吃得下，也不敢多吃，只恐怕喝多了容易醉。”

尼姑说：“如果醉了就先在我房中小憩，醒酒后再回去也不迟。不知娘子有多大的酒量，饮几杯会醉？”向氏说：“夜里恐怕睡不着，我常常能喝上一瓶呢。如果不饮酒，怎么能睡着？”尼姑戏谑她说：“要是你丈夫在家，是不是就喝一杯，便可入睡了？”向氏满脸羞色，说：“我在和你说知心话，你却笑话我！其实我就是喝醉睡下，半夜也常醒来。丈夫在家时，他也只是贪酒，根本不要行房事。我醒来后，难熬极了，你知道我是多么饥渴难忍？”尼姑说：”你有这样的老公，跟我这没有的一个样。我白天还好过。只是夜里也很难熬的，恐怕这是前世没修下这个缘分。”向氏又端起酒。一饮而尽，说，“咱们都是如此的命运。今天我一定要喝得醉醉的，求得睡一夜安稳觉，把这欲望忘掉。”一阵狂饮后，不一会儿，向氏醉例，就让兰香回去看家，自己昏昏沉沉地倒在尼姑的床上睡着了。

宁朝贤打探到向氏已睡，立即来到尼姑房内，给向氏解衣宽带。向氏那酥软的身体虽如死去，但暖暖的，那么诱人，任他姿意恋战，毫无反抗。使得宁朝贤如醉如痴，尽情尽兴，其味甚美。他休息了一会儿，竟又行一次，向氏仍没醒来，宁朝贤便把这妇人搂在怀中睡了。

半夜里，向氏醒来，发现自己的衣服已脱掉，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身边竟睡着一个男人。又觉出腰间很爽快，浑身上下十分轻松。低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宁朝贤说：“心肝宝贝，我是宁朝贤。我想你已多日，今天才得到两次偷情的机会。望你我从今以后好下去。”向氏说：”既然你的计谋已成事实，我也没什么说的。只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宁朝贤说：“你放心吧，这件事只有尼姑知道，除此之外，没外人得知。”

这一男一女又搂抱着睡到天亮。向氏起来，宁朝贤把备好的首饰送给了她，　又抱着亲了一通。两人又来了兴致，竟然又行了一次房事，才携手走出房门。

尼姑妙真早已在门外等候，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好酒也！”向氏说：“好计也！”宁朝贤说：“好姻缘也！”尼姑对宁朝贤说：“既然这么多好，你用什么来谢我？”她上前搂紧宁朝贤，撒娇地说：“为了你们的事，我的脚都跑酸了，你要和我行事为谢。”宁朝贤说：“我一定效力，今天夜里我就谢你。”向氏指着宁朝贤对尼姑说：“从今天开始，夜夜都让他来谢你吧！”宁朝贤说：”往后机会很多，感谢的时候长着呢！”

从此，他常常与向氏往来私通，这全是因为有尼姑的计谋而引诱的。

编书的人说：妇人虽然贞洁，如果遇上淫妇引诱，也无不落入邪恶之中。大凡妇人看重自己的身体，只是因知道耻辱，怕人知道罢了。如果一旦失身，耻辱之心已丧，那又什么干不出来呢？所以人们应防范尼姑、媒婆等一类人，不要与他们往来，这才是防微杜渐的正道。

十九类　拐带骗

刺眼刖脚陷残疾

浙中有等棍，常于通衢僻路，专候人家子女十数岁者，或迷路失归，必拐带去。择其女有姿色，又绝聪明者，卖落院为娼。稍愚钝者，刺瞎其双眼，教之唱叫路歌曲；又或刖去足掌，致其拐脚。其刚足之法，每天隆冬极寒时，以麻扎幼童足肚、置脚掌于冷水中。浸得良久，以柴木指之曰：“痛否？”童应曰：“痛。”则又浸，及至冷极血凝，指亦不知痛，则以利刃刖继其足掌，然后用药敷之。后驱此双瞽者、拐脚者，叫乞于道，每日责其丐钱米。多者与之饱食，少者痛酷捶打，令乞者方肯哀丐。晚复聚宿舟中。棍得其钱米，置美衣美食，在舟中歌唱为乐。暇或登岸，又四出拐带，极为民害，而人不知。

一日，有小丐婆唱叫于路。居旁一老妇曰：“此丐婆好似李意五之女，其声音亦似，只目瞎耳。”丐婆曰：“吾父正是李意五，吾有哥名鸦儿。五年前我往外婆家，不识路，被人引去，刺瞎两眼，每日遣出叫化。有钱米归，则有食；丐得稀少，便痛打无食，极是苦楚无奈。你声音似我邻居王二姆一般，千万叫我娘与哥来认我，超度我出此地狱，你阴功如天。”王二姆听其叙来历皆真，收留入家曰：“你母今年已死，你兄迁居上巷，即遣人去唤来。”彼此皆相认得，遂具状告于县，批与主簿审。差人船中提二棍到。棍即用银贿主薄；又用银二十两买其兄李鸦儿曰：“你令妹是他人拐带，我收与众乞合伙，非我刺他眼。况今已双瞽，亦无人娶，不如与丐子为伴，亦不亏他衣食。”兄与官都得银了，拘审时哥不坚认，主簿仍断与棍去。棍引到船，撑入湖心痛打，以儆他丐，使后不敢漏泄。李丐婆叫屈连天，凄楚不忍闻。

船到向乡官后门，闻溪中叫死声，甚可怜，遣二家人去牵其船来，问打何人？众丐指曰：“打李丐婆。”乡官问，“因何打？”丐婆不敢说，只苦情求救。乡官令引丐婆异处，再问曰：”你因何被这等苦打？明说来，我便救你。”李丐婆一一叙其前由。向乡官闻情凄怆，不胜发忿，即锁住四棍，并引众丐入见太府，代陈其冤苦。太府亦切恨之，将四棍各打三十，曰：“此罪虽凌迟碎剐未足惩其罪，可锁于府前，令众人共殴之，以泄其忿。”众人知此棍情，都来手殴石打，四棍一时皮破血吐，立刻尽死。后瞽目、拐脚众丐，各问其乡贯，家有人者，令其收养；无亲瞩者，各送入养济院。人尽感向乡官之仁，能除此四孽棍。

按，人家子女幼稚，不可令其单行，亦不可带金银镯钱。若偶遇此等棍，悔何可及！其防于未夫之先可也。今后官府遇瞎拐群集处时，遣人查其居止，及提问一二瘸瞎缘由，或访得此等棍，则除一棍胜去一狼虎也，功德高于浮屠矣。[今译]　浙江地区有一批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无赖恶棍，他们常常在通往大路的僻静小道上，专门等候十来岁的少男少女，或是迷路找不到家的人，将其拐骗。然后，挑选女孩子中有姿色、又比较聪明伶俐的，卖到妓院做娼妓。对有些愚笨痴呆的孩子，便凶残地刺瞎他们的双眼，教他们弹琴唱曲，让其在路边卖唱；或者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砍断一些孩童的脚掌，使之成为跛子。

他们砍脚的方法是，每到数九寒冬，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用麻绳紧紧捆绑住幼童的脚肚，将其腿脚浸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浸就是很长时候，然后用柴棍敲打其腿，并问：“疼不疼。”如果幼童说：“疼”，他们就再将其

腿浸入水中。直到腿脚冰凉，血液凝固，麻木得再打都不知道疼了，就用锋利的尖刀将其脚掌砍断，然后再胡乱敷上一些什么药，这些孩子就被摧残为跛子。

恶棍们把双目失明的瞎子、不能行走的孩子赶到大街上，每天逼着他们当乞丐，向路人讨钱讨米。讨到钱粮多的，能给顿饱饭吃，讨得少的就会受酷刑挨恶打，并且命令他们再到路边，哭着喊着去讨钱物。恶棍们晚上又聚宿在游船中，他们用乞丐讨来的钱米，换来绫罗绸缎漂亮衣服，美味佳肴各色食品，在船上唱呀闹呀的，尽情享乐。没事的时候，会登上岸，又四处流窜拐骗少男少女，他们罪大恶极，是百姓的祸害！但是，他们行动隐蔽，竟没有人发现他们。

一天，有个小女孩在路边卖唱。听众中有一位老妇人看着这唱曲的女孩，随口说：“这丐婆怎么那么像李意五的女儿呀，听声音尤其像，只是这人是瞎子。”小女孩一听，如遇救命恩人，顺着声音，摸上前去，说：“我父亲正是李意五，我还有一个哥哥叫鸦儿。五年前我去外婆家，因为不认识路，被人拐骗走，刺瞎了我的双眼，每天派我出来乞讨。讨到钱米了，回去能吃口饭，讨得少了，便会挨顿痛打，还不给饭吃。我受的折磨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听你的声音，好像是我家邻居王二伯母。求你千万叫我娘和我哥来认我，将我超度出这个地狱。你做了好事，功德比天大呀！”

王二伯母听她说的来历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王二伯母落着泪，同情极了，就将这小女孩收留在家中，并告诉她说：“你母亲今年已经死了，你哥哥也搬家到别的地方，我派人去把他叫来。”随即兄妹相认，并写了状子上告县衙门。此案批给一个主簿审理。

主簿很快派人到船上抓来了两个恶棍。恶棍马上拿出银两贿赂主簿；又拿出二十两银子收买小女孩的哥哥李鸦儿，并欺骗李鸦儿说：“你妹妹是别人拐骗的，和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将她收留，入了这个乞丐伙。刺瞎她的双眼也不是我们所为。如今她双目失明，也没有人娶她了，不如就让她与丐子为伴，我们也不会亏了她的吃穿。”

李鸦儿和主簿都得了银子，又听了这一番话，便改变了主意。过堂时，李鸦儿拒不相认，一口咬定这小女孩不是他的妹妹。主簿仍旧把这小女孩断给恶棍，由他们带走了。

恶棍把小女孩带到船上，将船停入湖上。便对她拳打脚踢一顿痛打。这是为了“杀一儆百”，警告其他的乞丐，让他们谁也不敢再说出真相。小女孩遍体鳞伤，那凄惨的叫声，十分疼人，真是惨不忍睹。

船行到一位姓向的乡官的后门处，向乡官听到了惨叫声，甚是可怜。就派出两位家人，把船牵过来，询问打的是什么人。众乞丐指着面无血色的小女孩说：“打的是李丐婆。”向乡官问：“为什么这么打她？”众乞丐不说话，小女孩也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跪地求救。向乡官看出这里必有缘故，便把小女孩带到别的地方，再问她：“你为什么遭这毒打？如实对我说了，我才能救你。”小女孩痛哭失声，一一对向乡官叙过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向乡官听到如此凄惨悲伤的叙述，十分气愤，立刻派人抓来了四个恶棍，将其锁起来。他又领着众乞丐去见太府，替大家伸冤叫屈。太府也对恶棍切齿仇恨，下令将四个恶棍各打三十大板，说：“他们的罪过应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们应刺瞎其眼，砍剐其足来惩罚。可以把他们锁在官府门前，让老百姓共同处治，才能发泄对他们的愤怒。”

四方百姓知道了恶棍的罪行，纷纷来到这里，用手扇他们，用石头砍他们。四个恶棍一时头破血流、一个个立刻吐血而死。

后来，向乡官将那些眼瞎、脚跛的乞丐们送回家乡，家里有人的，让家人将其收养。没有亲属的，便将其送到养济院。百姓由衷感谢向乡官的仁慈善良，他为民除掉这帮恶棍，真是功德无量。

编书的人说：家里年幼的孩子，不可让他一人单独外出。亦不可戴金挂银。要不偶然遇上这种凶残的骗子，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切切要防患于未然。今后官府要遇到这种瞎子、跛子，应派人查明他们的居所，并抓来一、二个问明缘由，或许可以侦破此等恶棍，杀一个等于是去掉一个虎狼，功德胜过造七级浮屠。[今解]旧时每逢入冬时，城里会忽然冒出无数的乞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要钱要物。到了来年春天，就又忽然不见了。原来，这些要饭的在家里都有房有地，每年大秋后，就全家出去要饭，混到春暖花开，该种庄稼了，再回家种地。

乞丐常见的招数有：

<1>以冻讨钱。有些乞丐，数九寒天光个膀子，仅穿条单裤向人要钱。众人看他冻得可怜，就给他几个钱，集少成多，一天下来，也可挣个可观的数。这类乞丐，一般是本地人，或是在当地有房。要来了钱，就回到家中，棉衣、棉裤穿戴好了，与常人无异，然后去澡塘大洗一通，再去饭馆大吃一顿。次日出门“工作”前，他要买上一瓶好酒，一块红矾，用棉花蘸酒，往皮肤上擦，再用极少量的红矾，就着酒喝下去。这么弄完，身上如火炭般热，想穿衣服都穿不住，大冬天不穿衣服，三四个小时也冻不坏。不过，红矾有毒，老吃的话，内脏会烧坏，活不长的。

<2>以“残”讨钱。街上常见有残疾的乞丐，这其中，有的的确是残疾，有的则是装的。有的乞丐，会用猪、牛、羊的内脏、鸡血、油纸、姜黄、巴豆、豆渣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人体上做出形、色、味均极逼真的断脚、残臂、烧伤、恶疮甚至晚期腹水来。有的医生都难辨真伪，更何况一般人呢？

<3> 以“帮”讨钱。新开张的店铺，要是不给他们钱，一帮一伙的乞丐就会轮番而至，唱些不吉利的曲，说些不中听的话。

如果给了钱，丐帮的丐头就会给一纸“罩门”，上头写着“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骚扰”一类的话，贴在门上，方保平安。

现实生活中，真正因无劳动能力而做乞丐的，是少数，约 80%以上，是为了钱乞讨。北京市在 1990 年 1 至 10 月收容的 14000 多个乞讨者中，大多数身上带有不少现金及存折。上海收容的一个来自山东泰安的蔡某，身上竟带有各种面额的外汇现钞达 2.5 万元。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有些乞丐，往往还有盗劫等问题。北京地区曾抓获一群女乞丐，每天晚上脱光衣服钻入工地行窃，警卫是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后来从她们的住所，清出一节多车皮的各类建筑材料。

现在也有租孩子行乞，逼孩子行乞的。也有强迫孩子装扮成“失学儿童”，拿着伪造的“休学证明”骗取捐款的，但似乎还未听说将孩子弄成残疾行乞的。这已不仅仅是骗人，而是害人了。

太监烹人服精髓

朝廷往往听言利之臣，命太监四出抽分，名为征商抑末以重农本，实则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

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且征榷之利，朝廷得一，太监得十，税官得百，巡卒得千，是民费千百金，以奉朝廷之一金，益上者少而损下者无涯矣。然巡卒、税官之实溪壑，犹是普天率土之民得饱暖也。特不耕不织而鱼肉下民，不免坐蠹天地间服食。若太监攘剥既多，崇聚盈溢，视锦绣如敝叶，视金玉如瓦砾。服食器用，皆与天子同；指使承顺，如奉天子同。人间福分享受、无不穷极；独恨不能淫乐女色，所少者此耳。尝命左右，访有复生阳物之方，购以万金。

有方外道士，利得其金也，私臆悬度，谓“古方云‘土以土补，木以木补，人以人补’，意必食人可补人也。”妄去献方云：“烹童男脍肝脯肉，食其精髓，则精液充满，阳物复生，可奸妇生子矣。”阉高阉信之，先售以百金，候服有验，再来领万金。由是，命牙爪往穷乡僻邑，买贫民幼重，诈云“高衙欲养为子，日后富贵无穷。”贫民信之，多卖以博眼前重利，且希望后日富贵。后先买者，难以稽数。但鬻子之家，有托人往查己子者，并无声息；即衙中走仆，亦不知内之养子若何也。原来买之幼童，尽养以锦衣美食。厨子能烹调一童以进食，赏银十两，深禁其秘密。每杀一童，厨子提刀追赶，众童各涕泣奔呼，候其走热气扬，则执其肥者烹之。

内有一童十二岁，跪厨子涕泣哀告，叩头求救。厨子亦泪曰：“吾怎能救你，吾亦不奈何堕在此也。”有顷，外人传某乡官相拜。厨子曰：“凭你命，吾放你出去，外有乡官相拜，你扯其衣死哀求救；肯带你去，则你可生，我代你死罢。你可传知外人，切勿将子卖入太监府也。”此幼重直奔至乡官前；哀告：“厨子要杀我！”太监即令查拿厨子斩首，——彼恨其纵出此童也，笑颜谕幼童入后。幼童死扯乡官衣求救。乡官疑有缘故，为之带出。幼童历叙内中杀诸童之由，乡官不胜嗟叹。思起本未得诸童买来之由，又无厨子证据，亦不敢留养此童，遣其出外别投生。此童后流丐于建郡等处。人问其太监府之事，多能言其中之富贵，皆非人世所有也。自后方知太监之食人，始不肯以子卖之。近年，高阉以罪去。其鬻子之父母，累十百候于途，并不见一幼子与奸阉生去者，无不堕泪，痛其子之必遭烹也。

按：贫民卖子，极为至愚。若不能养，何不若凤阳府父子俱丐，犹可骨肉相保。必不得已，唯可卖之富户为仆。固不可供太监之咱，亦不可卖入庵寺为行童侍者，其贱尤在乞丐下也。国家置阉尹，以供扫除传命耳。至使握利权，享用已极，更思生阳物淫妇人，为不可必得之事。虽食人而可为汝欲扶已朽之躯，曾不惜人浑全之命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犹为强兵而杀人也；此为何事而视人命如草菅乎？王法若明，当不令此阉得生还矣。

[今译]　朝廷上往往听取谋臣们关于取利的建议，让各种太监四处活动，名义上说是为了征收商税，重视农业，抑制商人，而实际上，商税加重了，辗转买卖的东西也必然贵，这么一来，买东西的价儿就会随之增加，而买东西的人也就会深受其害。商贸不发达，而产物之地的东西必然会贱，这样卖东西的价格就会随之降低，买东西的人也会深受其害。朝廷的利益说起来仅仅地取自于商人，究其实士、农、工、商四民都被暗地里耗去了财产，朝廷的这种无形中的掠取，比起明征的田税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呀！再说，所征得的实利，朝廷得一，太监得十，税官得百，巡卒得千。如此算来，老百姓费去千万钱，奉给朝廷的不过是一点儿，有益于上者甚少，折损于下者却是浩浩无涯！

说起朝廷中的那些太监来，他们不耕不织，鱼肉下民，完全是一批寄生虫。这些太监大量地盘剥，贪婪地搜利，视锦绣如敝叶，视金玉如瓦砾。他们吃的、穿的、使的、用的都与皇上相同：他们指挥奴仆奔走效劳，也和皇上一样。人间的所有福分享受，他们无不享受。唯独不能淫乐女色，所以，太监中不断地有人传出话来，说谁有能复生阳物的妙方，就以一万两银子相购。

有一位方外道士看上了那一万两赏银，私下里忖度：古方云：“土以土补，木以木补，人以人补”，这样想必是吃人可以补人哪？于是，他想当然地献上一方，说是：烹幼童，食其精髓。则可精液充满，阳物复生，奸妇生子。

来自福建一个姓高的太监听信了这方士的话，先给他一百两银子，答应灵验后付他那万两白银。然后高太监派出爪牙到穷乡僻邑到处买贫民家的幼童，谎称：“高公公要收养为义子，日后这孩子是富贵无穷的。”贫民们大多听信了，卖出自己的孩子以贪取眼前的银子，又巴望他的孩子将来真能富贵。前前后后高太监买进的幼童难以计数。

然而卖孩子的这些人家，有托人到宫里查看自己的孩子下落的，却查不到半点儿声息；就连宫内的走卒仆从，也不晓得那些“养子”是怎么个情况。原来，高太监买进来的幼童，都给他们以锦衣美食，当成牲口一样地养着。厨子能够烹调一幼童，高太监就要赏银十两，但绝不允许他向外泄露这个秘密。每当厨子要杀幼童的时候，他总是提着一把利刃追赶，众幼童哭嚎着奔跑躲避，等他们跑得浑身冒汗气喘吁吁的时候，厨子就要挑其中较为肥胖者开刀了……

这些幼童中有个十二岁的孩子，一次跪在厨子的面前，哀号哭泣，叩头求救。厨子也忍不住涕泪滂沱说：“我可怎么能救你呀！我自己到了这个地步，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他们正说着，只听外边传报：某乡官前来拜望高公公。厨子咬咬牙，下决心说：“这回就看本人的命分了！我放你出去，外面正好有个乡官进来，你死死地扯住他的衣服向他求救，他若肯带你出去，你就有生路了，我代你去死。你千万要传告外边的人绝对不要将孩子卖给太监啦！”

幼童按照厨子的吩咐，瞅了个机会扑到了乡官的跟前，大声哀叫着：“老爷，厨子要杀我！”高太监闻听此言，脸色一变，暗令左右将厨子斩首——因为他放出了幼童。另一边，他又满脸堆笑地劝那个幼童赶快回到后房去。可那幼童死命扯住乡官的衣服，求救之声不绝。乡官发现这里边必有缘故。最后还是将这幼童带出了太监府。

在乡官那儿，这幼童把他们如何被卖，又怎样被杀，细细讲了一番，这乡官听了不由得感慨嘘啼之极！可是，他细想，自己没有得到太监买幼童的根由，又没有那厨子的旁证，所以并不敢收留此幼童在身边，最后还是只能打发他出外到别处去投生。

这个幼童四处流浪，行乞为生。人们听他讲述太监府买人烹食之事，无不惊骇地睁大了眼睛。也有人不断问他一些太监府里的事情，这幼童也多能叙述其中的富贵奢华，这些都是人世间所没有的呀。不长的时间，人们也都知道了太监府买进幼童烹食的罪恶，也就都不肯把孩子卖给他了。

不几年高太监获罪于皇上，被遣出宫去，那些卖了孩子的父母几十上百地等候在高太监外放的路上，盼望见到自己的孩子是和高太监在一块儿的；

官路漫漫，人去尘远。这些父母无不涕泪交流——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早已被太监烹食了。

编书的人说：贫民卖子，是最愚蠢的。如果无法养活，为什么不像风阳府那样，父子一同出去讨饭，还可保证骨肉团聚。必不可已，也只有卖给富人当仆人，怎么也不能卖给太监，也不能卖到寺庙里去当侍人，那是比乞丐都不如的。国家养一帮太监，是为了供皇上使唤的。可这些太监竟至大权在握，享用已极，还想重新长出阳物淫妇人，这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吃人可以延长他那欲扶已朽的身躯，可怎么能不顾及别人的生命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这是说发动战争会害人性命，而太监此种行为，更是草菅人命了。如还有王法，一定不能让这种阉奴活在人间。

[今解] 拐骗儿童，是最令人痛恨的罪行之一。过去有人总结，拐匪们拐小孩，分为文拐、武拐、合拐、孩拐等不同方式。其中尤以文拐、武拐两法最为可畏，下面分别叙述：

文拐假如某家有小孩相貌秀丽可爱，被拐匪看好，当天便在小孩家周围徘徊，窥伺动静，寻找机会，等没有人的时候，以食品来加以诱惑，天长日久，与小孩渐渐熟悉、亲热起来，乃于某日、假装带小孩去看热闹，玩游戏，于是，带了小孩远遁它乡，这便是文拐。

孩拐孩拐这种骗局尤其荒唐可笑，拐匪在刚刚拐到的群孩中，挑选聪明伶俐的留下一二名抚养为子女，先是用好吃好喝陶养他们的身心，而后渐渐地用所谓孩拐的方法训练他们，恩威并用，仿佛小学教师教育学生一般，潜移默化，循序渐进，使他们不知觉间走上孩拐的轨道。孩子对孩子，大人对孩子，都无戒心，岂不知拐匪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利用孩子去拐孩子，“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合拐合拐的方法，也是用于拐小孩方面的居多，这样的拐匪们大多豢养小拐匪四五人左右，男孩、女孩各半。平日教给他们种种拐带小孩的方法，然后让他（她）每日四处头游，拐带的目标可能出于拐匪的授意也可能是孩匪自己的发明。等到确定的目标之后，便每天都到现场去寻找引诱的机会。这种拐带方法一般适用于中下层社会的儿童，因为只有中下层社会的孩子才单独活动于家门之外。拐带刚刚开始时，往往与被拐小孩结成小伙伴共同玩耍游戏，给点小钱钞及零食，慢慢地便越引越远，等到一块游玩三五天之后，便把小孩裹挟到匪窟，从此便有家而不能还了。这便叫做合拐。武拐 还有一种最为低级下等拐匪，既不掌握文拐、孩拐的高深技能，又没有训练有素的孩匪做配合，因此，只好赤裸裸地诉诸武力，换句话说，这就是市面上所说的“偷小孩”。此为拐带中之最下作者。

搞武拐的拐匪们没有别的高明手段，只好每天游荡于大街小巷之中，侦察小孩子群结队之处，有谁属于可拐的对象，谁属于不可拐的对象。打定主意后，便偷偷地潜伏在该处，等到目标出来后，倘若没有家人追随左右，便突然窜出，抱了孩子便走。遇上了不大吵大闹，拼命哭喊的孩子，便掏出事先备下的饼干水果以做诱饵，使孩子见小利而忘掉危险；倘若遇上了狂哭不止、大吵大闹的孩子，便用事先备下的潮湿棉絮塞在孩子嘴里，使之欲哭不能，然后匆忙遛走。

今天，拐卖儿童的手法比古代要更隐秘，其中，利用麻醉药品绑架儿童的案件，显上升趋势。

1993 年 5 月 27 日，河南省正阳县旅客张玉美带着五岁的儿子，在候车

大厅等车。晚上 8 点 30 分，一趟开往北京的快丰即将发车，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挤向进站口，大厅里一下子少了许多人，张玉美忙带着孩子找地方坐了下来。正在这时，魔影出现了。“大嫂，您去哪儿？”一位 25 岁左右的男青年客气地问道，并乘势坐到了他们母子俩身边，还用手拍了拍孩子的头。

“带孩子出去走走。”张玉美含糊其辞地回答说，并抬头看看这位主动搭茬说话的年青人，小伙子中等个头，外表倒不让人讨厌，还透出一种农村人的朴实。

年青人没有追问张玉美的去向，只是不停地哄孩子玩，一会拿出糖果，一会拿出饼干，孩子跟他很快就混熟了。 9 点来钟，又有一趟列车要进站，大厅里人来人往，一些人在座椅之间爬上爬下，乱成一团，魔鬼终于伸出了魔掌。

“来，喝点饮料吧，”年青人拿出一大瓶高橙饮料，冲张玉美说。母子俩都喝了一些，不一会，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竟熟睡起来，张玉美也感到困倦难挡，趴在行李上睡了起来。

等几小时后张玉美醒来，孩子已不见了。她在车站内外声泪俱下地喊、叫，可再也没能听到孩子的回答。

类似的事情，前后发生了 14 次。就是说，厄运降临到了 14 个家庭。

公安局把这一系列麻醉绑架儿童案，定为第 1 号刑事案件。

经过艰苦的侦查，终于抓佐了魔影的踪迹。有一个孩子说，他曾看见这么一位叔叔抱着孩子上了一辆大客车。大客车上有一排字，但他只认得一个“安”字。

查找所有车上有“安”字的大客车，讯问所有车上有“安”字的乘务人员……，诸多线索凑到一起，魔影的影子逐渐清楚“罪犯许为民，农民，干过矿工，他觉得靠干活出力挣钱太累，便走上了这条“发则之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竟一口气拐骗了 14 名儿童，在河南农村出售后，得款 4 万多元。令人感到可悲的是，那些买主，并不认为这是犯罪：我出钱你给货，这跟买菜没什么区别。有的甚至还给罪犯开出收据，证实货收到这一系列案件，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作案地点，均在火车站等繁华地带。作案时间，大多为旅客相对较少，或上下车较为混乱的时候。

第二，被骗对象，均为出门较少的农村人，被拐儿童一般是五岁以下男孩。

第三，当事人无一例外，都接受并喝下了案犯送的掺有麻醉药品的饮料。

案件破获之后，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处长童少录，通过新闻媒介告诫人们：

不要轻信于人。

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食品或饮料。

有关专家，提出了防止儿童被拐骗丢失的八点建议：

第一，孩子一人在家时，门窗要关好，并告诫孩子不要为陌生人开门；

第二，父母应清楚孩子每天的去向，低龄儿童上下学最好由父母接送；

第三，告诉孩子不要听信陌生人的话，更不能跟着陌生人去“找父母”或亲友；

第四，告诉孩子不要去荒凉偏僻的地方玩；

第五，告诉孩子只有医生、父母才能接触他们的身体，如果有别人要这

样做，应尽快避开，坚决拒绝；

第六，不要吃、喝不知底细的人送来的食品饮料；

第七，记住家中及父母工作单位的电话等，并教会孩子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求援；

第八，如果发现孩子失踪，应立刻报案。

二十类　买学骗

诈面进银于学道

凡学道出巡，各处棍徒云集追随，专体探富家子有谋钻刺者，多方献门路，以图蛊骗。或此路不售，后一帮又生一端以投，年年有堕其术者。但受骗之家羞以告人，故后次人又蹈之。

有一学道，考选至公，不纳分上。忽一棍自言能通于道者，人不之信。棍曰：“此道爷自开私门，最不喜人央分上前途。唯对手干者，百发百中，但人不敢耳。如真肯干者，但要现钱，彼当面接之，可稳保成就。”赵甲问曰：“从何处献之？”棍曰：“候退堂后，先用手本开具某县某人银若干，求取进学。彼肯面允，便进上银；如不允，银在我手，彼奈我何？”赵甲曰：“我要在旁亲看。”棍曰：“自然与你亲看。学道的二门，其缝阔一寸，从外窥之，直见堂上，任你看之。”赵甲曰：“若道肯亲手接银，吾敢投之。”即写手本，以手帕包银二百两作一封。

下午出堂，往道前候之。棍曰：“要二包过门银。”甲付与之。将退堂之际，棍以银与手本挨入堂去，嘱甲曰：“才封门时，即要在门缝来看。”及道退堂后，甲于二门缝中看，见道仍旧纱帽圆领而出。棍先以手本高递上，一门子接进。道展看了，笼入袖中去。棍又高擎一封银上，道顾门子，门子接上银。道一看即转身，门子随后捧银包而入。棍趋至二门，隔门谓甲曰：“好了，好了，事已妥矣！你见否？”甲应曰：“我亲见了，果是自接。”棍曰：“今夜不能出，我你须在门内外宿矣。”甲曰：“但得事妥，不吃晚饭亦好。”

次日开早门，棍与甲方同出，即到甲店拜贺。甲大设席待之。棍曰：“高取后须厚谢我。”甲曰：“加一谢是定规，不加亦不减矣。”此为信棍之戒。

后揭晓日，本生无名。棍查不见踪，方知前受银之道，乃此棍先与宿衙人套定，盖妆假道也。

二门望入堂上，虽可亲见，终是路遥，那见得真？故落此棍骗而不知。若真道自接银，何必衣冠出？何必堂上递手本？又何必堂上交银？独不可私递手本乎？况堂上有宿衙人役，岂私受银之地？此村富不识官体，故以目见为稳，不知与你目见，正所以骗你也。

[今译]只要主管科学考试的官员一出巡，各处的骗子就会云集追随，专门打听那些富家子弟中，有哪个想钻营向上爬的，便向他们出谋划策，以达到骗其钱财的目的。如果这批骗子没有得手，就又去有另一帮骗子来行骗，年年都有落入他们圈套的人。但是受骗的人认为这是自己的丑事，哑巴吃黄连不敢告诉别人。因此一批又一批的人重蹈覆辙。

有一个主管科学考试的大官，他考核选才一向公道，不吃贿赂。忽然有一骗子吹嘘他能打通和这位官人的关系，人们都不信他的话。骗子又说：“这位大官人自己开了一个私接贿赂的门子。他最不喜欢人们转托他人去上贡。而对那些自己去求他，直接把银子交到他手里，便会有求必应。只不过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做罢了。有谁想这么干的，拿出现钱来，他当面接收过来了。那管保十拿九稳。”

有一个学子，名叫赵甲。听后动了心，就问道：“你在什么地方交钱办事？”骗子说：“等大官人退堂后，我先交上手本，上面要写明某县某人银两多少，请求中举。他肯当面允诺，我便送上银子；如果他不答应也没关系，

反正银子在我手里，他能把我怎么样？”赵甲说：“我要在一旁亲眼观看才放心。”骗子说：“这事当然要让你亲眼看着办。大官人家的三道门，门缝有一寸宽，从门外能直望到堂上，随你看去！”赵甲说：“如果大官人能亲手接银，我就肯试一试。”于是按骗子的要求，他写了手本，并用手帕包了二百两银子装在袋子里封好，交给了骗子。

下午，那位大官人登堂办公了。骗子急忙拉上赵甲在厅堂外等候。骗子又向赵甲要了两包“过门银”，赵甲都如数给了他。骗子拿着银子和手本悄悄溜进堂去，走之前还故意叮嘱赵甲说：“刚一封门，你就要在门缝看着啊！”

“大官人”退堂了，赵甲赶快从门缝窥视，远远地看见“大官人”仍旧戴着纱帽穿着官服，走出堂来。骗子躬身把手本高高递上，一个“仆从”接了过去；“官人”打开看了，卷好放入袖中便走。骗子又高擎一封银子奉上，“官人”看了一眼那“仆从”，“仆从”便接过银子，“官人”转手进房，“仆从”捧着银包也进去了。

骗子赶快到了二门处，隔着门缝对赵甲说：“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办妥了！你都看清楚了吧？”赵甲欣喜若狂，说：“我亲眼看见，果然是他自己接的。”骗子又说：“今天夜里我出不去了，你我二人就这么门外一个门里一个睡一宿吧。”赵甲摸摸咕咕叫的肚子，说：“只要这事情办妥了，我不吃晚饭也是高兴的。”

第二天，　二门开了，骗子与赵甲一同走了。他们到了赵甲的家，要好好庆贺一番。赵甲设了宴款待骗子。骗子说：“你被录取后，必须好好重谢我。”赵甲连连答应，不胜感激。

不几天揭榜了，上面并没有赵甲的大名。骗子早就不见踪影。赵甲这才知道，前些天接受银两的那个“大官人”及身边的“仆从”都是别的骗子假扮的。这是一伙骗子合谋扮演的一出戏！事后，他们分了银两逃走了。

编书的人说：从二门望堂上的情景，虽然是亲眼所见，但终归是距离较远，哪里能看得清楚真切？也正是因为这样，赵甲被实实在在地骗了。

细想一想，若真是那位学道大人亲手来接银子，他何必身穿官服、衣冠楚楚？他何必在公堂上接过手本？又何必在公堂上收过贿银？他难道不会在私下里办这些事吗？况且，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前、哪里是私受请托的处所？赵甲毕竟是个土财主，对于官场不太了解，只是以为“自己亲眼所见”为稳当，岂不知恰是这个“亲眼所见”，才被骗得一塌糊涂！

[今解]　以往是人们托门子考科举时，常常上当受骗。如今是人们招商引资时，常常吃亏上当。以下是投资骗子不喜欢被提到的 16 个问题：

（1）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我的名字？

（2）在你的投资建议中包含有什么样的风险？

（3）能否给我一个有关投资项目的书面说明？

（4）能否向第三方，比如我的律师、会计师或投资顾问，介绍一下你的投资建议？

（5）请告诉我贵经纪公司负责人和经理的名字？

（6）请提供有关的参考材料？

（7）能提供有关文件，如说明书或者风险揭示书？

（8）你的投资项目可否在正规的交易所内交易？

（9）你的经纪公司受什么样的政府部门管理？有何行业法规？

（10）你的公司运营多长时间了？

（11）你过去的投资纪录如何？
（12）能不能让我见一见贵公司其它业务代表？
（13）我的钱放在哪里，你提供什么样的正规财务报告？
（14）我要付多少佣金、管理费？
（15）如果有争议，如何解决？
（16）何时以何种方法我能收回我的投资？

乡官房中押封条

富人钱一，欲为子买进学。歇家孙丙，有意骗之，与之言曰：“此中李乡官，原与学道同僚，二人极相得。今若说一名进学，此断可得。吾试与商议之。”钱一曰：“可。”孙丙往匠铺，见两挂箱一样，用钱三钱买其一，又以银二分走后只，嘱曰：“我停会引人来买，更出三钱，不可别换。”又买两把一样的锁。后以挂箱与锁付李乡官家人曰：“你可秤定二百两石头，装在挂箱内，外加锁之，放在你家主房内。少顷，我领人央你老爷说进学，以二百两好银与你封。你把放银的箱收入，换放石的箱出来，然后将这银与我均分。”李家人许曰：“可。”

孙丙领李家人来，对钱一说：“我面见李老爷了，他道此事容易，只把现银对于他家人看过锁住，送到他家加封条，仍以银箱付还我，以锁匙付他收。待有名进学之后，将原银谢他，不得开箱再换。”钱一曰：“在你家借一挂箱来用。”孙丙曰：“新锁有，挂箱可往街买之。”领钱一家人，以银三钱，往铺买到。钱一将银二百两同李家人、孙丙三面对定，收入挂箱中，外加锁定。

孙丙负银，同钱一到李乡官家，求加封条。李乡官推病，在厅左房内坐。李家人持箱入门边曰：“银已看对明白，只讨一封条。”李乡官曰：“既看明白，还他自收，来接封条。”李家人仍以银箱出，再领出一封条，对三面封讫。钱一解锁匙，付李家人收。孙丙复负银箱归，交与钱一自收藏，皆谓事极妥矣。

及揭晓，钱一子无名。孙丙曰：“事不成，银现在，可速收拾归，免得李家人来索轿价。”钱一既失望，怏怏而归。及到半路，叫匠人开锁启视，则皆石头矣。惊异复回，大闹歇家曰：“你何通同骗我？”孙丙曰：“我与你当面干事，何处是骗你？若三面共开挂箱，犹怪得李家；今去半日，私自开箱，我那知中间是银是石？”钱一明知是孙、李合骗，只事无凭证，谅是难取，但辱骂歇家一场而归。此为信乡官之戒。

按：两挂箱共样，本是难辨。但加封条，只须在外封之，何必持入内禀乃请封条乎？向令当时若告，追究卖挂箱之家、问两箱何以一样，或能证出孙丙先买其一，后领人买一。或遇明官，便可从中勘出换包之骗矣。

[今译]　钱一是个非常有钱的富人，想花钱为儿子买个名分，并为此事专门进城，住在一个叫孙丙的人家里。孙丙起了歹心，想骗钱一的钱财。他对钱一说：“我们这儿有个李乡官，他与那位主管科学的官员，原来在同一个官府任职，两个人关系极好。如今找他说一说，买个名分，准能办到。我替你去试一试，和李家商量商量。”钱一听了，很是高兴，连说：“行啊，行啊。”

孙丙先去了一家店铺，看见有两只箱子一模一样，便用三钱银子买下一只，并交了二钱银子，定下另一只。还一再叮嘱店主说：”过一会儿，我会带人来买这只箱子，再出三钱银子，就拿这只箱子给我。”接着，又买了两

把一模一样的锁，然后抱着箱子，来到李乡官家里。

孙丙对李乡官家的家人讲了他的计谋，说，“你称好二百两石头，装在这只箱子里，放在你家老爷房里。过一会儿.我会带一个人来求你们老爷办事，并把装有二百两银子的挂箱交给你，请你们贴封条，你就把箱子拿进去藏好，把这只装石头的箱子拿出来就行了。事后，这二百两银子咱们两家平分。”李家人一听。能白得一百两银子，便满口答应：“可以，可以。”

孙丙又带着李家的人回到自己家中，骗钱一说：“我已经面见了他们家老爷，说这事好办。只要把银子给他家里人过过目，然后装箱锁好，再送到他们家，贴上封条。贴好封条后，箱子你还拿回来，只是把锁箱子的钥匙交给李家，等事情办成，再把箱子送去。这只是为了防止中途有人开箱调包。”

钱一一听，觉得这么办自己不吃亏，便同意了，对孙丙说：“在你家借只箱子用吧。”孙丙说：“我这里倒是有把新锁，箱子嘛，咱们去店铺买一只吧。”于是，他领着钱一的家人上街，用三钱银子买下了他预定的那只箱子。

钱一当着李家人和孙丙的面，把白花花二百两银子放进箱中，三个人六只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并在箱外加上了锁。

接着，孙丙抱着银箱，同钱一一起到了李乡官家，让他们给银箱加贴封条。李乡官推说身体不适，在里屋没出来，李家人拿着箱子，站在门前说：“银子已如数锁好，只差一张封条了。”李乡官说：“既然你们都看清楚了，就把银箱还给钱一，让他自己收着，你进屋来拿封条吧。”

李家人拿着银箱进屋，一会儿拿着封条出来，当着众人面封好。钱一解下钥匙，交给李家人。孙丙抱着“银箱”，同钱一一同回家，到家后，钱一把“银箱”收好，都说这事办得十分稳等到揭榜，钱一的儿子却仍然名落孙山。钱一沮丧极了。孙丙还假意安慰说：“没关系，事情虽说没办成，银子还在你手上嘛，赶快收拾行李回家吧，免得李家人来要跑腿钱。”钱一像泄了气的皮球，闷闷不乐地踏上了归途。

走到半路，钱一让工匠打开锁一看，里头是一堆石头，哪还有什么银两？不由又气又急，忙又返回到孙丙家，大吵大闹了一通后，质问孙丙：“你为什么和他们串通一气来坑骗我？”孙丙不紧不慢地反问道：“我有什么地方背着你了？如果咱们三家都在，一起开箱，发现里头是石头，还可以怪李家，找他算帐去。如今你都走了大半天了，又是你一人开的箱，我怎么知道你没做手脚？我怎么知道里头装的是银子还是石头？”

钱一气得一鼓一鼓的，心里明明知道是他们合谋骗他，可又苦于没有证据，看来那二百两银子也是难要回来了，只得又大骂了一通，气鼓鼓地回家了。

这便是太过于相信那些当官的教训。

编书的人说：两个箱子一模一样，本是难以分辨。不过，要加封条，只须在屋子外头封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把箱子拿进屋内加以请示再封呢？再说，事情出来后，也可以告到官府，官府一调查，箱子在哪里买的？为什么两只箱子一模一样？或许能找到那家店铺，证实是孙丙先来买了一只，后又领人来买一只。要是遇上明白正直的官员、还是可以找出破绽，破了此案的。[今解]　　钱一只想到银子还在自己手中，应是极稳妥的，就没有想到人家会串通一气骗他。因此，不要以为手里攥着什么就牢靠了。比如手里拿着欠条一类的字据，也未必就可高枕无忧。这里的问题很多：

一是重立。某供销社在收购棉花时，发款员小陈每天要到会计小王那领现金。这天，小陈领了 1000 元现金，并打了一张收据：”今领到现金 1000 元。”次日，小陈又来领现金时，小王说：“我怕条子丢失，从今天起，你在我日记本上写吧。”小陈照办了。过了几天，小王又说：“我得整理以前的条子，今天你就写上领 2000 元吧，回头我给你一千元现金和上次打的收据就行了。”小陈又照办了。可后来小王“忘记”把小陈的收据还给他。月底结帐时，非说小陈多领了 1000 元，小陈口说无凭。只得通过法院审理，才真相大白。

二是多立。小金为买电器，经人介绍向徐某借款 2000 元。讲明到时候连本带息还 3000 元，立字据时，徐某说让人知道他放高利贷不好，只写 3000 元，不要注明其中 1000 元是利息，小金照办了。到还钱时，徐某逼着小金还本 3000 元，外加利息。因字据不清，小金也是有苦难言。

三是代立。小蒋和小余是同学，小余做生意要借钱，经小蒋介绍认识了个体户沈某。立字据时，小余推说自己字不好，让小蒋代笔，小蒋提笔即写：”今借到人民币 2000 元，借款人蒋××。”其实，应写见证人蒋××，借款人余××，结果小余一去不归，沈某天天找小蒋要债。

在目前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之际，各种各样不太规范的字据恐怕还会大量存在。在立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才不致受骗：

一是清楚，首先，是借据，还是收据，要清楚；其次是谁立据？谁是借方，谁是收方？第三是责任，借款人就是借款人，要负全部民事责任的，担保人要负连带责任的（债权人可要求担保人代还），见证人只起证明作用，不负偿还责任。注意不要写成“保证人”，保证人是连担保带见证之意。

二是规范。如“借据”，应写明时问，当事人、数额、利率等几个因素，不得含混。

三要亲笔。即使当事人不识字，也应亲笔签名或加盖私章。

四要兑现。钱、物已还时，应索要立下的借据，或让对方写一收据，表示双方两清。

诈封银以砖换去

建宁府郝天广，世家巨富，有几所庄，多系白米。时建宁无价，其管家罗五闻省城米价高腾，邀主人带二仆，以米十余船装往省祟。时宗主王爷发牌考延、建二府，各有告示，将考儒童。米才上船，有一客人带二仆，来搭船往省。船中暇坐，问其何于。答曰：“王爷家来投书者。”后又谈及可夤缘之事，天广有长子出考，言甚合意；只宗主前考甚公，并无私窦，未敢深信其事。

至省中，棍辞别去，曰：“王爷有公子在学，必共看卷。试与谈尊府事，倘许诺，我再出回你诺；若不出，则事不谐耳，再亦无信。”天广曰：“是也。”密遣一仆，踪迹棍所去处，果入学道衙去。数日后出来曰：“事谐矣。可将银对定，以我皮箱藏之，外加封条，银仍与你自收掌。后有名进学，即以皮箱银交出与我。”天广思“银虽对定、仍是我藏，有何不可？”即依言对讫，不知此棍有甚法。银明是天广自投自锁、棍只加封票一条而去，再约曰：“今夜间公子或可潜出，我与之同看过，事即美矣。”连候数夜不来，天广以皮箱开看，其内尽是砖石，前银已被赚去矣。此为封银防换之戒。

按，买进学、买帮补，甚至买举人，此事处处有之，岁岁有之，而建宁一府，叠遭骗害为甚。盖建郡民富财多，性浮轻轻故也。虽累受骗，而继起

营买者未已，此光棍途中常以逢考建宁为一桩好生意也。特其封银法，至今人看不破。明以银与之同封，复还我收，及棍去后开之，则皆砖石矣；或以为有一遁银法。如此神矣哉，上智难防也！唯明鉴乎此，勿信为上。若急欲买进，可勿封银，须以榜上有名为定。若只信其漏报，虽至三四次见金榜矣，亦未可以银付之，方可防其脱也。

[今译]　建宁府有个叫郝天广的人，家财万贯，是个远近闻名的世代富家。他有几所庄子，都出产上等的白米。白米在建宁并卖不出什么好价钱，管家罗五听说省城的米价很高，就邀着主人，带着两个仆从，装了十几船的大米到省城去卖。

当时，正是负责主考的宗主王爷，在延平府、建宁府这两个地方招考学生。各处贴有告示，许多读书人家的子弟都要投考。

郝天广的管家刚把米装完，就有一个骗子装扮成客人，带着两位仆人、要求搭船去省城。这三个人在船中闲坐，郝天广和他们聊天，询问他们到省战去干什么，这骗子回答说：“到王爷那里去送信。”接着，又滔滔不绝地大讲，他可以拉拢关系，跟王爷能递上话等等。恰好郝天广的大儿子准备出考，骗子的这些话正合他的意。只是这位主考官一向清正廉洁、光明正大。所以，郝天广也就没敢一下子相信骗子的话。

到了省城，骗子要走了。这家伙已揣摸到郝天广的心理，临别前对郝天广说：”考官大人有位公子正在学府里求学，你家公子考学的事，我替你试着跟考官大人的公子谈谈。如果他答应了，我就出来给你回个话；如果我不出来，则这事不好办，你别再有什么指望。”郝天广说：“行啊，这事就这么办吧！”

于是，郝天广秘密派出一个仆人，暗暗窥视这骗子的去处，只见他果然进了那位主考官的大门。似乎这个骗子与主考官确有私交。

几天后，那个骗子出来，对郝天广说：“事情办成了.可是得交银子才能谈定。可以把银子放在我的皮箱里，外面加上封条，这装银的箱子由你保管。等你的儿子榜上有名了，再把皮箱中的银子交给我，你看怎么样？”郝天广想，虽然要交银为定，但这银子还是由我保管，有什么不行的？于是，就同意按骗子说的办，只是不知道对方用什么方法来办这事。

郝天广拿出银两，自己将其放进皮箱，又亲自用锁头锁住，骗子只是在箱外贴了一张封条，便要走了。骗子又对郝天广说：“今天夜里，主考官的公子会偷偷出来，我把这皮箱给他看一看，就大功告成了。你的美事就在眼前，就等着儿子作官，飞黄腾达吧！”

一连几天过去了，不仅主考官的公子没有来，就是那个骗子也没了踪影。郝天广打开皮箱一看，里面装满了砖石，原来那白花花的银子全被骗子骗走了。都天广真不明白，这种不知鬼不觉的，骗子到底用的什么方法偷梁换柱的呢！

编书的人说：花钱托门子入学、考举，这种事是处处有、年年有。在建宁这个地方，上当受骗的尤其多。这是因为建宁的人富有而又浮躁。前头有人上当受骗，后面的人并不接受教训。这个骗子后来常说建宁府骗考学，是一桩好买卖。只是这家伙是怎样掉的包？至今让人想不明白。明明是把银子当面封好，又交还给本人，可等骗子走后打开，则都是砖头瓦片了。难道有什么“遁银法”吗？如此神出鬼没，就是聪明人也难提防。只有从中接受教训，不要相信这些骗子，才是上策。就是托门子，也不要封什么银，榜上有

了名再说不迟。而且不要相信口信，要三、四次见到金榜后，再给银不迟。如此则可防骗了。

[今解]　古代是为了中举上当，如今是为了文凭受骗。高考落榜的天津青年张某，只身南下闯深圳。打听到一家大公司正在招聘部门经理，初生牛犊的张某决定去试试运气。刚要上楼，正赶上一位神情沮丧的小伙子下楼。那小伙子一见张某，便说：“你也是来应聘的吧？劝你别去。这家公司只认文凭不认人。非得北大、清华类名牌学校的研究生才行。像我这样干了多少年的不要，倒要了一个刚毕业的学考古的研究生。月薪4000元，这公司真混蛋。”　张某一听，立刻觉得底气不足，连楼都不想进了。那小伙子又对他说：“你也别太老实了，买个文凭不就得了。反正都是蒙事。”说着还给了张某一个卖假文凭的地址。

张某在深圳又碰了几天，深感文凭的重要。于是下定决心，花4000元买了一张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

拿着这张假文凭，张某又去那家公司“应聘”，果然一应即聘，于是忙着验身份证，交押金等等，忙了一通。公司让他过10天来上班，月薪暂定为4000元。张某心里这个乐，真有点“范进中举”的感觉。

10天后，张某如约来上班，却再也找不到那家公司了。原来，这公司与那小伙子，都是一伙骗子，里应外合，专卖假文凭。

空屋封银套人抢

骗局多端，唯仕进一途，竟[竞]奔者多，故遭骗者众。棍尝有言，唯虚名可骗实利，唯虚声可赚实物。盖仕进之人，求名之心胜，虽掷重利不暇顾借，遂入棍术中而不及察。

有一巨富家子，欲营谋进学，所带管家者极为能干。往省考大续，寓一歇家中，令其求关通之路。数日内，以门路投者，更进迭来。管家者窥其行径，穷其来历，皆察其言事不相应，踪迹不分明，多与歇家有套同情弊，悉拒却之，不信其哄。后一棍妆为仆价，言语迟钝，举动村朴，自言跟一罢职乡官，与宗主有旧，来此打秋风。引管家去见乡官，果似贫薄小官样。面酌定一名进学，只谢银一百两亦肯讲，只要现银，来伊店封。管家曰：“在我店封。”乡官曰：“事宜慎密，你店内人众，传扬不便。此下有一所空房，是顾秀才的，前欲在彼借寓，以借什物不便，故迁在此。可与我小价在彼处封定，最是稳当。”管家强求乡官来所住店看封为妥。乡官曰：“汝更有疑，我只小价一人，任你多用人来同封。”管家回以“外人不可与知，只同本主去。”果只村仆一人在，把银出对定。忽有棍数人，打开门入曰：“汝辈买秀才，吾拿去出首！”将三人打倒，银尽抢去。

村仆爬起，做烦恼样。管家起，挈其手曰：“不须恼，此银亦不多，同在我店再封。”村仆不肯去。富子曰：“事已错矣，何可再干？”管家曰：“我自有处。”强邀村仆再来，一面令富子速收拾回家。管家雇募店中人，将自己当作儒士，与村仆对锁，迭入县中，口告被脱抢之故。县宫曰：“你不合买进学，与昔受者各有其罪。况被棍抢银，与乡官家人何干？”管家曰：“抢银者即此棍之伙。但穷究此银出，情愿追入官；更愿大罚，与此棍同罪。”县宫再差人夫叫乡官，早已走了。县官曰：“此果是棍。”

严刑拷打。棍仆受刑不过，愿赔一半。追完，管家又告愿全追，甘与同配驿。棍仆死不肯摊出同伙；又累受刑，无可追。乃将棍仆拟徒，管家者只拟仗发归。此为封银防抢之戒。

按：管家虽有能，终落棍所脱抢。特既抢后，即能拿棍仆同解，甘与同罪，终能追其一半，棍亦无所利。若富子自己，必不肯与棍同罪，而一抢之后，无如之何矣。或曰：管家顶认儒士，若官考之何如？曰：央分上之人，已是无才，官何须考？即考不得，亦无妨也。

[今译]　骗子的骗技高明，骗法多端。特别是骗那些想做官的人，更是方法奇特。因为这些人太多，那自然遭骗的人也就多了。骗子们常说：对那些人，给他们个虚名就能骗来现钱；对他们说些假话便可以赚来实物。大概是因为这些想当官向上爬的人，求取名位的心太重了。尽管要付出重金。他们也都顾不上了，于是坠入了骗子圈套之中，还察觉不出。

有一个巨富人家的子弟，想钻营用钱买个名份。他身边有位精明能干、善于算计的管家。这位子弟带着管家去省城参加考试，住在了一家客店里，托店主人寻一条打通关系的路，以求考中。

几天来，登门献计自称有门路的人络绎不绝，没间断过。管家审视来者的行径，追究他们的来历，觉察到与他们所说的事都很不相应，而且他们踪迹不分明，大多是与店主秘密往来的骗子一类。于是，管家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不信他们的哄骗。

后来有一个骗子，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只管干粗活的仆人，他故意显出呆头呆恼的样子，说话时哼哼唧唧，慢慢吞吞；行动坐卧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这个骗子自称是一直跟从着一位已罢了职的乡官，而这乡官和主考官很有旧交情，可以借着这个关系向主考官进贡，进而买通。管家被骗子的伪装所迷惑，便相信了他。

于是，这个骗子带着管家去见那位乡官。管家看乡官果然是一副贫薄老实的小官模样，就与他当面谈定了酬银一百两，双方也同意了。不过乡官提出要将一百两现银，放在他那里封存。

管家不同意，说：“要在我住的店封存！”乡官编了谎言，说，“这事应该极为谨慎周密，你住的那个店里人太多，传扬出去，多有不便。我这里有一间空房子，是顾秀才的。前一段时间他在这里借住，因为使用东西不方便，所以顾秀才又搬出去了。你可以与我那仆人在那间空房中把银封好，这是最稳妥可靠的。”

管家仍不同意，他坚决要求乡官列他住的店里，让主人看着封银为妥当。乡官又说：“如果你怀疑有诈，我只让这仆人一人在场，凭你愿出多少都行，双方这样封银，你没的说了吧？”管家说：“此事，不能让外人知道，我只和我主人同去。”

双方按约定办事。当夜管家与主人到空房子去封银，对方果然只是那仆人在场，管家便把银子如数交给仆人。忽然，不知哪里窜出一伙无赖，破门而入，大声叫喊，“你这小人，竟敢私下里行贿，我们要捉你去告官，把你的罪行公布于众！”他们边叫边打、将屋内二人打倒在地、夺了银子扬长而去。

仆人从地上爬起来，故意做出焦急烦恼的样子，管家站起身来，诚恳地拉着他的手安慰说，“不必烦恼，反正这失去的银子也不多，你和我到店里再重新去封吧！”仆人不肯去。主人不明白管家的意思，悄悄问管家；“这事已经办砸了，怎么还能再干？”管家胸有成竹地说，“主人尽管放心，我

自有办法。”于是，管家坚决要求仆人一定要到店里再封银子。同时，安排主人迅速收拾行李，启程回家。

管家自有他的办法，他出银雇了店中的一个人，把这人装扮成自己的主人。他连同这位假“主人”，和前来封银的假“仆人”一起假扮为自己的仆人，来到县衙门，向县太爷诉说了被欺诈强枪之事，告了乡官的罪。

县太爷说：“你不该私下里干行贿的事，行贿受贿双方都有罪过。再说，你们又被无赖抢走了银两，这事与乡官有什么关系。”管家说：“抢银子的无赖与乡官、仆人是一伙的骗子。如果大人将他们捉住，追回银两，我情愿交官入库，那怕重重罚我，与这些骗子同罪，我也心甘情愿。”

县太爷立即派人去找乡官，那乡官早已无了踪影。县太爷恍然大悟，说：“这家伙果然是骗子。”于是，对那装作仆人的骗子严刑拷打。这个骗子耐不住刑法，愿意赔一半的银两。赔偿后，管家仍不甘心，要求全部追赔，如果具太爷能这么做，自己情愿去充军，发配到边远地方。县太爷继续审问那个仆人，可是，这个骗子死也不肯供出同伙。于是，这个仆人骗子又挨了一顿重刑。县太爷无处可追寻那一伙骗子，便把仆人骗子关押起来，罚管家挨了一顿棍杖，打发他回家去了。

编书的人说：这个管家呈说精明能干，但终究还是让骗子给骗了。只是在被抢后，能抓回那个扮仆人的骗子一起前往官府，自愿领罪，又追回了一半银子，骗子也没占多大便宜。如果是那位富家子弟本人，也不肯这么做，遭抢之后，大概也只有自认倒霉了。或许有人要问：管家随便找个人顶替主人，就不怕当官的发现吗？其实这种靠托门子的人，肯定没多少才华，当官的也用不着考他，发现不发现，也就无所谓了。

诈秋风客以揽骗

简学宪最廉明。考大续时，有秋风客到，寓于开明僧舍。次日，有一棍带三仆来，亦与同寓。内中相拜，自称彼系县堂亲眷，亦来打秋风者。外则炫耀冠服，仆从拥卫更盛，每与[冠] 盖往来寺中。尝有生儒遇之，辄误指曰：“此学道乡亲也。”又见简道亲回拜，又请酒，偕真秋风客往，而棍专外影窃其名，以欺诳人。简公是严明人，不数日，真秋风客已打发行矣，唯棍在寺。其外棍伙故四下传扬曰：“学爷乡亲在某寺。”生儒中亦甚传之，多有求取大续者，只无人可担当银。棍背套学道衙中书手、皂隶来，过付银封于其家。人既信是真秋风客，又衙门有身役人与同事，银封其家，亦复何虑？棍客动云，彼要说十名。每名要三百两。当赴场人众，各务兢趋，数日已满十人之数。共日封于各书、皂之家，明白交付，共银三千两。背地各瓜分已讫。

但思后日无名，不能回复诸人，银亦何以得去？乃雇一人，往学道出首：“见得衙门书、皂某某等，外同客棍招揽生童银若干两，封于某某等家。”简准状，即出白牌，提拿客棍风火至急，秋风棍即乘机逃去。又拿在衙书皂拶夹，皆不肯招，各打三十，革役。又差人往衙役家搜缉。凡有名与列钻刺者，闻踪迹露出，唯恐指名逮捕，各各四散，走回本县，银都弃撇，不敢来问。由是棍得安享所分之银。书皂虽革役，无赃可据，后复陆续谋入。唯一时受夹打，彼刑用在衙人役，亦仅如搬戏；而所得之多，奚止偿失也！此为信秋风客之戒。

按：此棍称学道乡亲，而学道既已来拜，又请吃酒，则的是乡亲矣。况书、皂皆有身役人，为之翼护，人孰疑之？不知真乡亲已去，而此乃其托名

者。彼衙门人唯利是图，所敛既多，何惜数十之板？况其顶头银仍在，虽革役，乌足以惩之。今人谓衙役知法，不知侮法者正是知法之人。唯蹈实地行实事，以真学问博真功名，勿萌侥幸，勿图钻刺，棍骗何从入哉？彼遭骗者，皆情学不肖之徒，自取灾音者也。

[今译]　　任学道官职的简大人，是位清白廉洁、光明磊落的人。正是考科学的时候，有一个专靠各种名义投机取巧、向别人索要财产而占便宜的家伙到了举行考试的城市。那时，人们把这种人称为秋风客。这个秋风客住进了开明和尚的寺里。第二天，又有一个骗子带着三个仆人，也住进了这个寺。骗子与那位秋风客互相拜见，他自称是县太爷的亲戚，到这里来，也是为了找点机会“打秋风”的。

骗子出门在外，总是炫耀自己的帽子、衣服如何讲究、昂贵，平时又总有三个仆从前前后后簇拥着，显得十分有派头，而且常有一些穿官服的人到寺中与他往来。如果有读书人看见骗子，总会被蒙骗，而误指着他说：“这就是负责主考的学道大人的亲戚呀！”

骗子看到学府官简大人与住在寺中的那位秋风客有来往，一起喝过茶饮过酒，他就打着那位秋风客的招牌，在外面专说一些诳话骗人。简大人是个明察秋毫的严明人，他看出秋风客的路子不正，没几天，就把那位秋风客打发走了。

寺里只剩下骗子一伙人。在寺外的另一伙骗子故意四下里散布说：“学道大人的亲戚就在开明和尚的寺里……”这一消息便在想参加科学考试的人中传开了，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为自己能考取在找门路，只是不知道这上贡的银钱应该往哪儿送，又送给　　谁？

骗子私下里买通了简大人府中的文书、差役，让他们对人们说：“交付的银子可以封在他们的家里。人们便确实相信这个骗子就是部位曾与简大人有过交往的秋风客，又有官府的文书、差役一同参与这事，银子还封在官府人的手中，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骗子又放出风说，他只能为十个人走门路，每个人要交三百两银子。要参加考试的人太多，都争着抢着去报名。没几天，就满了十个人。骗子当着大家的面，将银子封存在文书、差役家，一共是白银三千两。接着，这骗子与文书、差役把三千两银子全部私分了。

分银后，骗子又琢磨：等到揭榜时，这些交了银两的人发现榜上无名，还不得急啦！如果不能对付这些人，银子也就不好拿走呀！于是，他就雇了一个人，到学道简大人那里举报说：“我看见您府上的文书某某、差役某某在外面与骗子合谋骗取学子的银子若干两，就封在某某家里……”简大人立即准了状子，亮出白牌，派人去抓人，骗子乘机逃跑了。简大人又下令抓那文书、差役，这两个人都不肯招认。于是，对他们各责打三十大板，免了他们的职。又差人到文书、差役家里去搜，也不见银两……

那十个记录在册的投机取巧，以金钱通门路的人，知道事情败露了，很担心简大人会指名逮捕他们。个个惊恐万状逃回本县。所交的银两也舍弃了，他们不敢来问，任凭那些骗子平平安安地分享银两。

再说那文书、差役虽被免了职，可是没搜到银两就等于没有证据，也无法给他们定罪。后来，又陆续复职回到官府。他们唯一的损失是挨了一顿打，但那是官府中的人打官府的人，还不是如同演戏一般，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他们得到那么多银两，也早就将那顿打补偿过来了。

这就是信了那些秋风客，而被骗的一个教训呀。

编书的人说：这个骗子自吹与学道大人是同乡，外人只看见学道大人来拜访，又请他吃喝，就以为真的是同乡了。何况学道大人身边的文书、差役等，都为虎作伥，谁又会怀疑他是假的呢？岂不知真的同乡已走了，他不过是冒名顶替。那些衙门里的人唯利是图，捞得多的话，挨上几十板子又算什么？ 况且这么大一笔银子在手里，就是开除他，也是达不到惩治的效果的，如今人们却说衙门里办事的人知法，岂不知破坏法律的，正是这些知法的人。只有实事求是，以真学问来博得真功名，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四处钻营，才不会上当受骗。那些受骗的，都是些懒得学习的不肖之徒，也是自讨苦吃。

银寄店主被窃逃

有三棍台帮，共骗得银三百两，未肯遂分，更留合装骗棚，以图大骗。先遣一人过省，离会城两日之府，用银七十两买屋，内系土库，城外铺舍开一客店。又用银五十两娶一妻，买一婢，又买一家奴。更有数十两在手上，调度供家。人见其店有家眷奴婢，食用丰足，多住宿其店。此府相近省城，往年文宗考科举不及，常调邻府生童到此合考，以便往返，每富家生童择店，心居于此。

壬子科六月，科期已迫，复调外两府生员来此选考。本店住建郡三个秀才，皆系巨富。一日，有客儒人品丰厚，衣冠鲜整，泊船城外，入此店来，密问店主曰：“你识科举秀才中有大家者乎？”店主曰：“我店中三位都富家，你问何干？”客儒曰：“有好事与他讲。”店主曰：“甚好事，何不对我说？”客儒曰：“你不在行，只好与秀才讲。”店主出，向三秀才曰：“此客先生问科举秀才何人最富，有好事对他说。我问他何事，又不肯言。列位试问其说何事。”三人共入叙礼，问曰：“老丈问富家，小弟等家皆万金，有何好事说？”客曰：“列位肯计较中否？”三秀才曰：”中都肯计较，兄有何门路？”客曰：“我亦不能为力，亦不识门路。但果肯计较者，各备银一千两，来此店对过封定，付还你收，自有指示的路。”三人约四日后家中取银来对，客儒辞去。三人密遣人跟随客去。见其下船。船中止一家人。归报如此，三秀才喜曰：“此必大主考的人，可信也。”店主出问：“适间说何事？”三秀才曰：“此未必然事，若事可成，自有大抬举你。”

四日后，三家人都取银到。客儒应期来问，各答“银都齐备。”客曰：“今夜对明封定。”三秀才言：“银多夜间不便，明日人店主内庭去对。”客曰：“店主恐不密事，不如外客房中封更密。”三秀才曰：“明日临时相商。”客辞去。夜饭后，店主出曰：“列位与此客议封银事，客人难防。这门壁浅薄，若夜间统人来劫，可要提防。依我说，可藏入我城门内，你外间好心关防，可保安稳。”三秀才曰：“是也。”共将六皮箱银都寄入店主家内去。家主瞒过妻婢，将银尽从后门藏出，与棍伙夤夜逃去。唯嘱其妻曰：“明日三秀才问我，只说早间出去寻人，少刻即归。”

次日，客儒欣欣喜色来对银。秀才曰：“银付店主收藏，今早出外，少待即归。”等到午间，店主不回，客辞归船。午后又遣家人来问，又以店主未归答之。至第三日午间，问店主妇取皮箱，妇答云：“并未见甚箱。”及出溪边寻客船，亦不见矣。再问店妇取，苦执未见。任人搜之，竟不见踪。问：”店主果何去？”妇云：“前夜已出，教我如此应你。”三人正慌。

适此三棍脱得银去，已出境外。晚投宿一店，店主见其来晚，提其六箱皆重，疑是窃贼，明日将集众擒之。三棍闻其动静，次早天未明，只挑得四箱去，以二箱寄店。店主越疑是贼，出首于官。太府将银逐封开之，内封有

一合同文书，称某人买举人者。大府提某生员到，不敢认，太府以甘言赚之，乃招认，即收入监。后又投分上解释，再骗去银四百两方免申道。又没入店主之屋，及官卖其妻婢，并箱内一千都追入库。彼四箱被棍挑去者，幸得落名，不受再骗。是府官亦一棍也。此为信店家一戒。

按：店主有家眷，最可凭者。彼肯代藏银，孰不信之？谁知其妻妾皆买下以装棍棚者。彼骗得厚利，则弃此而去，别娶妻妾，享大富贵矣。以有眷属之店尚不可信，世路之险，一至于此！人若何不务实而可信棍以行险哉！

［今译］ 有三个骗子，凑在一块儿合谋行骗，一共骗得银子三百两。他们没有把银子分掉，而是留着这些银子设计更大的圈套，他们先派一人出了省城，到离省城有两日路程的一个府地，用七十两银子买了房屋。里面是没有修饰的土房，外面装饰一新。开了一个客店。这骗子又拿出五十两银子娶了媳妇，买了一个婢女和一个家奴。还有几十两银子就放在手边，以调节生活所用。

来来往往的人见到这个客店的店主人有家眷，又使唤着奴婢，吃的用的是那么丰足，都愿意在这个店中留宿。这个府地与省城相临，每年到了考科学的时候，考官常常把其他府地的考生调到这里来选考，以图往返方便。因此，考生要找客店的，一定会住进这个店里。

壬子年六月那场考试，考期已经临近了，考官又调两处府地的考生到这里参加选考。这客店里住进了来自建郡的三个秀才，他们都是巨富人家。一天，骗子中的另一个装扮成一个老实忠厚的读书人，穿戴齐整，像模像样地乘船而来。他把船停泊在了城外，径直奔这个客店。这人见到店主人，即先来的那个骗子，故意神秘兮兮地问：“你知道投考科学的秀才中有没有大富人家？”店主人说：“我店中正住着三位秀才，都是巨富人家。你问这干什么？”这个假读书人答道：“我有好事对他讲。”店主人追问：“什么好事？为什么不对我说？”假读书人说：“你不在行，弄不懂。我必须跟秀才说才行哪。”店主人便对三个秀才说：“这位先生问考科学的秀才中哪个人最富有，他要对富有的人说一件好事。我问他有什么好事，他不肯告诉我。你们诸位可以试试看，问他究竟有什么好事？”

三个秀才对那位假读书人行了礼，便说，“先生问哪个是富贵人家，我们小弟三人家里都是富有万金的。先生有什么好事要说呀？”那人还在卖关子，不肯讲出什么事。他又问：“你们几位中间哪位打算想点法子考中举人？”三位秀才异口同声：“我们三人都希望能有办法考取呀！这位先生有什么门路吗？”那人说道：“我已无能为力，并没有什么门路。但是，如果你们都肯做些努力，那就每人备银一千两，到这客店中我们当面封好，再由你们收藏，我自有好办法为你们指路。”于是，三个秀才约好四天后，从家中取了银两来此封存。那人告辞离去。

三个秀才派人秘密跟踪那人，只见那人直接下到一只豪华气派的船中，这船只有他一家人乘坐。派出去的人回来向秀才报告了所见情况，三个秀才很高兴，说，“这人一定是大主考官身边的人，可以相信的。”店主人出来问他们：“你们这么高兴，在说什么事呢？”秀才们说：”这事还说不准呢，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我们必然会重重地谢你。”

四天后，三个秀才都从家中如数取来了银子。那个假读书人来问情况，秀才们答道：“银子已经备好了。”那个人说：“好，今天夜里咱们就封银。”三个秀才想了想，说：“银子多，夜里封存怕有不便，明天在店主人内室去

封吧。”那人又说：“恐怕店主人会将此事泄露出去，不如在外边客房中更能保密。”三个秀才点点头说：“这事好说，明天临时再商量吧！”那人点点头便走了。

晚饭后，店主人出来关切地对三位秀才说：“各位与那位客人封银的事，你们可要多加小心，要防着点那个人。我这个店门矮墙薄，如果夜里他指使人来抢劫，可就危险了。你们要提防。依我看，不如将银藏在我内房中，外面有你们守着，可以保安稳。”三位秀才听了店主人的话。说：“行啊，就这么办。”他们把装满银两的六只皮箱全都交给了店主人。

店主人瞒着妻子、婢奴，马上将皮箱从后门悄悄运出，与同伙趁着夜深逃走了。临走前还叮嘱妻子说，“明天三个秀才来找我，你就告诉他们，我早晨出去寻人，不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第二天，为了稳住三位秀才，那个假读书人高高兴兴地来店里封银。秀才告之：“我们把银两放在店主人那里收藏，他今天一早出去办事，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到了中午，店主人没有回来，那个假读书人告辞回船了。下午，三位秀才又派人问店主人回来否，其妻又以“没回来”将人打发。三个秀才也无可奈何。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三个秀才向店主人的媳妇要装银的皮箱。那妇人说：“我根本没见到过什么皮箱呀！”三个秀才赶快到溪过去找乘船的那个人，连人带船早已无了踪影。他们又回到店里，向店主人的媳妇索要皮箱，那妇人对天发誓说的确未见什么皮箱。任凭秀才搜遍了店主人的内房，也不见皮箱的影儿。三位秀才追问那妇人：“快说，店主人到底上哪儿去了？”妇人边哭边说：“前天夜里走的，他临走前教给我怎么样应付你们。”三个秀才一听，慌作一团，这个时候才知道中了骗子的奸计。

这时候，那三个骗子带着银两，已经出了城，夜晚到一家客店投宿。那里的店主人见这么晚来住店而且带着六只重重的皮箱，估计一定是窃贼！他心中盘算着明天要多找些人来捉拿他们。这三个狡猾的骗子觉出事情不妙，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连挑带抬地带着四只皮箱逃走了。还有两只皮箱留在了店里。店主人发现了，更怀疑这三个人是窃贼了。于是，急急忙忙告了官。

太府大人将装银的皮箱打开，发现里面有一纸合同，写的某某是买举人的人。太府大人立即派差役将纸上有名的秀才捉来，这秀才竟不敢承认。太府大人千方百计用好话哄他，这秀才才招认自己是那买举人的人。太府大人将这秀才投到监狱中。秀才赶忙又连连向太府大人行贿求情，又花去了四百两银子，才免得判刑。

太府大人没收了骗子开的客店，卖了那骗子的妻、奴婢，皮箱中的千两白银也被没收充官。

那四只装银的皮箱被三个骗子拿走了，那箱中的合同文书自然就没有留下，是谁要花银买举人也就无据可查了。那两个秀才就没再给太府大人银子——说起来，那位太府大人也是一个骗子。

这是过于相信店家的教训。

编书的人说：店主有家有室，让人觉得放心，这样的人肯代为收藏银子，谁会不相信呢？谁知道他那妻妾，都是买下来装门面的。那些骗子骗得巨款，则丢下买来的妻妾，另娶妻妾，享大福去了。如此有眷属的店主尚不可信，其他的就不用说了。世道险恶，竟至于此。人为什么不务实而要相信骗子，

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今解]　这是一则骗子伪装成店主和读书人，相互勾结行骗的故事。伪装成店主，是要招揽投考的秀才来店中住，伪装成“儒者”，是因为人们一般对读书人比较信任。

现在，伪装成军人作案骗人的案件显上升趋势。这也是因为社会上对军人一般比较信任。怎样识别这些假冒军人呢？有这么几个要点：

其一，从仪表上看，真正的军人头发整齐，着装规范。而假冒军人往往是大背头、大鬓角、长胡须，仪容不整。帽徽、领花、肩章及军兵种、专业符号位置不对，方向不正，着装有时毛布料混穿、冬夏服混穿、新旧服混穿。着装不规范。

其二，从举止上看，真正的军人举止端正，姿态良好。而假冒军人往往披衣敞怀，挽袖卷腿，不扣领勾，站无站样，坐无坐样，穿各色皮鞋，戴首饰，甚至涂口红，搽胭脂。步伐也不像军人。

其三，从言谈上看，真正的军人多说普通话，即使说得不太好。而假冒军人绝大多数是异地作案，语言上有较重方言音，且吞吞吐吐，不爽快流利。

总之，军人经过严格训练，在各个方面，必与假冒军人有着明显不同，只要细心观察，不难发现。

二十一类　僧道骗

和尚认牝牛为母

夏六月间，一行脚僧过于路，见小竖牧一伙牛。内有黄牝牛，大而肥。牧竖伸左脚与之舐，牝牛舐之；又与右脚与舐。僧问曰：“此牛何为舐你脚？”牧竖曰：“此牛最驯熟，吾甚爱之。我脚多汗咸，故牛爱舐。”僧知牛爱舐咸味，密此牛，系索长者家所畜的。

次日，僧取浓盐汁，厚涂头脸及遍身手足等处，寻到索长者家，跪门涕泣曰：“愿赐慈悲心，超度我母子。”索老曰：“我不会说法念经，怎能超度人？”僧曰：“我先母在生，不肯修斋布福。今已死七年，知冥中必受罪谴，奈家贫不能功果追荐。因慕目连救母，情愿削发从师，专求度母。前月得遇善知识，指老母在长者家投生为黄牛母，敬来求超度。”索老曰：“我栏有四头牝牛，知何牛是？”僧曰：“愿同往看。畜物更有灵性，母子相见，必有恩爱情在，自与别的不同。”索老与僧同到栏前、放出群牛。僧见大牝牛到，即揭下袖蒂帽，涕泣跪向前曰：“此是吾母也！”牝牛嗅其咸味，以舌遍舐其头脸，若怜惜状。僧愈加流涕，又自剥去衣服，牛遍舐其身，不忍去。索老看见果异，真似母之爱子，但不能言耳。问曰：“既是你前生之母，今须何以超度？”僧曰：“我若有银，当以半价买去养，奈贫僧衣钵罄空。愿长者权舍贫僧，牵往山庵，日采草煮粥喂养。待其谴罪完满，天年数终，贫僧当收埋，念经卷超度，庶来世转身为人，不堕畜生道矣。”长者怜其词情恳切，曰：“吾舍与你去。”僧叩头拜谢，牵此牛往三日路外，付山庵寄养。

至十月，天气寒凉，叫屠子来宰，以一半分与，卖得价银一两五钱；一半僧自留，做成干粮，收藏衲袄中各处。径到索长者厅前，结双跌而坐。长者出曰：“何僧敢升厅而坐？”僧曰：“你颇认得我么？”长者曰：“不知你是何人，怎么认得？”僧曰：“亦自然觉得面熟么？”长者曰：“并无相会，何处面熟？”僧长叹曰：“你本来灵性且尽丧，何故不识故人色相！”长者曰：“何为是故人？”僧曰：“昔佛印点醒东坡，远公唤回乐天，非苏、白二公之故人乎？你前生与我同修，因尘心未断，复来享此人福。我今特来度你，急宜丢手尘债，再去勤修，庶不废前生功行也。”长者曰：“你安能识得前生？”僧曰：“我功行高你一倍。你今且享半生福禄，我又加半生苦修，何难知三生事因？”长者曰：“你今生若何苦修？”僧曰：“从前苦修且休提，现今已辟谷三年矣。”长者始惊曰：“你能辟谷，在我家辟一月何如？”僧笑曰：“三年于是，何有一月？”长者曰：“亦服茶汤乎？”僧曰：“清茶滚水，日一瓯耳。”长者留之，扫一空室与坐，早进瓯茶，夜进瓯滚水。

连坐七日，再请出，答对如常。长者惊服，问曰：“我当如何修？”僧曰：“只弃家长往，自有修行善方。”长者曰：“妻寡子幼，产业付谁？此事不能。其次修何如？”僧曰：“唯有舍施，修寺奉佛，来生亦受福报。现今庐山一庵，化人独力修造。倘捐五百金，一完修之，亦一大功德也。”长者依言，遣仆同僧送五百金往，交付与住持明白，留仆住数日，送归报主。后僧分住持银二百五十两而去。其以辟谷动富翁，则私食所带之干粮耳，宁有人而真辟谷者！

按：此僧脱牛，犹其小者，转卖之可也。名为生前母而宰食之，罪浮于

天矣。至用为干粮而诈称辟谷，其骗亦大。虽半舍人庵，亦是好事、僧若得劝缘功。然周急赈贫，自当施于邻里，何必投入于庵？此愚人信福田利益之过也，亦未读傅奕公《高识传》矣。

［今译］ 夏季六月的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和尚经过路边，看见一个小牧童放牧着一大群牛。牛群中有一头与众不同的黄牝牛，它皮毛光滑，身体高大而肥壮。小牧童伸出左脚让黄牝牛舔，黄牝牛乖乖地一下一下舔起来，小牧童又把右脚伸给它，它仍是贪婪地舔个没完……

和尚很奇怪，便问牧童：“这牛为什么舔你的脚呀？”牧童举起脚丫，笑呵呵地说：“这牛最驯服顺从了，我特别喜欢它。它爱吃咸，我脚上总出汗有咸味，所以它就爱舔我的脚。”和尚点点头，知道了牛爱舔咸味。他又偷偷打听到这是姓索的一位老人养的牛。

第二天，和尚用浓盐水涂在自己的头部、脸颊、手足及全身。然后，他找到了索老人的家，跪在大门口哭诉着：“求您发发菩萨善心吧，快快超度了我们母子！”索老莫名其妙，忙上前将他扶起，问道：“我不会说法念经，怎么能使你母子超度？”和尚说：“我先母在世时，不肯修斋念佛、广结善缘。如今已死有七年了，我知道她在阴府中受到磨难和谴责。只是我家贫穷，不能积善德成正果，来为母亲补救。因此我仰慕目连救母的义举，为了救母亲，情愿削发为和尚，专为求得超度母亲。上个月遇到一位仙人，他告诉我，先母已投胎在你家，成了黄牝牛。所以，我特地赶来请求超度。”

索老将信将疑，对和尚说：“我家牛栏里有四头牝牛，你知道是哪一头吗？”和尚说：“我愿同您一起看看。畜物更有灵性。况且，我们是母子相见，必会有深厚的情缘。肯定与别的牛不一样。”索老与和尚一同到了牛栏前，放出了四头牝牛。和尚认准了昨日那头黄牝牛，马上走上前去，摘下帽子挽起衣袖，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说：“这牛便是我母亲呀！”黄牝手闻到了和尚身上的咸味，立即伸出舌头舔和尚的头、脸。那闻一下舔一下的样子，真像是母亲对儿子的爱怜。和尚哭得更加厉害了，索性脱去了衣服，伏下身子趴在牛跟前，只见黄牝牛低下头，一下一下地舔和尚的全身、不忍离开……

索老看到这情形果然太奇怪了，真好似母亲与爱子在那里亲热，只是不能说话罢了。于是，索老信以为真，问和尚：“既然这牛是你的先母，你现在准备怎么超度？”和尚说：“我如果有银两，应当给您一半的钱买回去奉养；可是我一个穷和尚，袈裟和钵内都是空空的，一无所有呀？但愿索老能将这黄牝牛给贫僧，让我将它牵回山庵。我天天割草煮粥来喂养它，等到把先母的罪过赎完了，老天爷给它的寿命到头了，我再将它收埋。并且我要说法念经为其超度，祈褥先母来世能转身为人，不再错转生为畜牲了。”索老可怜和尚，又见他言词恳切，就说：”我把这头牛送给你了。”和尚立即叩头拜谢。他告别了索老，牵着黄牝牛走了三天的路程，将牛放到山庵里寄养。

到了十月，天气凉了，和尚叫来一个屠夫将牛杀了。和尚把一半卖给屠夫，换来了一两五钱银子；另一半他自己留着，做成了牛肉干，把牛肉干分别藏在衣服中的各处。

和尚穿着藏有牛肉干的衣服，径直来到索老的厅前，双腿盘坐在厅上。索老见状，问道：“哪里来的和尚，竟敢闯到我的厅里来坐？”和尚眯着眼望着索老，问：“你还认得我吗？”索老记性不好，辨认不出，说：“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怎么认得你！”和尚又说：“你没觉得我面熟吗？”索老不耐烦地说：“我和你并没有相会，怎么会面熟呢？”

和尚长叹一声，说：“你的灵性已经全丧尽了，所以认不出老朋友的模样了！”索老盯着和尚追问道：“为何是老朋友？”和尚说：“过去佛印和尚曾经点拨过苏东坡，远公和尚曾唤醒过白乐天，这佛印和远公不就是苏、白二人的老朋友吗？你上辈子和我在一起修炼，因为你眷恋尘世的心没断，又回到人世间来享福。我今天特地来超度你，你要快快丢掉尘世的宿债，再去重新，修炼，也不枉废你前世的功德修行呀！”

索老问：“你怎么认得我前世？”和尚说：“我的功德和修行高过你一倍。你如今享受了半辈子的福禄，而我又苦修苦炼了半辈子。这样，我当然能知道三生的事缘！”索老又问，“你如今为什么苦苦修炼？”和尚说：“从前苦修炼且不去提他。如今我修炼得不食五谷杂粮已有三年了。”索老问：“你能不食五谷杂粮。那在我家住一个月，让我见识见识如何？”和尚笑着说：“三年都过去了，何况一个月！”索老问：”要喝水吗？”和尚说：“我只需要清茶或是开水，每天有一罐子就行啦！”索老将和尚留下，打扫了一间空房，供和尚打坐、歇息。早晨送进一罐茶水，晚间给他一罐热水。

一连七天过去了，索老把和尚请出来。这和尚仍是谈笑如常，没有一丝一毫的饥饿状。索老惊奇，佩服得五体投地，问道：“我应当怎么修炼？”和尚说：“你只有丢掉这个家远去，我自有修炼的妙方与你。”索老想了忽，说：”我走了，剩下孤寡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家里的产业交给谁呀？这么却行不通。你还有没有别的修炼法？”和尚说：“只有多多地施舍银两，以供修缮寺庙，供奉诸佛。你来世也就能享受福禄报答了。现在庐山有一个寺庙，一位高僧正在主持修建，你如果能捐五百两银子，等寺庙修建完了，你就有一大功德了。”

索老听了他的话，就派一个仆人与和尚一块儿去山里，将五百两银子交给了住持和尚明白。寺庙留仆人在那里住了几日，仆人就回去向索老禀告了。

后来，和尚与那个住持和尚明白每人分得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分手离开了寺庙。

这个和尚是以不食五谷杂粮而骗取了索老的信任，其实他一直在偷偷地吃藏在衣服中的牛肉干呀！世上没有真的能多日不食五谷杂粮的人。

编书的人说，这个和尚骗牛也就罢了，转手卖出去也就算了。可打着母亲的名义去骗牛，并宰了吃，实在是罪恶滔天。至于吃着牛肉干却骗别人说行辟谷功，也是够恶毒的。虽说骗来的钱一半还算入到寺庙，还算做了点善事。不过，要有心行善，周急济贫，帮助邻里乡亲就挺好，何必一定要把钱财投到寺庙里去？这都是没文化的人受迷信思想影响太过的缘故，也都没看过傅奕公《高识传》这部书，故而难免要上当受骗。

服孩儿丹诈辟谷

有僧自称能辟谷者，富家乡召而试之。连七八日不食一粒，或间二三日，服滚汤一瓯而已。传名甚广，人争以金帛舍之。一乡官见褚县尊，偶道及此、称世间有此高僧，真仙佛再生于世也。褚公最正大，素不信偕道辈，曰：“人受此色身，那能断绝食色？假托辟谷者，不过暗藏干粮，以哄惑愚民耳。明理君子。何可信此辈？若果能辟谷，彼将远遁深山，唯恐名落人间，何必浪游市里？受人施舍金帛，将何所用？”乡官被褚公一驳，似乎己为信邪，更欲取信其言，乃曰：“老父母不信，可召而试之，方知晚生言非妄矣。”

褚公即差人唤至，令搜其身。别无夹带，唯持二十四个弥陀珠，许之带入。扫一净室，布床席与坐，外遣人轮番密窥。日遣人明开门一视，出仍锁

门。两日内，果结双趺而坐，容貌如故。第三日开视，见脸有乏汗，求滚水饮。褚公命与之，复出锁门。密窥者来享曰，“僧以一弥陀珠调水饮讫，容貌复好。”后每两日进滚汤一碗，密窥者辄禀云：“以珠调吃。”

经十一日，召之出，取其弥陀珠视之，止十九枚在手耳。褚公收其珠，命收入轻监，不许揽动，听彼静坐，以候发落。密嘱禁子曰：“勿容僧道人入见，两日后必问你乞食。你问其弥陀珠何以做？做来以水调之，与此珠一样，后重赏你。”

次日，僧即问禁子求食。禁子曰：“你教我作珠方法，便与你食。”僧曰：“此药极难得。你但与我食，出外多以银谢你，不必问此方。”禁子不与之食，三日饿倒，面青黄无人色矣。

褚公提出，审曰：“我早知此珠是孩儿丹矣。你供出制造方法来，免汝一死。”僧诈作将死形状，不敢应。褚公笑曰：“众看此辟谷僧，在诸爷前辟三日谷，即饿死矣。此丹乃妇人胎内孩子，必须谋死孕妇，剖其婴孩，以作此丹。不知你害死多少命，以造此恶业，你怎敢说出口？我岂求汝方乎？若打死你，罪还轻。”命衙前搭起一台，以十九枚珠发出，将四个调与众百姓看。以滚水调之，满碗都是膏液。有敢饮者，又香又甜，只饮两口，一日亦饱。后十五枚发与医生治补损。然后缚此僧在台上凌迟之。褚公曰：”县令为民父母，岂忍杀人？但为众冤泄恨矣。”众皆称快，而乡官后亦永不信僧道矣。

按：此诈辟谷者，多是藏干粮，其服孩儿丹者少。此粮非藏于身，恐人搜也。都寄于丐乞言之身，有人试之，则密以干粮付。又有服松毛竹叶者，松毛用羊蹄草同吃，竹叶用嫩蕨同吃，皆滑而可食。僧亦尝以此惑人，谓彼能服此。然从古有辟谷之说者，乃仙方，非人间所有也。曾见有遇异人授辟谷者，述之于[今译]　　有个和尚自称会“辟谷”术，不食五谷杂粮就能生存的人。许多富责人家都想亲眼见识见识。便召他来家里当面一试。结果看到这和尚真的可以一连七八日不吃一粒粮，只要二三天喝一碗热汤就行了，还总是那样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一时间，这个和尚名扬四方，人们都信服他有真功夫。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把金银珠宝、纹罗绸缎送给他。

一个乡官和姓诸的县府大人闲聊，偶然提到了这件事，乡官说：“这个和尚可以不食五谷杂粮而能生存，真如同神仙再世呀！”这位褚大人最光明正大，向来不信僧道之辈有什么超人的法技，他说，“人本身是血肉之躯，哪有能断绝一切食物而生存的道理？用谎言来骗人说是不食五谷杂粮的人，一定是身上暗藏着干粮在偷偷地食用，他们用这种办法来哄骗、迷惑愚昧无知的人罢了。明白事理的正人君子怎么能相信这些？如果他真能不食食物，他就一定会远远地躲进深山里去修行，唯恐自己混入俗间，何必这么浪游在市街小巷？再说，他接受人们施舍的那些金银锦缎又有什么用场呢？”乡官被褚大人这么一驳斥，倒显得自己是在听信邪门歪道的谎言了。于是，他更加想说服褚大人相信他说的这和尚所为是真的，就对诸大人说：“老父母官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把那和尚召来当面试试，您就知道小人我说的绝非是诳言。”

褚大人立即派人把那和尚找来，下令搜遍全身，浑身上下没带进任何食物，只是挂在颈上的那二十四个大佛珠允许他带在身上。褚大人让仆人打扫了一间干净的空房，布置了床褥与席子供和尚坐卧，又派人轮流在房外秘密监视。每天仆人打开门进去看看他，然后再出来将门锁上。

两天过去了，那和尚果然双腿盘坐、容貌如故。第三天开门进去，见他满脸虚汗，脸色甚难看。他请求给些开水喝。诸大人命令仆人送开水给他，而后又将门锁好……秘密监视的人回来向诸大人禀告：“那和尚把一粒大佛珠取下，用水调开后吃了下去，容貌又恢复成先前那样好了。”接着再观察、原来和尚是每隔两天就用一碗开水将一粒佛珠调食。秘密监视的人都这样向褚大人禀告，“他在用大佛珠调水吃呀！”

过了十一天，褚大人把和尚召了出来，取下了他颈上的那串大佛珠，数了数，只剩下十九粒了。褚大人把这串佛珠没收了，命令仆人把他下到轻监里，仍悄悄地监视，但千万不要打扰他，任凭他去静坐。等候发落。褚大人私下里吩咐看守和尚的人说：“这期间不允许任何和尚、道士入门与他相见。两天后，这和尚肯定会向你讨东西吃。你问问他，大佛珠是用什么东西做的？然后你做一些可以用水调开，并要与这佛珠一模一样的。做成后我会重重赏你。”

第二天，那和尚已经耐不住，可怜巴巴地向看守要食物吃。看守说：“你教给我做佛珠的方法，我就给你食物。”和尚做出为难状，说：“这个药太难做了，你只要给我些东西吃，我出去后一定出重重的银子酬谢你。至于这珠的做法。你就不要再问了……”看守没有舍给他食物。三天后，这和尚终于饿得昏倒在地，面色铁青，无一点儿血色。

褚大人将他提来审问，“我早就知道这‘大佛珠’是‘孩儿丹’！你供出它的制作方法来，我可以免你一死。”和尚装出寻死觅活的样子，仍不肯说出“大佛珠”是如何制作的。褚大人笑了笑，说：“大家来看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他只在我褚爷前挨了三天，就要饿死了。他吃的是妇人胎内的婴孩呀！造这‘孩儿丹’一定得先谋害死孕妇，然后剖其腹取其胎儿.用胎儿做了此丹。你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不知害死了多少条人命用来于这罪恶的勾当，你怎么敢说出来呢？我岂能容你如此草菅人命呢！如果将你打死。那也太轻饶了你引”

于是，褚大人命众人在官府门前搭了一个大台，出示那十九颗‘大佛珠”；并取下四颗“珠子”调水给百姓看……只见那“珠”用开水调后，满碗都是粘稠的膏状液。有胆大敢饮的人。便上前一试，那膏液进到口中又香又甜，只喝两口就饱得一天不用再吃任何东西了。

诸大人将剩下的那十五颗“大佛珠”交给了医生，用它去做补药。然后将他一刀一刀凌迟处死。

褚大人对百姓说：“我是百姓的父母官，从来不忍心杀人的。今天我这样处置这个骗子和尚，是为了替那些冤死的百姓泄一泄愤恨哪！”众人对褚大人这一举动，无不拍手称快。那个乡官在事实面前，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也再不听信那些和尚道士骗人的鬼话了。

编书的人说，这种靠所谓“避谷”术行骗的骗子，真的服用“孩儿丹”的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靠吃粮食。粮食怕人搜，不能藏在身上，而是存放在乞丐那里，行骗时靠这些乞丐传递。又听说有靠吃松树竹子的叶子来行骗的，松树叶与羊蹄草一块儿。竹叶与嫩蕨一块吃，就都可下咽。和尚也有靠这套把戏来骗人的，说他能吃树叶度日。不过，从古至今。早有不吃饭就能活的“避谷”术，如果真有什么“仙方”，现实生活中也没见过。上边这些，都是自称曾见过“异人”面授避谷术的人说的。如今靠所谓“避谷”术骗取钱粮的人、真是一帮如同盗贼一样的僧道。

信僧哄惑几染祸

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此处有一寺，内有名僧号无二者，年近三十余，相貌俊雅，会讲经典，善谈因果，风动多少良家子弟，往寺参拜，常有被其劝化，削发出家者。时丁达邀林泽去谒无二。林泽曰：“你素性好善，闻此僧巧嘴善言，累诱人削发为僧。你若见之，被其哄惑，何以归见父母？”达曰：”劝在彼，从在我。我自有主，彼何能拿？”苦要往拜之。见无二举动闲雅，谈及因果之事，达被打动，尽舍其财本，入寺拜无二为师，欲削发为僧。泽怒曰：“未到此处，我早言之。今果被哄惑，何以为人？”再三苦谏不听。泽自回去，达在寺修行。

过二年后，僧无二因有董寡妇入寺烧香，容貌甚美，亦信善好念弥陀。带一使女，十七岁，国色娇媚，到寺亦参拜。无二以巧言劝诱，寡妇亦心服，即拜无二为师，欲削发为尼，暂在寺宿几夜。其丫头常往无二房送果品，无二欲心难制，以白金十两戏之。丫头收其银，与之通情。无二又思及其嫠妇，夜潜入其房，候董氏熟睡，欲强奸之。董氏坚贞不从，喊曰：“何人无理，敢来奸盗？”言未数声，无二以手中紧勒其颈，须臾而死。

次日，使女去报知董氏之子李英。及到寺，无二已先逃走矣。但无二久出名，各处人多认得。李英雇人遍处缉拿，不两日拿到送县。王爷即点民兵百余，围绕其寺。时寺僧已四散逃命，无僧可拿。王爷再命焚其寺，将无二责了四十，间典刑之罪。

达悔财本俱丧，无颜回家。后家中已知达逃回，叫人寻觅归家，发长方敢出。此愚人信僧之明鉴也。

按：寺门藏奸，僧徒即贼，此是常事，亦往往有败露者。人不目见、亦多耳闻，何犹不知戒？而妇人入寺，男子出家，真大愚也。董虽死犹幸完节；丁达虽幸逃生而财本已丧。使当时与无二并获，何分清浊？必并死狱中矣。故邪说引诱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皆当勿信而远之可也。

[今译]　徽州人丁达，为人和善，他常把财物送给穷人或出家人。一天，丁达和朋友林泽到海澄这个地方去贩花椒木，运到临清等地去批发销售，货很快就处理完了。当地有一个寺庙，里面有一位名叫无二的和尚，他大概有三十多岁.相貌端正俊雅，会讲经典，说法念经很有一套，特别善于讲今生种什么因，来生结什么果这一套鬼话。很多良家子弟久仰无二的大名，慕名而来，到寺庙中参拜。来客中常有人被无二说动了心，竟削发出家去当和尚。

丁达邀林泽去拜见无二。杯泽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对丁达说：“你一向就好行善事，听说这个无二和尚巧嘴善言，不断地诱劝人们削发为僧。你如果见了他，被他说动了心，出家当了和尚，以后怎么好回家见你的父母呢？”丁达笑了笑，说：“诱劝在他，可听从不听从在我呀。我有自己的主意，他还能把我捉去吗？”丁达不听林泽的劝告，执意去拜见无二。

丁过见无二这和尚言谈本上文雅大方，气质不凡，谈到因果报应之事，丁达被打动了。他不仅将贩椒木所得的钱财全部捐出，还执意要入寺庙拜无二为师，想削发为僧。林泽气坏了。说：“还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此话。如今你果然被无二哄骗诱惑，你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呢？”林泽苦口婆心再三劝丁达不要出家当和尚，丁达仍固持己见。林泽只好一人回去了。就这样，丁过做了和尚，留在寺庙中修行。

两年后，有位姓董的寡妇来寺庙中烧香，供奉佛祖。无二看出董寡妇容

颜娇美，也是一个信奉佛教好拜菩萨的人，并且董寡妇还带着一个国色天姿、年轻美貌十七岁的使女共同参拜。无二便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花言巧语诱劝寡妇出家。寡妇被他说得动了心，就拜无二为师，想出家当尼姑，暂且在寺庙中住上几夜。

董寡妇的使女常常送果品到无二房中，无二淫心难以控制。就送十两银子给使女，并对她进行挑逗。使女收了银子，就与无二通奸，行起了房中事。无二仍不满足，他还想把董寡妇也弄到手。于是，夜里偷偷潜入了董氏的房里，等到董氏睡熟了，就上床欲行好事。董氏坚贞不从，并喊道：“什么人这么无理，竟敢来偷行奸盗？”还没喊几句，无二就用毛巾紧紧勒住了她的脖子。不一会儿，董氏就咽气了。

第二天，使女将董氏的死讯报告了董氏的儿子李英。李英带人赶到寺庙时，无二已经逃跑了。因为无二是个众所周知的出了名的和尚，很多地方的人都认得他，李英雇了人到处缉拿，没出两日就将无二捉到，并交到了县府。

县府大人立即派出兵从百余人，包围了无二的寺庙。但寺庙中的和尚早已四散逃命了，一个和尚也没有捉到。县府大人又命令手下人将这寺庙焚烧了。将无二打了四十大板，下到狱中等候 治罪。

丁达从寺庙逃出来后，悔恨万分，身上的钱财已尽，没有脸面回家。后来丁达的家人知道丁达已经逃出了寺庙，就派人寻找到他，并带其回到家中。丁达头上光秃秃的，只好躲在家里，等头发长长了才敢出来。这就是愚人过信和尚的教训呀！

编书的人说：寺门藏好，僧徒即贼，这种事也是常有的，亦常常听说有这种和尚，道士罪行败露。人们就是没亲眼看见，总该有所耳闻吧？可为什么还要上当受骗呢？妇人当尼姑，男人出家做和尚，这真是太愚蠢了。那位娃董的妇人虽说死了，但总算保全了人格；丁达虽说损失了些钱财，但总算幸运逃出条命来。要是当时他与无二一起被抓，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肯定会死在牢里。所以遇上以种种邪说引诱人的骗子，不管是于什么的，都不要相信，远远躲开。

信似伽蓝诈化疏

天元寺年久倾颓，住持僧完朗有意修之，恐工费浩大，非有大力者发愿独任，未易举手。忽一日，游方憎若冰来寺投宿，身于魁梧，面方而黑，目圆耳长，宛似本寺伽蓝形象。完朗一见心喜，夜设斋款待，甚加勤敬。次日，僧若冰曰：“主刹非兴旺，何如此肯接待十方？”完朗曰：“兴我寺者，在尊宿一臂之力，敢大有所托。”若冰曰，“山家缘薄，怎能相助？”完朗曰：“此寺须五百金方可全修，虽化些少众缘，亦不济事。看尊相，极似我本寺伽蓝，托你择巨富家，若化其全修，待彼在允否问，约其来寺亲看，我自有方法纳之。”

若冰会意，前去大江边，有柴商财本巨万。若冰备干粮在身，直到柴排厅中，朗讽一经，结趺而坐，高叫曰，“化缘！”柴商荆秀云命手下以钱与之。僧全不视、曰，”吾非化小可钱钞。贫僧与施主有夙缘，要化千金。”秀云作色曰：“化千金何用？”僧曰：“此去二百里，有天元寺。前创时，施主有缘在，故今生大富。近年颓坏，须五百金修理，又须五百金为香灯田，后可保长、，则施主功德远大矣。”秀云曰，”你为寺化疏，前生与此寺何缘？”僧曰：“寺本我居食之地，非有缘，得久居乎？”秀云不睬之。僧在柴排坐三日不去、手下人以饭与食、亦食；不与，亦不食。又过四日，秀云

曰：“吾舍三百相助，你更去化别人。”僧曰：“有缘者不能化，无缘者何劳空说？”秀云曰：“你把疏簿来，我题三百两。”僧曰：“疏簿在寺中。三百亦不够用，不须题？你图今生享福，只施五百两。若布来世津梁，非千金不可。”秀云曰：“吾不信今生来生，你且领三百两去，好心修造。不足者，岂无别善人相助？”僧曰：“吾那要银？你自送与住持僧。”秀云曰：“吾十日后送到寺来。”僧遂合掌，念“阿弥陀佛”一声而去。归对完朗详说其事，又约“十日后柴商且来、吾远避之。”完朗大喜，早备茶果斋品以侍。

至第十日，秀云果带银同两仆来。完朗知是柴商、肃迎待茶毕，问曰：“施主高姓？”秀云曰，“姓荆。”完朗曰：”施主从哪里来？”秀云曰：“前约宝刹中化疏僧、今敬从江上来。”完朗沉吟曰：“山寺未曾化疏。”秀云曰：”十七日前，有僧在柴楼中坐七日，我许他今日来。”完朗曰：“ ”本寺僧此半月内并无人出外者，必方僧诈托也。”即命作斋相待。秀云心疑怪：“若方僧诈托，何不前日即领银去？”只存在心、遍寺闲游。到伽蓝祠去，举头看伽蓝宛似前日僧形象。两仆亦指曰：“此伽蓝好似前日僧。”秀云看越惊异，心疑是伽蓝化为憎、以劝我修寺。即以答祈曰：“前日僧若是你变的，求一圣告。”即打一圣。又曰，“三百金已带来，祈保今年大利。”再一圣告，又得一阳。又曰：“三百不够，若要五百，求一圣。”又得一阴。又祝曰，“我心中已悟。若更要五百两香灯，求一圣告。”果掷一圣。秀云拜谢讫，来就斋席，谓完朗曰：“须用银几何？”完朗曰，“久有意要修。前日叫匠人估计，要五百两方够，故不敢举。”秀云曰，“我前日许过三百两，今现送在此，明日更送二百两来添。若修完备，再舍五百两买置香灯田，永远奉佛。”完朗闻言大喜，合掌下拜。后依约舍完。若冰密分二百两而去。

按：僧貌似伽蓝，故凑成此巧，亦可谓奇。然是人作成此套，何尝真有伽蓝化身乎！故富而能舍，本是善行；若谓真佛化缘而施舍者辄有福报，此两个装骗僧，岂能福人乎？吾不信也。[今译]　天元寺这座庙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倒塌荒废了。这里的主持和尚完朗有意将天元寺重新修建，只是担心工费浩大，非得有肯出大钱从心底愿意为修庙宇捐资的人才行。因此。庙里一直没敢轻易动工。

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位云游四方名为若冰的和尚到寺中投宿，此人身材魁梧，方方的黑脸庞，圆眼长耳，与寺庙中供奉的保护神伽蓝活活脱儿地一模一样！完朗一见，心中大喜，连夜为若冰和尚接风洗尘，设斋款待，很是殷勤敬重。

第二天。若冰和尚不解地问：“你这座宝刹并不兴旺，为什么肯如此大方地接待我这远方的来客？”完朗笑笑说，“贵人不知，能使我寺庙兴旺起来的，就靠您的一臂之力，我冒昧地求您鼎力相助呀！”

若冰和尚愣住了，问道：“我这么一个云游四方的小和尚，命薄缘分浅，怎么能帮助你呢？”完朗迫不及待地说：“这座寺庙需有五百两银子方可全修，虽然我向一些人化缘得到了一些小钱。但这无济于事。看到您的尊相太像我寺中的伽蓝神了，我请您选一个巨富人家，向他化缘、请求出资将寺庙修建。在他犹犹豫豫不置可否时，你约他到这寺中亲眼看一看，我自有办法收进银来。”

若冰和尚明白了完朗的意图，便出发了。他来到大江边，那里有一个靠贩柴发家的巨富商人荆秀云，家产以万计。若冰身背干粮袋、径直走进柴商

的大厅之中，口中振振有词地念着经，双手合掌盘腿而坐，高声叫道：“化缘！化缘！”荆秀云命令手下人送出一些小钱。若冰连看都不看一眼，说：”我可不是来化小钱的。贫僧与大人素来有缘，我要化千金才行。”

荆秀云不高兴地问：“你要千金有什么用？”若冰说：“离这二百里处，有一座天元寺。早年那座寺庙创建时，大人就与它有了缘分，所以今生今世才能如此的大富大贵。近年来那寺庙几乎坍塌毁坏，需要有五百两银子才能修建；另外还需要五百两银子购置田产，这样就可以长久保存下去。您的功德远大呀！”

荆秀云疑惑不解，又问：“作为这寺庙化缘，难道你前世与它有什么缘分吗？”若冰和尚说：“那寺庙本是我起居生活之地，不是有缘分的话，我怎么能长久地居住在那里呢？”荆秀云不信他的话，对他置之不理。

若冰和尚就坐定在荆秀云的大厅前，三日过去了仍不肯回去。荆家的仆人给他送饭，他就吃；不给他送饭，他就不吃。这样又过了四天，荆秀云耐不住了，说：“我舍给你三百两银子相助，你再换个人家去化缘吧！”若冰摇摇头说：“跟你这有缘分的人都化不来，我找那无缘分的，还不是白费口舌空说话吗？”荆秀云说：“你把你募捐的册子拿来，我先写上捐银三百两。”若冰说：”我那册子在寺中呢，再说三百两也不够哇，还写它干什么？您如果只图今生今世享受福分，就施银五百两也可以了；如果您为下世架桥铺路，造福于来生，就应该捐银千两才行啊！”荆秀云说：“我不信你所说的什么今生来生的。你先拿这三百两银回去好好修造，不够的话，难道就没有别的善人相助吗”若冰说：“我哪能自己拿银子，你亲自去天元寺送给主持和尚吧！”荆秀云无可奈何，只好答应说：“我十天后将银送到寺中去。”于是，若冰合掌，口念“阿弥陀佛”便离去了。

若冰回到寺中对完朗讲了此行之事，并告诉完朗他已约荆秀云十大后来寺中交银。为了成事，若冰和尚决定到别处避一避。完朗和尚见化缘有了着落，心中十分高兴，早早地各好茶果斋品，等待柴商的到来。到了第十天、荆秀云拿着银子带着两个仆人来到寺中。完朗明明知道来人便是荆秀云，在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请他坐定吃茶后，却故意问道：“施主贵姓？”荆秀云回答：“姓荆。”完朗又问：“施主从哪里来？”荆秀云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寺庙中的和尚化缘与我相约，今天我从江上来。”完朗故作惊讶地说：“我这山寺没有和尚去化缘呀！”荆秀云又说：”十七天前，有个和尚在我家的厅堂中坐了整整七天七夜，我答应他今天到这里来。”完朗摇摇头，一副全然不知的样子，说：”我寺庙中的和尚在这半个月中没有一人外出呀，一定是哪里的和尚打着本寺的招牌在骗人吧！”于是，命手下人赶快取出斋品款待荆秀云。

荆秀云心中好生奇怪，心想：“如果那和尚用化缘骗钱。为什么给了他银子他却不要呢？”荆秀云边想边在寺中闲走，走到伽蓝祠中，抬头看那伽蓝神像，竟与前日化缘的和尚如此相像！他的两个仆人也指着神像异口同声地说，“这伽蓝好像就是前日那和尚！”荆秀云越看越惊奇，心里猜想着：定是伽蓝化为和尚，劝我来修寺庙呀！

荆秀云立即求签祈祷说：“前日和尚如果是你变的，就赐一支圣签吧！”他翻开一看，果然是圣签。他又说：”三百两银子我已经带来了，请求佛祖保佑我今年大吉大利。”再求一签，又得了一阳签。荆秀云五体投地，又说：“三百两不够，如果要五百两，就再赐一圣签。”结果得了一阴签。荆秀云

忙说：“我心中知道，我做得不够，请佛祖原谅，如果还要五百两银购置田产，就再赐一圣签。”果然又得了一圣签。

荆秀云朝拜完毕，来到斋席，对完朗和尚说：“你说吧，需要多少两银子？”完朗说：“很长时间了，我有意重修此寺，前日叫工匠估计了一下，大约要五百两银子才够。数目太大，故不敢轻举妄动。”荆秀云说：“我前日答应过出银三百两，现在送交给你，明日我再送二百两来给添上。如果修缮完毕，我再出五百两银购置田产，我将永远供奉佛祖。”完朗听了此言，欣喜若狂，合掌下拜。

后来，荆秀云按约定一一将银舍齐。完朗和尚悄悄分给若冰和尚二百两银子，打发他走了。

编书的人说，这和尚凑巧与护寺之神伽蓝长得相似，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奇事。不过说到底，还是有人借此行骗，哪里会真的有什么神仙的化身呢？所以有钱人愿意捐出些钱来，这本来也是善事。但如果说是遇见真佛捐了钱财就能大富大贵，我是不相信的。这明明是两个和尚联手骗人，怎么能给人带来福分呢？[今解]　　过去和尚化缘，无非是两类、一类是软磨硬泡，一类是强募恶化。不管是哪一类，都离不开骗。像这则故事所说的骗局，显然是属于“软”的一类。下面，再看一个属于“硬”的一类的骗局。

民国某年，江苏高邮县北门外富人杨某家门外，来了个游僧，盘膝坐在蒲团上、闭目乱敲木鱼，欲要化缘。杨家拿出几十块大洋给他，他都不接。第二天一早，杨家人听得门外人声鼎沸，开门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只见那游僧用持大号钉子把自己的脚钉在了门槛上，惊动了许多人来看。围观的人都说：“这和尚道行一定不浅，脚上这么大的钉子，面不改色，我们手上扎根刺还痛呢，想来定有菩萨保佑。”杨家只好捐洋数百，其它一些乐施好善的人家，也捐了些钱。那游僧这才收下约 1000 块大洋，拔下足上大钉，一步一踱地走了。到了无人处，那游僧四下一望，拿块布把脚上的”血迹”擦干，大步如飞地溜了。原来什么铁钉、血迹，全是假的。

至于如今有许多假和尚、假尼枯、假道士，那就不用多说。

诈称先知骗绢服

东阳江达涧，父遗产万金。因为本府库吏累累浸润剥削，破去家产强半；又好男风，尝畜美好小仆，陪侍出入。有日，江之梁友遇其小仆，问曰：“前日为你相公买两匹青绢都长，做长衫必有剩。”小仆曰：”裁工不善做，先做一顿太长，穿不得；后一领做得恰好。”梁曰：“长的可裁短，何妨？”仆曰：“他也不要得，已藏在书房大箱中去。”——原来江多衣服，其穿后不用的，都投入此箱。梁曰：“新服何忍弃，叫把与我修短服之。”仆曰：“你要问他讨，箱中第三件便是这新服。”

适一僧在旁闻得，素知江达涧肯施舍，即诈称方僧，入江相公廨中抄化。江以两文钱施之。僧曰：”吾看满衙之中，皆有怨气，唯相公府中祥光满室，后日必有好官职，前程远大。吾将化你一件好服，以结个缘。”江曰：“我无好服。”僧曰，“你有一件芽不得的，舍与我好。”江故曰：“衣皆可穿，那有穿不得的？”僧曰：“是一件新青绢太长的，在书房大箱中，第三件该舍与我，吾为尔消灾延寿。不然，你眼下有多少是非到。”江心异之，开大箱中看，果有两件在上，新绢服第三。便疑此僧先知，持出舍与之，问曰：“既舍此眼，可免是非否？”僧曰：“我试你有善心否。今果肯施，便转灾成福矣。”

按，今僧皆庸人，何能前知？其称已往事者，多得于传闻；说未来事者，皆涉于矫诬。观此僧欺江相公之事，则今之称善知识者，皆此类也。江相公之易欺如此，家安得不败？世之信憎引诱者、可以此为鉴。

[今译]东阳这个地方有个叫江达涧的人，他父亲死后，给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因为东阳府库的官吏屡屡地占江达涧的便宜，搜刮他的家财，竟使得他的家产已经破费掉一大半了。江达涧又喜好美男子，还拿出钱来在家中供养着长得俊美的年轻仆人，出出进进地日夜陪伴着他。

有一天，江达涧的朋友梁某人在街上与江家的仆人相遇。梁某问道，“前日作为相公买的两块青绢那么长，要是做长衫的话。一定会有富余。”仆人说：“青绢虽长，只是那裁缝不会做，先做了一件太长了，江大人穿不得；后来又做了一件才正好能穿。”梁某人说：“长了可以裁短，这有什么难办的！”仆人说，”江大人他不要了，已经把那件长衫存放在大箱子里了。”原来江达涧的衣服太多，他穿过的或是不要的都放在那个大箱子里。梁某人听了忙说：”新衣服怎么就舍得丢弃，不如把它送给我，我将它剪短了穿呀！”仆人说：“你自己向江大人去要吧，大箱子里的第三件就是这件新衣服。”

梁某和仆人在街头的一番对话，恰好被路过这里的一个和尚听到了。这和尚知道江达涧素来就为人大方乐于施舍，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谎称自己是云游四方的和尚，特地到江大人府上来化缘。江达涧拿出两文钱舍给他。和尚说：“我看到整个官府衙门中都有怨气，只有相公江大人的府中却是吉星高照。祥光满室呀。日后您一定有高官厚禄，前程远大。我请求您舍我一件好衣服，咱们也结个缘分。”

江达涧想了想。说，“我没有什么好衣服呀！”和尚说：“你有一件穿不得的，给我不是正合适吗？”江达涧笑了。说，”衣服都是可以穿的，哪有什么穿不得的！”和尚双手合掌、做出先知先觉的样子，说，“那是一件新的青绢长衫，它太长了，你穿不得的。放在了书房中的大箱子里，箱中的第三件应该是舍给我的，我可以为你消灾延寿。不然的话，你眼下会有许多麻烦找上门来的。”

江达涧疑疑惑惑，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有两件其他的衣服在上面放着，第三件正是那件新的青绢长衫！他便觉得这和尚有灵气能先知先觉。于是，赶快拿出那件长衫给了和尚，并且又问道：“我如今把这衣服舍给你了，是不是就可以免除灾祸了？”和尚说：“我不过是来试试你是否真有善心，今天看到你肯于施舍。你便可以转灾成福了。”

编书的人说：如今的和尚，大多是些庸人，哪里真有什么未卜先知的？就是有些自吹能知道往事的，大多也是和上面这个骗子一样，道听途说来的。而那些自称能预知未来的，更多是胡说八道。看看这个和尚是怎么欺骗江相公的，对这类自称能知人所不知的骗子，也应该有所认识了。这位杠相公这么容易上当受骗，他家怎么会不败落？世上容易被和尚道士欺骗的人，应当以此为鉴。

二十二类　炼丹骗

深地炼丹置长符

古有炼丹之说，点铁成金，盖仙方，非人世有也。世所传炼丹之术，用好纹银三两，杂诸铅、汞辰、朱砂药物在炉同炼，每次须炼四十九日。至四十日后，须两人轮番守炉，昼夜不得暂时离守。丹成，可得九两，内除三两银本，要三两买药物，每次只出三两。一年可炼四次，共可得十二两，仅足供两人食用。故真得此方者，亦不屑为。其炼出丹银，亦可经煎，每次渐渐亏少，复归于无。但此银第二次不可为银母，若再炼，须另以纹银为母。此相传真方，费心费工，甚不易为。若云游方士，托炼丹为名以行骗者，用砒霜、椎黄诸物，炒好银为灰砂，假称曰“丹头”；然后将此与好银同煎，仍煎成银，彼便道“丹药可点成银”，此个个是弄假行骗之套子。

有一道士，自称能炼丹者。先以银灰明煎出些与人看，人多疑信相半。一富人独信之，请至家炼。道士曰：“炼丹乃仙木，家中多秽浊，恐不能成。可于僻地开坑一丈四尺深，下仅可容一床一炉，在此处烧炼四十九日。一百两银母，可炼出三百两矣。”富人依言，于后门凿一坑，广八尺，深一丈四尺。道士入坑去，命用银十两买铅、汞辰、朱砂等来，先炼丹头，三日已讫。富人付银百两与炼，日吊下三餐饭与食，道人又命讨一手握的坚实圆木七只，每只三尺五寸长，作符；用大棕索一条，交横缚柴符上，日以大斧摧打柴符。宫人每日往坑上看。至三十余日，柴符渐渐打下，只有一尺在上，心料银将成矣。道上知一月之久，防守者必懈，夜以索一头系裹银药，一头系在腰，将七只长符，每二尺打一符于上，扳援而升，将银吊起，夤夜逃去。次早送饭，下无人接。以烛照之，不见道士矣。梯下看之，银都窃去。方知彼蹈符而上，明白被其窃骗也。

按：深坑锻炼，使人不疑其逃。然用符用索，已早为出坑之计。其使人不疑处，即其脱身处也。后人鉴此，尚以炼丹为可信否？

[今译]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炼丹”之说，说是能”点铁成金”，是人间没有的“仙方”。世传炼丹之术是这样的：用好纹银三两，再加入铅、汞、朱砂等药物放在炉内一块冶制，每次需要炼四十九天。到第四十天以后，一定要有两人轮番守炉，昼夜不得离开一会儿。丹炼成了.可以得到九两，这之中除三两是本银，还要用三两银子买上述药物，所以，每次只能赚到三两。一年可以炼四次，一共可多得十二两丹银，仅可以供两人食用。所以，即使真得到炼丹秘方，也不值得去实施。何况用此种方法炼出的丹银，经过洗煎，每次都会渐渐地亏少一些，洗煎次数一多，那多出的丹银就会全部被洗掉。

另外.这种丹银不能再做本银，如果再炼，必须另用纹银为本银。所以说，这传下来的真方，既费心又费工，还很不容易做成。

像那些云游天下的方士，自称会炼丹，其实是在行骗，他们用砒霜、雄黄诸类东西，加入一些好银末，炒成灰沙，他们把这灰沙称为“丹头”。然后再把这“丹头”与好银同煎，仍煎成银，他便说：“丹药可点成银。”其实，这种人个个都是弄假行骗的骗子。

有一个道士，他自称能炼丹。他先用银灰在大庭广众面前煎出些银子给人看。众人看了，很多人都不信。唯独一个富人很相信，他便把这位道士请到家中，为自己炼银。

来到富人家中，道士对富人说：“炼丹是仙人之术，俗人家多污浊，恐

怕炼不成。可以在僻静之处挖开一坑，要一丈四尺深，坑底下仅可容织一床一炉即可，我要在坑下烧炼四十九日。你用一百两本银，可以炼出三百两呢！”

富人听说后很高兴，就依道士之言，命人在后院挖一大坑，广八尺，深一丈四尺。

坑挖好了，道士下到坑里去，又命人用十两银子买铅、汞、朱砂等东西来，说先炼丹头。

三日过后，丹头炼出来了。

那富人又按道士的要求给他吊下去好银一百两。供他当本银。每日三餐都把饭菜饮水吊下去。道士又要一手粗的坚实圆木七根，每根长三尺五寸，说是作为“道符”，又用一条大棕绳纵横交错地捆在道符上，每天还要用大斧锤打道符。

富人每天到大坑边上去看。到了三十多天时，道符渐渐打下，只有一尺在上。富人心想，银子就要烧成了。

道士知道一个月那么长久，主人提防他的心必然懒怠了。夜里，道士用绳子一头把银子和药物系好，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又将七根长木，做成梯子，攀援上去，又将银子吊上来，乘着深夜逃走了。

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富人亲自去送饭，吊下去饭菜无人接着。用烛光照坑下，又不见道士。富人亲自登梯下去察看，才知道道士把银全部偷走了。他就是登着自己送来的圆木爬上去的。直到此刻.富人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编书的人说：这个道士的骗术还是很高明的，先是挖一深坑炼丹，使人不会想到他会逃跑。然后又要一把粗的圆木做“道符”，又要绳子，已是做好了出坑的准备。他使人不怀疑的地方，也就是他脱身的地方。后人应以此为鉴，不要再相信什么“炼。丹”术了。

[今解]　如今，各种伪气功，假“特异功能”比比皆是，倒也骗了不少人。让我们来看看这其中的重重黑幕及一些“大师”们的丑陋表演吧：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负责人张洪林先生介绍，目前的“伪气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索性就是江湖骗术。像闹得满城风雨的张香玉“自然中心功”，张自称此功一、二千年才产生一次，可透视人体、看穿地球、沟通任何物质之间的信息。并宣扬，她已见过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明显是骗术。又此如辽宁省法库县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常文霞，宣称“外星人”见了她，让她给人看病。公然开办外星人诊所。她本人，一会儿自称是”‘玉女”、“七仙姑”，一会儿又说是“玉母娘娘的干姑娘”，反正不是凡人。这些人大行骗术，目的不外是名利。张香玉在北京仅“授功”6天，就收入42万余元。常文霞的家，在当地是有名的豪华。更有甚者，干脆连“带功”和“看病”的程序也省略了，直接买“信息石头”、“信息水”、“气功处方”，还有的声称是“神仙一把抓”，朝着患者的方向抓儿把，就表明“病气”已被抓走。或是“遥诊”，远离上万里，可看出有什么病。其实只要不是走火入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再一类，是所谓“技巧魔术类”，如轻功，其实不过是利用物理学原理和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的一项表演。一般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气球等承受不了人的重量。其实，按物理压强公式计算，两个气球即可支撑约70公斤的重量。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体重不超过70公斤，并且踩球时讲究一点方法，不练轻功也可成功的。再如硬气功、电气功等，实际上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循序渐

进的训练，谁都可以学会的。

至于一些宣称“眼见为实”的“特异功能”表演，事实已证明多有舞弊行为。比如复原被焚钞票、意念移物等，都可利用魔术手法甚至是靠“托”的配合实现。

如同《杜骗新书》中所描述的，一些人被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气功”、“大师”骗得家破人亡一样，今天也有不少人给骗去了钱财，骗去了理智（成了精神病），甚至骗去了性命。这里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也有管理混乱、舆论误导等杜会的原因。不过，就我们自身来说，只应坚持一条，即不会上当受骗，那就相信科学。

信炼丹贻害一家

方士以炼丹脱剥，受骗者历来无算，故明人皆能灼见其伪，拒绝不信。有一邴道士，术极高，拐一脚，明言已得真传炼丹术，不肯轻易为人炼。其法以丹头与人，任其以铜铅同煎，皆成银。彼自用则不须炼。但随手取出，都是银。或见人疾苦者，在手掌一捻，即取银与之；或衣袖中随来，亦是银。多肯施舍与贫人，由是，人称为“半仙”。有的银器皿设盛席待之者，食毕，令取一米桶置席上，以手取银器，件件收入桶中。及看，则空桶无一物，明言我收去不还矣。人以善言求取。则云：”已在你家内原藏器之所。”视之，果在。若恶言强取，则终不见。此谓得五鬼搬运之法。如些累显奇术，皆足骇动人。

有富人尧鲁信之，延至于家，朝夕参，敬礼备至，愿学其术。道士安然受拜，未肯遂传之。每日坐享其敬，饮醉而睡，睡醒而游，全不以其敬礼为意。但有甚术，凡拜之者便倾心说服。与共席饮酒，使称颂其道。尧鲁一家老幼婢仆，皆尊敬之。唯鲁妻辛氏始终不信，累劝夫宜绝此邪人。后郧道士知之，以银二钱与其家小仆，曰：“你主母梳头时，可取他梳下头发一根与我。”小仆早晨取与之。道士得此发即作法，至半上午，辛氏中心只爱与道上通，谓婢曰：“今日我心异也。”至午益甚，又曰：“今日心中大异。”至半下午，心不能自禁，明谓侍婢曰：”吾往日极恶邴道士，今日何爱他好？你看我脸上何如？”婢曰：”你似欲睡模样。”至晚饭后，辛氏思与道上云雨之意极切，只恨一家人在旁耳。又强制注，密渭婢曰：“你今须紧跟我，或入道上房去，你须打我两掌，批我面皮，切不可忘”及上床睡后，夫已睡着，辛氏披上衣，裸下体，开门径奔道士房去。道士正在作法催符。婢急跟出，呼曰，“此道士房，不可去！”亦不应。道士语婢曰：“你外去。”以手扯辛氏。婢近前批主母两颊，亦不管；又在面上打两掌，曰：“你未穿衣。”辛氏方醒，曰：“我是梦中来，何故真身在此？喜得你唤醒也。”手携婢曰：“快和我进去，好羞人也！”入房蹴夫醒，详言其情及得婢唤醒之事。夫曰：“那有此理？你素恶他，故装此情捏之，岂有心既欲去，又肯叫婢挽之？这假话我不信。”次日，不得已述于夫兄言之。兄命弟遂去道士，亦不听；乃往旦告之。县提去打二十，又会寄棒、打亦不痛，乃以收监。道上明是空身入监，随手取出都是银。以银贿禁子，令买酒肉入监食。禁子更加奉承，思求其方。后又解府解道，各官都加责，以无甚证据，不肯置之死。后竟托分上，放出逃去，不知所往。尧鲁一家长幼，后相继疾故，责受其木所蛊也。唯辛氏贞正，寿考无恙，总理家政，以抚幼孙之长，至九十余岁而卒。

按：妖木之暗中，如妖狐之投媚，必心邪而后能惑。苟心正者，虽入群妖之中，妖不能害。故傅奕不信死人之咒，而胡僧自死；仲淹不信杀子之鬼，

而鬼自不来。辛氏心正，虽妖人灵法。能深疑于心，蚤嘱于婢，终不受其邪淫之毒。然则法虽巧，终不及人心之正也。后遇妖人者、其牢把心而勿睬之、彼邪亦安施哉？

［今译］ 方士用炼丹术行骗后逃脱，此种事例历来都很多，所以明智的人都能看到这其中的伪诈，是拒不相信的。

有一个姓邴的道士，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的骗术极高，自称已经得到炼丹术的真传，不肯轻易为人炼。他的方法是：把他炼的丹头给别人，得到他的丹头的人可以任意将丹头与铜或铅同煎，都能成银。如果邴道士自己要用银子，根本就不要去炼。只要随手一抓，就可以得来。有时候，看到有人疾苦，他在手掌心一捻，就取来银子送给那人；或者从衣袖中揪出银子，多肯施舍给贫苦之人。人们都称他为“半仙”。

有人用银器皿设盛宴请他，吃完酒席，邴道士让主人取来一只米桶，放在席上。邴道士用手拿起银器，一件件都收在桶里。等主人一看桶，发现桶是空的，没有一件东西。邴道士明说：“我收去不还了。”主人如果用好话央求他，他就说：“已经在你家里原来藏东西的地方。”主人赶快去看，果然都在里边。假如主人骂他，强迫他归还，那东西就永远看不到了。有人说，他会“五鬼搬运之法”。像这样，他多次做出显明的奇术，使人又惊又怕。

有个富人叫尧鲁，很相信这道士的奇术，把他请到自家中。早晚都礼拜他，恭敬之礼非常周全，表示愿意拜他为师，学他的奇术。道士受拜时显得十分安然自得，但就是不肯传授真本事。每天坐享富人孝敬的大鱼大肉，喝醉了就大睡，睡醒后到处去游玩，完全不把富人的请求放在心上。尽管如此．尧鲁仍然每天心悦诚服地待他，与他同席共饮，称颂他的本领。尧鲁一家老幼婢仆，都尊敬他。只有尧鲁的妻子辛氏始终不信邪，她多次劝丈夫应该尽早与这个邪恶之人绝交。

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邴道士知道辛氏不信他，就用二钱银子收买他家的小仆人，对他说：“你主母梳头时，把她梳下的一根头发给我。”那小仆人早晨起来，看辛氏梳完头，就把辛氏掉的一根头发从梳子上拿下来，送给了邴道士。

邴道士得到辛氏的一根头发后就作法，到半上午，辛氏心中只想着与道士私通。辛氏自觉很奇怪，于是，对婢女道：“我以前非常厌恶邴道士，今日怎么总想和他通好？你看我的脸上怎么了？”婢女道：“你像是要睡的样子。”

到了晚饭后，辛氏想与邴道士云雨的意思愈来愈强烈，只恨一家人在旁边不方便。但她意志很强，强制住自己，并秘密对婢女说：“你今天一定要紧跟着我，如果我自己控制不住走到道士房里去，你一定要打我两巴掌，左右批我脸面、千万不能忘。”

等上床睡觉后，大夫已经睡着，辛氏披上衣服，下身裸露。开门直奔邴道士房去。道士正在作法催符。婢女急忙跟出，大叫辛氏：“这是道士住的房间，不能去！”辛氏也不答话。邴道士对婢女说：“你出去。”并用手扯辛氏。婢女不但没有出去，反而赶上前两步，批打主母的两颊，辛氏也不管；婢女又在辛氏脸上打了两巴掌，大声说：“你没有穿衣服！”辛氏才醒过来，说：“我是梦中来的，为什么身子在这儿？幸亏你唤醒我了。”说完，辛氏拉着婢女的手说：“快和我回房里去，好羞人啊！”

到了自己房中，把丈夫踢醒，详细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丈夫说：“哪

有这种道理？你自来非常讨厌他，所以编造出这种事来给他栽赃。哪里有本心要去，又肯叫婢女拉住自己的道理？这假话我不相信。”

第二天，辛氏见丈夫还是不信，想来想去，不得已，只好把此事告诉了丈夫的哥哥，以便让大伯子给丈夫说，驱逐那道士。果真，大伯子也不信那道士，让弟弟马上把邴道士赶出家门。尧鲁也不听。辛氏一气之下，到县衙门告了邴道士。

县官把邴道士捉来，说他妖道惑众，命先打二十大板。那邴道了又会“寄棒”之法，打也打不疼。县官又命衙役把邴道士押入监狱。

说也怪，衙役们看到邴道士明明是空身入监的，可他随手取出的都是银子。邴道士又用银子贿赂狱卒，让他们买酒肉给他吃。狱卒得到钱后，更加奉承，还想求得邴道士的奇术。

后来，邴道士又被押解到府、道衙门，各级官吏都加以斥责，但因为没有什么证据，不肯判他死罪，暂且关押。

再后来，邴道士竟然托关节，被释放出去逃走了，不知去向。

尧鲁一家老少，因受邴道士妖术的蛊惑，不久就得病相继死去，只有辛氏活了下来。这全在于她品行贞正，所以才无灾无殃。她平日主持操办家务，抚养幼孙长大，直到九十多岁才寿终正寝。

编书的人说，这种在阴暗之中实施的妖术，就如同孤精迷惑人一样，一定先是本人心术不正，然后才会上当受骗。心正，就是与群妖坐在一起，也是不会有事的。所以古时候傅奕不信死人有什么咒语，而那个外族的僧人自己死掉了.范忡淹不相信有什么鬼会杀死儿子，鬼也就不再来了。上面提到的辛氏，心就很正，所以妖道呈说法术很灵，但她先是内心不信，又及时叮嘱了婢女，所以最终也未上当受骗。因而妖人的法术再灵，也比不上人的心正。以后遇上这类以妖米骗人的骗子。只要自己把握住自己，不理不睬，他又能拿你怎么样呢？

[今解]　“炼丹”，在当时人眼里，也是极其高深的“高科技”了。如今，也有人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四处行骗。

这天，个小的合隆镇上，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激光治癌医疗队来了。这医疗队虽说只有两个人，可仪器据说是灵验极了。那台什么“激光消癌仪”，不管什么癌，一照就没。癌都能治，别的病更不在话下了。十里八乡的人们，你传我，我传你，越传越神，有病没病的，都纷纷跑了来。

医疗队临时下榻的旅店前，挂着一块宣传板，上面写道：

“激癌消癌仪”系美国史密斯教授和日本三木吉野博士合作项目，经数十年苦心研究，　1000 多例临床运用，证实该仪器技术为世界一流，已通过美国科学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合鉴定……

见识不广的人们，围着这则牛头不对马嘴的宣传资料，惊奇地不知说什么好。再迸屋一看那仪器，灯光一闪一闪的，更是信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哪里知道，那条宣传材料，整个是伪装的。而那台所谓激光仪器，其实不过是用半导体收音机和高能聚光灯泡做成的，然后胡乱从中引出十几条线，以达到“治疗”效果。

治疗费很高，一次就要 400 元，7 次为一个疗程，费用须一次交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踊跃交款，不几天，骗子们就收到 28000 多元。

医疗队来镇上的第 4 天，患者们仍然来旅店治疗，不料已是人走屋空，只是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写道：

各位患者，“请原谅。我们昨夜接到日本东京紧急电报，邀我们火速前去参加国际会议。我们将在 15 日后退回，请等候。

激光消癌医疗队患者们看了，都安心等待公务繁忙的医疗队早日归来，他们哪里知道，此时骗子们在千里之外又一个偏僻小镇上，正忙着收钱呢。

炼丹难脱投毒药

古潭一后生丁字弘，机关伶俐，识尽世间情伪，人不能欺。偶遇一方士，自称能炼丹。宇弘早知其伪也，欲乘此以骗方士。故诈为不知之状而琐琐问之。方士曰：“丹是仙术，古来传于善人，专以济救贫穷者。先须采药炼成丹头，后用银一钱，与丹头同煎，可得三钱；一两可得三两。”宇弘曰，“更多可炼否？”方土曰：”只要有丹头，虽一百一千皆可炼。”宇弘先用银一钱与炼。方士加丹头三分，即煎出银三钱。宇弘喜，更以一两与煎，又得银三两。宇弘益喜，请方士到家，殷勤相待。及银已费尽，又求再炼添用，陆续炼出银三十余两。惟以好言承奉之，愿学其术，终不多出银与炼，反将方士丹头之本骗来矣。

方士思家中不奈他何，故说：“吾丹头已用尽。可多带银本，出外采药，再在外大炼。”宇弘明知其引外行骗，只自思“我用心提防，彼何以骗？”更欲尽骗其身上丹头之银，乃带银五十两。与俱出外，不肯取出费用。方士叫其取银买物，宇弘曰：“丹以换银，今已成之银，何必轻用？可取丹来炼银作略费，我银留买药。”方士尽将己丹头三两，宇弘用银十两，共炼成三十两，彼此各分一半。又远行两日，寝食严防。方士无计可脱，乃背地买砒霜在身，晚又买一鲜鱼入店。宇弘往煮熟，装作两碗，方士往捧一碗在席，放毒于内。又再揍一碗，故打喷嚏，将口馋溅入鱼上。方士曰：“这碗亵渎了，我吃。”乃至半夜，宇弘腹疼。延至明晓，方士往医家求止疼药，煎眼愈甚。至午，宇弘发散唇裂，腹痛难当、心疑是方士投毒，哀求之曰，“吾止有银五十五两、你能救我命，尽将与你。”时弘已不能起床矣。方士取其银置己包袱内，近床以药与之曰：”吾游方人，将攒他人银。你好奸狡，反骗去我银五十两。今止多得你五两，吾自行善心，以此药与你，凭你命当生死何如。”遂负行李逃去。宇弘急命店主以药煎。有认得者曰：“此解砒霜药也。”连服几次，疼稍止。再求近店人医之，三日始得痊愈，银已全被方士夺去矣，只沿路乞食而归。

按：知防炼丹，莫如宇弘。虽百计不能骗，反骗方士银本几尽，可谓巧极矣。然终被其投毒，银尽还讫，又多去五两，且几乎丧命。幸而得生，沿路乞食，亦劳巨辱矣。方士炼丹，其可信哉？

[今译]　古潭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叫丁宇弘，聪明机灵，对人世间欺诈的事情了解得也很多，别人向来很难骗到他头上。

有一天，丁字弘偶然遇到一个方士，那方士自称能炼丹。宇弘早知道道士炼丹是骗人的，但想乘此机会骗方士的银子，所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提一些很琐细的问题问东问西。方士对他说，“炼丹是仙术，自古以来都传给为善之人，让他们去专门救济世上的贫穷之人。先要采药炼成丹头，之后用银一钱，与丹头同煎，可得丹银三钱。也就是说、一两可得三两。”宇弘听后，说：“如果多炼一些，可以吗？”方士说：“只要有丹头，一百一千两银子都可以炼出来。”

于是，宇弘先拿出一钱银子给方士，让他炼。方士加丹头三分，就煎出银三钱。宇弘一见，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又拿出一两银子给方士，让他煎，

结果又得到丹银三两。宇弘装作更加欢喜的样子，请方士到自家，热情亲切地接待他。

宇弘在家中继续让方士炼丹，方士陆续炼出银三十余两。再求方士炼，但自己再不出银子，只是用好话奉承方士，说他如何是“活神仙”等等，愿意跟他学炼丹术。而此时方士的丹头银也快要用完了，眼看都变成了字弘的丹银，也再不炼了。

方士想，在他家中对他没办法，出外再见机行享吧！就对丁宇弘说：“我的丹头已经用完，你可以多带一些本银，我们一同出外采药，在外边再大炼一番。”

宇弘知道方士要引他外出，以便骗他，原想不去，后来又想：“我用心提防，他怎么能骗我？”更加上想骗尽方士身上的银子。就带上银子五十两，与方士出外去。

在路上，丁字弘不肯拿出自己的银子当路费。方士叫他拿银子买东西，字弘说：“用丹头炼成了银子，来之不易，怎能轻意使用？应该拿丹头来再炼一些银子作路费。我的这些银子留着买药。”

不得已，方士用身上最后的丹头三两，宇弘银十两，又炼成三十两丹银，彼此各分十五两。

又走了两天，丁宇弘睡觉吃饭都严防方士骗自己。方士的确也不能下手。但这个方士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暗地里买了一包砒霜藏在身上，晚上又买回来一条鲜鱼。

宇弘把鱼收拾好，煮熟，盛作两碗。方士先捧一碗放在桌上，趁宇弘做饭，一不注意，就把砒霜撒入碗里。回过头来再端另一碗，当着宇弘的面，故意打了个喷嚏，把自己口里的馋水溅到鱼上。方士说，“这碗鱼被我弄脏了，我吃。”于是丁宇弘吃了那碗有砒霜的鱼。

到了半夜，宇弘肚子疼起来。一直疼到天亮时，方士到医家求止疼药，回来煎后为字弘服下。没想到疼得更加厉害了。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中午，丁宇弘头发散乱，嘴唇开裂，肚子疼得再也忍不住。　心中忽然明白——一定是方士在碗里下了毒。于是，他哀求方士说：“我只有银子五十五两，你能救我命，你把银子都拿去吧。”这时的丁宇弘已经不能起床了。

方士这才把丁字弘的银子全拿过来，放人自己的包袱里，又靠近床，拿出解药，对丁宇弘说：“我是到处游荡的人，想骗取别人的银子。你好奸猾，反而骗去我的银子五十两。现在我只多得你银五两。我是好心眼儿，把解药给你，吃后死活就看你的命运了。”说完，背起行李逃跑了字弘拿到解药，急忙叫店里人去煎药　　有认识此药的，说：“这是解砒霜的药啊。”宇弘连续服用了几次。疼痛稍微好一些。再求店家找附近的大夫医治，三天后才痊愈。

丁宇弘的病虽好了，但银子全被方士夺走了。怎么办呢？没法子，他只好沿路要饭回家去。

编书的人说，要说提防用“炼丹”骗钱的骗子，谁都没丁宇弘更明白。那些骗子使尽浑身解教，不但骗不了他，反倒被他把用来做本钱的银子弄去了，可以说是够精明的了。然而就是他，也仍然中了骗子的毒，没能赚得一两银子不说，反而搭上五两，而且几乎把命也搭在里头。幸而逃出条性命，一路要饭回来，又劳神又丢人。方士的炼丹术，还能相信吗？

二十三类　法术骗

和尚诈照形谋反

僧术中有以法咒水密咒某人，心欲何事，后今人自取照之，各随其心之所欲，自现其形。有米春元者，富过百万，田连两府，年逾五十，不思会试，唯安享豪华以为乐。妖僧闻其富，欲骗其厚利也，挟咒水之术，往叩其门，自言能望气，每见此宅紫气上冲，有鸾凤之彩。此百代王侯之兆，当有立诩运之功、分河山之带砺者。米春元未信。僧曰：“吾传有秘术，以符咒水能知此生荣枯结果。人但斋戒三日，虔心来照、则今生是何成就，自现于水中。”米乃留此僧，令家下人各斋戒。

至第三日，注大缸水于庭。僧密语咒水，令诸人自照。米照见戴丫天冠，穿蟒袍。幼子照之，亦同。长次二子，只纱帽圆领而已。米正室照，亦妃冠凤袍。两长妇照，唯珠冠翟服。米大异之，仅秘于心。

后与流寓枝乡官宴会，涉及时事，枝曰：“今并后匹敌，金注支庶。祸之萌孽，必始宫闲。异日不为文皇之蹀血，或为沂王府之反召。此鲁嫠所深恤者。”米曰：“往者逆晌未萌而折，宸豪已发而摧。国家如天之福，风雨何摇于牖户也？”枝曰：“不然。文静以监竖倡唐，姚衍以胖僧兴国。苔辅之得人，成败安可料也？”米曰：“纵中土有故，水国偏在海隅，心无忧乱离也。”枝曰：“亦难保。谶云：‘某地出天子，江南作战场’，正可虑也。”米曰：“使宸豪复兴于今，成败当何如？”枝曰：“今承平驰兵，更甚于昔。向令宸豪不入淹南康，某都不诈应反戈，安至以铜钟灰也？”米闻言心喜。

又有一僧，能降神附童者，言往来祸福，如声应响。米请降之密祷，以欲图不轨事。神降曰：“金钟兴，玉气旺，清福扶王帝业强。洪流扫荡人安泰，裂土移宫镇远方。”米犹未决休咎，冉求明报。降童喝曰：“此何事而敢絮叨也！”米不敢问，而未解神意。既而渔人于深渊得巨钟，金色烨然。米以为瑞也，召枝某及二僧决谋逆，欲俟五月某日五更早，大小官俱出城送万寿表，乃闭四门，伏兵城外，悉歼之。

至四更，兵卒供执事者早起，见城内伏兵处灯火异常，急报军官调兵捕之。城中扰乱，又遣兵守城。见江中船无数，皆早炊饭。城上兵疑是助乱者，大呼曰：“某人谋逆，被捕获斩首矣！”外伏者见内无号炮，城上有备，又闻呼喊声，送表官皆不出城，知事必败露，河边数十号船，乘微明时各各逃散。后官以乱音作造谋劫库问，捕获数十余人，皆斩首。而首逆者，反以不知情为辞，只拟流三千里而死于道。（此传内多隐语，未可明言也。）

按：米春元年老巨富，已无心向功名，更何心图王侯？止以咒水妖僧启其端，降神妖僧决其志，又以枝某失职，怏怏酿成大逆。二僧已就诛，而枝某幸脱于网。天何缓讨凶人哉？犹幸圣朝清明，小丑旋珍，固太平之洪福，亦此地民风素良善忠顺，不当受此叛逆者之荼毒也。然信僧惑邪之祸亦酷矣。后人其深鉴之。其深戒之。

[今译]　　和尚的妖术中，传说有一种是用法术念咒水来密咒某人的。某人心里想干什么，就让他在水中照自己的影子，水中就会现出他心中所想到的东西。

有个人叫米春元，家产百万，家里的田地多到连着两个府。他年过五十，不想科举，只想安享豪华生活。

一个妖僧听到米春元是个大富翁，就想狠骗他一笔，叩响了米家的大门。

家丁来开门，妖僧说：“贫僧要见你家老员外，有重要事，必须亲自告知。”米春元只得让那和尚进门来。

和尚一见米员外，就让主人摈退左右。很神秘地对他说：“贫僧会看风水，贫僧常常见到贵府有紫气上冲，呈现出弯凤那样的五色光彩。这是百代王候的征兆，你家必定会出飞黄腾达、分土列侯的大人物。”开始，米春元不信。和尚又说：“贫僧传有秘术，用符咒水能知道今生的荣枯结果，只要在照水之前沐浴、换上新衣服，不喝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房，整治心身，斋戒三天，恭敬诚信地来照，那么今生能办成什么事，成为什么样的人，自然在水中就可照见。”

于是，米春元让这个和尚留下来，又让家中的人都斋戒三到了第三天，和尚让把大水缸放在庭院，并倒进水。又密语咒水，然后让所有的米家人自己列水缸前照影。

第一个是米春元，一照，见自己的影子头戴丫天冠，身穿蝉袍。最小的儿子照时，也是这样。这是皇帝之像啊！长子和次子照时，只戴纱帽，穿圆领衣袍罢了。米春元正妻照，也头戴妃冠，穿凤袍。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照，只是头戴珠冠，身穿用雉羽作服饰的衣服。米春元非常奇怪，但只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后来，有一次，米春元同寄居本乡的枝乡官饮宴。席中，谈到了时事政治。枝乡官说：“现在有人与皇后的权势彼此相当，都各自树立自己的亲信。旁出的芽要召来祸害，而且一定是先从宫中的后妃闹起来。他日不像唐太宗那样杀人流血，也会像沂王府那样反叛。这是我所深深忧虑的。”米春元说：“过去，叛逆的没有萌发就夭折了。朱宸濠已经反叛而被消灭。国家福如东海。一点风雨怎么能摇动窗户呢？”枝乡官说：“不是这样的。唐代的刘文静仗着自己是李世民身边的亲信，共定起兵之计.于是才有了大唐；而本朝的道衍是个胖和尚，他辅佐燕王朱棣夺得皇位，振兴了国家。如果找到合适的辅佐之人，成败怎么能预料呢？”米春元说：“即使中原有变故，而水国在天涯海角，一定不会发愁离乱。”枝乡官说：“也难保。如今有流言说：‘某地出天子，江南作战场。’正是应该忧虑的啊！”米春元说，“假使朱宸濠在今天造反，成败会如何呢？”枝乡官说，“现在天下太平，起兵造反，比那时更厉害。假如过去的朱宸濠不久淹南康，某都不假装响应他造反，怎么会被消灭呢？”米春元听了这番话， 心中大喜。

又有一个和尚，能降神附在童子身上，对别人说过去将来的祸福，似乎总有应验。米春元请这个和尚秘密地为自己祈神求福，想到起兵问问吉凶。那和尚降神于童子，说：“金钟兴，玉气旺，清福扶王帝业强。洪流扫荡人安泰，裂土移宫镇远方。”米春元还是不知道是吉是凶，再请童子明说。那童子喝斥道：“这是什么事，你还敢絮絮叨叨！”米春元不敢再问，但又不理解神的意思。

不久。打渔的在深渊捞得一口大钟.金光灿烂。米春元以为是吉祥的兆头。赶紧召来枝乡官和那二个和尚。决定计划叛逆。他们商议定：等五月某日早五更，大小官员都出城送《万寿表》时，就关闭四门、在城外的代兵齐动手，把所有官员都杀死。

五月某日到了。

这一天直到四更时，执勤的兵卒早起换岗、发现城内伏兵处灯火与往常不一样，急忙报告军官。军官赶紧调兵把有关人员逮捕起来。城里的官员发

现有动乱的迹象，又增派兵卒守城。士兵站在城头上，看见江中有无数条船，都在做早饭，就怀疑是帮助谋乱的、于是大呼：“某人要叛逆，已经被逮佐斩首了！”在城外埋伏的人看见城里没有发炮为号，又见城上有防备，听到士兵呼喊声，送表的大小官员一个也没有出城，知道事情一定败露了，河边几十条船，趁着天刚亮时各自逃散。

后来，官方把谋反者问成劫库的罪名。逮捕并斩首了几十个人。而那个首逆米春元反以”不知情”为说辞，只流放他三千里。不过、在流放途中，他也病死了。（原编者注：这篇故事中有隐语，不便明说）

编书的人说。米春元年龄大了，家里又有钱。本已无心再去捞取什么功名了，更何况是王侯的高位呢？只是因为有一个会咒水骗术的妖僧勾起了他的野心，又有一个会“降神”骗术的妖僧坚定了他的决心，再加上有枝某相助，不知不觉地竟酿成大祸。那两个妖僧自己问斩，只有枝某侥幸逃脱，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皇上圣明，有几个小丑不自量力，无伤大局。这个地方的百姓还算忠顺善良，不应受这些造反叛逆的牵连。不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和尚迷惑骗人的邪术，造成的灾涡也实在是很严酷的。后人应以此为鉴，深加戒备。

妖术托梦劫其家

老狐昼伏岩侗，夜出寻食草木之实。有偶于草木中吸得天地氤之精者，便有灵变，能幻化为美妇，以迷诱人，采人之阳精，以益其灵通。法师捕得而烹之。和尚如求得狐心，焙而干之，熏以好香，于深山中构一草庐，以孤心奉祀于中，日诵诸般忏文经卷超度之，夜则群妖众怪嗥者、呼者、悲者、泣者、叫者、啸者、能为人言或为蛮语音，千怪万状，于草庐外哀吊，极其凄凉。要极大胆之人，方敢中处。吊过七日，亦渐渐稀少。昼夜常诵经作法，备果食供奉。积至四十九日，然后焚了草庐，把狐心领回，香火祀之。如明日欲往见某人，先夜以锦囊盛狐心，置于心上，夜必梦妇人领之，先见其人；次日往拜其人，已梦中相会。后有所干求，人必以为异而多从之。此僧家骗化之一术也。

有富家羊老，生二子娶二媳矣。蓄积盈余，极是悭吝，分文不肯施舍。忽夜梦两高僧来比缘，次日果有两僧到，容貌俨如梦中所会者，称言，“你取财太急，人多怨气。吾与你有夙缘，特来为你忏悔。”羊老信之，问：“忏悔当如何？”僧曰：“你合家当斋戒三日，再买果饼面食及三牲猪羊肉，半荤半素，吕为你作法清将，诵经供佛，将生前罪过解释，再祈后增福禄，便家门请吉，死后免堕矣。”羊老依言，斋戒买办。

至第三日，又有两僧到，又留相助诵经。全晚。来一僧念咒烧符，降遣羊老自跳自喊，取利剑在手，指其妻，子曰：“此鬼也。”悉手刃之，又迫杀二媳，媳求僧解劝。僧指羊老喝曰：

“坐！”羊老遂提剑咬牙，昏昏而坐，不醒人事。四僧入、轮奸二妇讫，以索缚之。搜其家财币，捆作四担，夤夜逃去。

次日，有人入其家者，见羊老被发伏剑，睁眼语，急出呼众人看。亲众群拥而入，羊老只说要杀鬼。众向前夺去其剑，呼其名曰：“你何故如此？”羊老渐渐复苏。人又问之，才知应曰：“吾梦见鬼多，正在此杀鬼，得你们叫我醒也。”及人后室，妻与子皆被杀。羊老大哭曰，“此我记得，杀三鬼在此，又赶杀二鬼婆，被僧拦开。”及入房，二妇皆捆在床，乃呼邻妇来解之。各称被僧所奸，金银财帛皆收拾去矣。一家痛恨无穷，一边收殓三尸，

一边遣人四路赶僧，皆赶上两日路，并不见踪而还。

按：羊老素悭吝，则为富不仁之事有矣。乃僧悚以怨气，便信其说，而留以作福忏悔，则心先自疚故也。僧欲行术劫财，而先形于梦，此亦得狐心引梦上术而用之。彼梦谓高僧而反为劫僧，个信昼所为而信夜所梦，亦惑矣；不行善于平昔，而求忏悔于修斋，亦愚矣。今人多残忍不仁，贪暴不义，而欲饭僧供佛。追修忏悔，何异羊老之覆辙哉！甚矣！恶不可为，而僧不可信也。鉴此当为之凛凛。

[今译]　老狐狸白天趴伏在岩洞里，到了夜间出来寻找草木的果实吃。传说，有的老狐狸偶然在草木中吸收了天地阴阳精气。就会产生灵变，能幻化成美妇人，迷惑诱骗男子，采男子的阳精，以增益自己的灵性。

法师捕获到这样的狐狸精，就用开水煮它。和尚如果能得到狐狸的心，用微火烘烤使它干燥，又用好香熏它，再在深山里盖一间草房，把狐心奉祀在里面，白天诵几种忏文经卷超度它。到了夜里，群妖众怪都来了，有号哭的、呼叫的、悲哀的、哭泣的、大叫的、长啸的、能说汉话或少数民族话的，千怪万状，在

草房外面哀吊，极其凄凉。要极大胆的和尚，才敢住在里面。吊过七日、上述那些响声才渐渐稀少。

和尚在草房里，要经常诵经作法，用果食供奉。直到四十九天，然后烧了草房，把狐心领回庙里，用香水奉祀。据说，如果第二天想去见某人，夜里就用锦囊盛了狐心，放在自己的心上，睡觉时，就会梦见有个妇人领路，先见到某人。到了第二天，去拜访某人，已在梦中相会过。如果有所求，那人一定以为是奇人来到，多数能满足要求。这是僧人骗人的一个招术。

有一户富贵人家，主人称羊老，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他本来积蓄了万贯家财，但却极其吝啬，分文不肯施舍。这一天夜里，羊老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两位高僧来化缘。第二天，果然有两个和尚来，其长相特别像梦中相会的高僧。两个和尚见到羊老，就对他说：“你取财太急切，人多对你有怨气。我与你旧日有缘、特来为你忏悔。”羊老相信了这两个和尚，问他们：“应当怎样忏悔呢？”和尚说：“你全家人应当斋戒三天，再买果饼面食和三牲猪羊肉，半荤半素。我为你作法请神，诵经供佛，将你生前罪过解释一番，再祈求后来为你家增福加禄，便可以合家大吉，死后也不至于堕入地狱了。”羊老依从了和尚的话，叫全家人斋戒，并买来和尚所需要的东西。

到了第三天，又来了两个和尚，被先前来的那两个和尚留下来帮助念经。这天晚上，一个和尚念咒烧符，降神到羊老身上，让他自跳自喊，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宝剑，指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说，“这都是鬼啊！”说完，亲手把他们都杀死了。又追杀两个儿媳妇。儿媳哀求和尚解劝。和尚指着羊老，喝斥道：“坐！”羊老于是就提着宝剑，咬着牙，昏昏然坐在椅子上，不醒人事。四个和尚进到屋里，轮奸了两个儿媳。奸后又把她们用绳子绑起来。之后，遍搜他家的钱财，捆作四担，深夜逃走了。

第二天，有人来到羊老家中，看见羊老披散着头发趴在宝剑上，睁着眼睛说话，像病人昏迷时的自言自语。那人急忙把众乡亲喊来看。亲戚和众人群拥而入。此时，羊老口中只说要杀鬼。众人向前把他的宝剑夺下来，呼叫他的名字，说：“你为什么这样了？”经过众人控撼、呼叫，羊老渐渐醒过来。有人又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回答：“我梦见许多鬼，正在这里杀鬼，亏得你们叫醒我。”等他到了后室，看见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死。羊老大

哭：“我还记得，在这儿杀了三个鬼，又赶杀二个鬼婆，被和尚拦开了。”等到他来到另一个房间，看见两个儿媳妇都被捆在床上，赶紧叫邻居妇人来为儿媳松绑。两个儿媳都说已被和尚奸污，金银财帛都被和尚抢去了。

至此，羊老才恍然大悟，心中有无穷的痛恨。他一边收殓三具尸体，一边派人四路追赶恶僧。追赶的人走出去二天，哪里还见和尚的影子？不得已，只好返回。

编书的人说，这位羊老素来小气，那一定是做过为富不仁的事的。因此那骗子吓唬他说人们都对他有怨气，他也就信了，留下骗子替他忏悔求福，这是因为他心里先觉得有愧。那骗子运用法术盗劫钱财，先让羊老梦见他的模样，这也是狐狸精一类的骗术。这位羊老梦中梦见的高僧实际上是劫贼，他不相信白天现实发生的事而偏要去相信晚上梦见的事，也真够糊涂的。不在平日行善，而为了忏悔又去修斋，也真够愚蠢的。如今有许多人残忍不仁，贪暴不义，可却装模作样地修斋信佛，追修忏悔，这与这位羊老走过的路有什么两样，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恶毒的事情不可以做，骗人的和尚不能相信，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时刻警惕。

摩脸贼拐带幼童

往年，京城中有幼童出外，尝被人拐带而去，寻之又无踪。

后累累有之。人多见一僧，摩幼童之脸，则幼童随之而行。既而寻，已夫之。故京城盛传谓之“摩脸贼”。时在京僧释人多，未察其孰是也。

忽宓富人，止生一子，出外不返，四下跟寻甚急，各处出赏贴曰：“有收留得者，赏银二十两；报信者赏银一十两。”四出挂贴出赏，终莫得下落。

住宓家小屋人班八，以淘街为生。一日，懒去淘街，往城外晦真庵闲游，转入后室，四旁周览。忽破水障中一小士露头来。班八认是宓家人，忙呼之曰：“家中四处寻你，何故在此？”宓子曰：“僧闭禁我在此，你快来救我！”班八看房门已锁，恐一人难带此子出，谓之曰：“你小心暂在此，我报你令尊知，即来取你矣。”飞跑而归，报宓老曰：“令郎受禁在晦真魔中，速去救之。”宓老即招五十余人，前后到庵。班八引至庵后房中，打开门，认出宓子，又搜出十数童辈，即令众人捆住僧小山并同庵三人，都缚来状送到官。

官先审问众童曰：“汝等如何被引入庵？”众童曰：“和尚以手摩我眼睛，便见两边背后都是猛虎毒蛇，将来咬人伤人，唯面前一条路清净好行，我辈只向前走，便到此庵，被和尚幽闭住。”又问曰：“和尚留汝等在庵干何事？”众童曰：“可恨这秃子，不拘日夜，将我等做苦春，极是疼痛。若不从，便将大杖挞打。众人伯他，只得从他所为。”又问曰：“先拐来的后必长大，都放在何处去？”众童曰：“有病者有长大者，和尚说放他回去，未知后都回家否。”官再审僧小山曰：“你拐来众童后，病的长的都放那里去？”僧不敢应。再问同庵三人，都云：“毒死埋讫。”官闻言大怒，将小山打四十，同庵者各打二十，曰：“此罪不容于死。”令锁出衙门外，许失童之家群聚手殴，打得身无完肤，有割其阳塞于僧口者，半日而死。人莫不恨其淫而快其死。后将其庵焚之，拐带之祸遂息。

按：好男风者，禽渎之行。此僧必有春意之方，非拐诸幼童，无以快其欲。又习得妖法，摩其眼睛则昏花见怪，故可诱引童男。其罪浮于天矣。积恶贯盈，众戮其身，言之羞口舌，书之污简牍，人谁不切齿之！世有负男子之躯者，其可袭此僧之恶行哉！

【今译】前些年，京城里发生了丢孩子的事情。有个孩子自己走出家门，

被人拐带走，家里人寻找时，又无踪迹。这件事发生之后，又有几个孩子失踪。接着传说，有人看到过一个和尚，他专摩孩子的脸，经过他一摩，那孩子就会跟着他走。之后，家人再寻找，已经无影无踪。所以京城盛传这么一句话：小心“摩脸贼”！当时京城的和尚很多，没办法查到究竟谁是“摩脸贼”。

有个富人叫忽宓，只生了一个男孩。有一次，家里人没有注意，男孩自己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家里人急得四下寻找。

忽宓贴出赏帖：“有收留者，赏银二十两；报信的赏银十两。”并四处挂出赏帖。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下落。

忽宓家院外有几间小屋供杂役人住，其中有个人叫班八，以清洁街道为生。有一天，他懒得去扫街道，一个人来到城外晦真庵闲游。他转入后室，四旁观看，忽然看到下水道中露出个小孩的头。班八认得这孩子正是忽宓家要找的小男孩，急忙叫道：“家中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那小男孩说：“是和尚把我禁闭在这里的，你快来救我！”班八看到房门已被锁住，恐怕自己一个人难带小孩出来，就对小孩说：“你小心暂时在这儿等一等，我告诉你父亲去，很快就来救你了。”说完，就向忽宓家飞跑而去。

班八来到忽宓家，向宓老报告说：“令郎被禁闭在晦真庵里，快去救他。”宓老急忙招集五十多人，来到庵前，先分派人把住前门和后门，其余人由班八引导，进庵去。班八引众人来到庵后院的房前，打开门，认出忽宓家小男孩儿，又搜出十几个小男孩儿。忽宓气极了，令众人把罪犯——那个名叫小山的和尚捆起来，还捆了同庵三个人。在宓老的带领下，众人把他们捆到衙门去见官。

审判官先审问那些小男孩，问：“你们是怎样被引入庵的？”众儿童说，“和尚用手摩我的眼睛。经他一摩，便见两边背后都是猛虎毒蛇，前来咬我伤我，只有面前一条路清净好走，我们就只好向前走，便来到这庵中，被和尚幽闭住了。”审判官又问：“和尚留你们在庵中干什么？”众童说：“可恨这秃子，不分日夜，把我们当作他泄欲的工具，疼痛极了。如果不服从他，他就用大棍打我们，用皮鞭抽我们。众人怕他，只得任凭他干事。”审判官又问：“先拐来的那些儿童，后来长大了，都放在哪里去了？”众童答道，“有生病的，也有长大的，和尚说要放他们回去，不知后来回到家中没有？”

审判官又命衙役把和尚小山带上堂来，问道：“你拐来这么多儿童，那些生病的和长大的都放到哪里去了？”和尚小山不回答。审判管又问同庵的三个人，他们都说：“和尚把他们毒死后埋了。”审判官听后大怒，命捕兵将和尚小山先打四十大板，同庵的三人各打二十大板。审判官说：“此种罪恶不能让你痛快地

死去！”

审判官命令捕兵把主犯和尚小山锁在衙门外的立柱上，允许被害儿童的家人群聚殴打，打得小山体无完肤。有的家长气得把小山的阳具割下来，塞在他的口里。这个罪大恶极的和尚小山，被众人锥子扎、刀子割，半日后才死去。大家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淫恶，也没有一个不对他的死感到快慰的！

后来，人们把和尚小山住过的庵放火烧掉。这样，拐带儿童的灾祸才平息下来。

编书的人说，喜好男风，本已是禽兽一样的行为，这个和尚一定有春药，一定要拐骗幼童，才能满足他的兽欲，更是禽兽不如。又不知从哪里学些妖

术，摩摸孩子的眼睛，令人眼花头昏，故而拐骗了不少男孩。真是罪恶滔天，积恶满盈。大家割下他的阳具，说出来让人脸红，写出来有污纸墨，谁不恨之入骨！世上的男人，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来。

[今解]　这个妖僧用的是什么幻术，今日已是不得而知。不过，今日在北京等大城市，已发生用迷幻药行骗的案件。

1995 年 5 月的一天，上午 9 点来钟，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家庭妇女王某，正要去买菜，一位南方口音的男青年拦住了她，这青年用手绢托着一块金灿灿的手表问道：“ 大姐，您要金表吗？

很便宜的。 ”

40 多岁的王某很警觉地回答说：“ 不要。 ”刚要转身走开，不料那青年猛地将手绢及“ 金表 ”伸到王某鼻子前。她嗅见一股很奇怪的味儿，然后脑子里似乎蒙上了一层薄雾，不能正常思维了。

“ 你有多少钱？ ”她听到有人问道。“ 五万块，都在银行存着呢。 ”王某下意识地回答。

“ 你家远不远？ ”

“ 不远，我带你们去。 ”

到了王某家中，男青年没要她的存折，只是问：“ 你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王某坦然相告，还有几千块钱，和一些首饰。并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放在男青年面前。接着，便莫名其妙地睡着了。

公安人员称，利用迷幻药使人精神恍惚进而犯罪，在国外和台港地区时有发生，在我国大陆地区还不多见，人们应提高警惕。

无独有偶，近来上海市郊发现有利用“ 麻醉烟 ”诈骗的团伙。这伙骗子利用种种借口接近被骗人后，总是敬上一支掺有迷幻药的香烟。抽上一支后大脑不由自主跟着对方走。某个体户从银行取款回来后，抽了三支“ 问路 ”的外地人散的香烟，竟稀里糊涂地将 5700 元钱换了一张一钱不值的假币。回到家中，妻子问他：“ 钱呢？ ”他还梦吃般地回答说：“ 喏，换回来了。 ”

二十四类　引嫖骗

父寻子而自落嫖

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既而入院毛月华，一年不归。东溪问于人，知子以嫖故，因贪欢忘返，累以信促之归。初犹回音，推托以帐未取完，后信往亦不答。东溪闻其财本已费过半矣，心中甚怒。欲自往寻之，又思空行费盘缠，乃带三百金货物，雇仆施来禄同往京寻子。

人货到京，早有人报知少山云：“尔父带货来卖，兼欲寻汝。”少山闻言甚闷，急呼其妈毛惜卿谋之曰，“家父特来催我归，尔计能陷他亦嫖，则我在此可；不然，今须与你别矣。”惜卿曰：“你但深藏其间，勿与相见，我自有理会。”即遣人邀前院荀荣妈来，托他巧为牢笼。荣妈许诺而去。

东溪问在京客伙，知子在毛惜卿家嫖其女月华，径寻惜卿家来，欲呼子归。惜卿出而款待甚恭。东溪曰，“小顽少山在你家，我到京十余日矣，可叫他出来见我。”惜卿悚敬曰：“相公即少山令尊乎？妾幸披云睹日也。令郎前在寒舍两三个月，今月余前送别久矣。”即唤女月华出见，指曰：“此尔翁也。”命下拜。东溪不礼之。又命设席。东溪曰：“吾为不肖子而来，岂索汝酒食乎？速叫儿与我归，亦不消你假意相留。”月华曰：“果是前月已去，云欲收帐回家。若果在此，何敢相瞒？”东溪不信，定要究子下落。惜卿曰：“茅舍只数间，任相公遍搜之。岂能藏得？”月华领东溪入内，四下觅之，无踪。东溪大怒曰：“牙人说在此，如何藏开，说这鬼话？若吾儿不见，是你家谋死，必当官告你，著你寻觅！”月华惊曰：“从来院中那有谋人者？相公勿轻易怪人。”东溪诟骂而出。

行过院前，窗内一女将盆水倾出，淋东溪一身，冠服尽湿。时怒未散，问“此是谁人家？”仆来禄曰：“此一行都是乐户人家。”东溪即入其门指骂。荀荣妈出，惊惶问故，知是女荀庆云误倾水淋着，即唤出，棒打无数。庆云哀求劝救，东溪亦不睬。荣妈曰：“你好将新服换与相公，向前叩头求赦，留在此陪人礼，免后日生祸。”

庆云叩头讫，引入内房，取一套新衣与更，跪曰：“我等人家，最怕得罪于人。万望海度涵容，恕妾罪过。”东溪曰：“我原不怪你，只衣湿难行。我今换去，明日即送还矣。”拂衣便起。庆云挽曰：“更有杯酒陪礼。若便去，妈又怪责我矣。”东溪曰：“何消酒？”时筵已排列，庆云曲意陪奉，东溪亦放怀乐饮。至晚欲去，庆云恳留曰：“今半载空房，若不宿而去，真对面不相逢也。你宿则妈欢喜，谓我善留客。此岂费房钱乎？”又饮到二更而睡。东溪思房钱终是还之，且假意不动，以试何如。庆云偎抱抚摩之曰：“君作柳下惠，坐怀不乱耶？是入宝山空手回也。且暮夜无知、谁知尔贞节男者？”东溪笑而从之。

次日近午方起。才梳洗罢，酒席已备，慢慢劝饮，弹唱以奉之。靠晚，又欲归。庆云留曰：“肯宿妈妈甚喜。若一宵而别，真是萍水之逢，落花有意，流水无心也。妾纵奉侍不周，君何不做甘雨，济我半载旱人？”东溪又为留一夜。第三日，坚要归，求还旧服。庆云曰：“已遣人送往贵寓矣。”东溪曰：“承赐身上服，明日送还。”庆云曰：“只恐不中服，何不收作表记？”又取出一箱玩物，欲择一件相赠。东溪见箱中皆珠玉宝玩，仅取一牙扇坠。庆云曰：“此不敢奉，此银的敬奉。”东溪曰：“只领你意耳，何必

送银物？”庆云曰：“此牙的是礼部公子所赠，旁刻有号。凡孤老所赐，唯银得用。若簪钿诸玩物，须存留之。后日有会，问及即在，方表不忘之意，故不敢转赠于人。此银扇坠，乃预打造，以回答人者，旁铸有妾名，故愿相赠也。”东溪受之而归。

明日，谓来禄曰：“看妓家极难做，只误倾一盆水，费尽小心承奉人，唯恐不当人意，我岂可过吃他物？我宿两晚，又吃四席酒，以银四两与之；受一银扇坠，以金银玉三枝簪答之，并这身衣服，你送去还他，我不再去。”原来前两夜来禄亦得婢桂英伴宿，两人情意绸缪，更相舍不得。临行嘱咐曰：“主人若再来嫖，又得再会。”故来禄只愿得主肯嫖，力劝曰：“前日空手去，也这般相敬；今日有银有簪送他，他不留宿，岂不留酒乎？再吃他何妨？”东溪信之，再与仆往，以银与簪送之。

庆云得了，喜色满面，持入夸与妈曰：“左相公送我银四两、簪三根。非妾趋奉得欢喜，岂送许多礼乎？”荀妈亦大喜，出叩谢曰：“本不当受厚礼，既蒙赐，还在寒舍消耍几日。”东溪假辞要回，庆云挽入内房，酒席已备。东溪曰：“又烦宴我，后何以报？”庆云曰：“前日止是陪礼，今日所赐银，已准后帐。”东溪曰：“前银还前，我若嫖，须从今日算起。”由是日夜流连，忘其时月。来禄亦得再与桂英会，二人喜不自胜，侍奉加殷勤，使唤加听命。主仆皆乐而忘归矣。

东溪时或谓仆曰：“不要知止，银费去多矣。”来禄便诱曰：“人有金帛，正要追欢买笑。相公掌如许大亨，才得此几月快心，纵此银用尽，家中何患无吃着？不及趁此未老时行乐，人生宁有百年，何必作守银虏也？”东溪心本迷恋，又累被来禄劝诱，并不知回头。不觉半年余，三百金几尽。桂英时向来禄索衣服簪珥，来禄转于主，主曰：“亦未知我用多少，须与荀妈算之，然后留盘缠回去。”及算过，已用过三百馀两，尽货物还之，尚未够，盘缠全无办。来禄曰：“小主本多，可去借些。”东溪曰：“不好开口。你去婉转言之。”少山知父本嫖尽，抚掌大笑，令月华设席请父。及庆云来饯行，然后东溪与子默默同归。只谓缘遇使然，不知为计所陷。

按：尤物移人，丽色倾城，自昔慨之。安有入蠖中而皓然不滓者？东溪非为而来，直欲寻子而归。其深知妓之迷人与嫖之破家深矣，乃入其中而掘泥扬波，更甚于子。不迩声色、不溺情欲者既几人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则贤之易色者信难矣。故院中语曰：“不怕深来不乖，只怕深乖不来。”则唯勿蹈其地者，可超然樊笼外矣。不然，未有不受其羁迷者。

【今译】　有个富翁叫左东溪，只生了一个儿子叫少山。从小娇生惯养，成了一个花天酒地的浪荡子。

一次，左少山跟父亲说要出门做买卖。他父亲考虑到，让儿子出去闯荡一下也好，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于是，左少山带着一千两银子当本钱，到南京去做生意。可是，他一到南京，就一头扎进妓院里去，和妓女毛月华鬼混，一年不回。左东溪向旁人打听，才知道儿子因为狎妓，贪图欢乐而舍不得回来，就一连给少山写了几封信，催他回家。开始，少山还回信，只是推托在南京的账还没有收完，所以不能回去，后来干脆连信都不回了。东溪又打听到少山的本钱已经化费过半，心中很是生气，决心亲自到南京把儿子找回来。他又想，反正是去一趟南京，空着手去只白白地费路费，不如带些货去，到南京也做点生意，赚点钱回来。便带了三百两银子的货物，雇仆施来

禄一同到南京寻找儿子。

左东溪主仆人货到了南京，早有人报告左少山说，“你父亲带着货物来卖，要寻你回去。”少山听说后，很是烦闷。他不愿意回去，就急忙把鸨母毛惜卿叫来，对她说：“家父特地来催我回去，你如果能用计让他也狎妓，那么我在这儿就可以久住；不然今天就要与你们分别了。”毛惜卿说：“你只要深藏在这里，不与他见面，我自有办法处理此事。”说完，毛惜卿就派人邀请前院鸨母荀荣妈来，托她想个巧计，把少山的父亲笼络住。荣妈惯会此术，满口答应而去。

左东溪打听了许多客商，才知道儿子在毛惜卿家嫖她的养女月华，因此就直奔惜卿家来，要把儿子叫回去。他进到妓院，毛惜卿出来非常恭敬地款待他。东溪说：“我有一个不成材的儿子叫左少山在你家，我到南京十多天了，快叫他出来见我。”毛惜卿装出又恐惧又恭敬的口气说：“唉呀！相公，您就是少山的父亲大人呀！我今天真荣幸，真是拨开云雾见了太阳！令郎以前是在我家住了三个月，但一个多月前已经离开这儿啦！”说完，就叫妓女月华出来相见，指着左东溪说：“这就是你的婿翁啊！”命月华向东溪下拜。月华拜了东溪，可东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并不答礼。鸨母又命差役摆酒席。东溪忙说：“我为不肖的儿子前来，难道是要吃你的酒席吗？快快叫我的儿子同我回去，也不需要你假意相留。”月华说：“的确是上个月已经走了，走时他说：要收账回家。如果他在这儿，怎么敢瞒您呢？”东溪不信，定要把儿子的下落搞清楚。鸨母说：“寒舍只有几间房，任凭相公您搜个遍，这里怎么能藏得住一个大活人呢？”

于是，月华领着东溪进入房里，四下寻找，并没有踪影。东溪大怒道：“别的商人说在这里，你们怎么把他藏起来了，又来说这些鬼话！如果我的儿子不见了，定是你家把他害死了，我一定要到衙门去告你，让你去找！”月华惊道：“向来妓院哪有杀人的？相公不要随便责怪人。”东溪辱骂了月华一顿，就从妓院中走出来。

当东溪和仆人来禄走到前院时，忽然从窗户里倒出一盆脏水，浇了东溪一身，把他的帽子和衣服淋湿了。当时他的怒气未消，问：“这是谁家？”仆人来禄说：“这个地方也是妓院。”东溪怒气冲冲地走进那家妓院门里，指着大骂。荀荣妈走出来，装作惊惶的样子，问什么原因，知道是养女荀庆云不小心倒水淋了人家一身，就把妓女庆云叫出来，用棒子打她无数下。庆云哀求左东溪劝救，东溪也不理睬。荣妈说：“你好好把新衣服给相公换上，向他叩头求饶，留在这儿向他赔礼，免得你日后再生祸害！”

庆云向东溪叩头完毕，把东溪引入内房，拿出一套新衣服替他换上，跪下来对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家，最怕得罪人，万望宽容海涵，饶恕小女的罪过。”东溪说：“我本来不怪你，只是衣服湿了走路不便。我现在换上你的干衣服，明天就送还。”说完，提衣而起，就要出门。庆云拉住说：“还准备了杯酒赔礼。如果您这就走，妈妈又该责怪我了。”东溪说：“这哪里用得着赔酒？”但酒宴已摆好了，加上庆云曲意本陪，东溪也就在此开怀畅饮起来。

喝到晚上，东溪要走，庆云又恳切相留，说：“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客人不上我的门了，如果您不住一夜就离开，真是对面不相逢啊！你在这里过夜，妈妈才喜欢，说我有办法留客，难道这里还会要你的房钱不成？”又饮到二更，二人上床要睡觉。东溪心想：“反正这一夜的房钱我要给她。”想

到这里，就假装着不动，试探对方干什么。庆云偎抱抚摩他说：“ 你真要当那个柳下惠吗？女人坐在怀中心都不乱！那只是入宝山却空手而归罢了。况且深夜人不知，诈知道你是贞节男子呢？ ”东溪笑而从之。

第二天快中午两人才起床。东溪刚梳洗完，酒席又准备好了。庆云又劝东溪慢慢饮酒，自己为他在一旁弹唱，眼看又到了傍晚，东溪又要回去，庆云留他说：“ 昨夜肯宿，妈妈很高兴。如果只一夜就离开，真是萍水之逢，落花有意，流水无心啊！即使是小女侍奉不周到，您为什么不做甘雨，来救济我这个半年的旱人？ ”东溪又被她打动，留了一夜。

第三天，东溪坚决要回去，请求庆云还他旧衣服。庆云说：“ 我已经派人把那套衣服送到您住的旅店了。 ”东溪说：“ 承蒙赐身上穿的这套衣服，我回去后换上旧衣，明日将新衣送还。 ”庆云说：“ 只恐怕心中不服，为什么不留个表记呢？ ”又取出一箱玩物，要选择一件赠给东溪。打开箱子，东溪看见满箱都是珠玉宝玩，只从中拿了一个牙扇坠。庆云见了，说：“ 这件东西不敢给您，这银的可以敬奉。 ”东溪说：“ 只是领你的情意罢了，何必要送银的东西？ ”庆云说：“ 这牙的是礼部公子赠我的，旁边刻着名号。那些客人赐给我的东西，只有银的我可以随便用。像那些簪钿等首饰和其他许多珍物，必须存留着，后日相会，客人问到那些东西，说还在，表示不忘客人的意思，所以不敢转赠给别人。这个银扇坠，是我预先请人打造的，以此来回答客人的馈赠。旁边铸着小女的名字，所以愿意赠给您。 ”东溪拿了她的银扇坠回旅店去。

回到旅店的第二天，东溪对仆人来禄说：“ 看来妓家也是很难做的，只误倒了一盆水，就这样费尽心思小心侍奉人，唯恐不合人意。我怎么忍心占她们的便宜呢？我宿了两晚，又吃了人家四席酒，就给她四两银子；我又接受了一个银扇坠，用金、银、玉三枝簪回报她，连同这套衣服，你送去还她，我不再去了。 ”但这时来禄却使劲劝主人：“ 前天您空手去，她还这般相敬：今天有银有簪送她，她即使不留宿，难道不留下喝酒吗？再吃她一顿有什么关系？ ”原来，前两夜仆人来禄也有妓院的婢女桂英伴宿，两人情意殷勤，更相舍不得。临走时桂英还嘱咐来禄：“ 你主人如果再来嫖，我俩又能再会。”所以来禄只愿主人去嫖。经过来禄一怂恿，东溪心又软了，再次与仆人同去妓家，把银和簪子当面送去。

庆云得了这些东西，满面笑容，拿着它们在妈妈面前夸奖东溪说：“ 左相公送我银四两、簪三根。不是我侍奉得客人高兴，怎么能送我这么多礼品呢？ ”荀荣妈也非常欢喜，出来叩谢左东溪说：” 本来不该接受这么厚重的礼物，现在既然已蒙恩赐，还应该在寒舍耍几天才好。 ”东溪假辞要回，庆云拉入内房，酒席已经备好。东溪说道：“ 又麻烦你宴请我，以后我怎么报答呢？ ”庆云说：“ 前天只是赔礼，今天所赐给的银子，已经顶了以后的账。 ”东溪认真说：“ 那银子是还前天的账，我如果再嫖，一定要从今日算起。 ”就这样，左东溪主仆又日夜留在了妓家，自己都忘记了时月，来禄再与桂英相会，二人也欢喜非常，桂英侍奉更加殷勤，使唤更加听命。主仆都乐而忘返了。

有一天，东溪对仆人说：“ 应该到此为止了，银子已经花了很多。 ”来禄又诱骗说：“ 人有金帛.正要追欢买笑。相公有这么大的一个家，才痛快地玩了几个月，即使这些银子都用完，家中还怕没吃没穿吗？不如趁着还没有老的时候行乐，人生哪有百年，何必作一个守财奴呢！ ”东溪心里本来迷恋

这种生活，再加上被仆人如此这般地劝诱，哪里还知道回头呢！

不知不觉半年多的时间过去，带来的三百两银子的货款眼看要用完。桂英还不时地向来禄要衣服和簪珥等首饰，来禄只好转而向主人要。东溪说：“也不知道我们已经用了多少银子。一定要与荀荣妈结算了，然后留下路费回家去。”等到妓家给他们一算账，已经用过三百多两银子，把所有的货款还妓家还不够，回家的路费一点也没有了。来禄出主意说：“小主人那里本钱多，可以到他那儿去借一些。”东溪说：“我不好开口。你去婉言转达我的意思吧。”

当左少山得知他父亲因嫖妓把本钱都浪花完了之后，拍掌大笑，让月华设宴请他父亲。

宴席摆好了，庆云也来饯行。吃喝完，左东溪和儿子及仆人默默地回家去。至此，左东溪还认为是自己与妓家有缘，才发生了这些事，他哪里知道，这完全是自己的不肖子和妓家合伙设计陷害的呢！

编书的人说，美女能改变一个人，绝色可倾国倾城，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的。哪里有入污泥而不染的呢？左东溪本来并不是来嫖妓，只是想直接找到儿子后就回去。他还是深深地知道妓女的迷人和嫖妓必破家的道理的。可仍然要到妓女处掘泥扬波，迷于女色，比他儿子还厉害。看来不近声色，不沉情欲的人，真是太少了。孔夫子说：“我还没见过喜好道德像喜好美色那样的人！”成为贤能的人不难，而想不沉迷于女色，真的很难！所以妓院中流传有一句话：“不怕深来不乖，只怕深乖不来。”意思是说，只有不踏进她的门，才可能超然于牢笼之外，要不然，没有人能逃脱这些妓女的天罗地网。

[今解]古有“引嫖”，今有“引毒”：

某厂销售科李科长，带着两名属下，风尘仆仆地来到云南瑞丽谈生意，到瑞而后，先找到多年的老客户“互利贸易商行”，商行徐经理是本地人，见是老关系来了，十分热情，又是请客接风、又是招待游玩，分手时，还每人送了一包外烟。

回到旅店，三个人都掏出烟来，漫不经心地点上。“奇怪，今天这烟怎么一股怪味？”几个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可看看烟，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一想这烟是徐经理送的，大概外烟就这个味吧，也没多想，仍接着抽。

两天下来，几个人觉得不抽烟就浑身不自在。

“李科长，徐经理送的外烟真提劲，再去弄几包来抽抽？”一名部下建议。

“好吧。”李科长望望两名部下眼中流露出的极度的渴望，就答应了，再说，他自己也十分想抽。

见了徐经理，三人说明来意，以为几包烟，不在话下。不料徐却面露难色，说：“这烟是托人从缅甸带过来的，很贵的。”

“再贵，也有个价吧？”李科长听了很不高兴。

“我实在是送不起,如果你们实在要,我看在朋友份上,便宜一点， 1000元一条，卖三条给你们，怎么样？”

“1000元一条！”三人一听，都惊叫起来。

“不要算了，我说过，很贵的。”徐经理板起了面孔。

李科长气得转身想走，可不知怎么回事，怎么也挪不开步子，两位部下，也都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好吧，拿三条，帐先算在货款里。”李科长说。

徐老板拿出烟，三人慌忙各撕开一包，抽出烟就吸。

从此，三人不吸烟就心慌乏力，吸了烟就精神百倍。还是李科长见多识广，首先想到烟中可能掺有毒品。三人一商量，赶紧抱着剩下的烟，直奔公安局，一化验，果真含有海洛因。幸运的是，三人中毒还不算深，戒毒两周，也就好了。

据知情者说，这种掺有毒品的烟，吸起来又苦又恶心，但不吸又浑身痒痒，心里难熬。附录骗术大观“三十六”计，从本质上讲，都是骗术。不过，在正人君子手中，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传统智慧的结晶，而到了骗子手中，可就都成了卑劣的阴谋，害人的权术。

1.瞒天过海。

顾名思义，“瞒天过海”，就是有意制造假象，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渡过大海的意思。耐人寻味的是，古人认为，此计不宜在无人之处使用。半夜偷东两，小巷盗杀人，这都是愚蠢的行为，都是为真正的谋士所不取的。而在闹节之中行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才有胆略。所以《三十六计》上讲：“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意思是说，自以为防备十分周到的，反容易麻痹松懈；平时看惯了的，往往不再怀疑。

骗子们是很懂得危险中有安全，闹市中有空隙这个道理的，利用人们熟识无睹，常见不疑的心理大胆行骗。像本书收录的“乘闹明窃店中布”，那个骗子正是利用店中人多活忙，假装与老板告辞，公然偷走一捆布。这个骗子，用的正是此计。

2.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其要点是攻敌必救，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绑架人质，实质上就是运用的这一计谋。罪犯们见“救赵”有困难，索性瞄准我方必救而又戒备不严的目标，进行绑架，从而间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3.借刀杀人。

所谓“借刀杀人”，就是自己不直接出面，而利用别人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本书“伪交骗”下几则故事中，那些居心未测的骗子并未直接出面，而是间接借助声色、酒肉之力，毁掉自己的对手，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正是用的“借刀杀人”之计。

4.以逸待劳。

这句话，出自《孙子·军事篇》，原文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一句话，就是要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牵着对方的鼻子走。

本书“巷门口诈买脱布”中那个骗子，坐在巷子口，见到一个外地商人气喘如牛地背着布走来，便假称要买布，从貌似人家大门的巷口一转二转跑掉了。这不正是“以逸待劳”，“以近待远”吗？

5.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的本意是说，趁人家发生火灾，自顾不暇之际去抢劫财物。扩而广之，在此用来比喻趁对方危急困难之时，发动进攻。

本书收录的“大解被棍白日抢”，讲官吏王亨，在大便时，被两个骗子把银子衣服抱去，追也追不得，大白天的，吃个大亏。这两个骗子，即是“趁火打劫”。

6.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就是表面上造出攻打东面的假象，实际上攻打的却是西边。

本书“三妇骑走三匹马”中，三个女骗子实际上正是运用的此计。先是两位妇人利用女色等种种手段，把租马夫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掩护另一妇人骑马逃脱。等到租马夫省悟过来，这两个妇人也骑着马跑远了。先是声东击西，最后又击了“东”。骗术的确高明。

7.无中生有。

这也是一种利用假象去欺骗对方的计谋。一般来讲，“无”即迷惑对方的假象，“有”则是假象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

本书“诈匠修换钱桌橱”一则中那个骗子，正是用“无”（并没人来让他修桌子），来掩盖“有”（盗劫桌中的钱财），他的这套骗术，恰恰是“无中生有”的最好注脚。

8.暗渡陈仓。

此计的全称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是历史上楚汉相争时，刘邦派人明修栈道，造成似乎要从栈道出兵的假象，实际上却将军马暗地迂回由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杀出，一举占领关中。此计的关键，是用“明”来掩饰“暗”。明的一套是假的，暗的一套才是真的。

本书“诈脱货物劫典当”一则，说的是一个骗子诈称有赃物要出手，当铺老板图便宜，让他把货抬来。货抬来了，一共是 9 个大木柜。不过里头不是货，而是人。一帮强盗从柜中钻出，将当铺抢劫一空。此案从具体手法看，堪称中国版的“木马计”；从行骗思路看，明的一套谎，暗的一套计，正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路子。

9.隔岸观火。

所谓“隔岸观火”，就是“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骗子中此等小人颇多，不待细说。

10.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是指表面和善，内心狠毒；外示柔顺，内藏杀机。

本书“伪交骗”中述及的那些骗子，就都是些笑里藏刀的伪君子、两面派，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11.李代桃僵。

此语出自《乐府诗集》。诗中有“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等语，本意是比喻兄弟相爱相助，后转为互相顶替，代人受过。在这里，则指当必然要遭受损失时，应牺牲局部，保全大部。也即人们常说的，要“丢车保帅”。

本书“吏呵罪囚以分责”一则中那个狡吏，看来就颇通此计。他知道以重金相托的“罪囚”罪是免不了的，便设计让他少受些罪，而以廉洁正直著称的包公果然中计。

12.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是指伺隙掏虚，钻对方的空子。犹如顺手把别人的羊牵走一样，获利虽小而信手可得。

现实生活中，一些收破烂的人，有破烂是真收，但有机会也真偷。风险不大，获利不小。这些人玩弄的，正是顺手牵羊的把戏。

13.打草惊蛇。

此计的关键是，不直接触动对方，而是用触动别人的方式，迫使对方暴

露，从而达到目的。“打草”的目的，正在于“惊蛇”。

本书“诈无常烧牒捕人”中那个骗子，并未真去富人家骗钱，而是玩弄了一套诡计，使得这些人纷纷来找他。所用的正是此计。

14.借尸还魂。

此计是所谓“借不能者而用之”，意思是说要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主动，达到目的。借什么“尸”，还什么“魂”，则要看是否多谋善断了。

本书“诈学道书报好梦”一则中，骗子借沈某的书信这个“尸”，来达到骗取赏银这个“魂”，正可用来作为骗子利用此计的一个案例。

15.调虎离山。

此计是讲，通过调动对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本书“明骗贩猪”一则中，骗子先是故意放跑一只猪仔，当猪贩子去追赶时，他又踢倒猪笼，抓起一猪仔，逃之夭夭。他正是通过调动对方，来实施骗术的。

16.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是讲，为了要捉住他，故意放开他。是所谓“放长线，钓大鱼”的计谋。

本书“和尚剪绢调佃妇”一则中，那和尚为了勾引一妇人，故意把一匹绢放在妇人家中，但并不提及自己的罪恶目的。可谓“欲擒故纵”。果然，妇人贪财，向僧索绢，终于成奸。

17.抛砖引玉。

在《三十六计》中，古人仅仅用了七个字来解释此计：

“类以诱之，击蒙也。”

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说，用类似的东西去诱惑敌人，使敌人懵懵懂懂地就被击败了。

本书“先寄银而后拐逃”一则中，那个骗子先把自己几十两银子与客商苏广的银子放在一起，想以后乘机连苏广的银子和自己的银子一起窃走。他的这套骗术，用的正是“抛砖引玉”之计。

18.釜底抽薪。

釜，指锅；薪，指柴。“釜底抽薪”的意思是从锅底抽掉柴火，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江湖流行的“放白鸽”骗术，实际上正是运用的此计。本书“娶妾在船夜被拐”一则，讲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9.擒贼擒王。

此计语出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意思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取得胜利。

骗子们在行骗时，往往把目标对准一些大权在握的领导，用的正是此计。

20.混水摸鱼。

混水摸鱼，有两种情况：一是“混水”已经形成，只须抓住时机去“摸鱼”即可；一是“混水”尚未形成，得先采取行动去把“清水”搅成“混水”，然后才能“摸鱼”。

本书“乘闹明窃店中布”，则属于第一种情况：店中人多活忙（“混水”已形成），骗子乘机于光天白日之下，偷走了店中的布（摸到了鱼）。

21.金蝉脱壳。

此计是讲要利用种种假象，迅速转移，摆脱对方。运用此计，关键在于“脱”，务必使用一切手段，稳住对方，己方已走而似未动，这才能达到抽身而去的目的。

本书“脱剥骗”中所收录的几则故事，实际上都是对此计的成功运用。其中“假马脱缎”和“遇里长反脱茶壶”二则，尤为典型和精彩。

22.关门捉贼。

此计的关键不在“关门”，而在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关门”。时间、地点不对，关上门也是捉不到贼的。

本书“爬灰复骗奸姻母”一则，讲的是一老翁欲奸其儿媳，儿媳一怒跑回娘家。亲家母带着女儿打上门来。此老翁与其妻合谋，当亲家母洗澡时，事先潜伏在屋内的老翁突然钻了出来，将几两银子塞在亲家母手中，欲行非礼。亲家母此时此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好任其所为。罪未讨成，反将自己也搭进去了。骗子这里运用的，正是此计。

23.远交近攻。

近年来流行的“宰熟”骗术，运用的便是此计。和外人做生意摇尾乞怜，和熟人做生意心狠手辣。

24.假途伐虢。

这一计谋是讲，假借借路，灭掉了虢国。

骗子们在骗取钱财时，往往运用此计。或是骗取贷款，或是暂借现金。——都是借嘛，那就应该有借有还，岂不知却是一借不复返了。

25.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是用来比喻暗中玩弄诡计，以假替真。

骗子们常用的“调包计”，正是运用的这一计谋。参见本书“换银骗”下各则故事。

26.指桑骂槐。

“指桑骂槐”，比喻明指张三，实说李四。骗子们常常运用此计破坏别人的信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甲乙两个饭店相邻。甲店老板经常当着顾客的面，训斥服务员：“这么不讲卫生，像隔壁那家得了肝炎怎么办？”于是甲兴乙衰，乙店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27.假痴不癫。

此计是讲表面上很痴、很傻，实际上内心自有计谋。

本书“和尚认牝牛为母”一则中，那个骗子抱着母牛大哭，非说这牛是他母亲转世。够痴的吧，而实际上他内心的目的很明确：骗牛卖钱。

28.上屋抽梯。

“上屋抽梯”，比喻诱人上前而断其退路。这里的关键有二：一是既要“抽梯”，必先“设梯”，要先诱对方上套；二是要及时“抽梯”，抽早了，抽晚了都不行。

平常所说的“激将法”，实际也是此计的一种运用。将对方捧上去了，推上去了。上去后可就下不来了，推上去可就管不了了。本书“好赌反落人术中”一则中，徐华即中了此计，输得一塌糊涂。

29.树上开花。

树上本无花，却借别处的花与树交相辉映，玲珑成局。从而达到借局布阵，生势增威的效用。

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目前的假广告，假促销，实际上都是运用的此计。

骗子们也大多深谙此道。诈骗犯们往往派头十足，使人不至怀疑他的实力及身份。

本书“陈金遗计嫖名妓”一则中那个骗子陈金，正是一个深谙此道的骗子。不过他运用此计的目的实在很无聊——只是为了去嫖一个“名妓”。

30.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的原意是讲：主人不会待客，客人反过来招待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变客体为主体。

本书“借他人屋脱客布”一则，讲一骗子利用别人的房子行骗，运用的正是此计。

31.美人计。

美人计，就是针对对方在思想品德方面的弱点，以美女使之性情意怠，用软刀子制服对手。

本书“妇人骗”下所收各则故事，都是骗子们运用此计的最好例证。

32.空城计。

空城计的要害，是艺高胆大，出其不意，让人万万没想到。这一计谋不可常用，多是不得已而用之，且多是用来作为缓兵之计。

本书“京城居中响马贼”、“膏药贴眼抢元宝”等则故事中的骗子，都是极其胆大妄为，看来是吃透了“空城计”的要旨。

33.反间计。

反间计，是收买或利用敌方间谍的一种计谋。使用此计，又有两种具体做法：一是买通敌方间谍，使其为我所用。如本书“危言激人引再赌”一则中，群赌徒正是利用此计，将张士升又拉下水的；二是对敌方间谍“佯作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利用敌方间谍提供假情报，象《三国演义》中大家比较熟悉的“蒋干盗书”，即属此类。

34.苦肉计。

苦肉计，是用自我伤害的方法欺骗对方的一种计谋。如本书“刺眼刖脚陷残疾”一则，骗子们把拐骗来的孩子弄成残疾，逼其乞讨，也可以说是一出“苦肉计”，不过，这可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要打，一个愿挨”啊！

35.连环计。

两计连用，一环套一环，即称“连环计”。

本书“银寄店主被窃逃”一则，骗子先设一假旅店，招揽赶考的秀才来住。又有一骗子扮成读书人，声称可打通主考官员关节，为打消秀才的顾虑，提出可将银存放在店主处，关节打通再给不迟。秀才深信不疑。不料此骗子与店主夤夜逃去。这正是运用了连环计。

36.走为上。

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骗子们在骗完人后，往往溜之大吉。看来在”三十六计”，中，骗子们利用的最多，也最精通的，就是此计。**后记**

《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是一部奇书，我早就想把这部书，以通俗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只是苦干没有机会。因而我首先应该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有几个问题需要在这里向读者交持一下：一是此书共有三个版本：1>明万历间存仁堂陈怀轩刊本；2>明代据万历间刊本翻刻本；3>日本 1830 年翻刻本。今以影印明万历间存仁堂陈怀轩刊本为底本点校。二是原书“地理寄妇

脱好种 ” 则和 “ 服孩儿丹诈避谷 ” 则内各有两段文字，内容荒诞不经，文字枯燥无味，实属败笔。考虑到现代读者的兴趣，删去未录。三是原书疑误，均将拟定文字以[ ]号附于其后。

丁晓山

1997 年 6 月